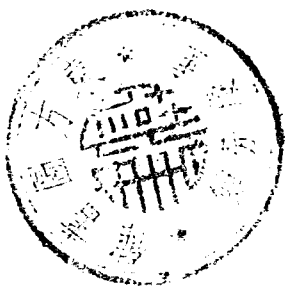


少年百年科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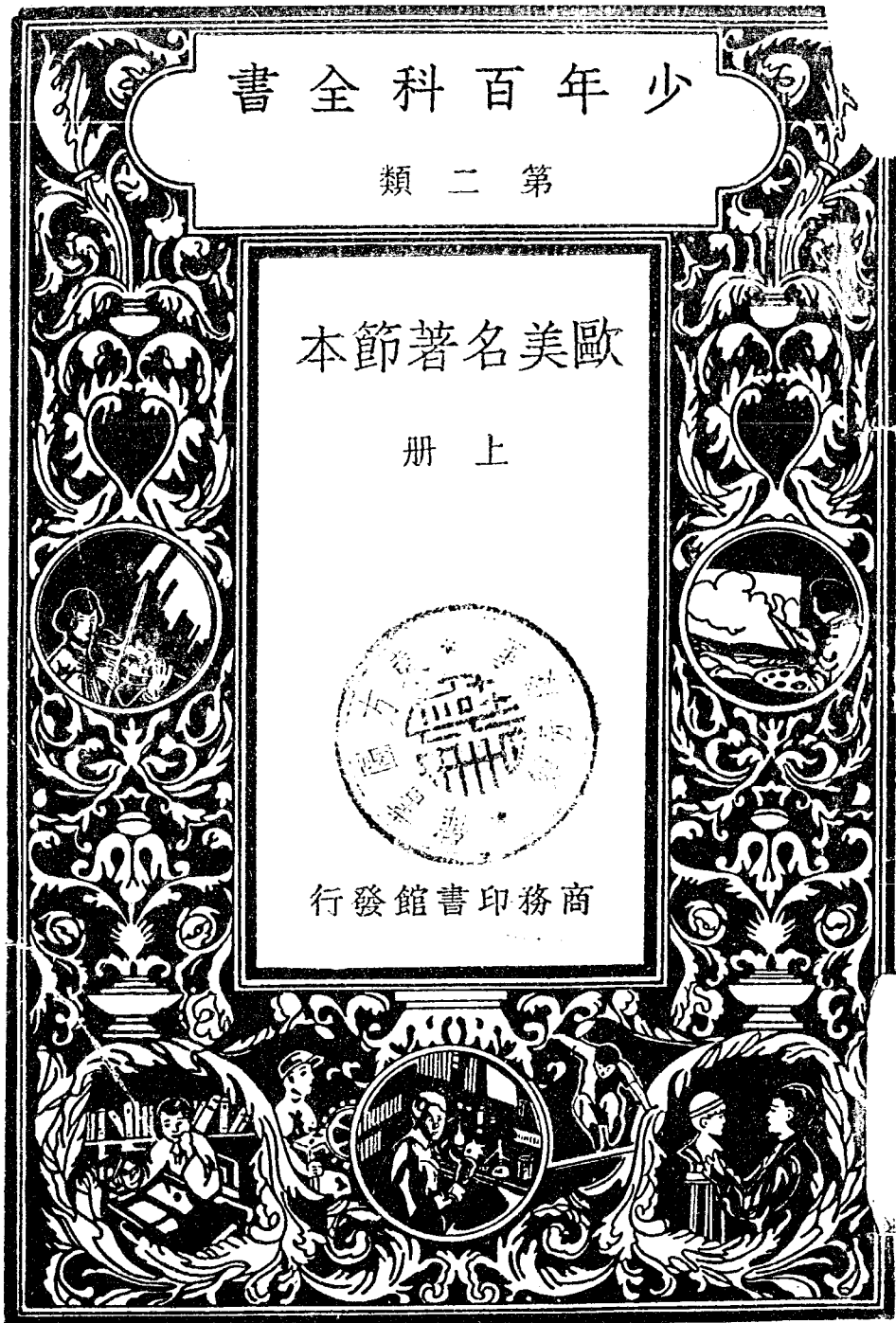
第二類

歐美著名節本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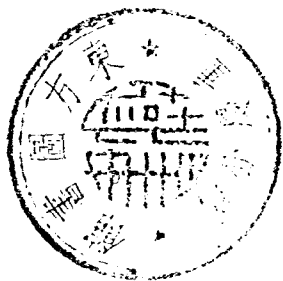


少年百科全書

第二類

歐美著名節本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百科全
書第二類

歐美名著節本目錄

上冊

第一卷 希臘羅馬名著

- (一) 失后戰爭……………一
- (二) 尤里西施歷險記……………四
- (三) 木馬取勝記……………七

第二卷 喬塞的肯脫白來故事

- (一) 極塞而德的忍耐……………一一
- (二) 狐狸騙人被騙……………一五
- (三) 公主的奇異冒險……………一七
- (四) 殺死人的……………一九
- (五) 女郎愛密里的軼事……………二二
- (六) 武士同一個醜的老婦……………二七
- (七) 一個唱讚美詩的死去……………二九

第三卷 史本沙的仙后故事……………三二

(一) 安娜和十字架武士及武士解救王和王后的故事……………三一

(二) 節制團的勇士固榮勳爵及其克服妖婦……………三五

(三) 梅林的鏡面……………三九

(四) 家里杜勳爵探尋誘獸……………四二

第四卷 莎士比亞的戲曲……………四五

(一) 夏夜夢……………四六

(二) 結果好萬事好……………四八

(三) 浪花餘韻……………五一

(四) 威內薩商人……………五四

(五) 威內薩的摩阿黑人倭德魯……………五八

(六) 第十二天夜裏……………六三

(七) 羅密歐與周立葉……………六六

(八) 丹麥王太子漢姆來德……………七一

(九) 一報還一報……………七四

(十)	一個冬天的故事	七七
(十一)	徒勞無益	八〇
(十二)	隨你歡喜	八三
(十三)	錯中錯	八七
(十四)	微魯納兩少年	九一
(十五)	李爾王	九九
(十六)	馴悍	九九
第五卷	水文底士的唐開歷險記	一〇三
第六卷	培揚的天路歷程	一一九
第七卷	田福的作品	一三三
(一)	魯濱遜飄流記	一三三
(二)	染疫的家	一四四
第八卷	施惠夫脫葛立浮漫遊錄	一四九
(上)	小人國遊記	一四九
(中)	大人國遊記	一五五

(下) 歸家後的感想……………一五七

第九卷 柯伯馬希根人之結局……………一五九

第十卷 司各德的說部……………一七一

(一) 威武覺及其他說部的概要……………一七一

(二) 威武覺說部中高原地的復辟運動……………一七七

(三) 羅勃老哀說部中的維能的秘密一篇……………一八二

(四) 哥梅內林說部中的漏稅者的復讐……………一八九

(五) 劫後英雄傳和古物家……………一九六

(1) 劫後英雄傳中的勇武士……………一九七

(2) 古物家說部中葛來那來失子記……………二〇二

(六) 密突羅新的心與老人……………二〇八

(1) 密突羅新的心說部中的女英雄……………二〇八

(2) 老人說部中叛王時代之見聞錄……………二一三

第十一卷 艦長馬列的小說……………二二一

(一) 航海家裏提遇險記……………二二一

(二)	彼得與般爾海上經驗談	二二六
(三)	孤兒錢閣般事略	二三一
(四)	海軍學生伊紂和他民權平等的思想	二三六
第十二卷 迭更司的小說		
(一)	迭更司的小說一覽	二四三
(1)	滑稽外史	二四三
(2)	享佛裏之鐘	二四七
(3)	陰屋	二四七
(4)	苦窮時	二四九
(5)	小桃栗脫	二五〇
(6)	二城記	二五〇
(7)	大希望	二五一
(8)	我們交互的朋友	二五三
(9)	愛特文突盧	二五四
(二)	迭更司的聖誕小說	二五五

- (1) 老人尸骷體……………二五五
- (2) 堂鐘……………二六六
- (3) 爐邊之蟋蟀……………二七〇
- (三) 崔鶴立別傳與唐倍及其子……………二七六
- (1) 餓童行述即崔鶴立傳的故事……………二七七
- (2) 唐倍與其子的命運……………二八二
- (四) 倪哥爾傳與馬丁枯士威記……………二八七
- (1) 倪哥爾傳……………二八七
- (2) 馬丁枯士威記……………二九三
- (五) 古董店與陸祺謀財記……………二九八
- (1) 古董店……………二九八
- (2) 般那提陸祺謀財記……………三〇四
- (六) 塊肉餘生述……………三〇九

下冊

-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一

(一)	亨利愛斯麥傳	一
(二)	浮吉尼亞人	一一
(三)	彭德利傳	二二
(四)	柳康氏小史	三七
	第十四卷 却爾司蘭佛的奧門墓自傳	五三
	第十五卷 嘉爾金士立的小說	六一
(一)	西征	六一
(二)	水孩子	七六
	第十六卷 默洛克女士的君子約翰哈利蘭克	九五
	第十七卷 李特的修道院與火爐	一一三
	第十八卷 湯姆休士的湯姆白耶的學校時代	一三一
	第十九卷 魯俄的小說	一四三
(一)	海出勞動者	一四三
(二)	人和大敵之戰	一五四

(三) 拿破崙之覆亡·····	一六〇
第二十卷 大仲馬的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一六五
上篇·····	一六五
下篇·····	一八一
第二十一卷 都德的滑稽傑作·····	一九九
(一) 泰拉斯康的鞦韆·····	一九九
(二) 鞦韆在阿爾泊斯山·····	二一五
第二十二卷 海力維的僧侶君士坦丁·····	二三一
第二十三卷 范爾納的想像作品·····	二四一
(一) 八十日環遊地球記·····	二四一
(二) 入海二萬里隨筆·····	二五六
第二十四卷 愛哥德女士的小婦賢妻·····	二七一
第二十五卷 華累思的述古小說何鵬·····	二七九
第二十六卷 近代名著選錄·····	二八九

- (一) 高富雷的加爾斯之女……………二八九
- (二) 靈爽的奇異的畜牧神……………二九二
- (三) 萬林的女王之死……………三〇一
- (四) 萬林的克郎威爾之死……………三〇四
- (五) 歐文的哥倫布之發現美洲……………三〇六
- (六) 開陸格的角鬪者的宣言……………三一〇
- (七) 韋爾思的彗星爲害日……………三一三
- (八) 格魯的野蠻人的出獵……………三一五
- (九) 曹魯的華爾頓……………三一七
- (十) 潘爾史考的印加的被擒……………三二〇

少年百科全
書 第二類 歐美名著節本上冊

第一卷 希臘羅馬名著

雖然兒童最熟悉蘭姆氏的莎氏樂府本事，但我們却不能說那書是世界上最古的書之一。這一本書，不過比現在別的書略早罷了。最古的故事，照我們所知道的，有破船水手 *The Shipwrecked Sailor* 一種，紀元前二千五百年成於埃及，後人水手辛伯氏 *Sinbad the Sailor* 一篇，或者就從這書裏脫胎。但論實存的古書，總要算伊利 *Iliad* 及奧狄司 *Odyssey* 兩詩；這兩首詩，大家都說，是希臘詩家荷馬在耶穌紀元前八百年與一千年間所作。這或者是他把別家的詩和自己的混合而成，也未可知。這樣的長篇雖由一人具名但決不全出一人手筆，是可以斷定的。此外羅馬詩人浮吉爾，生於耶穌紀元前七十年，著有安尼一詩，*Aeneid* 極享盛名。這和上面兩篇，可稱為最早的三大名著。

(一) 失后戰爭

(伊利 *Iliad* 詩本事)

我們要聽這故事，應該先曉得伊利 *Iliad* 這個字的意義。這字是一個英文寫法的希臘字，意思是「談到伊

利姆；「About Ilium」伊利姆是古時小亞細亞海岸上的一個城，現在英文中，普稱爲特羅，Troj 乃從前特羅亞



Troia 國的京城，但是希臘人都叫他伊利姆。Ilium 他的居民，通稱特羅亞人。Trojans 這三千年前，希臘詩人荷馬所著的伊利，是記希臘攻特羅亞的戰事；但因為這書於事實之外，又多虛構處，所以我們也不能說那裏是事實，那裏是詩人的想像了。

特羅王名叫普來姆，Priam 娶妻希可伯，Hecuba。他們許多兒子中間，黑克得，Hector 以勇敢名，

巴律司 Paris 以美容名。有一次巴律司任了公使之職，奉命到希臘斯巴達王馬尼祿 Menelaus 那里，

這王娶希臘一個最美麗最奪目的婦人黑倫 Helen 爲妻。巴律司對於這王，頗不忠實，他到斯巴達的後，見王

不在，就帶着黑倫，逕回特羅去了。這時那許多小島合成的希臘國，獨立的元首和君王，不計其數，並非一王所治。

所以斯巴達王知王后被偷後，就召集一個君王大會。他的兄弟亞格姆龍 Agamemnon 被舉爲「希臘全

權大臣」，帶領兵馬，前去征伐，以冀奪回黑倫王后。蓋在黑倫同馬尼祿結婚時，希臘各君王早已允許過有什麼

必要時，一齊合力保護這美麗的黑倫了。

這故事繼續講希臘人怎樣預備戰爭，軍隊怎樣操閱，兵船怎樣預備等等。

參預戰事的有名戰士，見於書中的不少。其中主要人物：最勇敢的有亞歇里斯 Achilles 最賢智的有尤里

西施，Ulysses 年最長而富經驗的有納司得 Nestor。等到一切預備了當，大軍就航行到特羅，登岸後就把伊利城圍困接連圍攻了十年之久，戰了又戰，各領袖個人也各作對廝打；可是一定的勝利，終不能決。

過了九年，希臘人內部中，却爲了一些細微的事故，發生內訌了。其原因只爲亞狄里斯的一個奴隸，給亞格姆龍擅自取去。他們倆就爭論起來，爭論結果，亞狄里斯退到幕中，說道，以後特羅亞人與希臘人中間，無論大小的戰爭，他都不助亞格姆龍了。這時特羅亞人，因爲很有能力的亞狄里斯，不再參戰，於是勇氣驟增，開城反攻。有個亞狄里斯最親愛的朋友，且極高尚的希臘人，名叫白舉克司 Patroclus 的，恐怕特羅亞人將得勝利，就穿了亞狄里斯的軍裝，領着希臘人再去接戰；他趕特羅亞人回到他們自己的城裏；但是他自己因爲受了重傷，一命嗚呼了。

亞狄里斯痛好友被殺，遂穿了佛兒根 Vulcan 給他做的新甲冑，再向特羅亞人宣戰，以報白舉克司的讐。他遇見特羅最良的戰士黑克得。這時長久戰爭中最大的一仗，就起來了：亞狄里斯竭力一戰，盛怒之時，雌雄遂決；那黑克得就此敗死，倒在面前。尸首被拖在車上，環城三匝，然後給他的父親白來姆，帶到特羅城牆後面。那時他的母親希可伯，他的妻子安屈馬克，Andromache 還有俘虜黑倫，以及特羅亞人民；於這英雄之死，莫不悲悼。他們舉行嚴盛的儀式，奉葬這特羅的英雄：

「齊備呀特羅亞人，速將一應典禮兒齊備呀；
斬伐林木，供葬屍的積薪呀；

十二天內不愁敵人來攻，儘彰明較著的進行；

亞狄里斯答應不攻城以禮死者呀！

這是白來姆王的一道諷旨，這一段後，又繼續寫了些雜禮，那首詩就完結了。戰爭當然尚未結束，但荷馬這首長詩，主要的目的，原在寫亞狄里斯圍攻特羅城時之所為，並非給我們一個詳細戰爭的報告，所以就在此處止住了。

(二) 尤里西施歷險記

(奧狄司 Odyssey 詩本事)

特羅亞戰爭以後，希臘人民都回到家裏；而尤里氏 Ulysses 還須蕩遊幾年，才得回到他的家鄉。奧狄司詩中，就講他這幾年中冒險的故事。尤里氏的希臘名字，爲奧狄先司，Odysseus 而奧狄司 Odyssey 一字，義爲「講與狄先司」，「About Odysseus」。

當希臘人將從小亞細亞海岸，航行到他們自己快樂的家鄉時，沒有一人歸心之急，比尤里氏更甚；但尤里氏的水手雖多精航駛技能，然逆風逆水，把他的船，反吹得離希臘島更遠了。家裏妻子伯納祿，Penelope 小兒德勒馬克斯，Telemachus 眼巴巴等著他，直等到特羅亞戰爭之後，又過十年，他才回來。在這十年的中間，尤里氏有二十件奇遇，茲所講的，不過幾件罷了。

尤里氏諸船不向希臘開駛，反給風沿小亞細亞海岸吹去。因日久不得食，飢餓逼迫，到後來他們只得上岸攻擊一小鎮的土人，這種土人不敢對敵，望風逃避。這樣他們就有了許多東西可以吃，可以飲了；有飲有食就想尋覓快活。不道那時那般居民，却來反攻，擊斃水手過半。其餘勉強出險，逃到船上。

尤里氏同他的同伴脫險以後，到一個荒島，就是現在的錫西蘭 *Sicily* 島，相率登岸。他們在這地方游蕩了一會，來到一個大山洞，在這山洞中間，有大瓶的牛奶，并且這地方有居民的遺跡，是巨人的所在。那時人民所謂巨人，不過像古代故事中的神道，想像罷了。這巨人名喚伯列非米斯；*Polydemon* 其醜惡虐暴，非人意料所及。相傳他祇有一眼，在額頭的中間，是獨眼巨人隊錫克陸潑斯 *Cyclops* 裏的首領。

那天晚上，當尤里氏等在洞裏的時候，這巨人回來了；趕着一羣大羊，走進洞來，滾着一塊門前的大石，這大石恐怕二十個尋常人，不能動搖。尤里氏於是跑上前來，獻上酒去，請求這巨人可憐他們。巨人飲了酒，非常高興，他允許送尤里氏一個禮物，報答他的贈品。那知說完，立刻上來吃了兩個希臘人，想求巨人慈悲垂憐，終絕望了。伯列非米斯於是問尤里氏叫什麼名字。這家王子再也聰明不過，不說真姓名，却告訴他道：

「我叫沒有人這是我的乳名，我的父母和我的同伴，都這樣叫我。」

巨人答道：

「我所答應的恩惠，自然履踐；我就把你的水手都嘗遍了，再嘗沒有人的滋味。」

此後六天中尤里氏竟不能想法逃避，那巨人於每天晚上必減少他的兩個從人。第七天的夜裏，當伯列非

米斯伸展睡着在地板上時，尤里氏削尖了一根大木棒，由同伴幫着，猛力的向那巨人眼中，直刺下去。那巨人痛了，喊叫一聲，把島上的居民，都驚醒了。但是因為洞口有大石鎖着，他們不能進來，只能在外面喊鬧什麼人害了他們的領袖；那巨人從洞中答道：

「朋友們呀，沒有人殺了我；沒有人，

在我睡熟的時候用妖力刺殺了我。」

因此他們就回答道：

「倘若沒有人傷害你，那一定是天使下手懲罰，教你去職。」

於是他們就離開他走了。但是洞中的希臘人，不能搬動這門前的大石，所以祇能等候到天亮再說。如今這巨人的眼睛，已經瞎了；當天明時，他搬開石頭，放他的一羣大羊子出洞，他自己坐在洞口，要想阻止希臘人逃走；但尤里氏的聰明，早已想出一條妙計來，他教每人伏臥在羊的腹下，當羊出去時，他們也帶着出洞口了。尤里氏同他的水手，逃到船上。那尤里氏第二次的險境，也就此完結。

一個更奇怪的險事，又到希臘人頭上來了。當他們玩遊時，落到女巫所司 *Cybele* 的掌中。她給他們酒吃。這酒能使他們變成野獸；不過尤里氏極聰明，什麼圈套都不能加於他身，他就拒絕飲酒；因這一番，女巫反大發慈悲，於是將他的同伴，都恢復原形。

尤里氏有許多遇險的事情，頗有意味，倘若我們能留心細看，很能給我們許多教訓，中有一事，最饒興趣。那

時有許多海邊女神，Sirens 都是美麗善唱的處女，常坐在沿海岸，唱極好聽的歌曲。所以水手多被他們誘上岸去。但這種女神，實多是嚙悍之婦，往往殺了登岸的人，沿海岸散播屍骨。這時尤里氏經過其地，用他聰明，救出這些水手；他拿蠟來塞在他們的耳朵裏，使他們不能聽見海女神的歌唱，所以得安穩的把船搖過。

險事又來了。他們航行到一石名息拉，Sylla 與一旋渦名確留白地司 Charvdis 之間。這又是尤里氏用他聰明脫險的。如今不多講他的奇異冒險了，却看他怎麼樣很安穩的，回到他從前做君王的那個伊赫克 Ithaca 島。

自從尤里氏出去參預特羅亞戰爭，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他的妻子伯納祿，有德有智，且極美麗，孤守空床，等待他回來。對她求婚的人，非常急切，說道：「尤里氏死了，否則他早已回來了。」但她一概拒絕，還說定不再嫁，要嫁也須等她織成壽衣以後，可是她夜間從不工作，所以這壽衣也永不會成功的。

當尤里氏回到他的宮中時，只見許多君王，在那裏對伯納祿求婚。他進來時，以在外既久，說變相換；除他的老乳母同他的狗之外，沒有一個人，再能認識他。尤里氏告訴他子德勒馬克斯，說他是其父，於是合力將騷擾伯納祿的各君王殺死。他周尋了一番，始得其妻，其妻起初不信她的丈夫，還能回來；如今面見，快樂異常。她的聰明高貴的王，遊蕩多年，畢竟安穩回家了。

(三) 木馬取勝記

(安尼 Aeneid 詩本事)

大戰中特羅亞君王中，著名的有一個名叫安尼斯

Aeneas

自荷馬著了伊利同奧狄司兩詩，去贊美亞

狄里斯和尤里西

施以後，過八百年

拉丁詩家浮吉爾，

也做他的樣子，作

了一首詩名安尼。

安尼詩的意義

就是說「講安尼

斯。『About Aen-

as』。這首詩的

真正目的，在稱讚

拉丁人民和君王，

而表他們的皇帝，

是由特羅亞君王



木馬的攻城

一脈相傳的，不過內中的故事已經不是真實的歷史，大部分變作純粹的寓言了。

我們現在該先知道希臘人所以能攻取而燒燬伊利姆（或名特羅城）那長久的圍攻，所以終得勝利，全賴尤里氏一人之力。他想出造大木馬，在木馬中間，藏着希臘兵士。這種木馬，用輪子推到特羅城門口，放在那裏；一方別的希臘兵士，多走到他們的船上，假裝戰倦想走。特羅亞人的好奇心，就為他們所利用了。他們走出城來，用全力將木馬盡行拖了進城。當夜，木馬中的希臘兵士，就爬將出來。那特羅亞人，嚇得魂不附體。同時以前假裝逃走的希臘大軍，也已回來，加入圍攻。特羅城，立刻就在火焰之中。居民有的被殺，有的逃避；這時美麗的黑倫，仍被奪回到她丈夫馬尼祿那里。這是那有名的圍攻的結果。

安尼詩中的故事，並不從這戰爭殺起；他先描寫了一段暴風大雨，這暴風大雨，追着安尼司的船。他背着他的父親，棄了他的妻子，在特羅城攻破時，逃了出來；七年之後，他聚集了許多從者，航行到意大利。

在這大風雨之中，他的船隻，多數破沉，只有他自己的，和其伴六隻，安抵亞非利加 African 海口。來到富饒而神祕的加塞基 Carthage 國，他就把特羅失敗及木馬的故事，告訴了這國裏的皇后，名叫狄得 Dido 的。他還細述他逃走後至加塞其中間不同的水程。狄得稱羨不已。想和這王子結婚。但他受人勸告，決意離開加塞基了；雖皇后種種懇求，他終不依。那王后失望含羞，遂自盡。

安尼司航行到錫西蘭 Sicily 舉行一個典禮，紀念他父親以後，相傳他又到了極樂世界 Elysian Fields 這極樂世界為凡人死後靈魂的去處，所以安尼司得在該地，看見他的父親，他父親叫出許多安尼司後嗣的英雄。



給他看。說這些英雄，就是將來統治拉丁人民的。

十

安尼司動身到了拉丁姆 Latium (或名意大利) 那國的王拉的納斯, Latinus 待他甚厚; 并且允許他的獨女拉佛尼亞, Lavinia 就是將來的女王) 給他做妻子。但是有個拉丁公子, 名叫多納斯 Turnus 的, 係盧托立 Rutulii 國的王; 和她情, 又為她的母親所寵。所以特羅亞人同盧托立人中間的戰爭, 又起來了。在這戰爭中, 有許多驚人的大戰。特羅亞人因為領袖不到, 似乎又將失敗; 可幸安尼司正在那時, 得了從前給亞歇里斯做甲冑的佛兒根 Vulcan 做的盾牌; 在這盾牌上, 顯出將來拉丁或羅馬國的光榮和勝利。他就適在這時, 回到戰場, 轉變了這次戰爭的命運。

最後的一戰, 安尼司同多納斯單身交鋒。多納斯的從者, 叫這特羅亞的王子, 受了重傷。但安尼司的母親惟納氏, Venus 登時把他醫好。這惟納氏就是古代羅馬人所信女神中的一個。安尼司既愈。即奔前和多

納斯再戰, 遂將多納斯殺死。

安尼詩中敘述安尼司事蹟之處, 就此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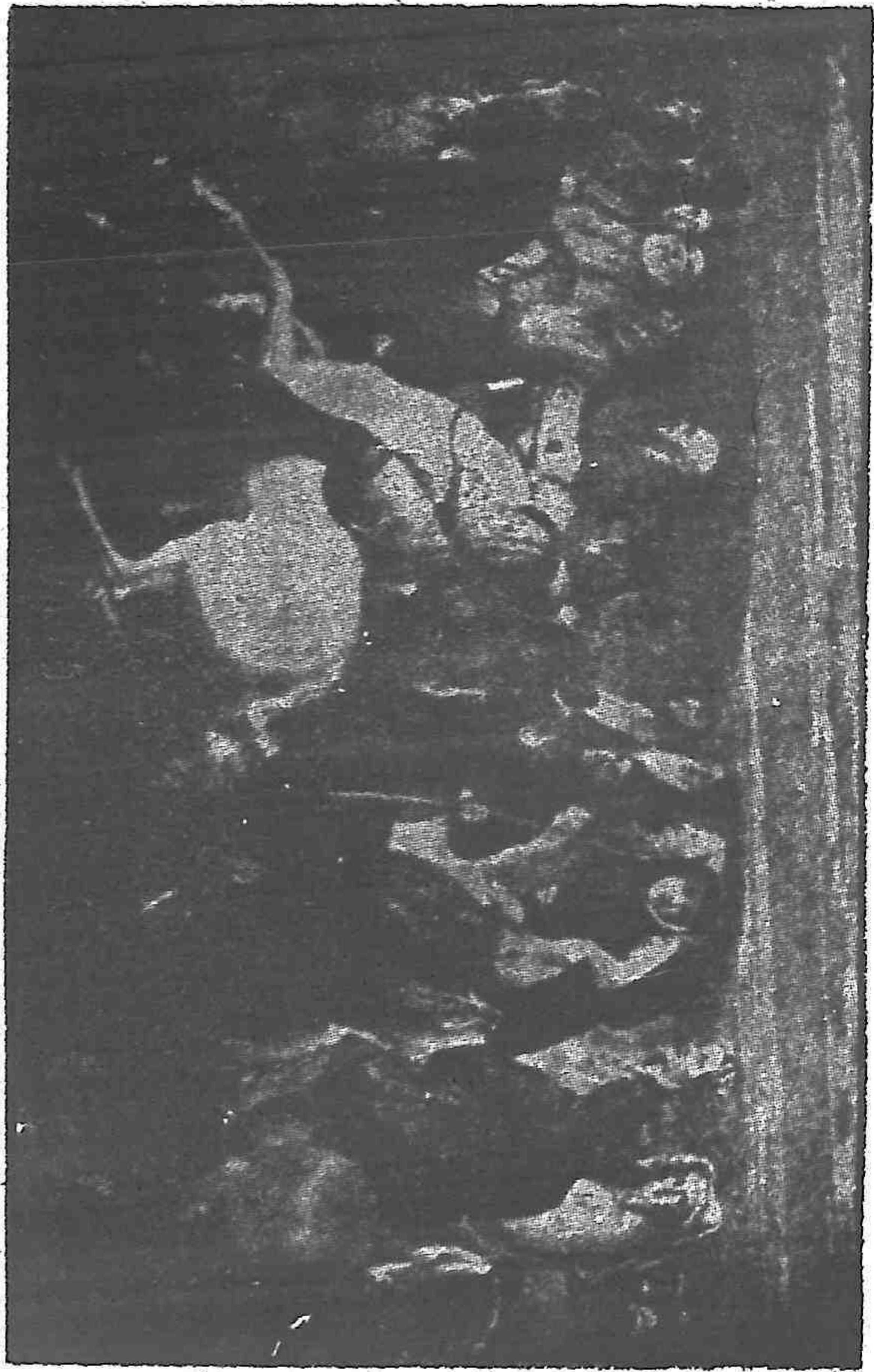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喬塞的肯脫白來故事

英國第一大詩家喬塞極福來 Geoffrey Chaucer 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肯脫白來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這故事的情節很簡單。說有一隊的「謁聖者」Pilgrims 其中信教的不信教的都有，在一千三百八十七年四月裏，方從南懷克 Southwark 地方脫白旅舍 Tabard Inn 裏動身，有的騎馬，有的步行，到肯脫白來去，拜謁脫姆白格神聖 St. Thomas a Becket 的墓。旅舍主人提議，每人到肯脫白來去的時候在途中各講一個故事消遣；回來時，再各人講一個。這一羣人，連喬塞自己，共有三十三位，所以故事就應該要有六十六個；然這詩人，不過寫了二十四個故事。但這書雖未著完，已經比伊利特 Iliad 長了。其中七個故事，現在我們揀了出來，在下面一講。

(一) 極塞而德的忍耐 The Patience of Gurselda

(一個儒生所講的故事)

却說意大利薩留塞司 Saluce 國裏的主宰，是一個有天賦而喜歡快活的貴人，名喚華而得 Walter。他的百姓要求他娶親，預備當他死了以後，有個承繼的後代。在他王宮的附近，有一個小的村莊，這侯爵(華而得)出去打獵時必經過此村。



神聖的琴尼可拉

在這村上的窮苦居民中間住着一個人，名叫琴尼可拉 *Janine* 的，他有一個女兒，是丰神絕世的美人。這微賤的處女，名叫極塞而德；她的德行和忠心，及耐苦工作，和她的美麗一樣的可欽佩。當那侯爵一路的打獵

時，他的眼睛，常常注在極塞而德身上；心中還想着他百姓的願望。於是他就決定，倘若他要娶親，極塞而德定須做他的妻子。

人民既已經望了好久，他就定了一個結婚的日子。但直到那一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新娘是個什麼人。預備婚禮的事情，都已辦了；很貴的衣服，亦已做好；將來新婦所佩的珠寶玉石，也都已齊備；一般富貴子弟，亦都已請了來吃喜酒；忙碌自不必說。話休煩絮，一個氣昂昂的儀仗，侯爵居先，已從宮中出發，去迎新娘了。那侯爵取道，直望這小村莊走來。

這裏極塞而德正當非常忙碌，要想趕緊把家事做完後，到她父親門前去，立着看那婚禮儀仗經過。當她出來到井邊去取水時，這侯爵就把他的儀仗，停在她鄙野的家宅旁邊，喊那少女的名字，教她去請她父親出來。極塞而德聽了，幾乎發昏。她就回答，說她的父親在屋裏，於是就走去把他帶出來。這侯爵同她的父親商議之後，就問極塞而德說，肯不肯同他結婚，婚後肯不肯一切都順從他。極塞而德口稱，她這樣的鄙賤，那裏受得起這許多的榮耀；但這若是君王的真心，她亦得就同他結婚，婚後萬事惟命。於是侯爵握了她的手，從茅舍中引了出來。他就對他的百姓說道，「這是我的妻子，你們須敬她愛她，同你們愛我一樣。」

極塞而德著了王家的衣服，容貌格外的可愛了。騎了駿馬，直到宮中。用了許多筵席，大家慶賀這個結婚大禮。

華而得於是同他的妻子，很快樂的住在一處，過了許多時候。極塞而德頗得人心，遠近交慕。於是華而得

便起始用各種嚴刻的方法去試她的服從心。她生了個女孩子，華而得就告訴她，說他的百姓都不喜歡那小女孩子是各種煩惱的起因。極塞而德從了她丈夫的意志，就棄了她的孩子；心中暗想這永不會再見了。後來生了一個兒子，也是這樣，極塞而德行為品性，雖是出身名門望族的也够她不上，但華而得却嫌她出身寒賤，定要教她回去，聽憑重嫁。極塞而德又屈從了。

一班愛她的人民，對於侯爵待她的暴虐，都異常忿怒。但是當那新的新娘，同她的兄弟，從婆羅格那 Bohag地方來到國裏時，這些人民，看她還比極塞而德更年輕而美麗；於是他們這般心向易變的人羣，又以爲侯爵做得不差了。

侯爵還要試極塞而德，又去叫她來侍奉這個新人，因為她是過來人，能知道當有何種禮節。極塞而德就著了寒素的衣服，回到宮中去，奉行暴王的意志。那些賓客都詫異，這低微而美麗的婦人是誰，却能知道這樣的禮節，同這樣的尊敬。到後來盛筵都已擺好，侯爵就教極塞而德來，似乎說笑話的樣子，問她對於他新的妻子以爲怎麼樣。她就說道：

「美呀，我今天纔見了見所未見的美，

愿天賜福給這美人兒，

更賜福給你，

和愛終此身，歡樂以沒世。

但是我主，我有一言告你，

別再磨這新人，

嫩蕊燦花，怕不比我磨的起，

況她又生在綺羅中，錦繡裏；

上帝在上，她不比我磨的起呀！

華而得從這一番大試驗裏，知道了她的耐心，還是這樣，不覺大受感動。

他說道，「極塞而德呀，這就夠了。不要再怕了。我親愛的妻子，我如今知道你穩固不變的性質了。」說了

這話，就把她抱在懷中，安慰她一番。極塞而德的心，也安下去了。華而得就告訴她，說剛纔她所迎接的新娘，就

是她自己的女兒；而那個男兒，就是她自己的兒子。原來從前華而得把那兩個孩子，送在婆羅樓；在那地方，他

們給人好好的撫養着，不知不覺，就長大成人了。極塞而德仍着了王家衣服，自此她一世過着充滿着快活的日

子。

(三) 狐狸騙人被騙 The Fox Repaid in His Own Coin

(一個教士所講的故事)

却說在一個小地方，有一次住着一位苦惱的寡婦，近她的住宅，住着一隻美麗的雄雞，叫江的克利。Chan.

Polger 一天早晨，這雄雞驚醒過來，告訴他的妻子破脫洛，說他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夢中有一個像獵犬的野獸來恐嚇他。誰知那位破脫洛夫人，就譏笑她的江的克利的膽小；她說這一定是不消化的結果，她就提議，江的克利應該吃一些藥才好。

當江的克利述他要變真的夢中故事時，却冲着破脫洛夫人的臉，放着膽子，說他們應該講那些快樂的事情。這時天已白了，於是江的克利就從他棲棚上走下來，向四週趾高氣揚，像一隻獅子樣踱着。有時看見了米穀，就咯咯的叫。

但有一天，正當他在那場上，得意揚揚的走着，對着太陽啼的時候，他暗暗裏看見了一隻狐狸。這狐就是前夜躲藏在牧草堆中的。江的克利想到了他的夢，想馬上就逃，但那狐狸，已在那里喊他了：

「啊！先生，你爲甚麼要走？別怕。我是你的朋友呢，我來是不過聽你歌唱的，老實對你說罷，你的聲音是天上無論那一個天使的聲音一樣的好聽。你的父母從前也都曾在我屋裏住過來。除你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見一個人能唱得同你的父親那樣好，如今讓我們來聽，究竟你能摹倣你的父親不能。」

那江的克利給這狡猾狐狸的一番話誇獎了之後，就提高了足指，伸長了頸項，緊閉着眼睛，開始高唱了。於是那位盧瑟先生（Dan Russel 就是那狐的名字），就跳將起來，捉了這雄雞的咽喉，帶着跳到樹林中去了。

那破脫洛夫人，同她許多小雞見了，大吃一驚，吵了個天翻地覆，把那個寡婦，同她幾個女兒，也嚇得都跑出屋來看，一見這樣忙叫了鄰居，大家同去追趕，大家手忙腳亂地跑在狐狸和江的克利後面。但當這雄雞給狐背在

背上的時候，却想出一個計較來了。

他就對狐狸說道：「我親愛的先生，倘若我做了你，我就要對那般人說：現在我是近樹林了，雄雞將要住在這裏了，我是一定要吃他的，無論你們怎麼樣，我總是要吃的。」

那狐狸就說道：「不錯，我來說。」

他剛一開口，雄雞把身子一歪，就從他口中脫出，立刻飛到一顆不能達的高樹上去了。那狐狸就喊着，說他恐嚇了雄雞，非常抱歉。還說他做這件事，並沒有利己的慾望，只要江的克利能再下來，他就將告訴他，爲甚麼這樣。

但江的克利回答他，說他已經被他欺騙了一次，不再被他欺第二次了。那狐狸可如何；他拿當給人上自己也上了當了。

(三) 公主的奇異冒險 *The Strange Adventures of a Princess*

(一) 一個律師所講的故事

却說羅馬皇有一個女兒，名叫康斯登司 *Constance*。生來美而有德；無論那一個從那城中回來的旅客，沒有不稱贊她。敘利亞 *Syria* 地方的土耳其王，聽見他的商人，說起康斯登司，不禁心動。他就寫信給她的父親，說倘若他能同康斯登司結婚，他情願同他許多的貴人，都變做耶穌教徒。

結婚真的實行了；但土耳其王的母親，是暗暗裏反對這個配合的，於是她就邀請新郎新婦，同還有許多陪侍着的信奉耶穌的武士，都從羅馬回轉，來到臨一個大盛筵。在這聚餐筵席中，她就用詭計把他們一個個謀殺，除康斯登司之外，其餘的人，都給她殺死了。那土耳其王的母親，就給康斯登司一隻無舵的船，其中放着所有寶貴的結婚禮物，同還有許多的食物和衣服，教她去飄海。

在這易碎的小船中，康斯登司遠遠的飄去，到後來投到拿聖伯倫 Northumberland 岸上去了。在這地方，她被一個附近宮城中的警察所發見，從此康斯登司就做了這警察同他妻子火明格而 Hemyngida 的朋友，而他們也都變做了耶穌教徒。

拿聖伯倫地方，有一個年少的武士，被康斯登司拒了婚，就想去給她一個羞辱的慘死。你道他用甚麼方法，他把火明格而而暗暗裏殺死，而去控告，說道是康斯登司犯的罪。康斯登司就被拿聖伯倫的亞拉王 King Alla 審問。但那王仁愛的心，給她的眼淚感動了。適在這時，發生了一個神跡，都以爲這是證明康斯登司無罪的；因那那惡劣的武士，就定了死罪，而康斯登司變成亞拉王的妻子。

但這亞拉王亦有一個母親，苦苦反對這件婚姻。於是她就等她的兒子不在時，把康斯登司同她的一個男嬰孩，用小船飄在海裏。亞拉王發見了這件事情，慘痛欲絕，一時火起，便動手殺了他凶惡的母親。這時候，康斯登司同她的小麥立司，Maurice（她兒子的名字）又投到一野蠻的地方而得救了，後來竟到了羅馬，他們又做了一個元老同他妻子的朋友了。

她始終不說起她自己可憐的故事，而她的慈祥仁愛，也使得沒有一個人不憐愛她。

這時亞拉王後悔殺了他母親，悲痛不已，因此便起程到羅馬去進香。他到羅馬，迎接他款待他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元老。這元老院員就抱着小麥立司一同去。

亞拉見了這小孩的面孔，他就問關於這小孩的歷史；那元老院員所告訴他的，他都沉思了一會，然後再聽了他從前所悲哀已死的妻子一會；到後來他就假裝做客人，走到元老院員的屋裏去。看見康斯登司，彼此立刻就認出來。但康斯登司以為從前她的投海，是出於亞拉之命，這時相見，痛得暈了過去。停了一刻，她才知道其中的真相，知道是亞拉王母親的奸計，夫妻遂復歸於好。康斯登司又使得她的父親，（就是羅馬的君王）知道她已回來，父女相見又加了一重天倫之樂。

不多時亞拉就同了他的妻子，回英國去了。但他們兩個在一塊兒度喜歡快樂的日子，還是很短，因為亞拉早就死了。

於是康斯登司最後又回到羅馬來。這時麥立司經過了許多年，已是羅馬國王了。康斯登司以慈善事業度她其餘的生命。

(四) 殺死人的 The Men Who Went to Kill Death

(一個赦免者(註二)所講的故事)

在法蘭德斯 Flanders 地方，住着一夥年少而喜歡縱飲的人，他們專做那些惡劣不規則的事情。其中有三個尤其從不肯做好事。一天他們都坐在一個小酒店裏吃酒的時候，他們聽見鐘鳴之聲，這鐘聲是報一個人的噩耗的。於是這三人中有一個，就教店中的小使，去打聽那死人的名字叫甚麼。這侍僕回答說，他不必走出去，才知道死人是誰。

他就說道，「在你們沒有到這裏來以前兩點鐘，就有人告訴我，說那死人是你的一個老友。一天夜裏，當他坐在檯上吃酒時，被一個悄悄地來的賊人，名叫 Dog 的殺死了。那死人在這國中，已殺過一千條毒蟲了。」

這童子所說的一段事情，又經那酒店主人確證了一番。這酒店主人又說，那死人在離此地一哩遠的大村上，那一年中，已經殺了許多男人，許多婦人，小孩同僕役，以及農夫等等，亦給他殺死不少。

聽了這一番話，於是這般倨傲喧譁的人中間有一個，就請他的同伴，同他一塊兒去尋出那死人來，把他殺死了再講。三個人就都動身，對那剛纔所說的村上，走了去了。他們在路上，遇見了一個老翁，對他們乞憐。

他們說道，「吓，老頭子，快告訴我們那個殺死我們朋友的死人，在甚麼地方？你若不說，今天就結果了你的老命。」

老翁就答道，「先生們，倘若你們是要緊去尋死人 Death 就請轉這條曲路，你們就能尋着他，在那邊一株橡樹下的墳墓中；我剛纔就是從他那邊來的。」

於是，這三個暴亂的人，聽了這話，就立刻依着所指的方向跑去。來到樹的地方，說也奇怪，他們看見一大堆的金弗洛令，Florins（註二）堆在那裏。這時他們就不再想探尋死人，就此都坐在這可貴的囤積旁邊了。

三個人中間最年輕的，就說道：「命運已把這財物給我們了，我們就可以歡樂暢快，度過一世了。這些錢幣，一定要在夜裏，搬回到我的或者你們的家裏去；因為在日裏，倘若給別人看見了我們拿着這許多錢，他們將以為這我們自己所有的錢都是搶來，我們就要被絞死了。」

他說了這話，就提議說他們應該抽籤，決定那一個人到城裏去買酒同食物，而其餘兩個在這地看守着財物。誰知一抽下來，就是說這話的人抽着到城裏，等 he 已經走了，那兩個人中的一個，就對他的同伴說：「倘若只有兩個人平分這金子，豈不更好多得麼？」

他說道：「我們兩個，總比一個要強些。當我們的同伴回來時，你可以假意的同他試一個角力遊戲的勝負，而我就將把我的短刀刺死他；倘你亦能把你的刺刀，再給他一個洞，這些金子，就是我們兩個的了。於是就可以滿足了我們的慾望，并且還可以使我們能够擲骰子戲，要幾多就幾多。」那第二個惡徒，對於這個卑劣的計策同意了。但那最年輕的，心中也起了惡意了。當他走到城裏去的時候，他想怎樣他自己能獨得這些金子，他就想起了一另藥鋪；忙走到那藥鋪中，假說他要去殺鼠，買了一包很利害的毒藥。他再借了三個瓶，把兩個瓶內，都放了毒藥；再把每一個瓶，都裝滿了酒。這事都辦妥了，心想回到他的同伴那邊的時候，就可故意給他們有毒藥的酒去吃，而他自己却吃那第三個瓶中無毒的酒。但等到他回來，那兩個惡徒，早已計劃好，就把這年輕的惡徒

殺死。他們說道，「讓我們坐下來，吃着酒，尋了快活，然後再去埋葬他。」說完了這話，一個惡徒就拿起一個有毒藥的酒瓶，狂喝了一會；然後再提給他的同伴，亦狂飲了一會。

兩個人都中毒而死，應了那老翁所告訴他們，說他們將在橡樹下尋着死人的話。

(註 一) 宗教改革以前，有一般人專用教皇的名義，得錢去赦別的人的罪，這樣的特赦，叫作「教皇的特赦」(Papal Indulgence)。

處理此項事情人，就叫「教免者」(Pardoners)。上面的故事，就是爲一教免者所講。

(註 二) 千三百四十三年間英王愛德華三世發行之金幣(當時值六先令)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英國所行用之銀幣(值二先令)

(五) 女郎愛密里的軼事 The Romance of the Lady Emelye

(一個武士所講的故事)

却說在希臘，曾有一個大公爵，名叫齊塞司 Thebes。那時世界上沒有再比他強的了。他打败息西亞地方的亞美從女國，Amazons of Scythia。同她們的皇后希伯列塔 Hippolyta 結婚；再把這皇后的一個年少而美的妹子愛密里，Emelye 載了回去。當他回到雅典去時，路上遇着許多哭泣的婦人，要求他幫助，因爲有一個暴君克里紅，Creon 屠殺了她們的丈夫，而奪了齊皮司國 Thebes 的王位。於是齊塞司就把希伯列塔同愛密里送到了雅典，命令他的軍隊，撥轉頭來，望着齊皮司前進。這戰爭中，他親手殺了克里紅，把這暴君的軍隊，打得東

奔西竄，潰散各處去了。

這一仗打過之後，他們在那打得最利害可怕的地方的附近，看見臥着兩個受傷的美少年，名喚派拉夢 Pa-lanoo 及亞才脫 Archie。他們是齊皮司王室中的王兄弟。這時因為齊塞司對於克里紅一族的人，已經誓不兩立，所以他就判定這兩個少年，都終身下在雅典獄中。等到兩個少年所受的傷，都已復原後，他們就都給囚在一個堅固的高塔中的一間囚室裏。這高塔就在雅典，一邊緊靠着齊塞司的王宮。他們在這裏，做了幾年囚犯。

從那囚室中很狹的小窗俯視，恰望見王家的花園。一天五月的早晨，那如花似玉的愛密里來到園裏散步摘花，披着金絲的髮，口唱着歌，緩步走着。派拉夢這時已與太陽一同醒來，聽見很好聽可愛的歌曲，於是就從那囚獄的窗櫺中，望下面窺看，陡的一股愛愛密里的情，把他的心猛刺一下，他就叫喚起來，這樣把亞才脫驚醒了。

亞才脫在驚懼中喊着說道：「我的兄弟呀，什麼東西驚了你了？你爲甚麼要呼喊呢？你就把我們的下獄，忍耐着罷，因爲我們生出的時候，那星辰就註定是如此了。」

派拉夢回答道：「兄弟，你就錯了，我並不是爲我們的拘囚而喊出來的，那邊花園裏，我所看見一個絕色的女子，這是使我心痛的原因。我不知道她還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幻作人形的女神。」

於是亞才脫也走到狹的小窗那邊；當他看見愛密里在陽光中散步時，他心中的失望，比派拉夢的還要利害。他道：「倘若我不能每天見她，豈不使我渴死麼？」此後他們弟兄倆就發生了一種敵意的感情。

這樣過了幾時，一直等到有一天，一個認識亞才脫的公爵，並且還是齊塞司所珍視的老朋友，來到雅典，聽說亞才脫被囚，他就請求齊塞司，放這年少的齊皮人，Theban自由。這請求公爵答應了，但附有條件，就是亞才脫以後足跡永不能再至雅典，此後兩年派拉夢仍在獄中，而他的兄弟，却得自由，然他們都在那裏悲他們自己的命運因為兩人都不再見美麗的愛密里了。

後來亞才脫再也忍不住，又扮了一個苦工回到雅典來。因此他得在公爵的家裏，弄到了一個卑微的缺。勤作的態度，立刻使他升了職。過了一時，有一天夜裏，派拉夢把獄官用毒藥藥死，逃到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遇見亞才脫，二人爲着愛密里，就爭吵起來。亞才脫說他要去帶了食物同武器來，明天他們就爲愛密里決個勝負。正在他們要決鬥的時候，驚動了齊塞司同他的扈從。齊塞司從派拉夢嘴裏知道了他們兩個是誰。便把他們都定了死罪。但這時女隊中人上前來說情，齊塞司就改命這兩個各走開五十個星期；在這時期終了時，各人應同五十個武士回來，試一個大比武，其中得勝的人，就娶愛密里。

時候過得很快。當比武的日子到了，齊塞司就頒布命令，說這個比武中，不準喪性命，只消兩首領中有了一個已做俘虜，或被殺傷，比武就當停止。比武的結果，派拉夢被亞才脫隊中一個印度皇帝依米屈里斯 Emireus擊倒，成了俘虜。但當亞才脫在馬上得意揚揚的走到愛密里面前去的時候，他的馬失前蹄，他就也從馬上墜下，受了致命重傷。臨終時他臥在齊塞司的宮中，叫愛密里同派拉夢都到他面前，然後對愛密里說道：

「垂死在你跟前，

披露這將碎的心，
徒亂人意罷了，
我至愛的愛人。」

「未盡的種種，
留待靈魂了，
垂死之身，

不能再侍奉我至愛的愛人了。

「別了，愛人，別了，愛密里，
勞玉臂抱我一抱，

看神的分上；
我再有幾句言語囑咐你。

「派拉夢我的堂兄弟，

往日和我不知爭了幾場打了幾次，

只爲着愛你心切

致手足失和我妒你忌。」

但他接着又說道：

「在這世界上，我未見有第二個人，

像我這兄弟一樣，够得上承受你的愛情

此後你不嫁則已，嫁時別忘記我這兄弟，

牢記着吓，我至愛的愛人！」

於是這勇敢的少年死了。愛密里同派拉夢都爲他愛傷不已；全雅典城裏的人聽了這消息，沒有一個不悲

悼。連齊塞司公爵，也低頭垂淚，記念着這一位勇少年，沒有一個人能安慰他，除了飽經世變的依格司以外依這

老翁說：

「世界只是個愁城，

人類是這愁城的參謁者，

一死百愁空，魂遊極樂界。」

齊塞司就把那兩兄弟決鬥地方的樹林斬了，給亞才脫舉行一個相當的葬儀。過了多時，各人的心情漸漸

平復了。齊塞司教派拉夢同愛密里都來，說二付憂愁，可以變爲一團快樂了，就叫他們兩人成爲夫妻。婚禮舉行，一切都非常快樂了。此後愛密里熱烈的愛着派拉夢，而派拉夢尊榮地侍奉着愛密里，從未有猜忌，悲愁，上他們的心和口。

(六) 武士同一個醜的老婦 The Knight and the Ugly Old Woman

(一個埤司人的妻子所講的故事)

却說從前奧塞皇 King Arthur 宮裏，有一個武士，做了卑鄙不堪的事情，已定了一個死罪。皇后同她的許多侍婢宮人之類，求得皇帝的恩，於是皇就把這武士給皇后去辦他的罪。那皇后就答應赦他的死罪，惟在一年零一日之中，那武士必須告訴皇后，說婦人所最喜歡的是什麼東西，否則仍當處死。

那武士的時日，在憂思中一天天過去了。他想來想去，終不能想出一個很滿意的回答來。一天，去他見皇后覆命的日子已是很近了，當他出去探索回來時，他遇見了一個很醜的老媪，這老媪就對這武士打個招呼，問他尋的什麼東西。

那老媪聽了武士告訴她這事故之後，就開口說道：「倘你肯答應，我所要求你做，且是你的能力可做的事情，我就便告訴你怎樣去回答皇后。」

這武士便允許了她，於是二人就同着走到皇后的宮裏去了。這時武士受了老媪的教，就說婦人所最喜歡

的東西是權勢。他這樣的回答後，性命可算是得救了。但那老婦立刻立起身來，對着皇后，就把武士給她的允許，告訴了一遍；於是這老婦就要求武士同她結婚。

武士急的喊道，「寧可你取了我所有的財產，讓我走罷。」但他到底不得不守他的約；他們兩個，就此結婚了。此後當他的新婚妻嚴斥他待她的不好時，這武士也就痛罵她的出身微賤，同她的醜相和貧窮。對於他的罵，那老婦總用一段話反復念着答復他：

「有德者終有福，

放出個上流人的樣子來！

慈祥伶俐，學學基督，

莫要叫罵，滿是執拗氣，

有德者終有福，

你仔細想罷。」

等到這武士懊悔他自己不義的行爲時，他的妻子就問他情願要怎樣的妻子；還是要她就這樣的年老醜陋而忠於他的呢，還是要她年少美麗而好處榮變化不定的？武士回答說情願像她這樣。

他的妻子就說道，「既然你是這樣，我就有我的權力，能使我對於你又盡忠又美麗。」

說也奇怪，這時武士抬起頭來，只一看之下，樂不可言了。你道怎樣？原來他妻子所說的話，真的實現了；從

此他們兩個的一生一世，快樂到了極點。

(七) 一個唱讚美詩的死孩 *The Dead Boy Who Sang a Hymn*

(一尼菴住持所講的故事)

列位讀這個故事時，必須記着這故事的發生，正當猶太人同耶穌教徒，互相痛恨之時；其實雙方都有誤會，就像現今俄國裏的樣子。喬塞的進香隊中，大約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十分明白這個尼菴住持所講的故事的真理，而獨除一切疑霧，這個故事，原是一個古的寓言；其大略如下：

却說有一次，在一個亞細亞洲的大城裏，其中四分之一的地方，是住滿着專門放債的猶太人。猶太人住的一條街，是常常車馬來往，交通便利的地方。在這條街的一個街口，有一個小學校，許多耶穌教徒的小孩子，都到這學堂裏去讀書的。在這許多小孩之中，有一個寡婦的兒子，剛纔七歲，但他已從他母親膝下，學了禱告。當他聽見救世贖罪的聖歌唱時，他就大為感動；雖然他還不懂拉丁文，而他立刻就學會背誦那第一首讚美詩。他更請別的小孩把這詩的意義告訴他聽。他聽了後來就牢記在心中。他非常愛他，當他到學堂裏去，或從學堂裏回來，走在那猶太人住的街上時，常常按着規則，帶走帶唱。

魔鬼上了希伯來人 (*Hebrews* 即猶太人) 的身，這猶太人就僱了一個惡徒，把這七歲的小孩殺死，而把他屍身，投在地坑裏。過了一天，那寡婦就到各處去尋她的兒子，對那些猶太人，還都去作了許多可憐而無用的

懇求，問要他們告訴她，看見她的兒子在甚麼地方沒有。那些猶太人的回答是一致的，都說「沒有。」

但靠着基督聖靈的默佑，這個死孩就開始唱那「阿爾馬傳道歌了。」聲音唱得非常之高，以至於各處都聽見。有許多信奉耶教的人，走過那條街的時候，都停足下來，聽得這奇怪的東西，都以爲希奇。於是他們就去請市長來，查問這個奇事。結果就把猶太人都捉起來，綁起來再把那孩子的尸首，帶到最近的修道院裏。

這罪孽已經責罰過了，於是再去預備葬這個小孩；但這孩子，仍舊無休歇地唱着他所心愛的讚美詩，

於是那寺院裏的方丈就說道，「我親愛的孩子，我懇求你告訴我，爲甚麼你的喉嚨已經割斷了，而還能唱歌。」這小孩就回答他，說他將死的時候，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的母親瑪利 Mary在他面前出現，把一粒粟放在他的舌頭上，說他將繼續能唱，一直要等到這粒粟取去以後，爲止。

這時方丈就從他舌上把那粒粟取了出來。於是這孩子就「逐漸變成全死。」每一個人都因此深爲感動。這小的殉道者的尸首，就放在一個大理石的墳墓裏。

第三卷 史本沙的仙后故事

下列數篇，是十六世紀英國詩人史本沙 Edmund Spenser 所做寓言詩「仙后故事」Faerie Queen 的節本。這故事共有十二卷，講仙后會十二天中，每天一武士與惡勢力的戰鬥。不幸爲這詩人的小侍失去了六卷，現時所存便只有六卷了。詩中的人物，都係善與惡兩方面的象徵：如仙后葛羅里娜表光榮；奧索王子表武士精神；聖喬治象徵基督教；固榮勳爵指節制；勃里托麥代表純愛；家里杜代表禮讓等。

(一) 安娜和十字架武士及武士解救王和王后的故事

在仙后會 Festival of the Fairy Queen 的第一天，那裏來了一個鄙野的偉丈夫，他循例到葛羅里娜面前來求恩。就是請她拿一些冒險事業給他做。他的請求允准了，他便坐在地上等，因爲他想他的位分不合坐在較好的地方。

不一會，進來了一個美麗的婦人，名安娜 Una，一面孔悽楚神情。她跨在一個白驢上；後面跟隨着一個侏儒，手牽住一匹戰士的駿馬，負着一隻武士的鎧甲。這個女子在仙后前跪倒了，怨訴她的父母，就是那古代的王和后，被神龍禁閉在黃銅宮中，現在便要講到那仙后聽了這個祈求，是否差遣武士去救援了。

這個小丑行徑的青年，聽清了這件事的原委，就請求得到這個差使，許他去冒險一行。旁人都詫異他那付

勇武的精神，更是仙后和安娜二人。「既是這人那樣懇切請求，那來的女子說道：『他可先穿戴我帶來的甲冑，假使覺得不合式呢，莫想去了；因為橫豎不會成功的。』」因此他就依言去穿戴那套戰衣；那知穿上了，看去再好也沒有。現在他就被授了一個武士的爵位，跨上了那繮來的牲口，威風凜凜，儼然是一個紅十字的武士 Red Cross Knight，與女子及侏儒一處去了。

初起一路的美景直引得他們忘記了前途的危難了。但不多時他們遇着了一陣暴風雨；

「強要在近處找個遮蔽所在，

忽偵見遠遠地一座密林；

叢立着高高大樹，

籠罩着夏季的重陰；

日光不透，

風雨難侵；

林中曲徑通幽，

行跡舊難尋；

固是逃災福地，

縱馬前進；

四圍鳥語聲。

似悻悻的罵天公無靈！」

他們滿心喜悅的縱馬前行，却絕未想到他們早在深林中迷了路途了。待得風雨一過，想要迴步時，纔知不好了，失了路頭了。原來這地是謬誤的妖窟，謬誤是一個可怕的妖怪；半是女身，半是蛇身，就住在這座密林的深處黑洞中呢。

這個武士一些不爲安娜和那個侏儒的恐慌所動，他却倒去找着了那個妖怪，勇猛的與牠戰了一陣，斬了那妖怪。再往前行，後來尋路出了那深林；路上他們遇見了一個莊嚴的老人，穿戴得如隱士一般，上前來和他施禮，用吉祥言語，祝頌他們；還祝武士當與西方太陽同壽，所以他們就隨這個聖潔的父老到他家去。他的家却是：

「小小隱居，臨澗依山，門臨大道，游客往來。」

他們黃昏的時候，談得很是快樂；夜深了，隱士指點了他們各人的臥處，各自睡下不提。那知這個形迹可疑的隱君子，實是個萬惡的術士；阿幾梅哥 Archimago。他趁他們睡時，使武士夢知他所庇護的女子是虛偽的；又使他深信這個僥倖的夢境，不信這個女子，所以武士半夜中驚醒來，就大怒的撇下這個安娜，離開隱居去了。安娜起身時，不見了這個武士；她真是又憂心，又苦痛，哭哭啼啼出來。雖有快馬，也難尋覓了。

「武士之後，女子急馳，雖有駿馬，何所用施；驚駕夷夷，安及輕騎，輕騎怒將，日行千里。四肢力盡，痛徹心脾，越山涉泉，穿林過田，武士無望，空勞所期，素胸鎚破，難說欲言，武士何由。」

拋我荒野！

一日，走了一程，因惱疲乏的路徑，安娜從她的疲驚上下來，正想在樹陰密處息力時，忽見一只猛獅，直向她撲來，安娜既遇着餓獅，料得性命不保；不道那獅子一見了她那付美麗面容，忽的立定了，不來嚙她，只是舐舐她那雙勞乏的纖足，吻吻她那雙細小膩手；他做盡了諂相，漸漸將火紅的大舌頭縮入口中，屹立在旁，倒做了她的從僕和保護者了！安娜後來不知經了多少艱難困苦，纔遇見了奧索王子 Prince Arthur，纔算平安了。

十字架武士，離了那蠱惑的隱居後，又受了杜愛薩 Dussesa 的愚；杜愛薩就是那阿幾梅哥的女兒。她僞裝了領導武士入傲岸宮 House of Pride，勸他飲了迷津的泉水；因此就給巨人澳俄遊 Orgoglio 克勝了，幽禁在腥臭的深坑中。直到後來，奧索王子斬了巨人，救他出來，重與安娜相會，纔知杜愛薩的詐僞。

他倆又一路前行，來到了失望洞 Cave of Despair，在那裏佈滿了失望的死灰；武士初起恫嚇，這守洞的人，要把他處死，那知經這惡徒說了一頓死的好處，倒被說服了，丟了自己素日的樂生觀念，拔出腰劍，猛向胸口自刺，幸得安娜眼快，一手奪來，擲去地上，說道：

「咄咄汝昏迷武士，這般行動什麼意思！

這是手刃惡龍的初心不是？

來來柔弱的壯士，莫給巧言亂了心意，

回顧使命仰體恩慈，莫失望在這裏。」

武士聽了這般慰藉的言辭，便挺立起來，隨了安娜到聖潔宮中去，那裏住着忠信，希望，慈悲。在此地，他深深悔恨以前的孟浪；在此地，他一觀見聖城的現象，上帝的使命。他因此對於自己的工作，竟加增新力量了。

安娜的同伴武士，一再到黃銅塔，那裏就是安娜的父母，給老龍禁牢着。武士與老龍戰了二日夜，不分勝負，到第三日，纔得勝了。

因此這一對老年的君后，釋放了安娜與武士自然大樂；後來就結爲快樂的夫婦。那武士，就是後日崇奉的聖喬治 St. George。

(二) 節制團的勇士固榮勳爵及其克服妖婦

這個萬惡的術士阿幾梅哥，聽得十字架武士便要歸回仙后宮去了，他又想了一條惡計，要害掉他。所以他一遇固榮勳爵 Sir Guyon，就告訴他怎樣一個美婦女，（指安娜）被十字架武士淫亂了。

固榮勳爵是節制團的武士，一聽這個信息，就發誓要去斬除那個無德的武士了；但是他一遇那武士，正伸出長鎗去刺，他却明白了，他們互行了禮，分別各自去了。

現在固榮勳爵惟一的使命，就是要去找尋阿葛拉西亞 Acrasia 的園亭，毀掉牠；因爲這是阿葛拉西亞的邪術，已損害了許多公正的人。他一路上前，忽聽得近處叢林中有婦人的哭泣聲；他下馬來一看，原來是阿馬維亞 Anavia 死在她的丈夫馬堂勳爵 Sir Mordant 身旁；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她的膝上呢。馬堂勳爵也是被阿

葛拉西阿害死的。

固榮勳爵與他的同行者，一個游方的香客，名柏謀 Palmer一同葬了馬堂和阿馬維亞後，出得樹林來，見固榮勳爵的駿馬和長鎗，都被那大言無勇的人，名柏拉葛杜蕭 Braggadochio盜去了。他們抱了那嬰孩，就順腳走到麥底娜姑娘 Lady Medina 的宮殿去。麥底娜姑娘又名金道 Golden Mean 與她的兩姊妹名以理薩 Blissa（過少）和潘理薩 Perissa（過多）同住的。

以理薩與潘理薩的丈夫，都不相合的；現在他倆一見了固榮勳爵，就要想上前攻擊；但是還未遇敵時，先自相爭論起來了。麥底娜出來給她們解勸了，纔罷休；他們同進麥底娜宮去，她們奉客用饌，很是優待。席上固榮勳爵述說他將要遠行所作的冒險事；託嬰孩與麥底娜叫她代管養。固榮勳爵就步行出發上程了。同時那柏拉葛杜蕭跨上了固榮勳爵的駿馬，揮舞着長鎗，裝上一股假偽的勇士腔；又壓服了一個狼窮苦的人，做了他的跟隨。他那樣裝腔做勢，偶然遇見了阿幾梅哥；這阿幾梅哥受了柏拉葛杜蕭的愚，向他捏造固榮勳爵和紅十架武士欺負他等情，想望他代他去報復呢！

柏拉葛杜蕭聽了阿幾梅哥一番假話，他就大言說必去斬滅那二武士，爲他報仇。阿幾梅哥驚告他與那盜武士對仗，須穿甲帶刀。他那裏肯失却面光，倒大言道：他曾用那樣的武器殺滅過七個武士；還發誓說道：除非刀是人們最利害的武器，他永世不再帶掛了。

阿幾梅哥允將奧索王子的寶刀明日盜來獻上，便去了；那知一俟阿幾梅哥轉身，那個僞裝武士和他的隨從，

早已一溜煙逃進密林去了，頭也不敢回一回呢！一時，他忽聞一聲胡笳，嚇得從馬上翻下來，連忙又四肢亂爬入叢草中去。那跟隨的人，倒略較膽大一些，張眼四面一望，驚見前來一個美麗的女獵人，名勃爾福 *Belphoebe*。那女獵人就問橘羅柏 *Torbart*（從者的名字）可見她射傷的野鹿；正說時，靜聽得草中窸窣有聲，就搶步上前一看，却原來就是柏拉葛杜蕭正從那處爬出來。他對她講了一番假話，只是她未曾信得，倒嚇着他幾句離去了。他重又那爬上馬去，與橘羅柏再尋道前行。

固榮勳爵和柏謀一路行來，遇了一個瘋人，名孚落 *Flood*及他的母，名奧克靜 *Ocession*，就大戰了一陣，末後勝了，把他們都縛束起來。同時又救得一個少年，名費同 *Phedon*。費同是受一個僞友的騙，幾爲所殺，後又爲孚落收了的。

柏謀正和費同講話那知有個叫愛丁 *Adin*的人，手揮雙劍衝了上來。愛丁大言他神勇無敵的師傅柏落爾 *Pyrochles*正在那裏趕來；想嚇逃固榮勳爵。愛丁原是差來去尋奧克靜的；因此大罵固榮勳爵的無勇與一老婦戰鬪；隨手便揮劍便刺，但此只是撞住了盾，固榮却未曾受傷。

這時柏落爾忽的出現了，便來撲固榮；經了一場大戰，末來被固榮捉住了，爲了憐悲的善意，保留了他的性命，未曾殺傷；只叫他投服就是了。柏落爾再懇求將奧克靜和孚落釋放。這個請求允准之後，奧克靜便直撲固榮和柏落爾，正在這樣戰鬪時，愛丁便溜出，直奔阿葛拉西亞院庭來報與柏落爾的兄弟薩馬爾 *Cynochles*知道，他的師傅已是給人殺了，懇求他到那兒去報仇。

薩馬爾聽了這個信息，直奔固榮而來；到得惰湖 Idle Lake岸邊，忽見湖面蕩漾，一只小船，有一個清美豔絕的女子坐地；聽了一陣清越的歌聲，倒出了神，不知不覺的上了船；一邊搖動，一聽享受那清調豔曲，已到得迷島上了。

在此地他被感入睡了。那姑娘名番橘里 Phaedria，是阿葛拉西亞的僕婦；她重又上船，泛到對岸去；却好遇見了固榮，勸爵求她擺渡，那是她早預備等候的。她只等固榮一脚踏上船，連忙就一手推開岸，如此柏謀就不得渡了。

船到了那迷島 Island of Joy，薩馬爾適醒起；兩個就大戰了一場。番橘里既迷不固榮，就重載他渡彼岸來。固榮勸爵於是再繼續他的行程，來到梅蒙 Mannon家。梅蒙是個錢神；因為梅蒙的試探，他幾乎屈服了；幸虧得了天使的援助，纔不墮落。固榮在梅蒙的地層中，漫遊了三日夜，找不得出路；疲倦得不堪了；末後才見了柏謀，已是無神的昏倒好久了。他疲極倒下了，直等到柏落爾和薩馬爾來解他衣甲兵器時，他還是無力抵禦，也無望援助呢！正在那緊急時，忽的奧索王子來了；打退那二個邪教徒，把固榮從敵人地方救援出來。

固榮勸爵在節制宮中既復了原，重又上程去找尋他的惡仇，此番走的是水路，柏謀攜舵，尚幸平平安安的過了饕餮海灣 Gulf of Greediness，責譴磯 Rock of Vile Reproach，浪游島 Wandering Islands，糜費流沙 Quicksand of Unthrifthead，殘零渦 Whirlpool of Decay；末來他占領了饕樂庭園 Bower of Bliss，那就是阿葛拉西亞的住處了。

此地有一個受難的人，新近被磐樂后 Queen of Base Pleasure 迷住；他把他釋放了。還有許多已經被魔很深，轉身獸畜的，也回復了原來形狀。阿葛拉西亞被縛得緊緊的，囚送到仙后那裏去了。

(三) 梅林鏡面

說道從前威爾斯的露史王 King Rhyence of Wales 有位公主，金黃髮垂，生得很是美麗，名勃里託麥 Britomart。一日，看了男巫梅林 Merlin the Wizard 所製的一面神鏡，觀着裏面那高義 健 武士 Cornish Knight 阿太加爾 勳爵 Sir Arlegall 的面目，從此就愛上了他。她的保姆知道已是無法使她去此幻想，就把她裝扮了，同她到梅林的洞府裏去。

這個術士對她們說，勃里託麥該與阿太加爾結婚；將來必成國母，另起一系王統的。勃里託麥穿上了薩克遜王后 愛格拉 Angela 的甲冑；又從祖廟中找着了祖傳的長鎗，與保姆同出門去找尋阿太加爾 勳爵。他們遇着奧索王子和固榮 爵士。固榮 勳爵自從打败了阿葛拉西亞和她的侍從後，又會遇着過許多患難的；現在見了這個不相識的武士，就捧馬前來，與她對仗了。那知勃里託麥把手中的神鎗一揮，武士已早跌下馬來了。這麼一來，就動了固榮的怒，想要很命來戰，幸得柏謀從中解勸，因此他們就得和氣連騎同行。他們前進不多時，就看見了麗人 佛里妹 Florimel 跨在乳白駿馬上，從面前逃過；後面跟着一個瘴惡的獵人。奧索王子隨即捧馬追趕佛里妹，奧索的侍從典 阿 Timias 追趕獵人而去。

勃里託麥見同伴們久不回來，就與他的老年從者，趨程去了。他們既離了這個森林，就來到一幢華美的宮前；見門前有一個武士，正在抵禦另外六個武士的襲擊。原來這座華宮，就名歡樂宮 *Castle Joyous*；那六個武士，就是歡樂女子 *Lady of Delight* 馬萊加司太 *Malocasa* 的僕人；還有那個單身的武士，便是十字架武士 聖喬治 *St. George* 了。那六武士是忠誠於馬萊加司太的，往往要征服其餘的武士們，使服役輸忠於馬萊加司太；今遇聖喬治是忠於安娜的，而且說安娜比馬萊加司太更美艷；他們如何肯放過他，不去征服他呢！勃里託麥助了單身的武士，打倒了四個，收服了其餘二個；同進歡樂宮去了。

進宮中後，他們走過一間廳，堂裏邊樑柱都是黃金做成的，精雕細飾，嵌滿了明珠寶石，光輝耀目。勃里託麥隨了侍者更進一幢房屋，到了那歡樂女子所住的內室，觀看一切裝潢，更是華麗富貴。那歡樂女子震于她的美貌，以為她是男子，就此愛上了她。到後來，險些兒不得脫身；她與紅十架武士，只得用武力奪路出宮。

他倆一路前行，武士就對她稱述阿太加爾勳爵的勇武；她也告訴他自己的歷史；他們到了分途口，各自別去。勃里託麥行近大海，遇見馬里內 *Marinell*，兩人就此大戰一場。那馬里內因為從前聽見過一種預言；說他將來定要被一個勇武不相識的童女所欺，甚且為她殺害的；所以他一生謹慎，不與婦女交接。現在給勃里託麥戰敗了，就被他的母親背了去，到波浪下的家去了。

馬里內的母親就是佛里妹；她擔飽了驚嚇，從獵人手中逃出來；後來又逃出奧索王子和固榮勳爵的手中。現在既尋着了她的兒子，盡力的服侍看護他。奧索王子誤以她的侍從為他自己親信的奧米阿，倒問了他許多

佛里妹的歷史；一面那典米阿却在一個池沼中與那獵人相遇，兩個大戰了一場，後來勝了，殺了他和他的二兄弟。馬里內既受了重傷，後來被貝爾福 Balphoebe 和她的二個侍者看見了，就載他到樹林中一個完好的天幕裏去；在那兒她天天用心看護，深深注射她的貞美的犧牲心。

同時佛里妹逃到一個小農村裏去躲難；但是那裏住着一個巫婦，巫婦的男子很是惡劣，嚇得佛里妹半夜裏逃去了。那巫婦聽她逃了，就召了一個妖怪，追趕上去；她到海邊時，心想渡海出去尋來尋去，只見一只小船，船戶正在那裏睡覺，她實在管不得了，一脚跨上，就此划槳泛海出去了。

說道那妖怪正以為佛里妹單身無恃，可以復仇的時候，恰值又出來了一個武士，名薩太郎 Salyrane，把那妖怪打退了，那妖怪雖未給殺死，却已傷了，只得趕快奔回去訴苦給那巫婦聽罷了。那時這佛里妹已被柏陸託 Proteus 帶入海去了；又是因為她不肯從命就婚，所以給幽禁在龍牢中。此是後話；且說那巫婦聽得佛里妹已逃去追趕不上，也只得罷了，就拿白雪做了一個佛里妹的象，聊解心悶。

再述愛媚嫻 Amoret 是貝爾福的雙生姊妹，也就是司哥大麻 Scandamore 的愛人，被術士蒲錫郎 Busirane 所監禁了。勃里託麥經了許多的危難，到末終算成功了釋救了愛媚嫻。她們倆一路前行只是愛媚嫻始終信她是個男子；但是司哥大麻雖則給她們找到了，他却誤信了謠言，說這個是假冒的愛媚嫻，所以滿心煩惱，另去找尋他的真愛人了。

他在途中遇見了阿太加爾，他倆連騎疊戰，勃里託麥；司哥大麻給那神鎗一揮，翻下馬來。阿太加爾就上去

助戰；他們正在酣戰時，勃里託麥的頭盔忽的一歪，阿太加爾窺見了半個美貌，心目就眩了，兩手就酥了，他竟是降了。

阿太加爾的面盔脫時，勃里託麥一見就相識；原來那面孔就是在梅林的幻鏡中見過的呢。

他們倆一說了就定了婚；只是他們的結婚，却又在後來；因為阿太加爾又有了免不來的重要事，須得冒險走一趟呢。那時的愛媚嫻為在沙漠中失了蹤，被妖怪拖了去，司哥大麻很是哀悲。

貝爾福第一個人去救她，後來終給奧索太子救援出來了。佛里妹與阿米內 Arminell 結了婚，那婚禮就在海底雪門德 Crymaent's 家舉行的。

(四) 家里杜勳爵探尋謗獸

謗獸 Slander 曾經襲攻過阿太加爾勳爵，現在家里杜勳爵要去除滅他，所以有這次探求旅行。在他路途上過了一隊牧羊人，他就與他們同夥住了一時。他們中央，有個女子名珀多麗 Patrolla 的，為衆牧人大家所崇愛的；有個牧人名卡里同 Gordon 的，愛之尤甚。

家里杜勳爵 Sir Calidore 竟愛上了那牧女想用武士的尊嚴行為得到她的青眼；只是她不懂那種禮節，對之一無所動。因此他就脫卸甲盔，穿上牧人行裝，與她同伴驅逐羊羣，也與他同夥玩耍牧人的遊戲。這麼一來，雖則得到了她些喜愛，却引動了卡里同的怒妬。卡里同一次來約他角力，一決勝負；兩人相搏了，卡里同敗去。珀

多麗就將一個橡子的榮冠，加在家里杜頭上；他又是很謙讓的將榮冠給了卡里同。

諸如此類的行爲，衆牧人就非常推重他，更是得到了珀多麗的歡心。一日，他到田野中散步，把追捕勝獸的使命早已置於度外了；信足行來，到了一處地方，風景真是奇特：

「一片大平原，兀起一個山，四圍都高樹，巨大十幾圍；冬時如夏季，花朵皆燦爛；高枝巢鳥屋，低柯唱幾回驚鷹據林頂，如王后駕臨；林下溪水流，汙徐聲潚潚；草苔無所損，萬物俱幽靜；猛獸絕蹤跡，往來無凡人；水簾樹陰裏，妖仙車騎停；此是桃源地，與世隔一層。」

在那美麗地方，家里杜動爵親見衆樂者依鸚鵡之笛而舞；他任情的踏前一步，却衆景全無，使他真個滿心疑惑。又一日，他與那不幸的卡里同和珀多麗同出，猛見那林中跳出一只老虎來；卡里同也想上前去救他的愛者，只是一舉頭，看得虎勢洶洶，就一滑脚逃去了。家里杜就用牧棍打死了那大蟲。所以末來，武士倒得了珀多麗的情愛了。但是他歡樂無幾，又轉入悲境了；原來珀多麗被匪徒盜去了。他拼命追求，後來救了出來。他就負她到貝札宮 *Castle of Belgard* 在此地，他剛才明白，那珀多麗原來就是久已失蹤的貝勒馬動爵 *Sir Bella-moure* 和加麗丕 *Claribell*（貝勒馬之妻名）的女兒。家里杜動爵既安置了珀多麗在一處穩妥的地方，自己便又上程去探尋勝獸了。他終算到後來成功了，把勝獸捉住了，用鐵帶籠了；最是喜悅的，便是帶着牠周遊仙境。勝獸被籠的時期不多，到後來他長嘯一聲，折碎了鐵帶，回復了他自由去了。從此再也無人能去克服他了。

第四卷 莎士比亞的戲曲

喬塞以後，略遲於斯賓塞，英國文壇上出了一位空前的大人物。他有藝術的天才，能用他的想象力，把往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古事和十六世紀的風俗人情鑄成一氣，而傳之永久；能寫陳腐的歷史成驚心動目的戲劇；能從虛無飄渺中寫出生香活色的美人，和激昂慷慨的英雄來；這人非他，便是莎士比亞了。關於莎士比亞的生平本實，有一篇專傳，此地且不講。這裏我們祇用簡短的散文把他幾種冗長的歌劇中的故事來複述一下。

戲劇從體例上，分對話劇與歌劇兩種。前者係用普通的對話做成，這種至近代纔通行；後者係用詩歌做成，莎士比亞的劇，都屬於此類。戲劇在性質上，又分悲劇、喜劇、抒情劇三種。第一種所寫的都是人間的慘史，劇中主角總受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痛，或竟至於死。惟其如此，所以印象入人最深。惟其入人深，所以為戲劇的主流。喜劇寫美滿的結果，或滑稽的事實。其主旨只在使人娛樂。再有一種，寫作者一時內心的思想和情緒，作品亦祇以怡情適性為目的，既非悲劇，亦非喜劇，即所謂抒情的劇本。莎士比亞的劇本這三種都有。羅密歐和周立葉，皇子漢姆來德故事，李亞帝和麥克皮司，四種是他最著名的四大悲劇。可惜這裏祇有前面的三篇。結果好萬事好，浪花餘韻，威內薩商人，錯中錯，一報還一報，維魯納二少年，等屬於第二種。而夏夜夢，隨你歡喜，冬天的故事，等幾篇又是代表的抒情劇了。他還有一部講 Plantagenet 皇朝全史的歷史劇，可惜此間一篇不曾介紹。

但下面這幾種都是從原文忠實地把事實縮寫下來的，和蘭姆姊弟所作的莎士比亞樂府本事却有不同。請讀者就在這裏略認了一認莎士氏作品內容事實的真相罷。

(一) 夏夜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却說有一次雅典 Athens 一個公爵，名叫齊塞斯 Theseus 的，同亞美從 Amazons 的王后希伯列塔 Hippolyta 訂了婚約。當他們兩個談及他們未來的婚姻時，來了一個年老的朝臣，名喚依格斯 Egeus 同他的女兒火米亞 Hermia 和她的兩個情人，來求助於公爵。照父親的意思，要把火米亞嫁給德米屈斯 Demetrius 的，而她自己的意思，却非來深得 Lysander 不嫁。齊塞斯聽了這話，對火米亞說，依照雅典的法律，她必須遵着她父親的意思去做，否則要定死罪，或終身不許出嫁。

火米亞心滿意足的，情願終身不嫁。她同來深得分別時，約定次日在一個一哩遠的樹林裏相會，一同逃出雅典城去。不過他們的秘密給第三者知道了；因為他們把這計劃，告訴了火米亞的朋友黑利那 Helena。黑利那是愛德米屈斯的。她想把火米亞的目的說出來，德米屈斯必定跟去；而自己也可跟在他們後面；這樣德米屈斯不中意她，但她却得親近德米屈斯了。

正在這時，神仙之王亞白倫 Oberon 同他的王后推吞尼亞 Titania 發生了口角，因為這王后心愛一個小黑奴的母親，不肯把那小黑奴給亞白倫。所以這仙王，決定要去擲掄他的妻子一會；遂告訴了他的善於惡作劇

的仙僕潑克 Buck 教他拿三色堇菜的神秘汁，當推吞尼亞睡着時，倒入她的眼睛裏；她醒來時，見了第一個無齡那種生物，她就會同他發生愛情。

這時樹林中，適有一般工人，在那裏練習一個戲劇，預備在齊塞斯公爵行婚禮時表演。於是潑克就用了他神怪的手段，把他們中間一個織工名白德姆 Bottom 的頭，變成驢頭，這又胖又醜的人，帶着一個驢頭，就是那可愛的仙界王后，醒來時遇見的第一個生物。當她醒後，把眼睛一擦，稱謝了那三色堇菜的汁，馬上就和白德姆有情。她曲轉她的臂膊，繞着白德姆多毛的頸項，在他的耳朵上，結着許多鮮花。又吩咐她的仙僕，服從白德姆的任何意志。

亞白倫又告訴潑克，說有一個失在林中的雅典人，不願自己真正的情人，而想一無意於他的處女。教他去把那迷惑的德米屈斯的心變過來。那知道時來深得同火米亞，剛從雅典走到這地，走得疲倦了。當潑克飛過時，他們正在這地臥着休息；於是潑克把來深得誤認爲德米屈斯，就榨出那神奇的汁，倒入他的眼裏。等來深得醒時，黑利那剛走來，就立刻把他對於她的愛情，告訴了黑利那。這神術已錯施了，來深得棄了火米亞，去跟黑利那了，而黑利那却常常避開他，因為她依舊愛着德米屈斯。直等到亞白倫同潑克在林中游行，看見可憐的火米亞。在那裏苦拒這堅持的德米屈斯時，纔知道這人方是亞白倫所說的雅典人。爲更正錯誤計，潑克又去把德米屈斯的眼睛迷住，於是他一見了黑利那，就馬上同她相愛。黑利那此時以爲來深得同德米屈斯都假裝相愛，去侮弄她，反驚惶失措起來，幸而那神秘的情汁，能使人昏迷，也能使人清醒的，所以潑克又滴了一滴，把來深得恢復

轉來，再到他的火米亞那邊去。

同時亞白倫也懊悔他自己不應該侮辱他的王后了。當她愛那驢頭時，他已把那小黑奴取來，又弄個玄虛，使他的妻子，相信她自己不過是做個夢。於是恢復她的眼睛，到原來的樣子。約定以後再不爭鬧。織工白德姆也非常快樂的得着他本來的頭；不過他變成驢頭時，也未嘗不快活呵。

號角之聲，起於林中，就是那齊塞斯同希伯列塔出來打獵了。他們遇着黑利那同了德米屈斯和火米亞同了來深得，這時四衆都互相和解了。當依格斯對那公爵說這是火米亞自由擇夫的時候時，德米屈斯就告訴他們怎樣他已經變了心，他道：「今後我的心只向着黑利那，我的目只看着黑利那了。」

從此來深得和他不再是火米亞之手的情敵了。於是一同都到宮中，很快樂的大家慶祝，並且看那工人的戲劇。在這劇中，織工白德姆為主要脚色。

(二) 結果好萬事好 All Well That Ends Well

却說法國南部，老息倫 Rousillon 地方的一個年少伯爵，名白屈姆 Bertram的；因要離開他的宮城，到巴黎 Paris 王宮裏去故，到他早寡的母親前去告辭。這時爲了別離傷心的，決不是單是他母親一人。除她之外，還有一位，由伯爵太夫人像親母樣撫養大，名叫黑倫那 Helena 的女子，也覺得悲傷萬分。她愛着白屈姆，但不敢對別人說，她雖是個名醫的女兒，但又那敢希望高攀一個天潢貴胄呢！

正在憂傷的時節，黑倫那心中忽轉到一個勇敢的計較。當時法王又生了重病，朝內許多有見識的人，都已說他是無望的了。王所患的病，曾經黑倫那已死的父親醫好過一回。他所用的藥，黑倫那還記得起。她想着就自言自語的說道：「爲什麼我自己不也到王宮裏去呢？」她說這話時，以爲只有自己一個，並無別人聽着；所以她的聲音，倒亦不低。其實已被一個僕人聽見，走去告訴伯爵夫人了。

那伯爵夫人聽了，非但不怒，反而告訴黑倫那，說她已尋出她哭的真正原因來了。還說倫黑倫那將來能做的媳婦，她也很歡喜。又允許去幫黑倫那，設法上王那邊去。

不一會黑倫那到了病王的面前了。那王不允許她上去醫他的病；但黑倫那堅請要試，她說設使她失敗了，她情願承受任何責罰，但萬一成功了，她說她的報酬，只要讓她自己選擇一個法國王統的貴人，給她做丈夫。這事王答應了。

等到王的病復原，他就召集他的許多朝臣，一齊的討論他已經允許那女醫生的條件。王說，他還要給她財帛，升她品位，以賞其療病之功。當黑倫那走到白屈姆前請成配偶時，年少的伯爵極力反對娶她，然而他的忠心，倒底把他的驕氣制住，所以後來終於答應了。但婚禮一過，他就背了新娘，逕自到脫斯根納（Tuscany）地方出征去了。

這時可憐的黑倫那，倒作了報惡消息的使者，她回到老息倫，帶給夫人一封從她兒子來的信。在這信中，書詞決絕，誓不歸家；并對黑倫那說，他將終身不復相見，除非黑倫那能得到他那着永不離身的戒指。

平素溫柔而膽小的黑倫那，並不因這輕蔑的樣子，而稍殺其志，所以她就着了進香者的衣服動身到那戰爭的，弗老倫司 Florence 地方去了。

弗老倫司住着一個寡婦同她一個女兒達安那 Diana。那白屈姆常用愛情去和達安那聒噪，達安那終不聽他。他甚至要她答應，黑倫那死了，就做他的妻子。那知道時，黑倫那已經來到弗老倫司，同那孀婦和她女兒住在一塊，已說好請求她們幫助了。所以達安那格外和白屈姆要好，乘機求他把他的戒指送給她，還說她也將要回送他一個戒指。

一天夜裏黑暗中間，在一個預定的地方，遵照着約定的辦法，一聲不響，白屈姆同達安那互調戒指了。在白屈姆心中這所遇的，一定是達安那，但實在並非，因在黑暗中，他不能看見，他的戒指早已錯給黑倫那了。

這時法國，傳佈一個謠言道黑倫那自從離了老息倫後，已經去世，所以當白屈姆回家前，就已安排好第二次的婚禮，但這次新娘，必須出身高貴的了。這時白屈姆良心發現，對於他以為已死的妻子，突然生出了愛情來，他回到故鄉時，絕對不允再婚。剛在這個時候法王到老息倫司來，而寡婦還同了達安那和假扮着的黑倫那到了。達安那拿一個離奇的故事，告訴法王聽，她說，伯爵的戒指，給她而實不會給她，伯爵在夜中，遇她而實不會遇她。說着又把黑倫那帶出來，手上還戴着那戒指，這事就够法王等一千人去猜想了，但伯爵此時對黑倫那確已有無限的深情。

黑倫那和白屈姆，經了許多的艱難和誤解以後，終究很快樂的聯合了。所以這劇就叫作「結果一好萬事全

休。」

(三) 浪花餘韻 The Story of "The Tempest"

却說從前地中海中的一個荒島上，住着三個居民；第一個是多智的老翁，名曰泡司柏魯 Prospero；第二個是他的風神絕世，正在妙齡的女兒米蘭達 Miranda；第三個是他們的僕人克立笨 Caliban。但居民雖只有三個，而泡司柏魯還有一個使僕，是一個仙人，或可稱為「狡猾的妖精」，名叫愛里而 Ariel。愛里而愛他的主人，非常誠心，因從前這島為大巫昔考勒司 Sycorax的故居，他拿愛里而用了符籙，拘在樹腹中，後來泡司柏魯來了，他是知道各種神術的祕密的，所以他就從那奇獄中，救出愛里而來。這大巫有個兒子克立笨，生來又醜又賤，沒有幾分像人。

一天，米蘭達正望着那茫無邊際，風濤洶湧的大海，她忽見有一隻船，在那駭浪中，非常危急。她知道父親，是會神術



的，便要求他去鎮住海浪救那些水手。但他的父親回答她說，激起這風浪，就是他自己。他安慰他女兒，允許她必不沉死那船中人。他隨手告訴他女兒一樁非常奇怪的故事。

他說道，「十二年前，我是密蘭 Milan 公爵，但我對於金錢權勢及名譽等，向來是極淡薄的。生平只愛我的孩子，和我的書籍。我有一個兄弟，就是你的叔叔安東尼 Antonio；所有一切國家政治，我都託他去辦。但他並不像我一樣，他既貪權，又貪財；並且他還想襲我的位，自己做國公。因此，他就投到當時我的一個讐敵，奈伯而司 W. King of Naples 那邊去。對王說，倘使他肯幫助他，來劫我的屬地，篡我的位，子女玉帛，憑他取求。這樣約定了，一天夜裏，他和奈而迫司便拿我們父女，放在一個破舊不堪，勉強能飄浮的小船中，聽其生死。幸而有個好友，在那小艘之中，替我放着許多必要的東西，還把我所心愛的書冊，也一起放在船中。這幾本書自從我們的漏船飄到這無居民的島上以來，一直做了我們最好的安慰者。好了，如今我們命運的潮流，是變遷了，憑我的智慧，所有舊籍，都在那風浪搖擺中的船上；不多一刻，就將都入我手中了。」

當泡司柏魯說這段故事時，他的仙僕愛里而已飄然的去了。一切仙妖的慣技，愛里而都會，甚至躲在一女孩兒的針籠中，在他也不難。飛一般快引船到了海濱，他把那些水手不知不覺的帶上了岸。接上去他就帶了奈伯而司王的兒子福迭南 Ferdinand，離開別人，用耳語導到泡司柏魯同米蘭達這邊來。除去像昔考勒司那樣的大巫，恐怕沒有一個仙人，再能巧如愛里而了。

米蘭達一見這王子，立刻墮入了情海。那公子亦覺非得此人不歡了。泡司柏魯看他們的情形，心中暗喜；

但他欲試福迭南的情懷，所以初起先有意當他是個探子。

這島的那端，奈百而司王同他的同伴，從船上救出來之後，熟睡在那裏，祇有王的兄弟塞白司與

Sobostann

和密蘭公國的篡位者安東尼二個人醒着，正在算計去殺死那王，預備他們回到意大利後，可以得他的財產。他們計劃的時候，想不到有狡猾的愛里而在傍，其實他多智的主人，早已差他去守着那王了。這活潑而不可見的小



Where the flowers
 By a song they will lie.
 There I search when only do cry
 On a half back I do lie
 After summer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shall I lie
 Under the blossom that hangs from the bough.

317

愛 里 而 的 歌 聲

妖精在讀若魯 Gondalo 的耳旁作歌。原來這讀若魯就是從前當泡司柏魯動身漂浮時同他預備食物和書冊的人，這時亦來到島上了。愛里而所唱的是：

「濃濃好睡，須記那旁有人打算你吓；

殺機已動他們來了吓；

要命麼趕快，揉開倦眼。

醒吓醒吓！

翰若魯忽於夢中跳起，那王也驚醒了。他們決定動身去尋福迭南去。塞白司與同安東尼的詭計，就此一場無結果。愛里而引了王等一千人到一個山洞裏，在這洞外，泡司柏魯已畫了一個神圈。

當他們都立在這神圈中的時候，泡司柏魯就着他從密關帶來的魔服，出現在他們前面。這時他的舊疑，不知道他是人是鬼，都疑心起來。泡司柏魯把他的離奇的故事，告訴他們；更教他們的前罪放他們自由。

奈百而司王，對泡司柏魯說他在這島上，失了他的兒子；泡司柏魯微笑着說道，他也不見了他的女兒。說着再引了這一羣人，都進到洞裏來，叫他們看福迭南同米蘭達二人，欣然在一塊兒下棋。

泡司柏魯對於愛里而的作爲，非常歡喜。便在他們全羣航行歸國，辦福迭南公子同米蘭達的婚事以前，就釋放了。

(四) 威內薩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却說從前威內薩地方，住着一個慷慨的富人，名叫安東尼 Antonio。他的商貨，一船一船，運過海洋，到很遠的地方去賣。但安東尼雖富，而他好朋友巴散奴 Bassanio，却非常之貧。他每每對自己說，「我的財產，都在我血管中流行。」意思就是說自己是一個上等人，但缺了世俗的財產。

巴散奴深愛了一個又美又富的婦人鮑希霞 Portia。他住在一個遠的地方名叫貝而孟德 Belmont。一天巴散奴正要去看她時，但因顧自己太窮不能這樣的就去，他就把這情形對安東尼說。安東尼生平總是很情願幫助朋友的，所以他聽了這話，馬上就代他去想法得着那必需的錢。不道這時安東尼的船隻，還都在海中未歸，他的財產都在水中，絲毫沒有一個現錢。他便決定去向一個專門做借貸事業的老猶太人去借。這猶太人名叫歇洛克 Shylock。他是素來恨安東尼的，因為這仁厚的商人，常常借給人錢，而不取子金，這樣使歇洛克的生意大受影響。歇洛克更知道安東尼最看他不起，而最不喜歡安東尼之處，因為安東尼是個耶穌教徒。所以如今當他的仇敵（他指安東尼者）來向他借貸時，他想這次非重窘之，不足以洩猶太人心中之憤。

歇洛克想只要安東尼的船沉了，或被海盜搶了，他就不能償債。於是他就假裝要立一個戲約，自願借錢給安東尼。不過須有條件：如果三月之後，不能償還，安東尼須剝他自己的肉為償。安東尼以為他的船在三月之後一定回來，他就立刻簽定了這奇約。這樣，巴散奴得了錢，同了他的使僕格來替 Gratiano，一同去看那富的承繼女鮑希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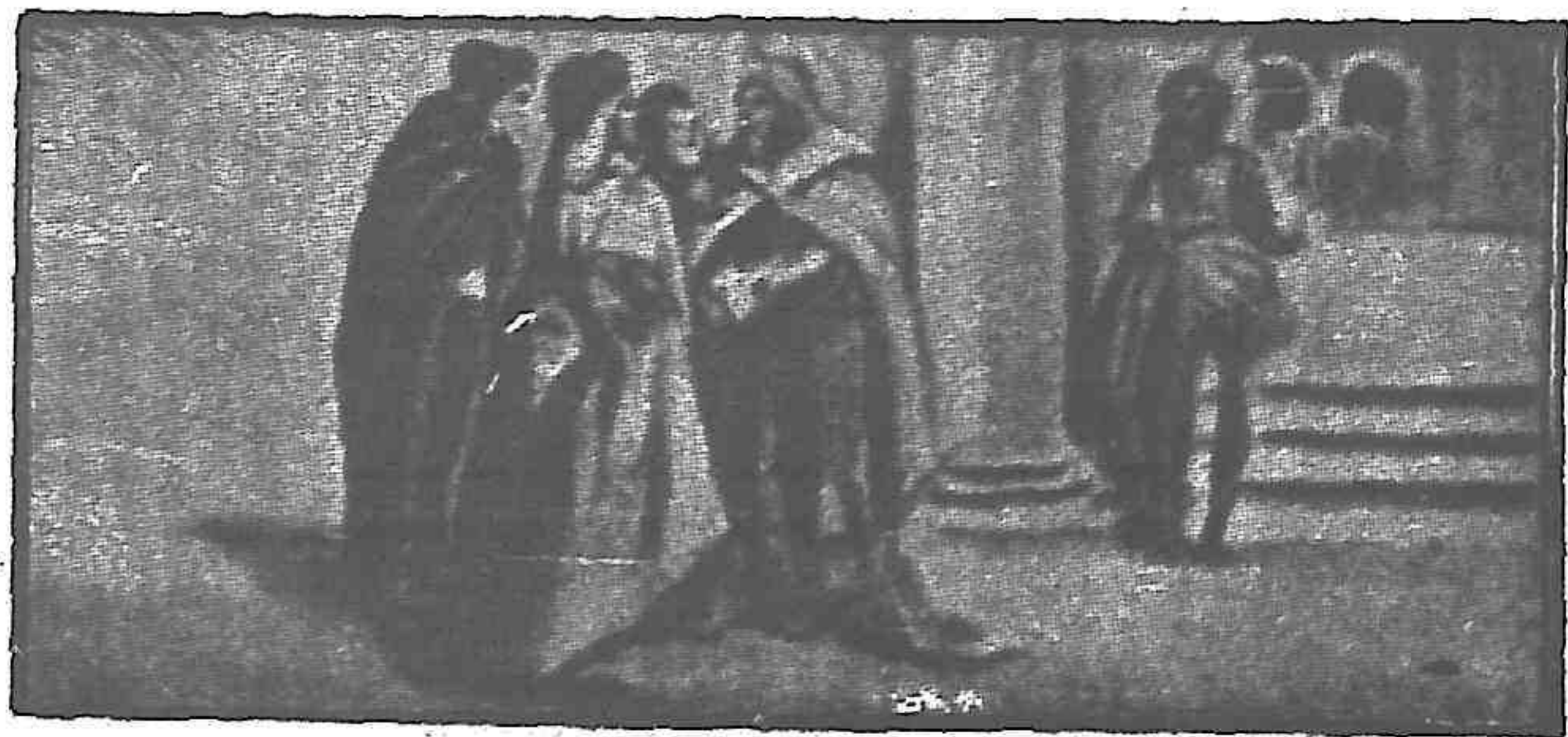
當鮑希霞的父親臨死時，他給他的女兒三只小箱子：一只金的，一只銀的，還有一只鉛的。在每一只

箱子上，都有刻着一句的題詞。那金箱子上題的是，「那一個人揀了我，得着許多人所要的東西。」銀箱子上題着，「揀了我，得他所應得之物。」那鉛箱上却說，「揀了我，定以他所有的給人。」這三只箱子裏內中有一只，藏着一張鮑希霞的照。無論那一個自稱愛她的，須能揀着這有相片在內的小箱子，纔可以娶鮑希霞。

有許多求婚的，都來在這奇怪的愛情彩中試他們的命運。那般挾着非分妄想，而自命高貴的人，不擇金的，便擇銀的。但如今鮑希霞所真正愛的巴散奴來試了，鮑希霞同她的女婢聶里莎 *Nerissa* 在旁，不覺有些擔心，唯恐巴散奴也將揀了個錯。說也奇怪，他却取金的銀的，而擇了鉛的一只；在這鉛箱中，當然就藏着鮑希霞的小照了。

正在他們興高彩烈，慶賀這個快樂的選擇時，巴散奴接着一封安東尼給他的信，上面寫着，說他的船都已沉沒了，歇洛克正在那裏要求他的一鎊肉，下面他還說他爲他朋友而死也願意，倘巴散奴能去和他握別便死而無怨了。

這時巴散奴就把他不幸的故事，都告訴了鮑希霞，鮑希霞教他趕快到他朋友那邊去，再作道理。但巴散奴一走，鮑希霞就立刻作書給她的一個表兄貝拉略博士 *Doctor Bellario*。博士是一個有名的律師，然這時鮑希



(所會人太猶)幕一之人商薩內威

霞寫信給他，却非去請他來，不過要借他的律師禮服，爲她自己假扮之用，再借一身律師書記的衣服，給侍兒轟里莎穿。衣服一借到，她們兩個就扮了律師同書記的樣子，立刻動身到威內薩了。

這時那般有心要看這奇案的人，都聚集在法庭之中。法庭中間，就是安東尼·巴散奴，歐洛克，格來替，威內薩公爵，四周立着許多閒人。轟里莎化裝了像一個律師書記的樣子走了進來。她走入法庭，就把一封貝拉略博士的信讀出，信上寫着：說他因病不能來，但是他請了一位從羅馬來的年輕朋友貝而莎博士 Doctor Baldazor 來代他的職務，說他非常能幹，定能辯護這案件。他還說他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少年老人」，其實來的不過是假扮的鮑希霞罷了。

鮑希霞的智慧和如她的美貌。她的言語字句中，起先專把歐洛克的希望，增大擡高。歐洛克得意揚揚贊她是「但尼而再生」。最後她却說歐洛克照例應得安東尼的一磅肉，但須按兩種條件，第一，歐洛克割肉下來時，其重量必須的恰爲一磅，不準有一毫之差；第二，契約中所訂的，是肉而不是血，所以割肉時，亦不準流出一滴血來。這種條件，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時歐洛克知道他要想害別人的，反而害着自己了。他情願不要錢，離開法庭就走，因爲再去論及那契約時，自己的性命都要不保了。但鮑希霞却不輕易放他走，她止住他，對他說道：

「法律上有一條，說凡在威內薩地方上的外國人，如果有設計要想害及公民的性命者，他的錢財應該充公，一半做地方公費，一半就要給他所想像的人；而他自己的性命，還要看公爵的慈悲，再行定奪。」

這樣一說，歐洛克非但失錢財，還恐怕連性命都沒有了。後來還是由他自願將他的財產給他自己苛待

的女兒極息卡 Jessica，同她的情人陸倫乍 Lorenzo，再脫離他自己的宗教免了罪。

巴散奴得這美滿的結果，快樂已極，他就向這假裝的法律博士請願，說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爲報。不道這律師不要別的，却要他手上帶的戒指。巴散奴聽了，吃了一驚。原來這巴散奴的戒指，是他在貝而孟德臨別時，由鮑希霞給他而自誓終身不離的。但話已說出，便只能給他。那律師的書記，也要求得了葛里沙所給格來替的戒指。

巴散奴於是帶同着安東尼，回到貝而孟德去看鮑希霞了。當他們一到，鮑希霞同葛里沙就都問他們要戒指看。他們兩個（巴散奴同格來替）都拿不出。鮑希霞二人，嬌嗔了一陣，再把他們自己手上的戒指顯出來。安東尼纔知道他的性命，還是被鮑希霞的巧計救的。鮑氏又給他一封信，那安東尼的快樂，就格外的完滿了；這信中，說以前所傳安東尼失了的三隻大船，已經很安全的抵港。

（註）一 但尼而 Dario 爲維太的良有司，以善判得名，此地乃借用之以稱鮑希霞的能幹。

（五）威內薩的摩阿黑人倭德魯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却說威內薩城，現在雖然不過是意大利國內許多莊嚴美觀的城中的一個，而從前却是一個大共和政府的氣象。差出去許多大使，到世界各國；政府非但統轄威內薩一城，並且還統治許多別的城；他的許多船舶，都運到海外各國去經商；他的兵士水手，都在別的地方，得着許多殖民地。當此極盛時代，有一個摩阿人，或稱黑種人，

從非洲北部來，名叫倭德魯的，是威內薩軍隊中的一個赫赫有名的領袖。他是一個很有德性的人，他雖是黑種，却很有幹略，所以他給差出去，做了才潑勒斯 Cyprus（地中海中的一個島名）海島上的長官。這島當時是屬於威內薩的。

這時倭德魯於享軍功的尊榮外，又得了一個美人的鍾情。這美人是威內薩城中第一個美麗的婦人，名喚德地母 那 Desdemona。她是威內薩政府中人員，或稱上議院議員巴旁多 Brabantio 的女兒。這事似乎很奇怪，一個美女會拒絕了許多很富的少年求婚者，而去愛一個黑人。她的相夫，是尙德而遺貌的。她最喜歡的，就是去聽倭德魯講他自己列陣大戰等驚人的經歷；見虜於敵之後，間不容髮的逃；和陸路游歷水中冒險的故事。

德地母那很知道她的父親，一定不會嘉許她去同一個摩阿人結婚，所以一切都瞞了他做。一天夜裏，忽地有兩個人來喚醒了巴旁多，告訴他說德地母那已經離了他，去同倭德魯結婚。他聽了，異常震怒。那兩個人中間的一個，名叫



倭德魯講他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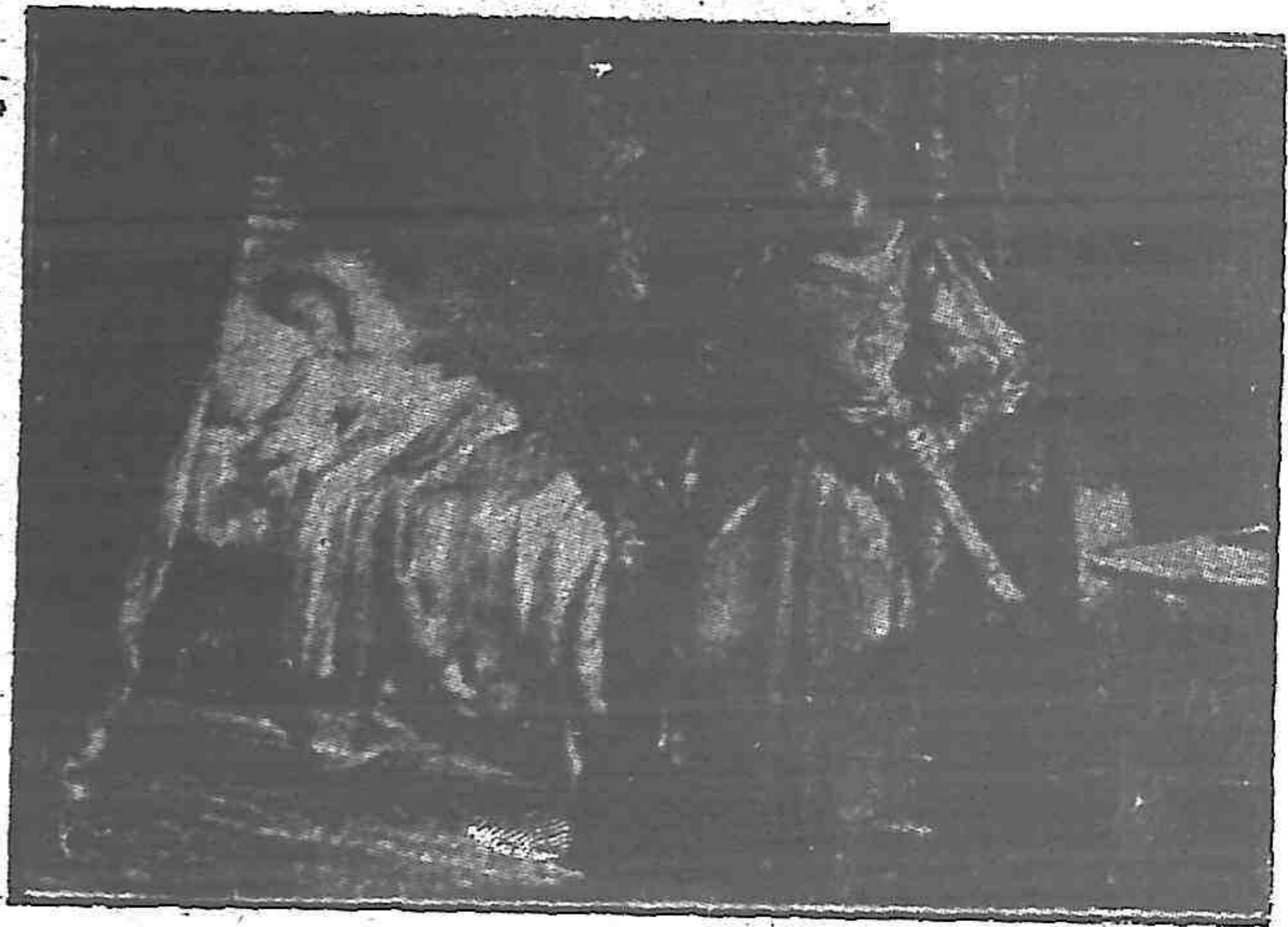
亞古 Ugo，本是倭德魯手下的一位官員，但却恨他刺骨，因為亞古在軍中，同加雪倭 Casto 兩人是同等的官員，一天軍中有一少將的缺，亞古想自己一定可以升職；而倭德魯却給了加雪倭之故，論這兩個人，亞古狡猾陰險，無惡不作，而加雪倭却誠樸忠直，不過也容易引入邪路罷了。

這時巴旁多就在微臬司公爵，同議員面前，控訴倭德魯的不是，他們起初還是左袒着他。幸而倭德魯的回辯，能把偷竊德地母那一節，說得光明磊落，不失英雄氣概，使公爵及議員等，又回頭都左袒了他，而尤以德地母那自己證明一段，為最有聲勢。她自己說她是愛這個豪勇的摩阿人的，而且她以為做了他的妻子，亦是一件很足以得意自豪的事情。

就在這夜裏傳出消息，倭德魯効力國家的忠心，又要受一次試驗一次了。這是甚麼呢？就是他受了命令，星夜去防守才潑勒斯海島。此時那島，又受土耳其人 Turks 的攻擊。

於是這勇士，就立刻動身到才潑勒斯去，德地母那託亞古照管，這時倭德魯還以為亞古是對他忠心的，又請亞古的妻子愛密里亞 Emilia 來服侍德地母那。倭德魯走後，加雪倭乘了第二隻船，亦就上去；而亞古同了德地母那，坐了第三隻船，亦動身起程。加雪倭第一個到那島上，在風濤中，他不見了倭德魯的坐船。亞古在海中，遇着順風，所以他也到。那在倭德魯之先。這時亞古對加雪倭的妒意，便立刻看出來。他一心，在那裏計算去破壞少將，而德地母那却待得他比亞古還厚。

不久，倭德魯也到了。好消息傳來，土耳其的船隻，都已在那暴風中碎沉。這風浪就是使他自己的船，也幾



乎遭着危險的。倭德魯異常歡喜這樣他可以專心致意於他的新娘了。在他到這島上那一天的夜裏，他就吩咐加雪倭維持堡中的秩序，莫要讓軍士有絲毫的擾亂。那奸詐的亞古，就乘機開始實行他的惡計起來。他力勸加雪倭吃酒，灌得他大醉；醉中傷了倭德魯的前任總督馬脫那 Montana。倭德魯出來查閱，那禍首亞古，就給他一個報告，說加雪倭怎樣怎樣，如此如此。倭德魯此時還以為亞古在那裏替加雪倭遮蓋。他很惋惜的說道：「加雪倭，我愛你，但你不能再在我手下供職了。」他就委亞古做了衛隊長。這一來，這個惡徒第一計，就告成了。但這還不算壞，壞的還在後頭呢！

可憐的加雪倭，求助於德地母那，請她在丈夫前說句好話。仁慈的德地母那答應他了，因此亞古又起了一個惡計，使倭德魯相信，德地母那的所以同加雪倭說情，是因為她同他有愛情的原故。亞古這個計劃，定來非常的精密，辦來非常的妥貼，到底終把這疑藥，滴入倭德魯的心中去了。自此以後，這阿人的妻子，對他全失信用；而日倭德魯相信他的妻子對他，已是沒有愛情了。他這時幾乎爲了妒忌

而發癡。時機總是幫着亞古施他的惡計。在未結婚之前，倭德魯曾送給德地母那一方精美的手帕，說這手帕有一種神力，有牠在手，牠的主人翁就使丈夫覺得可愛；但一朝失去，她便變成可恨。亞古早已想去得着這方手帕了，他就促妻子去偷。

一天，倭德魯正當在那裏起疑，心中不舒服，聲稱頭痛時，德地母那就把手帕給他，但倭德魯把他丟開，說道：「你的手巾太小。」那手帕落在地板上，愛密里亞立刻把他拾起來，給亞古去了。一場大禍就在這條小小的手帕上發生。亞古把他放在加雪倭的屋裏，可憐的加雪倭看見了這手帕，就當他一件很美的東西，拿去送給一個婦人。他既不知道這方手帕原來是誰的，更做夢也想不到倭德魯已被亞古請來，看這手帕過，證明德地母那已把這至寶貴禮物送他。

這時倭德魯確信他的妻子對他已失愛情，便決定殺死她。那時德地母那正睡在床上，睡態的美打動了他的心，所以倭德魯又俯身，同她接了吻。這一吻，把她驚醒，當她慌問他的來意時，他只吩咐她祈禱，告訴她，說他已知道她對於加雪倭的私情。可憐德地母那要想伸辯她的無罪，也是徒然。嫉妒的丈夫，用床被蓋緊，把她悶死了。

看看氣絕的時候，愛密里亞突然跑進房來，把她自己丈夫亞古所做的惡事，盡行告訴出來，號泣這受欺的阿人，竟殺了一個至愛他的神聖。

這時亞古也跑了進來，見他妻子，在這裏告發他，把愛密里亞一刀刺死，轉身就逃；但這時許多的人都到了，仍

被捉了回來。倭德魯怒極，就傷了他。

倭德魯這時纔知道，他自己怎樣受着欺騙，去相信這樣一個惡人，而不信賢德的妻子。悲憤填胸，就舉刀把自己也一刺，倒在他天真無罪的妻子身上，用他將死的一口氣，哀號道：

「吻你，而又殺你；我的罪，罪無可追了。」

死了罷，我最後的吻你了。」

（註 一）摩爾是回部，曾大勝西班牙，王其國，後被逐出，居於非洲之北。

（六）第十二天夜裏（一名「你要甚麼」）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諸位看了這篇的題目，決不以爲莎士比亞做了這個戲曲的時候，一時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題目，所以用了這個離奇的題目來充數罷，不錯，像莎士比亞這樣的一個富於意想的人，確不該還會找不到一個題目給他自己寫一個戲曲。然而這種事情竟會發生，傳這隻戲曲的所以取名叫作「第十二天夜裏」並沒有別的道理，不過因爲這曲戲的第一次表演在正月六號；而在莎士比亞的時代，這耶穌聖誕日以後第十二天的正月六號，是當作一個佳節日子的。

却說在亞屈亞的克海 Adriatic Sea 邊上，有一個國家，名意律立埃 Illyria。一次有一隻船航行到那邊去，途中遇險，舟中有一個馬賽林 Messaline 人的雙生子女，都落入水中。這男的少年，名西拔司動 Sebastian，他

的姊妹叫作微瑚拉 Viola。

但他們兩個，運氣都還好，在那船破沉時，他們都得免於溺死。然兩人並未一同抵岸，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命運。微瑚拉被一個海中的船長救出，得了他的幫助，微瑚拉就計算去打扮她自己，做一個侍僕的樣子，到意律立埃公爵與昔奴 Ostino 的宮裏去。她如今竟是一個單身女子，所以還是扮個男子，安穩得多。計議定了，她便扮成一個美男子到公爵面前，就蒙他收留了。

公爵愛着他國裏的一位青年而富有的倭立微亞公主 Countess Olivia，並且還想要娶她。不過倭立微亞已經拒絕他的求婚，不見他的面，且聲明在七年中，閉門却掃，紀念她已死的兄弟。於是公爵就想到這貌美年青的侍僕，却是個極好的青鳥使，所以微瑚拉就被與昔奴差去，對公主替他做個說客。但微瑚拉去和公主一見之下，倒弄得沒有了主意，她非但不能使得倭立微亞回心轉意，反叫她愛上了自己了。

這時又來了一個酒徒，叫做安屈魯倭啟克先生 Sir Andrew Aguecheek。他一逕夢想着倭立微亞。見公主同公爵的年少侍僕，款有情懷，便奮勇和微瑚拉挑戰，約去決鬪。

這樣，微瑚拉的喬裝，反引她進了險境去了。她茫無所措，正不知怎樣纔好。自船破以後，到如今已過三個月了；她的兄弟西拔司動，這時同了他的朋友安東尼 Antonio，也正取道望與昔奴的王宮而來。安東尼待西拔司動，非常忠心，他把他所有的錢財，都給了他的朋友。不過他曾同那公爵用過兵，所以這時不能同西拔司動進宮。他們兩個，不得不含悲的分了路。安東尼和他的朋友別後，走了一程，來到一處，這兩個個人方想開手決鬪；他

定睛看那兩人中年少的一個，不是別人，正是西拔司勳。他大驚便上前去阻止他們。實在那爭鬪的人是誰，我們大概也可以猜着，他們就是安屈魯同微瑚拉。這老懦夫，正步步進逼這年少的侍臣，使她不得不用她的刀。在這個時候，邁安東尼到了。干涉的結果，非但止住他們的決鬪，更驚動了公爵的幾個扈從。他們一見安東尼，仇人相見，立刻把他捉住。安東尼以爲所見的是西拔司勳，便回頭問她把從前所給的錢，還自己一些，預備一用。這一來弄得微瑚拉莫名其妙，祇能拒絕，聲說她以前從沒見過他，不認識他。

當微瑚拉遇着這種情形的時候，西拔司勳也給人家誤會了。那安屈魯，自被阻止，就在倭立微亞的門口，遇見了西拔司勳，他還只道他是微瑚拉，就拔刀相向對着那少年。他那裏是西拔司勳的對手，但自悔孟浪也遲了。這時公主，目睹他爲了自己，和安屈魯決鬪和決鬪時的氣概，愛心更切，不及顧什麼羞澀，便拉了西拔司勳進去。老實對他說，自己對他的愛情，同她情願嫁給他的話。

這真是西拔司勳最奇的奇遇了。但他見這女子生得年少貌美，婷婷可愛，就將計就計答應下來。牧師馬上就來，他們兩個的婚禮，便毫不耽擱的舉行。七年的悲傷，死去的兄弟此時都已不在，倭立微亞的心上了。

以下一幕的布景，是公爵的裁判室。這裏安東尼已經被那些人，帶到奧昔奴面前。他看見微瑚拉站在公爵身旁，還以爲她是西拔司勳，開口就責她的背義，忘了已過三月的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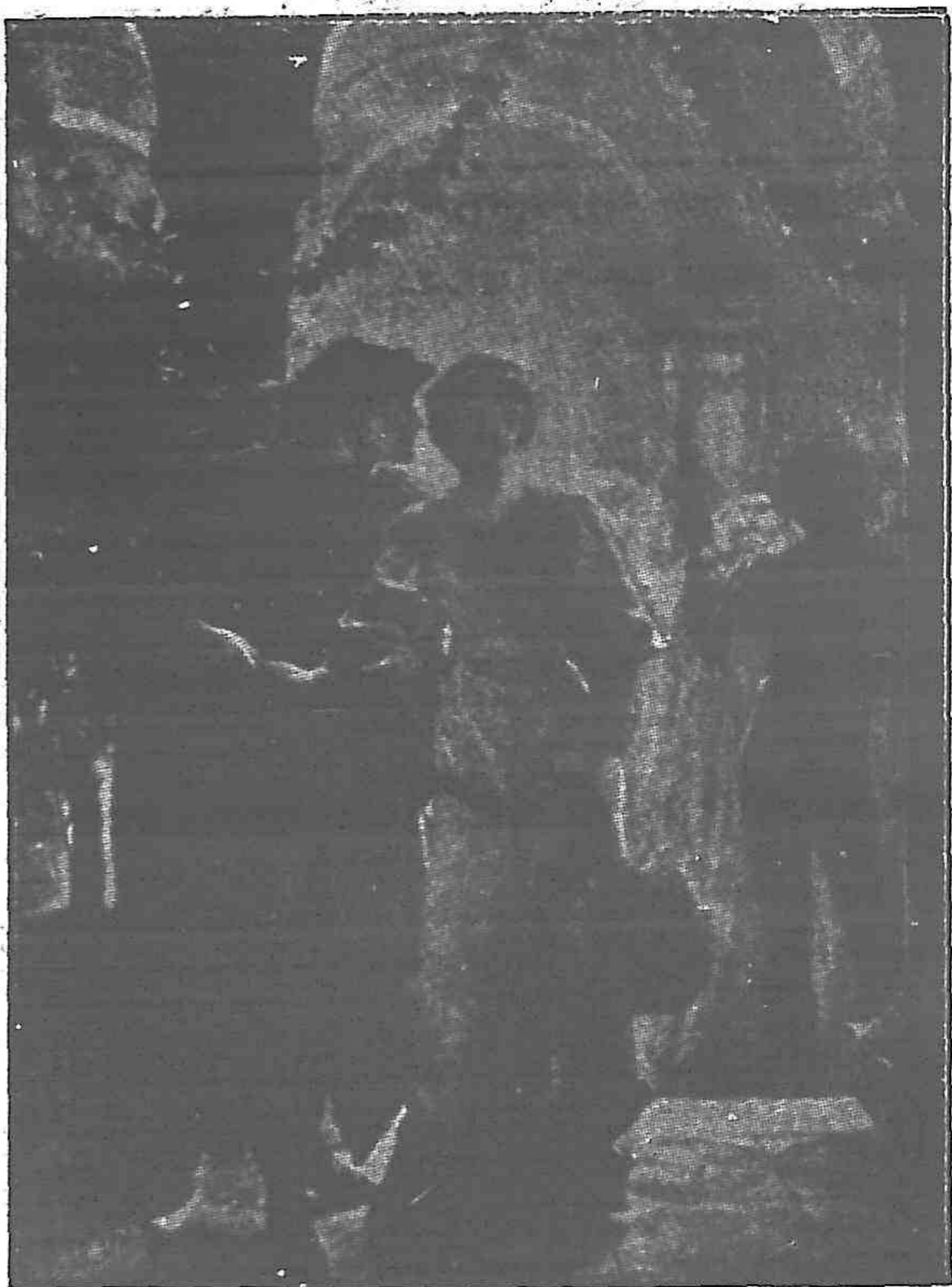
那公爵聽了安東尼的一番話，真如入五里霧中。他這侍僕，才用了三個月，爲什麼安東尼却說以往三個月和他在一起起來。正在這時節，倭立微亞又到，她一見微瑚拉，就稱「我的丈夫」，這時愈鬧愈糟了。公爵只道自

己爲侍臣所賣大怒。微瑚拉雖極力辯白，說她並沒有同倭亞結婚，也沒有甚麼牧師來舉行婚禮等等，但那裏說得明白。這事還弄不清，那知安屈魯，又到控訴公爵說他的侍臣，打破了他的頭，幸得好友，脫培白而去先生 Sir Toby Belch，替他醫治，嘮嘮叨叨說了許多，疑雲更厚了。

當這些事情纏繞不清的時候，忽然的西拔司動出現，一切纔明白。他解釋了一番以後，又發現公爵的侍臣，並非別人，乃他自己的姊妹。兄妹相見，如在夢中。於是這時西拔司動同倭亞既成爲夫婦，因而與昔奴就把他的手同他全副心胸，都付了微瑚拉，這一齣喜劇，就這樣浪漫的結束。

(七) 羅密歐與周立葉 Romco and Juliet

却說在古代的時候，意大利國內微魯納 Verona 城中，有兩巨家，是世有夙仇，互相怨恨刺骨的。這兩巨家的名字，一曰孟太格 Montague，一曰加波勒 Capulet。孟太格家裏，有個勇敢而貌美的鬪子，名叫羅密歐的，屬意於美人羅塞林 Rosaline，而羅塞林拒絕，不同他有所接觸，所以因此羅密歐是非常的憂悶，以至於日間不行動，夜裏不安寢。有一天，適逢羅密歐同他的表兄弟本伏利 Benvolio，在街上說話時，一個僕人來到他面前，手裏帶着一張紙，教羅密歐讀；原來這張紙，是加波勒家裏將舉行跳舞大會，請客赴會的名單，所以凡有客人的名字，都在這紙上；羅密歐注意着羅塞林的名字，亦在賓客中之一。因此本伏利就提議，說他們二人，亦應戴假面具，去參與此跳舞盛會。羅密歐更想，倘能去看看會中許多可愛的麗人，或可不顧那輕蔑的羅塞林了。



密歐，於是立刻就要同他爲難；然加波勒屋裏的家長，却把他止住了；說羅密歐很自尊的，人家都說他是一個有道德而教養優良的少年，人以禮來，不可以非禮往。

這時羅密歐已走到麗人身邊，親她的手，說了幾句贊慕的話之後，他就知道那麗人對他，並無不喜歡的表示。

然這有情人，（指羅密歐）總以爲要忘掉羅塞林，是萬不可能的事。但到那一天，當他在他仇敵的屋裏，同許多跳舞的人，混在一處時，羅密歐忽然看見一個天人；她是這樣的美麗，看起來竟像「烏鴉羣中，雜以一隻雪白的鴿」一樣。於是羅密歐就決定要作速去同她講話。當他問一僕人，這麗人叫甚麼名字的時候，加波勒家裏一個少年，名太僕 Tybalt 的，聽見他的聲音，就知道他是羅

但當他知道這個麗人並非別人，乃加波勒的獨女周立葉之後，又轉喜爲悲了他所鍾情的如何却是他父親的仇敵的女兒呢。

夜半羅密歐要走了；然他覺得不能離開了周立葉所在的地方，向着家裏跑。所以他就跳過短牆，直入加氏園中；當他隱匿在那夜裏的黑暗中，他看見麗人現於窗上，在那裏對着晚上的空氣，呼羅密歐的名字，說道：

「羅密歐吓羅密歐，你爲什麼又是孟太格家的羅密歐吓？要當脫離你的父母背棄你的姓氏罷；要不然，倘你畢竟愛我，便我不屬了加波勒罷！」

當周立葉在這一段話中，再說了幾句羅密歐就走前一步，來告訴她，說如今他自己，也恨他的姓氏了，因爲這是周立葉家世仇的代表。這夜，他們山盟海誓訂了終身之約，無論怎樣危險，他們的目的，總要達到。

次日清晨羅密歐到了一個寺僧老倫司 Friar Laurence 的密室裏。那牧師（即老倫司）以爲這有情入一定又是在夜裏哭羅塞林的無情，不能入眠而來的。然他聽了羅密歐說有了新的情人，他就非常的驚駭；但他馬上很快樂，因爲他想如今設使這一對佳人，果能連合，那麼，加波勒家同孟太格家兩族中的爭鬪不和，或者就可以藉此告終；這倒也是一件大好的好事，所以他就很情願的允許，去使他們私下結了婚再講。不多一刻，周立葉親身到了，於是牧師老倫司就立刻把她做了羅密歐的新婦。

這事繞過，羅密歐的朋友麥荷都 Mercutio，和太僕大起口角了。麥荷都是微魯納王的親戚，性情最躁急。這時羅密歐也在場，太僕就立刻遷怒羅密歐。但羅密歐因爲剛纔同一個加波勒家裏的人結婚，正要和那家

族修好總不計較。但麥荷都那裏肯耐，就拔出他的佩刀，來同太僕格鬪，但結果竟爲太僕所殺。

羅密歐眼見朋友殞命，不能不替他報讎，他也殺了太僕；但適在這個時候微魯納的王到了，他對於這兩家的紛爭，久已非常壓惡。見羅密歐這樣，不覺大怒，便把他定了個充軍的罪。

老倫司勸羅密歐，教他逃到蠻丟阿 Mantua 去候着，等老倫司把他們的婚姻宣布後，便去哀求王的特赦，然後再回到微魯納來，這時一切便不要緊，好事也成了。同時周立葉的老乳母，又送了一隻戒指來給他。羅密歐同周立葉略聚了一聚，便離微魯納去了。

周立葉此後終日埋在憂愁悲慘的當中了，她的母親，以爲這是因爲她的表兄太僕死了的原故；所以後來見有個年少貴人，名巴律司 Paris 的，來求婚時，便答應了他。

周立葉起初拒絕，後來她就走到寺僧那邊去商量；她說她寧可殺她自己，而不願去同巴律司結婚。要想一個免了這結婚拚命的計策，那寺僧就給她一個玻璃壘，教她在她的母親所定，結婚那一天的夜裏，把這壘中的東西飲了。原來這壘中，含着一種藥，飲了能使人離魂，在幾天中間幾如死人的樣子；這樣她將被放在本族的墓中；同時老倫司就寫信給羅密歐，當周立葉從她長眠中醒來時，他的情人（指羅密歐）便可她身旁，預備同她到蠻丟阿去了。

這寺僧的離奇而危險的計劃，居然步步實行，周立葉已入墓，羅密歐也來了；不過羅密歐來時，只道她是真死，所以他也帶了毒藥，預備死在周立葉的身畔。那知墓中還有先來的人，等到他到，巴律司已在周立葉的尸身上

散着鮮花。兩人爭吵起來，巴律司便在殯舍中喪命。

羅密歐於是開了墓門，把巴律司的尸首，放在太僕的旁邊，然後再注目看着他的妻子美麗的面孔，和他作最後一次的接吻後，就飲毒而死。

老倫司直到羅密歐已在墓中半點鐘後纔來。這時正是周立葉將醒之時了。他進了墓，見羅密歐臥在血染的巴律司身旁，又見周立葉已顯出復活的記號，便急把她喚醒。醒後，老倫司叫她到寺中和女姑子同住去。忽聽外面足聲已近，老倫司就逃了。

周立葉看見了她的已死的羅密歐，同流血的巴律司，就擰取了羅密歐的短刀，把她自己刺死。

這時許多更夫已跑進來了，他們就去召集了孟太格同加波勒兩家的人，又把寺僧帶了回來。老倫司就對這一班驚奇的人，把這個悲劇的原因，從頭至尾解釋了一遍。於是微魯納王，亦把這兩個少年情人之死，歸咎到兩巨家中的爭鬪；當他叱責他們兩家時，那孟太格家所有的人，同加波勒家所有的人，都悔恨而感動了。



歐密羅的中墓

孟太格爲「賊而且忠的周立葉」立了一個金像，加波勒也同樣給羅密歐鑄了一個，放在一起。這樣兩家巨室的敵意夙怒，從此終結。

(八) 丹麥王太子漢姆來德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却說每在中夜時分，適逢鐘鳴十二下的時候，丹麥前王的鬼影，常現於愛而辛拿宮中 Castle of Elsinore 的牆上。於是衝隊中驚嚇的兵士，就把這事告訴了太子漢姆來德，而漢姆來德就決定於下次再現時，要去同他父親的鬼靈說話。爲了這個原故，他就是一個寒冷黑暗的夜裏，一直候着，等到中夜時分，鬼居然出現了，并且還舉手招太子去；太子的忠心的侍臣，以爲將不利於他，教他不要跟去，太子不聽，奪了手出來，便跟在鬼的後面走了。漢姆來德最孝順他的父親。他爲了兩月以前王之長逝，悲傷至今，猶日進無已。他對於他自己母親杰德魯王后 Queen Gertrude 非常憤怒，而對於他父親的兄弟克老丟 Olafius 尤甚，因爲前王新喪未及兩月，克老丟就娶了杰德魯王后，而自己做了皇帝。

這青宮太子的心中，既快快於可恥的行爲，早就對於他自己親愛父親的死，動了疑念了。這時鬼魂把其中真相，盡情告訴了太子。鬼說他到底是被他的兄弟置毒藥死的，因爲他的兄弟，要想後來娶他的王后，登他的王位的原故。漢姆來德聽了之後，他全副的精神，就轉到復讐的方法上面去了。父親的陰靈，又激勵他一番，他便決定不誅篡逆，誓不干歇。他想實行他計劃的好方法，莫如伴狂。此後他和心愛美女倭斐立 Ophelia



這齣戲真的捉到了王的天良了！

克老丟怒甚，急向杰德魯王后說，吩咐她去訓斥她的兒子。

杰德魯就把漢姆來德召到她的私室中。

倭斐

說話時，也都是瘋話了。

會逢有一羣伶人，來到宮中，漢姆來德本在那裏尋證明新王罪惡的各種方法，就想不如帶這羣伶人，到母親同後父那邊，借他們的手去試這兩入。

決定了以後，漢姆來德就把一切如法布置，他教那班伶人，次日演一齣關於微納斯公爵 Duke of Venice 被弑的戲。這替他們在劇本上加了幾句，說有一個王，給他兄弟藥死，占了他的王位；又佔了他的寡婦等。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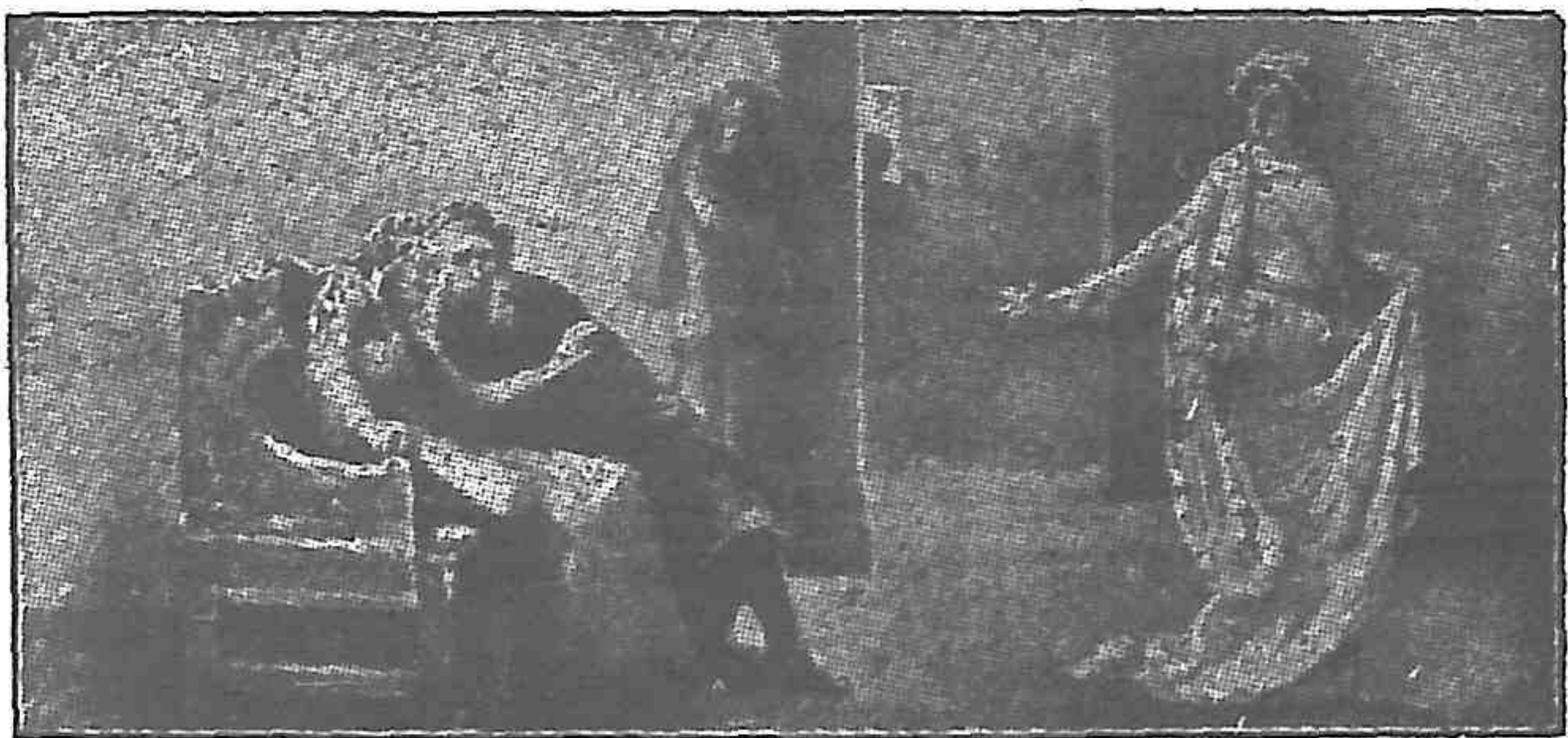
「這齣戲就是我要藉他去捉那王的天良的東西。」

這樣一切都了當了。次日這齣悲劇演時，台上的事蹟，完全同漢姆來德的父親致死的各種詳細情景一樣。也是當王睡着時，把毒藥倒入耳中。有罪的克老丟同杰德魯王后，不能再看了，離劇場出去時顯出神色倉皇的樣子。

立老父普魯臬司 Polonius，怕太子的痼病，將鬧出激烈的事來，所以他就隱伏在帷後聽着。王后斥責他的兒子，說他不應該教伶人表演那種戲。漢姆來德直截的告訴她說，今天不是他（太子）在所設出的明鏡中，照到了王后的心，本不放她過去。太子話，狂放已極，王后怕他弑母，大喊救命，普魯臬司見狀不佳，便在帷答應她的喊聲。漢姆來德只道是克老丟便假托帷後有隻老鼠，在那裏騷擾，拔出他的佩刀來，把這老朝臣斬死。然後他再說許多狂放同譏刺的話，罵他的母親，直至皇后懇求他不要再說而後纔止。

但是美麗的倭斐立所遭的命運，何等可傷吓。她早以為他情人對於她已變愛為恨了，接着又聽見她的父親，死於太子之手；痛父之死又不能報仇，除了自毀，她還有什麼事做。

至於克老丟王，知道太子有異志後，唯一的想望自然要把漢姆來德除去。他寫了一封信，叫太子蕙至英國，信中的話，是請英人在漢姆來德登岸時，置之死地。但這事竟沒有成功；因為載太子的船，在路上被海盜所劫；船上的人，盡作俘虜；海盜知道太子獨放漢姆來德回丹麥。當太子同他的好友霍來旭 Horatio回到愛而辛拿王宮裏來的時候，中途經過一個墓地，看見一個新墳，要在那裏掘起來；他們就站定了看，更夢想不到這墳為誰而營。不多



倭斐立和犯罪的皇后

一刻，他們看見一個葬儀來了。漢姆來德同他的朋友，就退了一步；他們看見倭斐立的尸首，放在中間。原來這不幸的女子，在一河旁採集鮮花時，投水死了。

這尸首就很慎重的放入墓中去了；然倭斐立的兄弟來梯司 Laelos，心傷不已，奮身入墓願以身殉。漢姆來德淚如泉湧，也一躍上前。來梯司看見太子，正是殺老父的仇人，氣死長姊的禍首，扭住便打，並狂呼宣布他的罪狀。但後來為葬禮進行計，終於兩方都退出，獨留倭斐立在墓中。

不過決鬪終不能免。日期一定，宮中的人，都去看這個決生死的爭鬪。克老丟希望在此次除去漢姆來德；他就預備了一杯下毒的酒，敗了不必說，萬一太子勝了便酌上去，也可置之死地。更預備一柄尖上有毒的劍，供給來梯司使用。交綏的時候，漢姆來德既受傷，無意中和來梯司調錯了兵器，來梯司便也着了一毒藥刀。同時，杰德魯王后見兒子的刀法妙，滿心歡喜見酒便飲，却飲了毒藥酒。

皇后這一死，漢姆來德對於克老丟的最後一個毒計，也明白了。這時來梯司死了，他死時心中一切都已明白，所以他就原諒太子而宣告罪魁禍首，是王一人。漢姆來德迴兵向着克老丟，勸他飲了那杯絕命的酒。至此自己所受的毒傷，也發作了，這悲劇中的主角遂畢命。

(九) 一報還一報 Measure for Measure

却說在古時有一個維也納的公爵 Duke of Vienna，他待遇百姓雖極仁愛，但不見得有利於他的國家。

那城中的法律不會像普通法律那樣，嚴厲的實行出來，人民還是對他毫無怕懼。這公爵心想爲人民的幸福起見，法律却是應該遵守的；但同時他又不願忽然從仁主，一變而爲暴君；所以他就尋思幾種可以實行他的改革，而又不失他對於他人民的一片婆心的計劃，結果想着了一法。

在維也納許多貴人中，有一個名叫安其祿 Angelo 的，是一個莊嚴苛刻而冷淡無情的人。那公爵想這安其祿最適合，去執行法律，就委任他做代理君主，而他自己，發一布告，說他將在這時期，游歷別國。然其實他並不走開，不過他假裝了一個僧人的樣子，仍留在維也納城裏，去看安其祿怎樣治理國家。

機會到了，要安其祿裁判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克老迪 Claudio 的案子；原來他是一個年少的上等人，偷娶了一位年少的女子，名叫周立葉 Julia。在那時代，歐洲仍舊有許多地方上，大凡一個新婦，必須帶給她的丈夫一個結婚的妝奩，如父母或親戚所送的銀錢禮物土地等。克老迪同周立葉把他們的婚姻，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後來知道了周立葉的親戚，將定什麼財產做她的妝奩時，再說出來。爲了這個原故，克老迪就被定了個死罪。這一個判令，雖是虐政，然安其祿是非常的嚴烈，定要把他的新法實行，像別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人」一樣。克老迪有個阿姊，當她的兄弟遭到這個不幸時，她剛纔進了一個修道院；於是常她兄弟將近被殺的消息傳來時，她雖是個和平而喜靜的人，她却放大了膽子，就去爲克老迪，親身到安其祿那邊去乞恩。

這攝政（即安其祿）雖是一個冷淡忍心的人，然對於伊煞伯拉 Tatolla（即克老迪的阿姊的名字）那種使人醉心的美麗，亦並不是不會動心的。所以一經伊煞伯拉的請求，他好像便軟化了。但這原出於欲得這美人

的私慾，並不出於體卹人民的仁心。所以他說倘若伊煞伯拉能答應嫁給他，那麼，他就將赦她的兄弟。這對於正打算守貞的少女，真是一個可怖提議，而且即使肯嫁，像安其祿這樣一個人她又安能嫁他。所以她就毅然的拒絕了。於是她到獄中看她的兄弟，克老迪初起也贊成她的行爲，後來想到他自己命在旦夕，便失了勇氣，回頭求他阿姊去屈從了這求婚者。

他們姊弟二人在獄中的談話，被一個僧人（或稱寺僧）聽見了，這寺僧不是別人，正是公爵。他知道安其祿辱了他的命，怒極了，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他便決定用智巧去敗安其祿的事，更使一切驚恐和憂愁，都變爲悅愉和快樂。

這樣公爵就告訴伊煞伯拉，說有一個婦人，名叫瑪利亞那 *Mariana*，五年前安其祿曾發誓要娶她，後來因爲她的妝奩不豐，所以他就沒有同她結婚。但瑪利亞那至今還愛他。伊煞伯拉不妨一面假意答應安其祿的要求，一面同瑪利亞那商量，教她在結婚那一天，戴了個面帕，代作新婦。當瑪利亞那在面帕中的時候先對安其祿討還了兄弟。這樣等到發見也便遲了。

上面的計劃，盡都實行。獄中恰死了一個海盜，他的鬚髮都像克老迪。公爵就設法拿這死者的頭，拿到安其祿那邊，說是克老迪的，同時真的克老迪自己，就謝謝公爵，走了。

現在是公爵究辦成他的不忠的攝政的時候了，所以他就退出城外，重着他本來的服裝，傳出消息，說他已從波蘭 *Poland* 回來。安其祿聞耗忙到城門口迎接他，彼此說幾句普通官面的話，公爵裝做全不知道，這幾日

來所發生事情的樣子。伊煞伯拉就忽然走向前來，假裝請求公爵去懲罰安其祿，因為他暗殺她的兄弟。這時安其祿真是被他們弄得驚惶失措，墮入五里霧中去了，一傍又來了他剛纔新婚的那位戴着面帕的婦人，這婦人把她自己顯露出來，原來就是安其祿舊時的意中人。

公爵執意要查安其祿，圖謀克老迪一命的實情，但伊煞伯拉同瑪利亞那兩人都求他，救他這一層不要查，公爵也就答應了。但這時伊煞伯拉就不能拒絕一件事情了，這是甚麼呢？就是那仁心公爵的要求她做他的妻子。這一齣喜劇就此終結。

(十一) 一個冬天的故事 The Comedy of "A Winter's Tale"

却說從前有兩個皇帝，是一同養成長大的，所以長來非常的相像，幾乎同兄弟一樣。一個是西西里亞的皇帝 King of Sicilia，名叫里紅梯司 Leontes；還有一個叫作樸立仁尼斯 Polixenes，他是統治巴希米亞帝國 Kingdom of Bohemia的。有一次，當樸立仁尼斯去拜望里紅梯司時，里紅梯司對於他的那種應酬交際，非常喜歡，他就求他的朋友（指樸立仁尼斯）多住幾天。然樸立仁尼斯似乎一定要回到巴希米亞去的樣子，直到後來，里紅梯司的殷勤可愛的皇后火米紅口 Ermione，也幫同她的丈夫懇求時，樸立仁尼斯方才承認她和愛的勸誘，決定延長他的訪問時期。

里紅梯司，雖算一個仁愛的皇帝，而有一種妒忌的本性。雖然他自己教妻子竭力留住樸立仁尼斯，但當樸

立仁尼斯答應之後，又疑心爲什麼自己勸無效，而皇后一勸，就會答應起來。他對於樸立仁尼斯，就忽然生出一種無意識的妒忌。昏憤中，他告訴他的僕人坎密祿 Canilio，說他相信樸立仁尼斯同火米紅，已經互有情愫了。坎密祿知道這事非真，不過他要同這多妒的皇帝玩笑，就答應倘若里紅梯司所說的是真，他就去把樸立仁尼斯毒死。當夜坎密祿却把里紅梯司的疑念告訴巴希米亞的皇帝，他們倆就連夜從西西里亞逃走。

誰也不能勸醒里紅梯司的糊塗，他把一切都歸罪於他無罪的皇后。甚至不顧看他的新生的小女兒波迪塔 Pertia，還命令棄掉這個小孩，讓她放在一個荒野地方去死去。

火米紅當然拒絕那種對她不義的命令；在這事上，她所得被突而番 Delphi 地方有名的神語的幫助却不少，這種神語，自拜偶像的時代起，相傳爲上帝的話說，而借口於突而番大寺院中的女僧，能評判解決各種困難事情。這當然完全是迷信；然這次從突而番來的回答，評論火米紅的行爲，却說她是完全天真無罪，而評論里紅梯司，却說他是個多妒的暴君，將要沒有繼承的人去接他的王位，倘若失掉的東西不尋出來。」

說也奇怪，這神道的說話，好像立刻真正實現了；那王的獨子，年少的馬米拉斯太子 Prince Mamillus，遽然因爲見了他母親的許多仇敵，憂悶而死。而火米紅自己，亦傳說生大病死了。

這時好妒的皇帝纔知道他自己的糊塗，已是太晚了；他如今既相信他的妻子同他的兒子都已死了，他就宣告，說他將每天去拜謁他們的墳墓，而就此在悲哀中，過他的一世。

然里紅梯司並不知道當那帶小波迪塔到巴希米亞荒野地方去的一位使員，自己被一隻熊咬死之後，那小

孩子倒給一個牧羊的人救去了，而這牧羊者，從這小孩身上所佩的珠寶首飾同其他的東西上，他就知道必有一位官員同了他，而小孩必生在王家。然這牧羊者倒不再進一步，去尋出他的父母來；不過他却當她同自己的女兒一般養護她的。而且他還很快樂的看守着她，直到後來，長成一個從來沒有的最可愛的女牧羊者了。

就這樣過了十六年，波迪塔知道她自己被一個勇敢而美貌的少年所愛。這少年當她看守服侍她的羊子的時候，常常來看她；但波迪塔從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

再說坎密祿，他自從同橫立仁尼斯從西西里亞逃出，至此已有多年，很想回到他的祖國裏。但巴希米亞王更不肯讓他走，他要同他兩人，喬裝着去察訪那年少的太子福祿利兒 Prince Florisel（即橫立仁尼斯的兒子）爲什麼常常不在宮中，而喜歡在鄉間去度他的日子。

這事坎密祿答應了。等他們把真相發現出來，真把那皇帝吃了一驚。原來福祿利兒已經證明出來，不是別的，正是波迪塔的意中人；而且又和這女牧羊者（即波迪塔）訂了嫁娶之約。這皇帝當然絕對禁止他，並且還恐嚇波迪塔，說倘若她再要見了福祿利兒，王將把她移開去，不準住在此地。但當坎密祿實行他回到本國去的志願的時候，却把福祿利兒同那可愛的女牧羊者，都改換裝束，一同帶着走了。

里紅梯司於是就給他舊朋友的兒子，一個熱誠的歡迎；他對於他的老朋友（指橫立仁尼斯）寬宥了他不少，直到現在始悔過了，不久還有那個跟着這些逃亡者到西西里亞來的牧羊翁，又宣布了波迪塔的家世；父女重逢更是非常的快活。

於是一切事情中最可樂的一件要來了。火米紅的一個親愛的朋友，名叫保林娜 Paulina的，（就是以前把波迪塔帶出宮去那位官員的寡婦）這時邀請里紅梯司去看一個火米紅的美麗而新的雕像。當他看着這雕像時，這雕像看起來竟是栩栩欲活，以至里紅梯司幾乎不得不去摸她一下了；於是再看了一看，那人像就從她臺座上走下來，把她的頭，放在里紅梯司的懷中。原來這雕像就是活的火米紅，她以前實在並沒有死！

里紅梯司破鏡重圓喜出望外，於是他就同樣立仁尼斯重修舊好。此外還有一件理所必然的事情，就是福祿利兒同波迪塔馬上成了結婚大禮；這樣兩個帝國的命運幸福就此聯合了。

（十一）徒勞無益 Much Ado About Nothing

却說一個古時西班牙帝國中的亞拉公的親王 Prince of Arragon，名叫童披屈落 Don Pedro的，當他同了幾個主要的從者，從戰場上回來時，在馬西那 Messina城中，就停他的路程，休息一下，去做這城裏節度利倭那 Leonato 的賓客。

這利倭那有一個女兒，她的溫良仁愛，正同她的美麗聰明一樣。她的名字，叫作希羅 Hero。她還有一個表姊，名皮屈立司 Beatrice（節度的從女）的，是輕佻活潑，而不及希羅那樣的心平氣和的女郎。她們兩個人，把利倭那的一家，弄得光明快樂。會逢童披屈落的一隊人士中，有一個年少勇敢的弗老倫司 Florenso地方的人，名叫克老丟 Claudio的，是親王（即童披屈落）的一個最得寵的人，因為克老丟為他服了多次兵役的原故。

原來克老丟同希羅是有愛情的，這時到馬西那城裏來，已覺得分外快樂。他從前就已經看見過希羅了，而這時那親王又允許幫他去對那可愛的女子求婚，所以克老丟真是樂不可言了。

親王的隊中，還有一位巴度阿 Pata 地方的年少貴人，名白乃迪 Benedick 的，也是蓋披屈落得寵的一個；而且也是勇敢有丈夫氣概的，但比克老丟要多有些辯性，有的時候，他甯可情願去讀一本書，而不要去取悅於婦人的。希羅同克老丟的關係，一切都順利，不但他們相愛，而且利倭那也已允許他們結婚；這好事的一切預備，都在着手進行了。但皮屈立司同白乃迪倆總是一見面就吵嘴，雖彼此都歡喜做個伴侶，但要說他們結婚，總是不成。

大凡一對佳偶要將結婚時，他們常常這樣的快樂，以至他們往往情願去看別人，亦這樣的快樂才好；希羅同克老丟亦是這樣。所以他們便同公爵（指蓋披屈）及利倭那，約定施一個小計，去使皮屈立司同白乃迪停止他們的爭論，而互相篤愛。

有一天，當白乃迪退到花園裏一個園亭的陰處時，那親王同利倭那及克老丟，就在近旁據一處，只做沒有看見他，開口就講那可憐的皮屈立斯爲了他（指白乃迪）而將死於愛情的那種樣子，他們故意假裝着，說她是愛白乃迪愛得很深的，希羅還說：『皮屈立斯將在她的愛情未被人知道以前就要死呵！』

列位知道，這就是他們的計策的起點，白乃迪竊聽了他們的話說之後，當然便以爲他自己對皮屈立斯，確是太不溫柔體貼。

同時希羅在這愛情喜劇中，也有她的一部份去做，就是差一個她的侍兒，假裝悄悄地去告訴皮屈立斯，說希羅另外一個婦人，正在花園裏講她。果然不到幾分鐘，那活潑而好探問的女子，（指皮屈立斯）就像蒼前來，竊聽他們所談的話了。她們所談的，完全是講到白乃迪愛她怎樣的深。她們也極力的稱贊白乃迪如此如此的好，以至於皮屈立斯，也就此把她對於白乃迪的思想，變成和善了，正同白乃迪這時對她的心，變成一樣。

然有一位專行惡作劇的人物，現在走來加入這個快樂的喜劇了。這位脚色，就是那親王的異母兄弟約翰 Don John；他恨親王是非常利害的，所以他總想做無論甚麼一件事，去煩擾他才好。他這時想了一想，沒有再比去做這件事好些了；這是什麼呢？就是去把這親王的年少朋友克老丟，同那不容易起疑心的希羅中間，弄出一種妒忌的惡感來。於是他就切實的對那情人說，（指克老丟）希羅已真的把她的心，給另外一個情人了；然後他再引誘了克老丟同童披屈斯，同了他自己都在希羅要結婚的前一天夜裏，去隱匿在花園裏；他們居然在希羅的窗上，看見一個婦人，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吻着告別。其實這婦人不過是希羅的女同伴中的一個，同她自己的意中人，就是童約翰的從者，各道晚安罷了；但克老丟同那親王竟被引入迷途，都以為那真是希羅自己了。於是克老丟怒極，發誓次日要在神座前，拒絕這無罪的希羅。這殘忍的舉動，他竟實行了。可憐那希羅，還在夢中，完全莫明其妙，氣得死去活來。但皮屈立斯，決不信她會有什麼不忠的行為，見克老丟這樣，便慫恿現時已同她有了真一愛情的白乃迪同克老丟決鬥。同時她又詭稱希羅已死。

正當白乃迪和克老丟挑戰時，外面忽有兩個守兵中善談而愚笨的官員，毒格婆來 Dogberry 同佛其司

Vergos 帶進兩個童約翰的從者來；這兩個從者，是在夜裏被他們捉住的，因為他們以為兩口子定在那裏使甚麼詭計的原故。這兩個囚犯內中的一個，想出脫自己的關係，就立刻供認說那天夜裏，童約翰叫他和他的意中人，同到窗前做出各種親暱的樣子，使和花園裏的許多窺伺者，都錯認他的意中人是希羅。

克老丟聽了這番話，傷心不已，他相信那天真無罪的女子，（指希羅）已經死了，萬分的失望。這時利倭那便對他說他的兄弟，有一個女兒，神情舉止全和希羅一般，克老丟若娶了她，就可免去一切因為輕信讒言而起的憂愁。

新婦出來，先戴着面幕；等到把這面幕除了，克老丟大驚，又繼之以喜，他又看到希羅的面目了！克老丟和白乃迪的決鬥，此時便可無須。他們也都重修舊好了。這時不但希羅同克老丟準備他們正式的婚姻，皮屈立斯和白乃迪，亦在那裏預備。

童約翰就給親王囚了起來，因為他的惡作劇，給了他一個重重的處分。

(十二) 隨你歡喜 As You Like It

却說有一個仁慈而愛和平的公爵，被他的兄弟弗力得烈 Frederick 所反抗，繼續不斷的作亂反叛，竟奪了他的領土。於是這公爵，就同了他的許多忠誠的從者，都退到亞登大森林裏 Forest of Arden，在出亡中去求一種快樂而恬靜的生活。

這公爵有一個老朋友，名叫羅蘭特波斯先生 Sir Rowland De Bois 的，死去已久，掉下他三個兒子，倭立物 Oliver，奧蘭度 Orlando 同及克斯 Jaques。他把他的錢財和產業，除掉一千個克朗（貨幣名）給了奧蘭度外，其餘的都遺給他的長子倭立物。遺命倭立物負教養他兄弟的責任，但他雖送了及克斯上學念書，却恨着奧蘭度，老把他放在家裏。奧蘭度一天長大一天，他不能再忍受他游蕩的生活了，他就要求他的阿兄，把父親給他名下的錢財給了他，讓他離開他阿兄的家裏，別謀生活。

倭立物想吞沒他的錢財，就去同一個善於角力的（就是那篡位者弗力得烈的僕人）約好，教他去挑撥奧蘭度決鬪。他想要是他的兄弟同這個人打，一定死多活少。

這一場比武，已經一切都安排好了；在那許多看客中間，有弗力得烈的女兒西麗亞 Celia，同她美麗的堂姊羅西林 Rosalind 坐在一處；雖然羅西林就是那放逐出去的公爵的女兒，而弗力得烈因為她同他自己的女兒兩個女孩，是不能分離的好朋友，所以他仍舊允許她留在宮中。當羅西林看見這樣年少的一個人，要去同善奪錦標的角力好手打，顯分卵石之勢，便要求奧蘭度，不要出戰。奧蘭度不依，說也奇怪，竟打敗了那老練的對手。

弗力得烈目睹這場決鬪，剛要將去慶祝這得勝者，忽聽見說道奧蘭度正是他的舊讎敵的兒子，便把他口頭的贊頌，改成了惱怒的話。但羅西林羨奧蘭度的勇敢，不過，却把她自己佩帶的金鍊條給了他。這事觸怒了弗力得烈，他就把羅西林從宮中逐出去。



亞比士莎的妻葆所劇喜和劇悲



亞比士莎的奉侍所感情和然自

George Romney 十八世紀英國名畫家，以畫莎氏劇著名。上列二圖第一圖中含笑的象徵

喜劇，愛容的象徵悲劇。第二圖中居時人兩旁的是歡樂和憂愁，右為怒，左為愛，恨，忌。

西麗亞却是很愛她的堂姊羅西林的，而且對於她那種美麗的魔力，也沒有絲毫的妒忌心。所以當她的同伴是從宮中遷出時，西麗亞毫不躊躇，就決定去同羅西林共苦樂。於是她們兩個人，就同着都走出去，再帶同一個機智的善於談話的人脫去斯東 Touchstone，他那種有趣的話說，在路上可以使她們娛樂。

她們出去的時候，當然不著她們在宮中的華美衣服。羅西林比尋常人要高些，所以她就把她自己裝成一個牧羊人的樣子，而西麗亞就著了一個女牧羊者的衣服。她們所要到的目的地，就是亞登森林；在這樹林中，正是那放逐的公爵的駐在地。

話分兩頭，正當奧蘭度回到他阿兄的家裏去的時候，他遇見他家裏的一個老僕亞當 Adam，原來亞當是很愛護這個少年（指奧蘭度）的，他知道倭立物要想殺他，所以這時亞當就帶了所有他自己一生的積蓄，大約有五百個克朗的樣子，出來力勸奧蘭度同他同走。於是他們也就動身到那有名林區（指亞登）中去了。

羅西林同西麗亞也按時到了林區，她們尋到了一個小村舍做住所。但有一事希奇，就是她們發見小詩多紙，放在樹幹上，完全深切地說着一種對於羅西林的愛情。這個無名的詩人是誰呢？西麗亞要探訪這事，一直尋到了奧蘭度那邊。這時羅西林仍舊假裝着一個男人的樣子，同奧蘭度講話，她就應承他說，倘若奧蘭度能夠每天到她們的小村舍裏去，叫她羅西林，同她去求愛，那麼，她定能醫奧蘭度的相思。

羅西林同西麗亞這一走，弗力得烈不知就里，便遷怒倭立物說是他所窩藏。他也被放了，照常也到林中。在這樹林中，他遇了一隻獅子，若沒有奧蘭度奮不顧身的同獅子格鬪，早就罹了殺身之禍。但獅子固然打败了，

倭立物固然得救了，奧蘭度自己却也受着傷了。

這一件俠義高尚的事情，使倭立物的羞惡之心感動，自此他心中就有這個兄弟了，又因奧蘭度受了傷，不能照常去瞻仰羅西林的村舍，倭立物就到那邊去代他申明不來的原故；同時他見西麗亞裝着一個女牧羊人，就此同她發生愛情。

倭立物同西麗亞的婚禮，已經預備妥貼，該在那公爵的行宮中舉行。因為奧蘭度，仍咬定愛那從前給他金鍊條的女子的，羅西林就允許他，說明天西麗亞結婚時，她將帶同羅西林給他；這事在她十分容易，只要把她自己的假扮去掉，重現她可愛的自己罷了。這一來，不但奧蘭度喜出望外，便是她自己的父親（即公爵）更樂不可言。

倭立物現在是這樣的快樂，以至於他答應把他的產業，將要送給奧蘭度了。然立刻來了一個消息，說是弗力得烈自己已在路上，要來殺他的阿兄（就是遺放逐出亡的公爵）了。然而他在路上，有一個奇怪偶然的事情；這是甚麼呢？就是他遇見了一個仁厚的老翁，告訴他一生所做的惡事，於是弗力得烈被他一說，就把他的心，改變過來，決定將來把他的思想，皈依宗教；還要去把他從前所違法篡居的領土，奉還公爵。

這樣大家都恢復到原有的快樂地步。

(十三) 錯中錯 The Comedy of Errors

却說從前西拉格司 Syracuse 地方，有個富商，名叫意勒 Aegon 的，有一對雙生子，名字都叫作安的福祿

斯 Antipolus。會逢在這同一個地方，另外還有一對雙生的小孩子；他們的母親，是很貧苦的，所以意勤就有這個念頭，去把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名字都叫特老米 Dromio）買得來，撫養他們長大後，作爲他自己兩個雙生子的僕人。然正當他要回家的時候，海中忽起了暴風，飄流了一會，這商人同他的一個兒子，（兩個雙生子中的一個）及一個特老米得救了，給人帶到西拉格司；他的妻子愛密里亞 Emilia，同其餘兩個孩子，（即另外還有一個安的福祿斯同另外一個特老米）也都遇救，但却給帶到了愛斐塞斯 Ephesus，所以那商人並不知道罷了。愛密里亞也並不同那兩個孩子在一處，他們却是分開的。

久後，這兩個雙生子都長大成人了，但他們兩人却是彼此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當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同他的侍僕特老米，都長到差不多二十歲的時候，他們就動身去尋他們各人自己的兄弟去了；而意勤看見他們尋了好幾年，還沒回來，以爲連尋的人都失掉了，於是他自己也就走出去，再去尋他們。尋到後來意勤把他們所有的錢都用光，他已到愛斐塞斯了。在這地方，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西拉格司的商人，於是他就被愛斐塞斯的公爵下了獄，因爲最近西拉格司的公爵，殺了一個愛斐塞斯商人的緣故。

現在我們必須知道，那從前意勤在船破沉時所失去的一個兒子，同還有一個特老米，一直到現在，還住在愛斐塞斯城裏而意勤的妻子愛密里亞，已變成一個修道院的住持了。這時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是公爵的一個得寵的人。這樣那錯中的錯就要開始了，因爲現在意勤正在找尋的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同了他特別的特老米，也都來到愛斐塞斯了。這時又因爲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已經同那城中的一個可愛的女郎結過婚

特老米亦娶
妻了，而他們
各自的兄弟，
還是都沒有
娶親，不過互
相也不知道
甚麼，所以他
們新來的人
一到了愛斐
塞斯，還沒有
多少時候，馬
上就你纏得

七葦八素，一個安的福祿斯就錯認別一個的特老米，當作他自己的僕人。愛斐塞斯的特老米又錯認了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當作他自己的主人；而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又被他兄弟的妻子，認作了自己的丈夫。這樣



劇的編所己自看中院戲勃羅格在亞比士莎

的錯誤，不知鬧了多少，直弄得他們分不出高低，指不出南北來。

最後一個「錯」却把這糾紛弄清了，從此都重歸正路。這是甚麼呢？原來就是因為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當然否認愛姜那 Ariana（就是他兄弟的妻子的名字）為他的妻子。他一心只想避開愛姜那及她的朋友；他逃到了一個修道院裏去。這修道院裏的主司，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不過他却不知道罷了。

這時公爵恰經過這修道院，於是愛姜那就請訴於他；他正要將問個皂白時，愛姜那自己的丈夫，同了他的侍者（即特老米）也來了。來做甚麼？原來他們也是來請訴於公爵的，他們告一個賣珠寶者，強問他討債，而他並沒有欠他；其實真正的欠債的人，就是如今在這修道院裏的安的福祿斯。

就在這個時候，因着勸贖的意勤正給他們當一個囚犯的樣子，押着遊街，他看見了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同特老米，以為他們就是現在他自己正要尋的兒子同侍僕。他們當然不承認他。但這時愛密里亞也出來了，她一見就問這老囚徒，是否就是一對雙生子名叫安的福祿斯的父親。這個他承認了。於是愛密里亞就告訴他，自己就是安的福祿斯的母親，而他（意勤）的妻子。從前在海中遇險得救以後，被一個克令斯 Corinth 地方的漁人救起。她同她的孩子離散了，以為只有她還在世上就入了修道院。現在她就是這修道院裏的主司。這樣一個總結解去，一切全明白了。老意勤立刻就釋放。於是這一個家族，過了這許多年，同這許多的「錯」以後，仍得重新團圓。而其中深情的結合，又格外堅固了一層。因為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就變成他兄弟的妻子愛姜那的姊妹羅香那 Lucrecia 的丈夫了。

(十四) 微魯納兩少年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却說維魯納 Verona 地方有二個少年：一名伐崙汀 Valentine，一名迫魯地司 Proteus。二人住在一處，非常要好。迫魯地司與周麗亞 Julia發生愛情，所以伐崙汀要到大陸遊歷的時候，迫魯地司以情人難離，不願追隨；伐崙汀譏笑了一陣，遂獨往密蘭 Milan。

過了一時，迫魯地司的叔叔勸迫魯地司的父親早早送兒子出外遊學，不要使他將來追悔，在年青的時候，好好的到外邊去讀書，經歷經歷世事。他父親安東尼 Antonia，遂亦送他到密蘭，因為他在那邊有最親愛的朋友照應。

迫魯地司一到密蘭，諧文就開場了。前番常常譏笑迫魯地司和周麗亞的伐崙汀，現在自己傾倒於昔而微亞 Silvia 裙下。這美麗的女郎，是密蘭公爵 Duke of Milan 的女兒，伐崙汀和昔而微亞的情形，比迫魯地司和周麗亞還壞；因為伐崙汀家裏很貧，公爵決不肯將女兒嫁他。而迫魯地司所愛的女郎，究屬同樣門戶，易於成事。伐崙汀沒法祇得想用羅密歐 Romeo 和周立葉 Juliet 的法子。並不得父親允許，將昔而微亞從窗口接出，私和他在外邊結婚。計劃還沒行出，迫魯地司到了。

伐崙汀將這計劃盡情講給迫魯地司聽。不意迫魯地司一見昔而微亞即陷入情網，將周麗亞的情，一起忘掉；並且他起心不良，爲一己之私，將這個秘密計劃，盡情告訴公爵。

公爵想了一個計策，並不直說事已洩漏，引伐崙汀自己招認。公爵假裝和一個寡婦發生愛情，問伐崙汀怎樣進行纔能成功。人家想起來，這豈不是一個極愚的問題麼？何以一個已經結婚的人，反問這些事於一未婚的呢？不曉公爵智慧過人，知道天下最愚的人，是有愛情的人。

請看公爵究竟是個聰明人，是個愚人？伐崙汀聽了問題，說這容易，遂將他要和昔而微亞私奔的法子，教給他。不獨如此，他還情愿借給他的外衣去僑裝。公爵從他外衣袋裏，得着一封寄給他女兒的信。

公爵拿着這個把柄，將伐崙汀逐出，立刻安排使女兒昔而微亞與一愚笨的貴族透羅 Thurio訂婚。使迫魯地司專任此事。而不知迫魯地司對於昔而微亞的愛情。

公爵吩咐他專在昔而微亞面前一意說伐崙汀壞話，而說透羅好話。使昔而微亞忘掉伐崙汀，而願與愚笨貴族結婚。然而迫魯地司那肯照着說話，他只願爲自己說好話，並表示愛他。

有一天晚上，迫魯地司特意和透羅及別的音樂家，至昔而微亞格子窗邊的宮殿上，唱愛情歌。

但是聽見這歌的，不止昔而微亞一人。周麗亞自從情人走後，不能忍耐和情人久別，所以扮了侍者，跟迫魯地司至密蘭。假充僕人在迫魯地司手下服務，此時的愛情歌，她也聽見了。

當時迫魯地司四顧無人，就向昔而微亞求婚。昔而微亞跑到窗邊，責斥他對於伐崙汀的無義。她說，她已和伐崙汀訂了婚約了。但迫魯地司對他說，伐崙汀和他的舊情人都已死了，更求昔而微亞給他一張照片。昔而微亞答應他的請求，對他說她本不愿受迫魯地司的崇拜。但迫魯地司既是個假人，不妨也把些幻形給她。

這就是說迫魯地司可以得她的照相，不能得她的本身。周麗亞藏在黑暗裏，這些話他都聽得清清楚楚。

翌日，迫魯地司差周麗亞——此時他裝着僕人——去取照片，並帶去從前周麗亞和他離別時給他的指戒；昔而微亞拒絕不受；周麗亞心中一寬。

昔而微亞非常忠心，決計逃出密蘭找尋伐崙汀。由朝臣愛拉馬 *Esamour* 幫助同行，向孟到 *Mantua* 進發。不意走到樹林中遇盜。

幸喜 伐崙汀被貶時，亦被這一羣盜匪所困，他們知道他是貴族，所以情願赦他性命，奉他爲王，此次昔而微亞就落在他情人手裏。

昔而微亞逃後，公爵帶了許多人來追趕。周麗亞跟着迫魯地司亦追了出來。到樹林中，都被羣盜捉去。

公爵和透羅被擁至伐崙汀與昔而微亞之前。愚笨的透羅一見昔而微亞就喊道：「那邊的是昔而微亞是我的。」伐崙汀喊住他不許他喊叫名字。膽怯的透羅心想盜王一怒，性命難保；於是立即改換口氣道：

「伐崙汀乎：

我無戀於彼，

幸君勿復誤。

彼既不我愛，

我何自引禍；

不，彼非吾人，
是君的賢婦。」

公爵見伐雷汀如此勇敢，非常佩服。見透羅如此膽怯，不免鄙夷。公爵立刻允許他女兒嫁給伐雷汀。公爵乘此機會，請將所有強徒，宣告無罪。正在這個時候，僑裝的周麗亞也發覺出來。迫魯地司知道周麗亞如此忠心，也回心轉意，真心的愛他了。

於是他們都很快樂回轉密蘭。透羅雖失了公爵的女兒，然而他最寶貴的頭顱，却保住了。

(十五) 李爾王 King Lear

從前不列顛有一代國王，名李爾。他已八十餘歲，爲了勞於國事，精力日衰，已想丟開世事，享幾年清福了。

李爾王膝下無子，只有親生的三個女兒，長名娥尼里 Goneril，嫁愛伯乃公爵 Duke of Albany，次名梨庚 Regan，嫁惠爾公爵 Duke of Cornwall，幼名娥臺里亞 Cordelia，年小美麗，尙未出嫁。老王想把國家分給他的三個女兒，他要知道誰愛他最熱的，便給最大一分；因此他特地召了三個女兒來，通知她們這麼一會事。

娥尼里是個心冷面熱，自私自利的女子；她假意做作，說道：她愛她的父親比愛日光，尊榮，美麗，康健，一切甚麼物事更熱。她說他的父親，實在比她的生命更可愛。梨庚像她大姊一般的人格，說道：就如她大姊那般擊愛，還不足形容她對她父親那種愛心呢。她說道：她一生的歡樂，都全靠着她父親的眷顧。



老人聽了她的兩個女兒的一片假言，信以為真，就給了他們各人三分之一國土。等到他的第三個女兒娥臺里亞來了。她是一個仁愛為心女子，事奉父親真是稟着一片孝誠的；只是她不肯用虛假好聽的言辭，就觸了這個老人家的重怒，就一些也未會給她，反將她應得的一份國土，分給了她的二個姊姊了。

這個娥臺里亞雖然失歡於老父，却幸法國國王喜她溫良優美的性情，愛上了她，娶了她做皇后，倒也強可慰藉了。這個年老的國王，一年一年的過去，從未細細思辨過真情假意。康德伯爵 Earl Kent爲了犯顏爲娥臺里亞辯白之故，竟給驅逐了。現在不列顛國土既平分給了娥尼里和梨庚；那他的子婿愛伯乃公爵和康惠爾公爵，也就分了老國王的治權了。李爾滿心以爲此後可以在他的兩女兒家，輪住着，過幾年優遊的日子了。他那時有扈從近一百人，跟隨着就到娥尼里家去住下了。但是不久，他就覺得娥尼里的一切口頭華愛，都是虛偽的。他女兒的一切行止舉動，使他暗暗叫苦；後來不得不離去了。

他就到他的一個老友名哥羅司兜伯爵 Earl Gloster家去住。那知哥羅司兜做了一件和李爾一般的惡事。哥羅司兜有二子：一名愛德謀 Edmund，是一個作惡不齒的人，却得了父親的寵愛；一名愛加爾 Edgar，是一個敦厚勇武的人，禮宜承統的，只因愛德謀的惡計，逼離了家宅。

李爾在哥羅司兜家遇見他的女兒梨庚。原來梨庚來與愛德謀商酌：如何迴避她的父親的纏繞的；因此李爾更是一日不得安居了。後來娥尼里又來了，兩女子狼狽爲奸，與她們的父親作對，使她們的父親真是有苦難說。到末來索性逐了他的扈從的人。此後無人服事，連飲食居住的事，都不得舒服了。

他老人家傷心到無言可說，只隨了一個弄臣，便離了那處，隨處漫遊去了。康德伯爵僑裝了，暗暗跟着，得便就去服事。他一日來到了一處野草叢生的地方，忽遇風雨，但見前面一個茅廬，彷彿是瘋人的住處；原來愛加爾既見逐了，恐有性命之憂，所以裝了瘋病，居住在這個荒野。他就到那裏去暫避下了。

哥羅司兜伯爵雖則曾經受過警告，不許資助李爾；但總想援助一臂，救他出患難。他就將藏匿老王之意告知他的偽善兒子愛德謀；並且又給他一封剛才接到的信，信上說：法軍即便要來攻取不列顛。愛德謀既得了這個信息，連忙將信遞送給康惠爾公爵，更且報知他父親將要暗助那李爾王的消息。因了他肯這麼盡忠於公爵，所以世襲的伯爵，就傳給了他了。

同時哥羅司兜已在他的宮堡近處田中，蓋了一所屋宇，容留了李爾和他的弄臣。還有僑裝着的康德伯爵和他自己的嗣子愛加爾等。至此他不得不送李爾王到大佛去；在那裏有國家勇士會集着，抵禦法軍。在法

軍營中，却又有他那忠誠的女兒娥臺里亞。

康惠爾公爵隨即弋追，擄了哥羅司兜，恨他救援李爾王，所以刺盲了他的眼睛。這麼一來，却牽動了他自己。處從中的一人之怒，怪他大忍心，做這般無勇的暴行，就重重的刺傷了他。

這慘事達到極點了。這個瞎子伯爵，只有他兒子愛加爾一人跟隨，來到大佛將近市鎮時，他們就見李爾王精神昏亂的走着。那時又被娥尼里的一個侍監覓見了，想殺死哥羅司兜，幸虧愛加爾力護，殺死了這個刺客。又往他身邊一搜，發見了一封情書，是娥尼里叫送給她的老兄愛德謀的。

這樣李爾就給送入法國在大佛的軍營中去。在那里有娥臺里亞，雖則爲她父親異視，却未嘗抱怨，始終誠心愛護的。現在相見了，親知父親這付可憐行狀，更是小心翼翼的接待着，想多少能够安慰安慰這個老年人。

但是英法的戰爭，倒不及娥尼里與梨庚二人中間那樣利害；原來她們二姊妹，却都愛上了這個沒出息的愛德謀呢。當有一仗李爾王和娥臺里亞都被擄的時候，愛加爾就將那封情書交給了愛伯乃公爵，公爵就叫愛德謀決鬪。

愛德謀給公爵重重的創傷了；同時那兩個沒良心的女人，也收拾起了。因爲娥尼里用盡心計藥死了她的妹子梨庚；而自己也因情書發現，秘密難再隱藏，仰藥死了。

愛德謀既受了重創，臨死時，深悔在世的惡行，所以請求赦了娥臺里亞的生命。但是悔也太晚了，求也太晚了，在他的彌留的一瞬，老王已捧了娥臺里亞的尸身進來了。這時節真是這本悲劇的頂慘一幕了。



愛伯乃公爵雖多少受了他惡妻的迷惑，却一直對於老王很是友善的；現在便歸回了一切治權給老王；但是任你這麼都難恢復王的歡樂了，因為經了這次的慘變，他傷心到極處，不久就死了。

公爵見老王既死，因移轉他對於老王的情感，對之於庇謹跟隨老王的人，所以他重重的賞謝了愛加爾和康德伯爵。

(十六)馴悍 The Taming of the

Screw

却說意大利的卜杜阿 Padua 地方，有個富人，名柏底司太 Baptista，生有二女，長名加撒里娜 Katharina，次名維安加 Bianca。說到加撒里娜的性子，真好叫做悍婦了。她本心恐怕也未必定是自私，或是懷惡意的；可是缺乏家教的緣故，就養成了那樣一付脾氣。所以她雖是聞名要得父親的絕大遺產，却沒有一個友人敢向她求婚。她的妹子維安加的性格，和她恰正相反；既是生得

可人意，又是天生一付溫良可愛的好性兒；所有與她相識的都喜歡她的；自然有不少青年的紳士們，願與她締婚的了。只是柏底司太對那輩向紕安加求親的人說道：須等加撒里娜有了人家，纔許紕安加出嫁的。同時他又想到這輩年輕女子，若使教導得法，隔一時，必能引入規範的，所以他又特會訪求良好的教師。

卜杜阿本來是一處設立有名大學校的地，那時就有從比撒 Pled地方來的一個青年學士，名路孫雪 Lincio，是一個富有世家的子弟。他到卜杜阿的原意是求學的；既見了紕安加，就愛上了；讀書的念頭，早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現在聽聞柏底司太為他的女兒要請個教師，他就與他的僕人屈龍尼 Trallo商量，叫屈龍尼喬裝了他那樣一個富家子弟，到卜杜阿去向紕安加求親；他自己未去謀那個教師的位置。真幸一去就得手，紕安加不多時就愛上了這個都麗性善的教師了。

當日又有一個紕安加的求婚者，名何太蕭；他招着了一個朋友，名貝覺路曉，這是一個神高氣爽處事敏絕的人。他專心只求娶了加撒里娜，好叫紕安加隨願嫁給了何太蕭。貝覺路曉向加撒里娜開始求愛的時候，呼她「小貓」，有意使她惱怒。她罵了，他就假裝着順受和善的言語一般；她打了，他又是好言安慰，許她一切所有。總而言之，何論如何，不管她理他，不理，只是一定要娶她就是了。待她的父親來了，這個勇敢的貝覺路曉坦然的陳說，他們定在下禮拜日行婚禮了。

等到禮拜日那天，貝覺路曉來行婚禮時，他那個行狀真是怪異：他戴的是嶄新帽子；穿的是一襲破舊外衣，一

雙詫異的靴子，掛上一把銹痕無光的寶刀；騎着一只不堪老疲的馬，鞍鐙馬具都已做廢了。跟隨的僕人，又是穿戴得異形怪狀的。

柏底司大見了這麼一個新郎官，真是無地自容；只是貝覺路曉偏固執不肯換穿新衣，因為這付形狀，實在是他要馴服悍妻計畫中的第一步手續。

在禮堂中他的行動舉止，實是輕佻無恥得很；他辱謗主婚的牧師；他又大吻加撒里娜，聲音噴噴，全堂都聞。也不等喜筵的設席，待婚禮畢，他就帶了新婦到佛郎娜 Verona 地方去了。

他們這次的蜜月旅行，說時，其實是處處都是不甜蜜。因為一路上新郎官的舉動簡直一些也不顧算他的新婦。在他們的旅程的最後一段路，須得步行了；因為一次貝覺路曉正撻笞僕人時，他們的馬匹逃了；所以他們只好跋涉長途了。等到住宅時，人疲足痛，已是好苦了；不道貝覺路曉更是怨東罵西，擲物在地，痛鞭僕從。

貝覺路曉這般的發了一時壞皮氣，使加撒里娜倒沒有機會發她的惡性情了。何太蕭來訪問他們時，貝覺



馴 悍 的 一 幕

路曉答應與使同回到卜杜阿去；並且願意按照官職穿戴起來的；但是等到加撒里娜與他的禮服拿進來時，他都說不合意，接來拋在地上了。所以後來上程時，他原舊穿着這身怪異的衣服。

同時在卜杜阿地方，柏底司太准他的女兒紕安加嫁一個最富有的求婚者了。那便是路孫雪的代表，屈龍尼；因為路孫雪那時，只假扮做一個拉丁希臘文的教師罷了。屈龍尼私下去請了一個年老的人，算做路孫雪的父親；又去請柏底司大到家來，說要當面得了父親的允准；再與柏底司太商定了完姻的日子；又叫紕安加扶了僕人也跟來。

紕安加真的跟來的；只是在半路上，路孫雪就與她同到禮拜堂去結了婚了。當路孫雪回到卜杜阿家宅時，他的親父剛從比撒上來看他，那末路孫雪連忙跪下重求父親的恩赦。

貝覺路曉和加撒里娜的返程，又是一件怪異的新聞；他強要加撒里娜一路回時，沿途在萬目昭彰的市塵中，時時吻他；否則他便說又要回轉到佛郎娜去了。這麼一嚇他的妻子也只得忍恥依言做了。

所以等到加撒里娜回到路孫雪家時，全意大利再也找不出一個更和順的妻子了。

第五卷 水文底士的唐開歷險記

十七世紀的初葉，西班牙讀者耳目所接觸的，幾都是那些講游俠的荒誕行爲的小說，牛鬼蛇神，鬧成一片。這情形不打緊却驚動了一位大文豪，他痛恨這些無謂的作品，便作了一本唐開歷險記來譏笑他們。這書中的主人翁是個慈祥的長者，他的頭腦是深中了武士，美人的小說的毒的。這是一篇興味豐富，描寫妙巧而又人道化的小說，寫三百年前的西班牙尤能精妙入微。其在文學界上享大名之故以此。至今游俠美人都已掃蕩無遺了，而唐開歷險記仍在世界圖書館中佔一重要地位。

阿來剛 Arragon 和卡司底 Castile 是西班牙地方的兩個古國；兩國中間有一處地方，叫馬甲 La Mancha。從前在馬甲地方的一個農村裏，住着一個老年的好百姓。他的思想很是高超，他一家中是一個管家婦，一個姪女，還有一個件件皆能的工人。他的三分之一的進款，購買食物，那是最儉的了；其餘的銅錢，用來購一領毛絨外衣棉袴，一雙絨的拖鞋，備做喜慶吉期用的還有一身粗布的算是尋常日用的。他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讀書中；他最喜讀的書，就是古時那些英勇武士的冒險事業。他真是喜讀極了，後來他賣掉許多他所有的田地，得到銀子就去買那些書來看。近處凡是知道他的人，都很是敬愛他的。他的行動一天古怪一天，幾如發狂一般了；非但他的姪女僕人見了奇怪，就是鄰人也是疑慮的。他從前讀的倒還是有價值的；現在大批買進來的，實在都是無用的書；只是他却醉心之至，真有講不出的好處似的。

到後來，他自信須得自做個武士，披上古時樣式的盔甲，走遍天下去找尋冒險不平的事業，好挫強扶弱，立名立德。他腦中充滿了這個奇特的夢想，就東尋西找，預備起來。在屠角裏找着了他曾祖的一襲舊戰袍，因為丟棄了不知多少年份，已是鏽痕滿帶，破舊不堪的了。他得了視同至寶，細細的修理了一番；只見頭盔上已沒了面甲了，他就用厚紙補上一個。勤勤慎慎，做了一個多星期才完工；他想試試看，這個新配的面甲受劍不受，就抽刀輕輕一切，那知應手就斷，前功盡棄。

雖然經此失敗，却毫不灰心；他立意再做上一個。這次講究了，裏面襯託着薄的金屬片，他親手做了許多時成功了，非常滿意。第二個念頭，就是馬的問題了。

在他的馬房中，有一頭瘦不堪任的病態的牲口，他却以為這個比書上看過的千里駒，神駿，等生得彷彿；他要上那好馬一個名兒，倒困難了好久；後來費了四天，纔定名叫露尋那 *Rozinante*，意即雖是尋常馬，却勝於無。

他欲把他的本鄉，與他俱傳，所以自名馬甲的唐開。他現在色色俱備；只少一個使他按例把心身付託給她的女子。他自己想要是遇着了幾個妖怪，一鎗洞他的胸，或是劈做二段，或是命他降了；送去給一個心許的女子，算是勇武的戰利品，不是很好嗎？他忽的想着近處住着一個鄉下姑娘，生得尙好，名羅蛤嫩 *Aldonza Lorenzo*。

他想來她假使只要換上一個公主貴婦的名字，便很有侍奉的價值了；因此他定意名她做杜茜妮 *Dulcinea*。前面再加上她的產生地「託步沙的」*«Del Tobsoso»* 四字。現在他所想到的都有了着落了。他在秋七月的一天，穿上盔甲，跨上那露尋那，暗暗的躍馬上前去找尋他第一次的冒險事業了。他一路走去，忽又想着一件重

要事情原來他未經何人加過武士的爵號，又未曾遇過另外武士互相交仗過，如何是好呢？這個思慮，起初倒把他的決意有些搖動了；後來他又回頭一想，倒說且上前去，待遇第一個武士，就叫他加封便是了。所以他這開就清理甲盔，擦得光耀奪目了才罷；直到黃昏朦朧時候，才偵見前面有個客寓。

唐開居然成了武士，天井中的冒險事業——到得客寓前，唐開助和他的駿馬都已是辛苦萬分，渴望歇力了。那時在寓所門旁站着兩個年輕婦女，和幾個搬行夫；要到西維兒 *Seville* 去的，那夜都在此地宿夜了。那叫名的武士，見了這個客寓，就幻看做了個宮殿；四角有四個護持堡塔，塔尖銀鑲光耀着；圍堡有深坑的水渠，有吊橋；和種種城堡的設備建築一般；他拉馬立定，正滿望着有短小的賊獍們，從雉堞中出來，鳴角報客臨到的符號呢。適時，有個牧豕人，吹角喚集豬羣；他想這定是符號了，所以拍馬上前，直到門口。他正在上前的當兒，那兩個婦人一見就心慌的想逃奔了。唐開助見如此，就一手拉下面甲，露出那久經風霜，灰塵滿堆的面目；開口便說，那風采甚是滑稽，述語却出於嚴重的態度。

「貴婦人，我懇你們不要逃跑，也不必畏懼。我是負着武士的使命，不傷一人的；更是對於高貴如你們的婦女們致高尙的敬意呢！」

他一邊用莊嚴的口吻述說了，上面的一段話；那婦女們却禁不住笑了。他心想怎麼現在的婦女們變了禮節了；那無理的狂笑是愚人的行爲，所以他重又接下去說道：「我不敢擅自放言侵犯諸位；我惟一的願意，却來服役於諸位呢！」

這幾句又增加了她們笑的資料，越發笑個不住。那武士倒發怒起來了。虧得那客寓主人適正出門來，便上前攔住唐開的馬，請他下了馬，進內去與他們一塊兒享樂。唐開見那宮堡主人這樣的謙遜——他實在幻想那客寓是宮堡呢！——就答道：「堡中的紳士啊！天下無事可使我樂；兵器我所寶貴的，戰爭我所喜悅的。」

唐開既得了客寓主人的允許，照顧他的馬，他就隨主人進屋內去。得那兩婦人對手，纔能脫下那重甲；只是那盔，因為他用帶子緊緊縛住的，不許別人割斷，所以未曾脫下。店主人和那兩婦人，相助喂他飯吃，因為他已是再也不能彈動了。

他用這餐省儉的飯時，形狀很是難堪；既畢，就請主人到馬棚裏來，在主人面前伏身下拜，說道：除非主人允許他一個武士，他就在那裏不起來了；那夜他說便在宮堡的禮堂看守兵器全宵，所以那封爵禮可到明早舉行。那主人倒也有趣，還是許了；他逃說那禮堂尙未改建，他看守兵器的工夫，可在那天井中之，和在禮堂中一樣有功的。後來再問他可曾帶得幾個銅錢，既聽他回說沒有後，又告訴他武士們例應帶着幾許錢幣，和清潔的汗衫的；唐開助很恭謹的回說，他下回必依言預備的了。他回完了話，就取了自己的甲盔，到天井中去；在馬槽上一放，開始守夜了。他既這樣定約了；隔一刻，一個擔夫出來想餉驢；他見那人行近來，意欲移開他的盔甲，就高聲說道：「你，無論誰何，此地是帶刀最勇的武士置甲的地方，敢觸犯了盔甲，須得立死！」

那擔夫却不去睬他，只管拿起那甲，望旁邊一丟，這樣就激怒了那武士，他按武士的規矩，高呼他的崇奉女子的名兒，杜茜妮幾聲，就接着拋鎗過去，將那擔夫很很的擊了一下；重又安放好了他的盔甲，躡來躡去走了幾步，

只做沒事，聊不開心的樣子。

一會兒，另外一個擔夫又出來了，却不見他的同伴在地上的呻吟，倒也想上前去移動那甲盔。唐開助就舉鎗將他重重的擊了一下。那人禁不住大叫起來，驚起店主人和寓中寄宿的人，都出來看看有甚麼緊事。大家磚石齊飛，他只得躲到盾板下去，暫避攻擊；同時口中大罵他們是機功虛偽的惡人，又說那宮堡主人也是個卑鄙不好客的武士，任人欺侮一個同道的武士呢！他那時聲高氣壯，那付行狀真是可怕，所以衆人也只好聽了店主人的請求，停止攻擊了。

那店主人一心想使那多事的客人遠去，所以一面向那擔夫道歉，一面就對唐開說道：二句鐘的守夜，已是够了；既是他已經守了四句鐘，此刻自然可以行封爵禮了。唐開很是信他的，所以求他禮節簡單些，早些完事。再說了其餘不關重要的禮節在田野或任何地方都可以舉行的；後那店主人就順手拿了一本帳簿，再請了那兩個喜看鬧熱的婦人，再叫一個小孩子，叫他高執了蠟炬，就命唐開跪下行禮。

那店主假裝在那帳簿讀了一段不知甚麼語句，他伸起手來在唐開助頸上擊了一下；再用刀背在背上輕輕一拍；又命一個婦人將那刀繫上他的腰際；一個婦女扣上那馬蹄刺。唐開助對衆人一一謝了；剛正露尋那也捧出來了，所以他就騎上，離開去了。那主人見他已去，非常快樂；再也不想報目的事情了。

這樣馬甲的唐開助便成了一個已封的武士了。

唐開助挑戰商人，十字路巧遇難關——唐開助離了客寓，走得不多路程，就遇了一次難關，使那武士力挫氣

拆的。

他到得一地十字路口，見前面來了一隊商人，望謀西亞 Murcia 去的。他見得冒險事來了，就攔足他在書本中讀過的那種武士的勇敢神情，勒馬上前，在路口駐立了；開口就大言不遜的喚住那來路的一輩商人，叫他們立定；他自己大呼天下沒有一個女子能比得上「馬甲的皇后，蓋世無雙的託步沙杜茜。」

經了一刻的談判，他眼見得他的命令不濟事，無人附和了；就架起長鎗，拍馬望一商人怒奔過來；假使露那不是蹶足翻倒，那商人真吝性命之虞呢！不幸那馬足一蹶，那武士就留不住一個筋斗翻身，望田野跌去；加了蓋甲鄭重，真是立也立不起來。

有一個跟隨商人的圍人，見這人對他的主人如此無禮，就上前來將那長鎗一手拿來，折做十八七斷，望那武士身上亂打一陣，打到他聲嘶力竭，才罷休。後來那隊商人自管依程去了；只剩下唐開傷臥在地。虧得又走過一個農人，不費力的將他扶上農人的驢子；又將兵甲放在露那背上，送他歸家來。

待得唐開助傷痕痊癒；他的朋友們將他書室所藏的荒唐書籍，做了一堆火化了；想望他回心轉意，不再做那狂放的行爲。那知不到二星期，他倒又預備第二次的旅行了。

這會他定要一個扈從相隨了。想達到這個目的，他就去勸誘一個篤實貧乏的鄉下工人，名潘柴 Sancho Panza 同去。他說道：待得有了機會，就叫潘柴做一個海島的主管。這個契約，使那鄉愿眼笑心從，即刻就願騎上驢子，跟他出發。一天清早，天未破曉時，他倆便就離開本鄉，趕路去了；黎明，已經走了不少路途，想來追驛已是

趕不上來呢。

風車前的唐開助，獅子籠裏的冒險——他們一路行來，那潘柴就問起他將要主管的是那一個海島；但是他始終不能指定那一個島原。他們現在又到了一處平原地方，四面豎立着三四十座風車機。

那武士見了，就大聲叫道：「朋友啊！你看前面不是有三十多個無法無天的大妖嗎？我必一一戰敗他們；待得我們處置了他們的性命後，我們就可以照例取了他們財貨；我們就可以發財了！」

可憐那誠實的潘柴，明明見的是風車機，就上前向主人辯白，那不是大妖精的話；但是唐開助自信很堅決；他說那是魔術的作用；又說潘柴假使駭怕，可以立在一邊。

他然後加鞭上前，大聲喝道：「懦夫！立定！不要做那卑鄙行徑，在一個單身的武士前逃跑了；須知他能戰敗你們一羣妖魔呢！」

正在這個當兒，忽的發起一陣大風來，那風車的葉子隨着大舞起來。

他又叫道：「惡棍，就是你舞動比勃里露 *Briareus* 大妖更多幾隻手，也必送死！」

他呼喚着杜茜妮的名兒，一手架起長鎗，一手舉起盾板，向近處的一個水風車機，奮身奔走；那露尋那也出盡渾身之力，助主的威風。他拋鎗過去，適中在風車葉裏；那知那車葉正轉得迅速，將鎗干幾個震搖，把那武士和他的馬都跌得像從前的情狀一般無二，那武士又受了重傷，氣力全無了。

潘柴奔來救援時，他口中還在那兒聲聲叫罵那妖魔竟敢無禮如此，忽的變了風車機，那樣欺負了他。唐開

在後來又有一次冒險事，比較高貴榮耀得多了，他與一個畢司卡行人 *Biscayan* 戰鬥，得了勝仗；他救了那人的性命，叫他到託步沙去聽杜茜妮女士的指揮。

只是過此不多時候，他又與一隊擔夫鏖戰；那結果真是不堪設想，那露那負了他的盔甲；潘柴也是受傷很重，他是跛了足，一付苦楚神情，望一處寓處走來。他一見那客寓，就申言這是所宮堡。在此，那武士的行動，真是奇特了；但是他和他的扈從的傷痕甚重，只得暫受看護。

他將離的時分，那寓主人告訴他說道：他意想的宮堡，却實在是個客寓。那唐開却就申言說道，從來沒有過

一個武士在這種地方出過費用的；所以他也不必出錢的。因此他就騎了走開去了；只是潘柴走得慢，在後面



柴潘的中單戲

倒被他們捉住了，置在籠中，投來擲去，比他的主人更是受苦。那主人聞得屢從的呼救聲，重又回來，但見了也無法可想。他們一擁上前，唐開辯着說那些欺負他們的都是別世界來的妖魔；但是這句話，始終不能使潘柴信服。那潘柴悔恨的說道：「這些事都清清楚楚，明如耳目，我們所作的，只是自己尋苦惱受罷了。我想現在還是趕回家去，看顧田地，倒是上策；省得在外遭災遭難呢。」

那武士答道：「我的潘柴啊！怎麼愚蠢到如此地步！勇武氣概消到一些也無怕上來啊，不要多說了，忍耐等着罷！等到時候一到，你便知道趕這種事情的榮耀可貴了。」

所以潘柴雖則滿心厭惡，却仍跟着主人前去。

此後唐開又做了一件狠勇武的事業，驚動了衆人。他在路上遇見二輛囚車，載着兩只勇猛的獅子，解去進貢國王的。他就上前去，叫看守的開籠門，放那大蟲出來。

他又說道：「這些動物是巫魔輩趕來試他的，所以他要顯些本領給他們知道，究竟馬甲的唐開，是怎樣的一等人。」旁人除看守外，都逃出傷害的地方了；拉車的驢子，和露尋那也捧開了；那武士就逼着看守者，先開一扇籠門。

他一手執盾，一手持刀，上前在籠門前，雄糾糾的立穩了；籠門初開，就有一只大獅子伸出頭來一看，那獅子真個又大又可怕呢。

那獅子初見光亮，先在籠中四面轉轉，後伸一足，就起立。後又大吼小呼一陣，伸了伸他的大舌頭。後又抬

頭起來，那一對眼睛，有如火炭一般；只是唐開直立着不動。那獅子轉頭向內，以背對那武士時，唐開又要叫那看守者惹怒他呢。那看守者說道：「你的勇武也顯足了，你的功蹟也可以滿意了；就此歇了罷。」

說來說去，他也不能再有甚麼施爲了；因此就聽從了那看守也的勸告；只是他定要那看守者，出一張憑證，寫明他曾看見唐開助所作所爲的事。

他後來對他的扈從潘柴說道：「潘柴，你看怎樣？那些巫魔只可使我不成功；對於我的勇毅和奮忍，他們也無可奈何我呢。」

潘柴身爲總督的不幸——一日，夕陽將下時，唐開助和潘柴出得森林來，猛見一隊列騎，是一個公爵和他的夫人，和幾個僕役；他們是出來獵鷹的。那武士就差遣潘柴上前去致意那夫人，說道：「獅子武士 The Knight of the Lions——（他現在是這樣自命了）願遵夫人懿旨，夫人有令，便是武士非常的榮耀。」

奇不奇，巧不巧，適逢那夫人以前已會聽得唐開助所鬧的笑話了；所以接待那潘柴很是優遇。那公爵及公爵夫人又去請了唐開助到宮堡中來。既知悉唐開助的軼事，和潘柴的野心，就立意要滿足潘柴的貪慾；更要除掉唐開助的又癡呆又滑稽的迷夢。

那公爵既有此意在胸，就叫預備了一座樂車；他和他的客人裝做偶然出遊忽然遇到了。那樂車上坐着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旁邊却立着一個奇形怪相的人，算是魔術巫士的。那樂車隊停止時，那個巫士就起立高聲說道：他旁邊坐地那女士，不是別人，却就是杜茜妮；并且還說道要釋放她，祇有一個方法。又說道：那潘柴很不願

該將一個鄉下姑娘算做杜茜妮欺騙他的主人；所以現在照例須責三千三百鞭撻。

那潘柴聽了這個消息很自悲苦自己的惡運臨頭了；申訴道：他主人理應責罰自己，鞭撻自己的。但是後來聽了武士的勸，終約定，說道：須得使他得做總督，而且又須許他自己責打，纔肯允承。

當夜他自己攪手心五下；數天後，唐開叫了潘柴過去囑咐他做總督時種種言行舉止等事。

此事之後，潘柴就跟了公爵的紀綱，導往接受總督執事。那地方，便名勃拉太里島 *Island of Barataria*。他到得市門，便有執事人等來迎接；又見人民賽燈歡呼，迎這新總督。他的第一件職事，就導他到大理院 *Hall of Justice* 去，在那裏有許多案件待他來審理的；後來又導引到一座華麗的宮殿裏去，在那處早已陳設着皇公的筵席。絲竹止時，他就在桌端坐下；原來那桌端祇設着一個位置的。

有一個執事算是宮中御醫的，出來立在他的手肘旁邊，手中執着一枝職務的杖節；有一個穿得如學童般的，上前來祝了壽；又有一個侍者將一條圍巾放在他的腳下；然後有一人端上一碟藥品來；只是潘柴來不及嘗味，因為御醫將杖節一點，那藥品立時又端下去了。

這麼樣的一品一品上來，潘柴却一些也未嘗吃着。後來他不耐，就問說可否許他能夠得到像耍幻術人般吃喝，就受用不淺，心滿意足了。

那執杖的人回道：「我主總督，你不可以不按別地總督一般的禮飲食的吓！我是醫官，我主，我食主俸，我的責任便是侍膳；驗得好的，進於主；驗得有害的，叫擲去。」

經了許久許久的談判，才算得到他想要吃的可以自由取食的權柄。但是他寫信給他的主人時，已是滿紙怨言了。

一夜，他被喧嘩聲所驚醒來，他連忙起來，在宮門口遇見一羣人，身穿盔甲，手執明炬利刀。他們齊聲叫道：

「我主總督，請穿上盔甲，外面有不少敵兵來圍攻我島了。除非總督一顯英雄身手，我等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們取了二面又重又大的盾板，來給他一前一後的掛上了；又取了一枝長鎗，放在他手中；請他前導給他們殺開一條血路來。那可憐的潘柴想要略一移動，却早開的翻去了。那個形狀，和唐開助挑戰商隊跌倒的情形，實是彷彿呢。

那時外面忽然又是一陣高聲大呼，叫道：「勝利」說道他的威武，已使敵人敗退了；但是他一無所欲，只求快將那二面厚重的盾板脫了，給他一些酒喝，定定心神。

他既脫下了盔甲，就自己穿戴了，平心靜氣的走入馬棚來。後面那一班執事自然仍是步步跟着，不須細說。他懷抱住他的台柏兒，（驢名）與他情情致致的接了一個吻；兩眼留不住垂淚道：

「喂，我的忠心的同伴啊，當日我與你同在一處的時候，我所須要留意的，只是修補你的飾具；和飲餉你的軀殼罷了；所以天天終是快樂的。自從我丟開了你，攀上那野心傲岸的階級以來，只贏得千萬憂心苦楚，在我的心上迴旋呢。」

他這樣的決了意，就騎上那老友，重入他固有的自由境地去了。從此知道一人有一人生來的才命；照潘柴

的樣子。他情願食一些粥水麪漿，不情願在御醫的手下，生生的捱餓啊。

唐開目見塵沙障天，羊羣中的冒險事實——他們重又上路，忽覩見面前塵沙障起，似濃雲一般。

唐開一見了這個情形，說道：「我們的日子臨到了。潘柴，時候一臨，便引導我們去到那歡樂的地方呢。那塵沙起處，便是那萬軍邁步來也。」

潘柴回說道：「那裏定有兩隊軍馬呢；你不見後邊又有一障塵沙飛起來嗎？」

那唐開盼望了一望，不禁大喜；他意想那兩軍定必約了在那平原上對仗；面前真有好闊看呢。他腦中滿佈着這種幻想，實在再也看不清楚那兩陣塵沙，却原來是兩羣羊頭，從兩地驅來，往同一方向去的；那塵沙真是濃密，幾將那真實情形隱去了；所以初時潘柴倒也很能信得他主人的言語。

潘柴就非常駭怕，說道：「我們如何行止纔好呢！」

唐開助大聲說道：「行止？我們不須如何行動；只須助那較弱被害一方就是了。潘柴，你看那隊兵馬對我們這方來的，就是那大阿里芬 Great Alifanfaron 指揮的；對方的，就是他的敵軍，馳名的加拉門人的君王 King of the famous Garamantians 丕太卜林 Pentapolin 領的。他的別名，叫赤膊丕太卜林；因為他往往在戰場上，袒了右臂。」

他將那些舊神話書上看見過的，一齊搬了出來；跟着就講論他們所以戰爭的原因了。他們一邊談論，一邊走上一個小山。那潘柴從此地向下一望，就大大奇異；那裏有什麼軍隊，原來只有一羣羊，後面有幾個和平的鄉

老兒驅逐着呢。

他說道：「什麼？你倒不對我說現在下了雪了！那邊也沒有兵了，也沒有武士，也沒有你所舉名的那些妖魔；我看見的，只有一羣羊頭吓！」

那唐開助還要辯問道：「你沒會聽得馬嘶嗎？你沒會聽得吹號聲鼓嗎？」

潘柴回道：「沒有，我一些也未曾聽開什麼馬嘶鼓號呢！只是羊叫，倒是有的。」因為那時的羊羣，已是近在他們的眼前了。

唐開助接着道：「啊吓！你的恐懼亂了你的心曲了；使你不得觀開那些真實的事情呢。你既如此懼怕，就退到安逸的地方去罷。我就是單身獨一，也能助我喜悅的一面，打得勝仗呢。」因此他就架起了長鎗，拍馬下去；也不管潘柴的言語，只是望羊羣中衝去。

他大喝道：「好勇敢，英武的武士啊！你們跟從剛勇丕太卜林的諸將士們，快快振隊，隨我來；看我的本領，殺死阿里芬，報復這個仇讎，很是容易的。」

你想那武士這樣在羊羣中舞動長鎗，損傷多少！那牧羊人和販羊商客，在羊羣中拚命喝他罷休；他那裏睬得。他們眼見呼喝無效，就放開飛砮器，磚石并攻；其勢如急雨一般猛烈，點子像拳頭一般大小。只是唐開仍總是鼓足精力，東衝西撞。待得後來有一塊大石子，照準他面上打來，甚是利害，將幾個牙齒也打落了；纔使他坐馬不穩，向地上滾下，失了神志。

他現在連上，動也不動了；那些牧羊人怕是他給他們打死了；所以連忙召集了羊羣，收拾被打死的羊，倒有七頭那麼多，負了急速一逕去了。

待得潘柴上前救助時，唐開助已是受傷甚重了；他含糊說道，這次的失敗，又是被魔巫們欺負了；叫潘柴快快追上那羊羣，就可見那些東西，又必復了原來的魔士行狀了。但是潘柴此次却再也不聽他的言詞。那武士也沒有別法，只得從了潘柴的意見，尋一處住宿的地方先休養休養。

不多時後，那武士和他的扈從，就回到他們的本鄉去。他們現在比他們從前離開那地方時，較明白，較愁苦。唐開助死時，倒還是在神筋清楚的狀態呢。凡是深知他的人，都很是惋惜他的；更是那潘柴，表示十分的悲悼了。

第六卷 培揚天路歷程

這是一篇著名的宗教小說，講一個人怎樣上基督教生活之路而成爲一個真正基督徒的。著者培揚生於一六二八年，歿於一六八八年，曾因未得允可，自由宣教，故下獄，本書頭段即在獄中所成。這雖是一篇寓言，然其中人物都完全的人道化，非詭奇放誕，不合情理者比，故爲千古傳書。

「耶徒釋重負——我經過這世界的荒野，偶在一處山谷棲止；我坐下休息時，忽的入了夢境。

彷彿見一人，穿得很是襤褸不堪，從他自己的居屋中露面出來；手中拿着一本書，背上負着很重的擔子。我見他翻開那書本，在那裏誦讀，且讀且哭，身手俱顫；後來他禁不止放聲悲啼了，含糊說道：「叫我怎麼做才是呢？」

他這付形狀，走進他的家去，對他的妻子說道：「傳聞這城市將被天火所焚，這樣事情一來，便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孩子們一齊燬滅了；除非想出一條遁逃的路途才穩當。他的家人用種種言詞勸慰他，只是無效。

現在我又有一次，看見耶徒 Christian——（本意是基督教徒此地作雙關語解）——就是那人的名字，——在田野中步行，仍舊捧着書在那兒誦讀，讀時又哭了，有如前狀，哀呼道：「怎樣好得救呢？」我那時再看，又見一人名傳道使者 Evangelist對他前來，問他道：「你爲甚在此哭泣呼號？」

他對那使者如此這般的說了；那使者就說道：「你既在這般的情狀中，怎麼你不動身呢？」

他回道：「實在因爲我不知往那方去的好呢。」

那傳道使者，就給他一卷羊皮紙冊；那上面寫着道：「逃避面前的忿怒。」那人讀了這句，就向那使者細細端詳一番，說道：「叫我往那方逃過去呢？」

那傳道使者，舉手望那荒野中一指，說道：「你看得見那方有扇方便之門嗎？」那人道：「沒見。」那使者又道：「你看得見那方有一閃光亮嗎？」他說：「我似乎看見的。」因此那使者就說道：「看住那光亮，跟着他走去；慢慢的，你便可見那門；你如敲開了那門，便能知道你應當怎樣做了。」

所以我在夢境中，就見那人開始逃跑了。那知他行不多遠，他的妻孥鄰居見了，就喚他回來；但是他只管望平原奔去。他的兩個鄰居，頑固 *Obstinate* 和 柔順 *Pliable* 定意用強力拖他回來。他們追着他後，他只是對他們說他們快要在那誕生的絕滅城 *City of Destruction* 中死了；沉淪下去，要比普通的坟墓，還要深，還要低呢！

他們互相談了一刻，耶徒就請他們去看那書本；頑固道：「你不用講起那書本了；你實在回答我們一句話，你究竟還是願回家去呢；怎樣？」

耶徒回道：「我不回去了。你原來還未知道我已着手做我的事業嗎？」

頑固就此歸去了，只是柔順耳聾，一聽前途的情境，將來的樂處，不由得要求耶徒同去，并且懇他指示一切；但是耶徒身有重負，柔順却兩手空空的。

我在夢中看見他們的談話終止了；他們就行近了一個泥沼。一不留意，他倆都翻了下去。那泥沼的名頭，

那耶徒因為身上的重量，漸漸沉下去了；那柔順倒說道：「噯！耶徒鄰舍哥，你在那兒呢？」

耶徒答道：「真的，我也不自知呢！」

從此柔順就滿心不樂，忿怒抱怨的口氣對他的同伴說道：「這個不就是你剛才告訴我的，我們前途要求的樂處嗎？如能得出險復生了，你一個人去享受那樂處罷！」他這麼說了，就拼命奔了一陣，出得險來，爬上那岸，適在自家居屋旁邊；耶徒就再也不能見他了。

那耶徒失足跌入泥沼後，忍耐用力，既到了那近於方便門的岸邊，却仍不得上去，實因負擔太重的緣故。我那時又見一人，名希望，伸手拖他上得岸來。

現時，那耶徒獨自一身的行着，遇見了塵世聰明先生 Mr. Worldly Wiseman；那先生說道，他如欲釋重負，最容易的法子，就是去請求那合法 Legality；並且還指示他，那高山上便是合法的居屋。所以耶徒就轉路去懇那合法的情。只是那山很高，他走去的山坡，更是懸崖絕壁似的；他看了已是十分膽怯了。更加那重負越覺沈重，山坡迸出燄頭似的火光來；耶徒怕被焚死了，不敢上前。

路上又遇見了傳道使者，重又領上了他的正路。他走了一程，便到了方便門口。那好意 Goodwill 開了大門，聽了他的歷史，就叫他望面前那條狹路上去便了。

那好意說道：「那條路就是你應當走的。」

耶徒問道：「那條路是否沒有灣轉，行人可以不致迷失嗎？」那人回道：「是有的，那路有許多灣轉屈曲；而且

斜道橫出呢。只是你須得從迷途中找着你的正路；那正路是挺直一徑，只是不廣罷了。」

那耶徒就上前行去，直到了舌人的房屋 House of Interpreter；他照着好意的囑語往門上敲了。門開處，那舌人攔住耶徒的手，領他入內，給他看一個相片；那相片上的人，就是他要去的那處地方的主人 Lord of the place。所遣派給他領道的。還給他看另外許多精美的東西；對於他的旅程，都有十分助力的。那舌人既與他祝了平安，他又逕自上路；一路默想那舌人給他觀看的那些物品。那時我遠望那條路途，兩旁都有高壁圍着，名度濟路 Salvation。只是他滿肩重負，行途仍是艱苦異常的。他拼命往前奔跑；到得一處地方，形勢似乎向上高斜些；那裏豎着一面十字架，架底下有一個坟墓。我在夢中見得耶徒來到十字架時，他的負擔鬆了，從他背上跌落了；那擔負輾轉滾下，直到坟墓洞口，跌進去了，再不得見。

那時，耶徒覺得身子頓時輕快，很樂意；他立定周圍一看，不禁詫奇，笑得眼珠淚流滿頰；又見來了三個光明使者 Shining Ones 對他行禮，說道：「祝你平安。」那第一個使者對他說道：「你的罪孽捨棄你了。」那第二個使者就上前脫卸了他的舊衣服，給他換上一襲新衣服。那第三個使者也在他的額上，畫了一個記號，還給他一卷字紙，蓋着戳印的，叫他一面跑上去時，一面亂讀。等到了天門 Celestial Gate 給了那門裏人，他們說了就尋路而去，那耶徒三躍歡忭，歌唱上路去了。

耶徒與阿卜榮的爭執 Apollon——卑躬谷 Valley of Humiliation 中的格鬥——耶徒在艱難山 Hill of Difficulty 上休息時，不覺一夢睡熟了。他熟睡時，將手中所執的那一卷字紙脫落了。在那山巔，他遇着兩

個人一名Timorous，或名怯公；一名米屈拉 Mistrust，或名惑者。他倆說道：他們覺得越走上前去，越覺危險；所以中途就回轉來了。

這幾句話倒打動了耶徒的心；他就記起那一卷字紙，想拿來讀了，可以得一些安慰；但找尋不得，因此他就重回山下的那個涼亭，他睡覺的那處地方來。那卷字紙實在是他進入天城 Celestial City 的護照；他尋着了多麼快樂，真是無人能思想的呢。他現在上山奔去，很迅速了。

只是他動身前行時，太陽已西下了。他那時就聯想起懦夫和惑者所告訴他的話了。當他正在自怨自尤，自悔熟睡失時的時候，一抬頭忽見面前聳着一座雄壯的宮殿，名叫美麗 Beautiful，因此他急速往前趕路，想來得及時，可以向那處借宿一宵呢。

他前行未久，就進入一條狹道；又走了一程，到得距管門人的居處有一箭之地，他猛偵見路上有二隻大獅子，攔住去路。實則那二隻獅子原有鏈條鎖着的；只是他却未見那鎖鏈，所以一見就驚恐異常了。那看門人親見了，就高聲喚他，說道：假使他的信仰足徵，他祇須順着大路居中前去，便一些無礙的。那耶徒聽信了，所以進得那宮殿。那看門者的名字，便叫謹慎 Watchful。

說起那美麗宮堡原是造來給行人憩力休養的。裏面走出一個齊整的女子，名聰穎 Discretion，來招呼他。既問知了他的一路行程，便喚出聖潔 Piety、謹慎 Prudence、慈惠 Charity 諸人；一時見過了，同進屋內去。他在此地和他們談話，很是投機，晚膳後，他們就領導他上樓，指示他一間很大的房間住宿。那間房間的窗

框，正是朝東，可觀日出的；他一個身就睡去，直到天明。

他未離那地之前，他們給他許多奇珍美物觀看；又領他上得屋頂，遠望那喜悅可愛的山原。他們說道：那山就是極樂嶺 Delectable Mountains，那原地就是無勞平原 Emmanuel's Land。更說道：到得那處，就可望得見天城的門了。

那耶徒這時已不得卽就動身趕程；只是在他未出門前，那主人先領他到軍裝房中，給他滿身武裝了，只是背上却未曾加上甚麼護蓋之物。這樣給他武裝，好叫他膽壯前行；即使路上遇着惡人，也可能抵禦的了。他聽得那守門的說道：從前有個鄰鎮的人，名忠信的，曾經走過那裏去的呢。

他現在起步向前了；那聰穎聖潔謹慎慈惠諸人，都送他到山脚大道上；那道路是通卑躬谷的。山坡很是險峻；就是他走得非常謹慎，尚且有一二次傾跌呢。他們都到了山脚了，那幾個護送的人，就給了他一捲麪包，一瓶紅酒，一把葡萄乾，看他上路去了。但那可憐的耶徒在那谷中前行不多路程，就偵見了一個面目獐兒的惡魔前來攔住他。那惡魔便是阿卜榮了。耶徒初時很是驚慌；又想返路逃跑，又想前去抵禦，疑惑不定；只是後來想到他的背上未曾加甲，恐怕返身逃跑，倒給了那惡魔看出他的弱虛之處，給劍刺死了；所以他決意挺胸上前去。那惡魔見他非但不退步，倒上前來迎敵了；也用盡平生力量，望他的胸口一劍刺來。因此他倆就大戰起來，約有半日光景才罷手。

耶徒已是四肢頭部皆傷了；那阿卜榮更是一躍身上前，拳脚相接，給耶徒一個大摔，鋼刀失手。阿卜榮因說

道：「我現在制定你了。」他那麼樣幾乎把耶徒壓死了。當那阿卜榮正是拳頭像雨點般打耶徒時，耶徒偶然伸出手去，摸着他那失落的鋼刀。他緊執在手，很命望龍翅上刺去，趕跑了那阿卜榮。當時他見得有一援手，滿握着生命樹 *Tree of Life* 的葉子；他就一手接來，敷在傷處，立刻全愈了。他坐下休息了一刻，重又上路趕程去了。

耶徒這時執刀在手；只是在這山谷中，他却再未曾遇見甚麼相害的妖怪。

名利場中的耶徒 *The Pilgrims in Vanity Fair*——忠實的天命——耶徒的逃避——卑躬谷的盡處，便接着是死影谷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耶徒須得經過那山谷的，因為那天城就在那山谷的過程中央呢。那條路途真是狹窄極了。在那右邊是一道深溝，左邊是一帶險峻的沼澤。更是路途黑暗，不辨東西；一步一步上前，須得十二分審量。

山谷中途道旁，就是地獄 *Underworld* 的穴口，火焰和隱聲不時噴出來，永遠不息的。耶徒聽得啾啾悲哀聲音，那是惡魔前來的預兆。走近那穴口時，便有一個惡魔儒儒的出來就他，嚙嚙的密陳了許多卑鄙的意念；那耶徒實在深信是自己腦中所起的思念呢。

耶徒既在這個寂寞的境界中走了一程，他約略聽見在他前面有個人，口中不住的說道：「我雖則在這死影谷中行，却有「他」與我同在，我不怕什麼。」他因知有敬畏上帝的人與他在同一的境地，所以非常快樂。後來一天有了光明，那耶徒就說道：「上帝已把死影谷變成光明的晨刻了。」

現在耶徒又遇了一層難關了；從他所立的地方，到那山谷的盡處，一路都是陷阱，網羅，凹坑。他跟了那晨曦般的光明，纔能到了山谷的盡頭。

他一路前行，來到了一處高岡；那坡岡站立，進程者都可以遙遙相望的。耶徒步上坡岡，往前一望，見前面有他的一個同村人，名忠誠 Faithful的，在那裏趕路；那忠誠的名字，他從美麗宮堡的看門者口中聽聞得到的。因此耶徒就高聲喚道：「喂，喂，等一等，我們同行罷！」

於是我在夢中看見他倆很是樂意的同行上前；一路言談很是投機，不論遇到何事，終是商量做去。我又見那滅亡城 City of Destruction 自從耶徒離開後的情形了。

他倆從荒野中上前，猛看見前邊有一座城市名稱名利 Vanity；那市鎮很是繁華，終年不歇的，叫名利市場 Vanity Fair。約計五千年前，便有天路進程者步入天城；那皮池勃 Beelzebub 阿卜榮和賴蓋 Legion 那些惡魔，見得名利城是進程者必由之路；因此就立了這個名利市場，兜售各種名利，終年不歇。

耶徒和忠誠倆進得名利市場時，那些人們都驚訝他們的衣服和言語的不倫不類。全城對於他們倆，大起喧譁，那些商人所最不釋然的原因，是他倆太看不起那些貨物；他們路過時，簡直懶去看這些；那商人問他們要購些甚麼時，他們倒說道：「要購真理！」

因此，耶徒和忠誠就不合於市民的公意，給他們捉了去監驗；監驗的結果，只認一定是瘋狂的人；否則定是特意來擾亂全市的秩序的。他們所以捉住了他倆，用板子打他們，用污泥塗他們，把他們裝入囚車，給大眾觀看。

後來有幾個市上有名望的人來了，見他倆那樣的忍耐，就喝住了那些暴鄙的私刑；左說右解，終算止住了爭鬧者的亂擊罷了。但是他倆因為聳動全市的喧鬧的緣故，重又解到監驗處，執打加鍊，鎖着遊街示衆；完了，重又押還囚車。

定了一個適當時候，解他們到那惡善公 Lord Halegood 處去聽審。他們說道：犯了損壞市場商業的罪；更是又說他們有意騷擾市民視聽，傳布危險思想，結合秘密會社。有忌妒君 Mr. Envy 迷信君 Mr. Superstition 和挑唆君 Mr. Pickthank 證實了忠誠的罪，陪審員也都同意了；因此忠誠便給宣判了一種從來未有那樣殘忍的死刑。他們先縛了他起來，鞭笞他，掌摑他，用石子擊他，用鋼刀刺他，末來縛他在樁上焚了個死。只是那時就有寶車駿馬等着他的，一時載他度雲障入天城去了。

耶徒呢，重又送入牢監去住了一時，後來管理萬物的主宰，安排着教他出得那處，重又上路去了。

疑城中的被虜 Captives in Doubting Castle —— 信徒怎樣逃脫失望巨妖 Giant Despair 的惡牢毒棒——那時，我在夢中看清：耶徒出得名利場不到一箭之遠，就遇到一人，名希望的。言語投機，他倆就成了莫逆的了。再表那耶徒忠誠這些名字，各有各的人格，在名利場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前因後故，都表述過了，可以證實的。

他們走過安坦平原 Plain of Ease 時，有一個地末司 Demas 請他們離開那所行的狹路，去觀無義山 Hill Lucere 的銀鑲；他們峻拒了，直向間道草原 Bypath Meadow 的沿界大路而來。

他們現在所走的道途，很是凹凸，行步艱難得很；耶徒一眼看見界籬那邊的隔道，甚是平滑；因說道：

「那兒有條平坦路途呢？來，希望，我們何不跨過去走那條路呢？」

希望答道：「那路假若使我們入了迷途，如何是好呢？」

耶徒認定說道那二條道途是平行着的；希望被說服了，他倆就跨過界籬去，走那平坦路途了。一時，夕陽下去，天光黑得可怕；又一刻，忽是雷雨交加，電光閃煞得駭異。他們現在已是失了正路了。耶徒自怨自艾，不應領他的同伴離却正道不走。

只是希望仍是原諒他，安慰他的；他們現在爲了前途危險，倒爭攘誰人先走的情形了。他們終想跨過界籬，遠到原舊的路上去。那時路上水勢大漲，行路萬分危難；後來到得一處比較略可避風雨大水的地方，他們決定在此待旦了。雖然在如此危險的地方，因爲他們經了十九次的沉溺，身子實在覺得疲乏異常了，不禁矓矓睡着。

現在他們所處的近處，就是那懸疑宮 Doubling Castle，那宮堡的主人，名就是失望巨妖；就是他們沉睡的地方，也在他的境界中。那巨妖清晨起得很早，既見了他們，就喚他們醒來，驅逐他們到宮堡中一個黑暗沉悶的惡牢中監着；直自禮拜三監起到禮拜六夜。

在禮拜四那日，他聽信了他妻子猜疑 Didance的意見，拿了一根山楂樹做的短棍，給他們一陣好打。次日清晨，又聽從了他妻子的勸言，走來訓斥他們，叫他們早尋個自盡的方法。他們求他釋放，倒觸怒了；他對他

們一口氣衝來，想親手給他們一個末日；那知他的忿怒激發了他的痼癩病，一時手足無力，失了功用。原來他本有那個病，在陽光清曬的天時，常常發作的。

黃昏時候，他又到牢中來觀看；見他們依舊活着，不禁又提起了忿怒。他着實可怕的恐嚇他們，甚至將耶徒的一股勇氣幾乎消失了；只是希望用種種言語安慰他，提醒從前戰勝阿卜榮，經過死影谷那些故事，勸他不要功虧一簣。在禮拜六那早晨，這巨妖與他妻子商量定了，領監禁的人到他的後園中來，給他們看他以前殺害的人的頭骨。說道不出十日，必將他們撕得散片般呢。言語說後，他又很命打他們入監牢去。

那夜他夫妻倆重又談起那二個監禁的人；那巨妖深自奇詫，爲何打罵都不能使他們絕命呢。那妻子說她疑慮那二個或則希冀什麼人來救他們的；或則他們身上帶着鑰匙呢。因此他倆決定明日一早給他們全身一搜。那半夜裏，耶徒與希望懇切祈禱；在黎明前一刻，耶徒忽的高聲說道：「我真是愚蠢啊！怎麼不去走自由的路，倒留在這惡臭的禁牢中呢。我胸中原藏着個鑰匙，名約言 Promise 我知道那一定可以開得出疑宮的鎖的。」因此他隨手拿了出來，開了牢門，開了外邊套門和鐵柵。鐵柵門開時，一陣軋軋驚醒了那失望巨妖。他連忙跳起縱身追來，忽又猝然病發，四肢無力追趕了。他們逃出了巨妖的魔窟，上得萬王之王的大道，真是一路平順呢！

信徒行程的結束——耶徒與希望怎樣到天城——信徒與希望後來走到了愉快山嶺 Delectable Moun-
tains 那裏有一輩牧羊人歡迎他倆。那輩牧羊人的姓名，說來希奇；有名知識 Knowledge，有名經驗 Expe-

Finch 有名警醒 Watchful，有名真實 Sincere，諸人簇擁他們到那天幕中，談了許多關於前途行程的話；並且叫他們用透晶鏡遙望天城的門。他們一徑上前，路上又遇着一人，面目黧黑，穿的是一襲淡色寬袍，問知他們前往天城，他就叫他們跟他前去，說是他原也是往那裏去呢。

那人名叫趨奉 Flatterer。一程程過去，待得他們警覺時，已早被領入羅網區域了。他們在那困苦中，猛然才記起那輩牧人曾經警告他們關於那人的行事的。

到後來，他們遠望見有一個光明使者 Shining One，手持小環策鞭，行近前來；他既知他們是孤單的進香客，往耶山 Zion 去的，就撕破網羅，放他們重得上路；只又叫他們一路須得謹記牧人所下的警告，不可怠慢了。

他們一路行來，一時到了一處地界；那處氣候各別，叫生客遇着，甚覺懶倦的。那希望就禁不住要睡了；但是耶徒却牢記得那牧人的警告，知道地定是所謂迷魂區域 Enchanted Ground 了，一睡覺便沒有醒覺的日子呢；所以格外警策；又牽着希望，兩人一路冒險着，互相策勉。

待得他們走過了迷魂區，又進入巴拉 Bethel 的地界；那裏氣候真是溫和甘美；人們到此，真個不願再離棄的。那地是花木常青，好鳥常鳴；又聞斑鳩和聲，又見陽光日夜不斜；那地適居死影谷之後，失望之妖管不到，疑宮也不多望見的；此地去那要到的天城，只有一箭之地；那方的市民，都能看得見的了。自然他們行近那城，格外可以看得清晰的。

那城是用寶珠珍石造成的，那街道是用黃金鋪砌的；陽光反映，華麗非常！耶徒爲了慕冀過度，病倒了；希望也

病倒了好幾次。

他們支撐得起時，就又趕路上前；在路上遇見二個人，所穿衣服，反映着金光；面目也是光明耀目的。那二個便問他們從那裏來的，他倆告知了，那二人就說道：「你們還要經歷二層困難，才得進入天城。」那耶徒與希望就請那二人伴他們同行，那二個應了。所以他們四人一處前進，直到望得見城門的地方。見沿城有一條深而又寬的大河，沒有橋梁可渡的。那伴着他們的二個人說：「他們只有涉水過去的一法；河水的深淺，只隨着他們對於天城中之王的信仰心之厚薄而定呢！他們因此走下水去，耶徒開始沉沒了，就喚着希望說道：『我在深淵中了，浪花打過我的頭呢。』」那希望勸他存着喜悅的心境，好使他弟兄的頭面常在水面之上。不一刻他倆都加增了勇氣，耶徒最先覺得可以立足了，河身漸漸淺了，他們終於涉水過了。他們到得對岸，又遇見那兩個光明的使者。那兩個人等着他們，見他們走上岸來，就與他們招呼，說道：「我們是管教靈者。奉命來管教那些救恩的皈依者來呢！」他們遂共向天門而來。現在請留意那天城建在一座鞏固的高山上的；那耶徒和希望虧得那伴住他們的二個使者的扶持，纔得平平順順的走上了。他們自然也按例將所有凡間的衣服丟棄在河中呢。

我在夢中看得清楚，見那耶徒和希望二人，進了天城，交了度牒，就變易了形狀，他們的寬袍發映着黃金色的光輝呢。有許多人拿着樂器冠冕來，迎着他們，給了他們那些物事。往後我在夢中聽聞全城金鐘齊鳴，似乎歡聲說道：『進來與你的主同享歡樂！』

我醒了，知道原來是一場大夢。

培揚 Bunyan 還有一夢，說起耶徒的妻子和子女們如何離棄了絕滅城，到了傳釋之舍；得着偉心 Greahart 的照顧，領入天城，遇着她的丈夫，一家人團聚。這故事，載在天路歷程第二篇中，‘The Pilgrim’s Progress’。

第七卷 田福的作品

(一) 魯濱遜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我們讀前面伊利詩本事、尤西里施歷險記、仙后故事和唐開歷險記等冒險小說，總覺內容的情節，雖極詭奇怪誕之能事，但此種情形，總輪不到我們的頭上來。但一讀過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家田福的魯濱遜飄流記，便不作此種感想。他這故事雖根本那時一個水手 Alexander Selkirk 碎舟歷險的事實而成，大部份仍出於作者的思想。不過他却能寫得入情入理，使讀者覺得如實有其事一樣，那麼描寫的手腕，便可驚了。這書共有三冊，非但述魯濱遜一生可驚可駭的事實，也指示我們對於許多事物應有的思想。下列故事，便是取材於全書中最有趣味的第一段的。

魯濱遜的逃亡及水手生活——開端魯濱遜自述，他在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生於約克 York 城，是一家中人的第三子；他的父親想望他研究法學的；只是他對於各種事業都覺沒有興趣，只有航海最合他的心意。他的父親是一個聰慧而嚴厲的人；與他講了一番優美且鄭重的話，說道航行探險的人，都失意無望的；漂流無定，得發展的真是百人中不得一二；但是學法律呢，他從數十年的經驗可以確決，是最穩當，最易發跡的一件事。

「不多幾日，那事倒也丟開了。近乎一年以後，有一日，從黑而 Hull 地方，便離了我的父母，不使他們得知一些消息；在一六五一年九月初一日，就上了一艘開赴倫敦 London 的船，航海去了。」

那船觸礁沉了，虧得有一艘燈船 Lighthouse 見了，放下一隻救生艇過來，載了諸人上岸。他們上岸的埠頭，名寬浪碼 Crozier。他們從寬浪碼走到約碼斯 Yarmouth 在那裏他們便接了安撫金，隨他們到倫敦去；或是歸黑而來。那觸礁沉沒的船長，萬分苦惱，說他的命運，與舊約上的約拿 Jonah 逸事相彷彿，諄諄勸說魯濱遜再不要航海了。那知魯濱遜早已打定了他的主意，那願船長的勸誠，偏到倫敦去了。從那裏他又上了一艘航行亞非利加沿岸的船，那船長與他很相投合，教導他行商買賣的事情，又教導他航行海面的種種關鍵。

「這次航程，是我一生最有成效最是得意的一回，使我成了一個水手，又成了一個商人。那次我帶回家來的有五磅九兩的金屑，在倫敦兌換，計值三百金鎊。我有了這筆錢，就有了不少的新思念；後來終於光了完結。」他用二百鎊款子安頓了那船長的寡婦，一百鎊做了航海的資本；魯濱遜又上船航行去了。一天清晨，他們正望着下內累海島 Canary Islands 進行時，猛見薩里 Sallee 的摩耳 Moorish 海盜，吃了一驚；一場渾戰之後，給他們都擄入海口去了。

魯濱遜被海盜頭目領管着，算是應得之賊，做奴才的工作。那其餘的人，都運往上國皇的法院，審問去了。他說：「主人入海去了，他叫我住在岸上，管理他的小園，和收拾房屋與普通奴隸應做的工作；他一次巡海歸家後，又叫我到船艙中看守船隻。」

魯濱遜趁打漁逃身——二年過後，那海盜有一時住在岸上，比衆長久；出門捕魚，必叫魯濱遜隨從；魯濱遜因此成了一個技術嫻熟的漁人了。有時海盜自己不出門，只叫一個親近人，或者一個壯年摩爾人伴魯濱遜前往。

海面重霧——海盜受欺——有一回，那海盜出漁，海面起了大霧；他們只是奮力前划，待覺到時，已離岸很遙遠了。此後那海盜便備了一艘長身的英國式遊艇，作為這樣打漁之用。這件事，就掀了魯濱遜逃亡的心意；那詳細情形，讓他自己口述如下：

「一次那海盜上夜命令說道：下日有二個體面的摩耳人來作客，要用這船。並叫我預備下三枝槍械，火藥還要獵鳥呢。發下乾糧，也比往常多幾倍。誰知到了下日早晨，我那主人獨自前來，說道：客人們不出門了，叫我與另外一人及一個孩子划船出海去，捕些魚蝦來，好備筵席供客。這時間，我那逃亡的心思，忽的又掀動了；因為我那時已受了主人的航權，有一艘船供我驅使了。我就此結束起來，倒不是為漁魚，却預備遠遊了。」

「我們捕捉了一陣，一無所得，却原來我時覺網中或鈎上有魚時，不曾提起呢。我因此對那摩耳人說道，怎樣如何可以回去見主人面呢；我們只好使篷到外海去罷。那人遲付了一回，想是無甚不合，便同意的掛起了篷帆，往外駛行。」

「我們行到約有三英里遠時，我就將船舵給了孩子把持着；我就附身走到那摩耳人所在的地方，出其不意，將他攔腰一把抱起，望海中擲去。」

「他立刻潛起水面來，懇求收在船中，說道：無論到何處，都願隨從的；只是如何可以信得他？我所以到船中取了一支鎗，照準着他，告訴他道：我已決意自尋自由生活了；他如不聲響，我必不加害於他；」那海水很是平靜，你自然必能泳水上岸的；只是你泳近我船，我就送你的命。」因是他回身望岸游泳去了。我想來他定必平順抵岸

的，原來他是一個善泳的人呢。」

魯濱遜與黑色孩子的長途航程——「待那人去了我就回頭對那孩子，名叫薩哥萊道：『薩哥萊，你如盡心服我，我必使你成個大人物；倘你不肯指着摩罕默德和你父親的鬚髮起誓，待我一心忠誠，我也將拋你海裏去。那孩子笑着，一面孔天真爛慢的神情，使我再也不要疑慮他了。他又立誓忠心服我，任是天涯地角他都願跟隨。』」

「當我們還在那遊泳的摩耳人的視線中時，我只是望着他不動；見他的影子漸漸移出我們的目光了，我們才靠海岸趕路。我們駛行很迅速；三日後，計算至少已行了一百五十哩，在薩里之南了。」

「不到五日的駛行，我們直向海岸近來，在一條小河口停泊了。倒也不想望着什麼居民，我們所需要的，是找一些清水喝喝。」

魯濱遜立成巨富預備大航行——「我們船泊時，乃在黃昏；定天黑了，就泳水上岸去。那時我們便聽聞岸上猛獸嗷吼，孩子早嚇得動彈不得了；哀懇着天亮了再上岸去。我說：『薩哥萊我不能不上去；倘使白日裏岸上有人，那兇暴或且比那獅子更利害呢！』薩哥萊說道：『那我們就給他們火鎗罷！』」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須得上岸的；因為船上清水一點也沒剩呢。那孩子說道：讓他上岸去找些清水回來給我。我問他爲甚麼他去呢？他很懇愛的答我道：倘使野人來了，吃了他去；我還可逃身呢。這種態度，使我從此愛他到極處。我說道：『薩哥萊我們一同上去；有野人來，我們可以殺了他，不是我倆都不給他吃去嗎？』」

「所以我給了他一塊大麪包，引船停泊到適當處，涉水上岸。帶的除火鎗和兩個取水的瓶外，其餘一些也

沒有帶上。我不敢離停泊處太遠，深恐小河中有生番划出獨木舟來，取了我一切所有的去呢。那孩子見得遠處一哩之遙有一處低涯之地，就奔去了；一刻他狂奔而來，我還道他給生番或是野獸追急了的，連忙上去迎着他；那知他一無懼色，倒背上負着一只動物，形似野兔，只是毛色不同，腳長些。他在那裏打着的。我們得了這件好菜，自然歡喜得很。

「但是最是歡喜的，那薩哥萊回報道：那處有清潔的水，却沒野人。只是後來我們找到河灣稍上，潮水不到處，便有清甘淡水，可供飲料，我們就裝了兩瓶，煮了那野物；再趕我們的路。」一路上只有一回與一隊和平的黑人鏖戰，便沿海岸直到浮德角 Cape de Verd，在那裏就遇着一艘航行巴西 Brazil的葡萄牙船，救了他們。那船長待人很是和善，也不要魯濱遜什麼禮品，而且更願出資購買他的小船，和薩哥萊。魯濱遜不忍將孩子賣去；只是那孩子自願去的，而且那船長又允認十年後，那孩子如能改信耶教，必然回復他的自由權；所以就賣了。他們一路平安，就到了巴西國；在此地，魯濱遜就與一甘蔗農人合股做買賣。他寄信給英國那寡婦，叫他將他隨行所遺財產的半數，買了英國出品，運到里斯奔 Lisbon，待葡萄牙船長第二次航行時，可以帶給他。

他買了這些貨物，很是得利；因就種植煙葉田。過了四年，他就成大富了。但他還不自滿，想了新計畫，期望致富更速。他就對他同種煙葉的農人，和賽賽范渡 San Salvador地方的商人說道：他從前初次到阿非利亞航行，見交易雜貨，得利又快又多；非但象牙，金屑，處處可得，更可購批黑人來使他們工作。過了幾日，有一天，有三個農人找他，說他以前談過的計畫，現在可以實行了。他們已預辦下船隻，叫他同去做這勾當，不要他一些本錢。

這件不下本錢可得大利的勾當，他不得拒絕，便決然丟了他的煙田，再要買一回生命的險了。

他說：「簡言之，我也想盡種種方法，可以使我的煙田不荒棄，可以使我的財產永保。我也想到這種探險事業，只是無謂且又妨礙我的勃興的事業；然而那時，理性一無權勢，只有盲從着他們罷了。」

魯濱遜航行攔淺，巨浪中逃命——那魯濱遜與他的同伴們坐船從巴西航行，約十二天後，就遇着出人意料

的颶風；一人死於熱病，還有一人和一孩子，被波浪捲去了。

那船定向往西印度的；只是又遇了一次暴風，船身起伏無定向，約計有十二天的工夫，人力無可施用，只好隨着風向駛行罷了。正在這個當兒，忽一人偵見了大地；衆人聽聞此消息，爭出艙門觀望時，船身忽然狂動，觸了砂岸了。波浪掠船面而過，那在外十一人的性命，都交託了上帝的手中，和波浪的手中了。那時風暴倒也有限，只是波浪掀動得狂暴可怕呢。

那些人給波濤捲了三哩多遠時，又來了山般大浪，將船翻了；船中所剩的水手們，立刻都捲入波濤中去了。

魯濱遜說道：「那海救了我。她把我衝上一塊危石，給我一個重重的打擊，立刻失了神經。那時我如即刻驚醒，也早悶死在波浪中了。虧得不前不後，在第二個巨浪未至前蘇醒了，因此就爬上崖岸來，自慶自慰的坐在一

片草地上；距浪波已遠料無危險了。我深謝上帝，能出這麼樣的大險；早幾分鐘，真是一些無希望呢。從這

個水葬的坟墓中能回復我的生命，這恩賜真是一生難以盡宣呢。我在岸上走來走去，舉着手臂，全身包在拯救

的神祕中，做作千百形狀，一時再難說出了。對着海中溺死的朋友們，更有一番深思；他們此後連影子都不得見；

剩下的，只有幾頂帽兒鞋子。我望望那沉沒的船，離岸很是遙遠；我默想着：「主啊！我如何得能上岸呢？」

出險後在荒島上之第一夜——後來他四圍審視，他的安慰全無了。他渾身溼透，無衣服可以更換。飲食皆無。身上除一把小刀，一支煙管，一小匣煙之外，一無長物；兵器更是不必說了。天氣又黑暗了。他抬頭見面

前有一枝叢葉密密的樹，形如棗樹，却是荆棘樹；想來祇好爬上樹枝，暫歇一夜再設法罷。

但是他在近處先步行了一週；他見了清冽可口的清水，真是救命之寶了，欣喜非凡。他飲了個盡量，拿些煙葉來嚼着，暫止了飢餓。他回到大樹旁，爬了上去，安置得睡時不會翻下來才罷。

他一時就睡着了。他實在疲乏太甚了，一覺直睡到天光大明。他見海也平靜了，天氣又大好。

荒島上魯濱遜築棚建屋——魯濱遜在樹上睡醒時，望見那擱淺的船，已半浮半擱在砂磧上，距岸較昨夜近得多了。在回潮時，那船又打近岸些，約只距四百餘碼；因此他就想到船上去取些日用物品。他泅水出去，到了船邊，攀着索兒上船；見一犬二貓，是僅存的活物；那也是他孤島上僅有的伴兒了。

那時間真是寶貴的很；他裝滿幾袋餅乾，一邊行走，一邊嚼喫。他束成了一排木筏，將航工的幾只大木箱，滿的裝足了糧食，工具，火藥之類，放在筏子上，划向岸來。下一日，他又泅水到船上，滿載了一筏子東西上岸。如此往復，有十一日的工夫，他差不多將船上剩餘的東西，都給運上岸來了。他那時已結了一個草屋居住了。一天早晨，他從草屋中出來時，望去不見了那破船了。

往後，他找了一處高聳的山坡平陽，將船帆搭了一個帳屋居住；這樣倘望見遠處海面來船，也可以打個招呼

駛歸本國的。

在帳屋前面，他又築成弧形土圍，兩端依住山谷；沿着土圍，他又豎立了一行木柱，每根相距約計六呎。木柱立在土中很是堅固，聳立空中的也有五呎半模樣長短。柱端削得如尖刀一般；每兩柱空間，將船上載來的繩索盤實了。這一行木柱之內，又依着外柱植了一行二呎半吋高度的木柱，這樣一個堅固的籬圍，任是野人野獸，都不能破入了。那籬未有門戶，他進出用扶梯的；他爬上時，就將梯提進裏面。他費了浩大的工作和時間，築成這樣一個鞏固的籬圍，或是城堡；內裏藏着他一切的寶物，糧食，器具之類。他做了一個夾帳，又從運來的船帆中找出一領油篷，蓋在帳上。

再見帳後山壁，略有微凹，好似山穴進路形狀；他就鑿成一個石穴，算是他的廚房。他現有火藥一百袋，就分置山洞各處；如此便有爆炸等事發生，也不致全部都損失了。他恐怕忘了時日，因就一枝大木柱上，刻着一行字說道：「我上岸到此，在一六五九年的九月三十日。」他在岸邊豎了一個十字架。又在那刻時的大柱子上，所刻的時日下邊，每日截一短痕；七日截一長痕，算是禮拜日。

同時，他又發見島上除野鳥之外，也有山羊，山兔，野貓各種動物，他如獵得了，就保藏了獸皮。

待那城堡完了後，他又造了一張桌子，幾只椅子，和一些零星器具。那木材呢，他伐下了一枝樹，用斧子斫成薄片，又將手鏗磨平才用的。後來有一次風暴，將沉船的一部份打上岸來；因此他又有了板木繫桿了。

有一天，在多雨時節以前，他將一只盛過大麥的布袋，在場地上倒出了那些泥沙麩殼之類；那知雨後幾日他



他在荒島的另一處，發見大羣的野兔龜鼈；他捕着一頭鸚鵡，教他學會叫喚他的名兒。他捕了不少山羊，養在自己那土堡中，羊肉羊乳都有了。他陶了幾件必需的燒器，作為煮烹之用。

他居住這荒島到第六年時，他造了一只獨木舟，想駛行全島一週的；他取出貯藏的獸皮，做成幾襲衣服；又編

忽發見在那幾支木柱旁，有一些綠色的新芽生出，後來便長成了一二束米麥。他收起這些米麥，種了再種，直到第四年，才得够量麥子可做麵包呢。

他說起那些鳥兔時來食麥子，他如何預防又說起那裏有一種地震實是無害的，可是起初嚇得他如何惶狀；他又如何病倒了，如何瘡起來；如何他從身邊帶着的聖經中找着安慰等事。後來他在荒島的另一處，找着了

一處生首果木的山谷，他就架成一座憩息的坐位，或者可以叫做亭榭。

織了幾只籃兒。他現在這付新裝束，真好看，他自己說道：「我有一頂羊皮做的便帽，又大又高，不成樣子的。又做了一件羊皮短外套，只到得膝股。又有一條袴子，是用一張雄羊皮做的。還有一雙長靴，也是用羊皮做成的。我有一條寬帶似的風乾的羊皮，在這條束帶的兩旁，我掛着一鋸一斧；在另外一條束帶，掛過肩膀的，也掛着兩個羊皮的革囊；一個中置火藥，一個中置彈丸。我背上負着籃，肩上荷着鎗；頭上張着一頂大而且笨不成形狀的羊皮傘。我已把鬚鬚修得短短的，上層只留着一些摩罕獸得式的短鬚。」

魯濱遜耕耘他的麥田，或是餵飼牲畜的空暇，便划着他的獨木舟巡遊；或是遊觀島原。總之他日日也是很忙碌的。

發見沙灘上的奇形足跡；星五來投魯濱遜——當魯濱遜在荒島上第十五年時；一日，他忽的發見沙岸上有一種赤足的印跡，使他詫驚異常。他見了之後，呆了半晌；回頭沒命奔歸他的堡來，好像後面有人追趕似的。從那夜起，他足足有三天三夜嚇得睡不着。

魯濱遜從荒島的那一端，望見海外水平線上有一條斑痕，想必是大地；那足印，定是大地上的生番走來印上的。所以他更是十分防護，恐被那大地上的生番偵見了，害了性命。

後來他又發見幾個骷髏，幾根白骨，想定是食人者剩餘的殘羹。他急忙逃歸所居的帳屋來，滿心充着感謝的情意，以為這裏虧得生番未曾族居呢。一天清晨，在他流居荒島第二十三年的時光，他驚見一隊生番在島原的那端，待他們去遠後，走去看看，見又是一堆骨骸；從此他更加防護得周到了。

幾個月後，又有一艘航行的船觸沉了；使他獲得了一大批新糧食。過了兩年，他一次又瞧見了一隊生番上岸來，捉住兩個俘囚，他們正在割食一個時，另外一個忽的脫了繩索，望魯濱遜那方奔來；後面有三個食人肉的生番追趕而來。魯濱遜奮勇的救了那俘囚，那俘囚後來便做了魯濱遜的一個忠誠的僕人。那件事正在星期五因名他星五。魯濱遜教了他許多英文用語，那黑人便成了一個有用同伴。

一天，星五很是驚惶的奔到主人那裏來，說道，又有一隊生番來了，意必是找尋他的。魯濱遜安慰了他一番，叫星五與他一樣的武裝了，從帳堡中出來。他們見那生番正在宰割一人而食，另有一人綁在沙灘上，望去是白人。魯濱遜與星五便對着他們放鎗，打死了幾個，其餘的也驚散了。那魯濱遜走去看看那白人時，星五又在獨木舟底發見了另一個黑色俘囚，認得是星五的父親。魯濱遜從此便有了三個同伴了。

後來知道那白人是西班牙國人氏，一隊共有十七人，航行觸了礁石，便流落在星五所住的生番人民中。在那裏倒也很蒙優待的；只是不久，那處的人民，與另一族有了戰事；那白人和星五的父親等一羣人都被擄了。

魯濱遜與星五二人，在此事未發生前，已早造成了一只大的獨木舟，這時便決定叫那西班牙人和星五的父親二人，划去載那其餘的西班牙人到此地來。

他們離去後，適見一英國船從海上開來；從那船中擄上一羣人到魯濱遜居處附近的海岸來，擄着三個俘囚；待黃昏時分，趁那些都睡熟了，魯濱遜就行近那幾個俘囚，問根究故，却原來那船上水手們鬧了亂子，綁鎖了這幾個船長，船副，執事，想謀害呢。

魯濱遜將三人放了，經了一番驚人的情節，那船長始得回到船上。魯濱遜帶了星五也上了船，撇下這輩鬧事的水手們，只管開船走了。那日期呢，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他逃出薩里的日子適相同。

魯濱遜坐那船到英倫，在一六八七年的六月十一日；計離棄祖國已經三十五年了。待到里斯奔，他從信牘中知道他的巴西的麥田，煙田，都很發達，計值二萬五千元有餘了；每年可有五千元之利金收入呢。

魯濱遜到了英國後，他娶了一個妻子；在培特福邑 Bodfordshire 住定了；但是不多時，他妻子故了，他的冒險心又一時活動起來。他重航到那荒島，見已成了一處繁盛的殖民地了。他也曾航行中國，俄羅斯等地；如此浪遊約有十年之久。在一七零五年的正月十日，纔歸倫敦。

他那時說道：「以前諸次航行，算不得甚麼；我現在預備要有一次長時航行呢。七十二年的人生，變易無止，我已够於信仰退居的利害，和平安的寂滅了！」

(二) 染疫的家

田福爲英文小說鼻祖。他的作品至今沒有一個小說家能超過了他。他所著小說中，魯濱遜飄流記而外，其次的便是大疫時代的記錄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這是描寫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大疫侵入倫敦之時，民間的情狀的。在小說中作者再稱目覩彼時情形，但當大疫的時代，田福實在還不過六歲，那麼其實出於耳聞可知。這一篇我們只當他小說讀去，在歷史上實也決尋不出如是生動活潑的描寫，可使人讀後，宛如身

在此大疫中那樣的。本篇是書中最精采的一段，雖田福實在不會和這舟子接談，然寫來印象之深，實已和真有其事一樣。

我從巴河 Bar 旋身取道田間向勃郎曼 Proletor 而來，到了一處公衆取水的水橋那裏。只見一個很窮苦的人，正獨自沿了海塘走去。我信足隨他走了一會，但見許多屋舍，都閉着門戶，最後我和他隔開一些路接談起來了。最初我問他這些居民都怎樣了。「可憐」他道，「真是劫數啊，不是死便是病了；這處和那個村莊上所存的人家，實在無幾了。」他手指着北白拉村「死了的已過一半，活着的沒有一個不病。」他又指點了一處給我，「這屋裏的人全數死光了。」他說「屋子空着門戶大開，但沒有一個人敢進去。一個小賊冒着險進去偷些東西，就染着病送命了，這是昨晚在教堂後埋葬了的。」他又指了許多屋，「那屋裏」他說「人都死了，夫妻倆和五個孩子。那屋裏的人，給關住在屋裏，你不見門前有人守着麼？」他接連又指了幾處屋子。

「你獨自在此做甚呢，那麼？」我問他。「我麼」他回答，「我是個極孤苦的人，承上帝的情，却還沒有尋着我，雖則我的家裏都病着，但只一個孩子已經死去。」我問他「那麼你不病便如何呢？」「如何」他回答着，「那裏便是我的房屋，」他說時手指着坡旁一所小房子，「我的妻和兩個孩子，在那裏過活；咳說過活還罪過呢，妻和一個孩子都已染着了。」說到這裏他的眼淚滾滾地流下臉來，我也陪了許多眼淚。

「但是你」我說，「爲什麼不到他們身邊去？怎忍背棄了這些骨肉獨自在外邊呢？」「咳先生」他說，「上帝何曾許我去啦，我不會背棄他們，我不能不在此做活，去養活他們啊；也還虧上帝，他們還不至於缺乏。」他說時

舉頭悵望着天，從他的容貌上，使我知道我所見的這人，確無一些虛偽，而是個虔敬宗教的好人；他的祈禱實是他感謝上帝使他在這種情形中，家裏尙不至缺乏的表示。

「不差，這真是他的慈悲，使窮人可以有的，」我說。「不過你怎樣過着日子，怎樣能够不染着病的呢？」「怎樣，」他說：「我是個舟子那邊就是我的船。」他說：「這船便做了我的家；日裏我在船裏做活，夜裏我在船裏過夜，得了些東西，便放在那塊石頭上。」他說時，指了路的那頭的一塊大石，離他的家還很遠；「我再喊了幾聲，等到他們聽見，便出來接了進去。」

「是了，朋友，我問你做舟子的却可以弄到錢麼？這時候還有人來坐船？」

「有啊！先生，」他說：「我常常給人家雇去。不見麼？那邊泊着五艘船。」他指着下流離鎮很遠的船：「那邊八九隻，外面一些又是幾隻，他指定了那鎮上。」這些船裏，都住了人家，有的是生意人，有些是船主；他們離陸地住在船上，我替他們工作，送東西給他們，或代投書信，和其他一切必要的事情，好讓他們不必到岸上去；每夜我便把船纜在其中的一艘上，睡在那裏，謝上帝，至今還是無恙。」

「這里我不大上岸；就是現在去看看我的妻子，他們到底怎樣，并帶一些錢去，那是我昨夜到手的。」

「可憐的人！」我說：「你替他掙了多少呢？」

「我得了四先令，那是一注錢了，照我們窮人而論；但他們又給了我一袋麪包，一個鹹魚，一點肉；這便作成了我。」

「很好了，我說，你已給他們了麼？」

「沒有，他說，但是我已叫過了，我的妻說，這時她還不能出來，但半點鐘裏，她總要出來，我現在正等着她。可憐的，他說，她的情形很不好，已經腫了起來，而又破裂了，我想她會復原，但我的孩子怕無望了，但這是天意！」他頓住了，流了許多眼淚。

又談了一會，那可憐的婦人開出門來了，「洛伯，洛伯！」她喊着。他接應了，叫他略等一等他就來；他從水橋上跑了下去，到船裏拿了一袋乾糧上來；上來了再叫他的妻子。接着他走到那塊巨石旁邊，拿袋中的都倒了出來，一一排列好了再退下來；他的妻同一個孩子出來取去；他指一樣樣說着，那個船主送了那樣東西，那個船主送了那樣東西，結末他說「這都是上帝賜的，應該謝他。」那可憐的婦人取齊了一切東西時，這很輕的一些，她竟軟得不能一起拿完，她留下了一袋餅乾，叫那個孩子看好，等她回來再拿。

「那麼，還有那四個先令給了她麼，那是一星期中的用費，照你剛纔所說？」

「給了給了，不信你聽，」說時他又喊着他的妻，「賴琪！賴琪！你收了錢麼？」「收了，」她回答。「多少？」他問。
「四先令零一格羅 Groat，」她說。「是了，是了，上帝保佑你們，」說着他望來路回去。

第八卷 施惠夫脫葛立浮漫遊錄

魯濱遜飄流記後，數年中英國又出了一部諷世小說，這便是施惠夫脫 J. Swift 的葛立浮漫遊錄。書中講個名叫葛立浮的人，漫遊世界各國的所聞所見，但實在却是在譏諷那時的英國。這所說的小人國，便是英倫三島了。因吸食而起的戰爭的，又是借來嘲弄各國所興無謂之兵的。這一部小說中所講的，都是不偶然，不尋常的故事，最適合兒童的胃口。到了現在，大家都把他的譏刺性質忘去，只認他是一本述異記了。

(上) 小人國遊記

葛立浮自述他的歷史說道，他父在拿的漢邑有一所小小的家宅，他是五弟兄中第三個。他小時便在倫敦一個外科醫生那裏學醫。每當他的父親寄給他少數銀錢時，他便買些關於航行的書籍來研究，以為他將來必要旅行各處，這種航行的智識是需要的。他曾經當了兩次海船的外科醫生，到過東方和西印度諸地。他旅行有暇，便熟讀那最有名的旅行筆記；每到一處，便細細觀察那地的人民的舉止行動，風俗，且學習那方的語言。後來葛立浮受了阿的落魄船的船長柏里加的雇約，航行南洋；在一六九九年的五月四日從勃立司託開行。那船遭了風暴，吹到了萬底門大地西北方，觸了礁石。那時他和另外五個水手，跳入救生艇，划着逃生；但是不到半句鐘，那艇又翻了。他不知他的同伴後來什麼樣；只是他隨着運命的指導，衝波逐流，泳着海水。一刻後，他

覺得身子立得住，便涉水上岸。那時他經了一場泳水，身體疲乏不堪了，他說道：「我臥在草原上睡着了，待我醒覺時，覺得全身不得彈動，我的四肢已被緊縛在地上；頭髮呢，也一根根縛住在地上；身上也覺有幾根繩索橫過綁紮住着。我那時只好向上觀天，那太陽漸漸熱了，使我眼睛不得展開。我聽得四圍有一種嘈雜的微聲。不多時，我覺得左腿上似有活物移動着，漸漸爬上來，到了胸前，又上到下領來了。我略略折曲我的眼光下觀，見一個不到六吋長，具着人形的動物，兩手執着弓箭，背上負着箭壺。」

「同時我覺得後面有四十餘個跟着他。我大喊一聲，他們嚇得拚命逃奔。後來他們對我說，這次驚惶，也有從我身上翻到地上的，也有自相踐踏的，損傷不少。但是隔了不久，他們又來了。我這時被他們弄得真個不耐煩，想起立了。我將左手略一翻動，那紮住的繩索，都碎斷得片片絲絲了。他們見我如此行動，就大聲喊叫；不一刻，左手上著了數百支箭，使我覺得如針子一般刺來。又向空中射擊一種炸裂的東西，好似開花彈子一般；幾個打上我的面來，我連忙將左手蓋護，未曾受傷。我因想最平安的方法，還是靜臥。」

「他們見我靜臥不動，就停止放射羽箭；只是從旁邊的聲響聽來，人數越是增加了。距我的右耳約有三四碼的地，我聽清約一小時的錚錚釘釘聲，我就依着繩索寬放的度限，略轉頭去窺看，原來在那裏已起了一座高台。面積大小可容四個小人；擺着幾層扶梯，那時台上有一個人，看去很是體面的，正在述說演詞。這樣長篇的演詞，我可惜一個字都不懂得。」

「一刻，他大叫一陣，就有五十餘個小人將我左邊的繩索都割斷了；如此我便可自由的轉身朝右邊了。我

被縛的象



見那人形狀，比在旁並立的三人，高了一倍身格，年齡約在中年。他做了種種手勢，看去也有恫喝，也有慈悲，也有良善，也有安慰的種種，演說家應有的都有了。

「我用了很是服從的神情，答了幾個字，舉手指着太陽，雙眼看着太陽，好似指日立誓一般。後來又三五次的指着我的口，因為那時我實在餓得要命了。幸喜那元公 *Enrico*（這是我後來知道他們呼他們國王的名號）倒也能領會我的信號，立時走下台來，發令叫在我的兩側，安放了幾只梯子；約有百餘人挑着籃子，滿貯肉類，用頭頂到口邊，望口內輪流倒下。那全是國王的好意，我在這裏初次蒙優待。我見那食料是幾種動物的肉，只也難辨清那味兒了；有腿，有肩，有腰，形似羊肉，宰割得倒也很精緻；不過小一些，像百靈鳥的翼翅彷彿。」

大。既見我食量浩大，他們想得倒也聰明，就很機巧的運了一只頂大水桶來，推到我口邊，打開蓋子，見那裏盛着不到一品脫（他們的容量計已一百零八加倫了）的水，一呷早光了。那味兒很像勃蘭地，只是甜香些。他們又

運一桶來，我又如此一呷。我打招呼叫他們多運些來，只是不見他們運來。」

此後葛立浮睡去了約摸八點鐘工夫；待醒覺時覺得面上手上都輕敷了香膏，如此便搽去了那箭瘡了。原來那國王命令醫生們拌攪了一服睡眠藥在那酒中呢！接着葛立浮又被運進京了。那載運的車輛，費了一隊工程師和木匠不知多少心血，纔造成；又揀選了皇家最大最壯的馬一千五百匹駕着。那一扇最大的門戶，計四呎高，二呎寬，叫他只好爬進去。他們把他的左脚鎖在一所大廟宇的拱門上。那裏有上千上萬的人來看他；守護他的兵丁，約計萬名。那國王下諭叫爲他造了臥牀，約用他們普通的六百只才做成。在那趕做的二週中，他只好在那廟宇前露天暫宿。國王又諭皇城附近九百碼以內諸村人民，供應這個俘虜的飲食；費用可向皇庫中支取。這種大費用，算來可供他們人口一千七百二十人的用度。再令三百個縫工，照他們國內最時令的樣式，爲他趕造一件衣服。他說那地方似連接的圍圃；田疇很平均的每畝計四十方呎，狀似花牀。

又有一道上諭說道：那些已經看過這個山般的人 *Man-Mountain*（他們號葛立浮的稱呼）的，趕緊回家，稽留不去者有罪。在五十碼以內看觀者，由內務部酌量收費。

一天，那國王請葛立浮起立，兩足分開；下諭軍馬從袴下行過；那隊軍馬計三千步兵，一千馬兵。

到末後，葛立浮因了種種情形，得了自由權；准許觀看王宮。那皇城內的市民，都得了信息，說這大人要來了。那皇城是四圍城牆，高可二呎半，闊有十一吋；每十呎之間，築一雉堡。他自敘道：「我跨進了西城門；又小心，又緩緩的，跨過兩條正街；穿的只有短衣，因爲恐怕長衣襟帶綽了屋脊和戶檐。見洋台屋面，擁擠着瞻仰的人民，想

一生旅行所到
 的地方，從未見
 如此熱鬧過。
 那兩條街約五
 呎開闊，那些街
 巷我能插足的，
 只有十二吋到
 十八吋寬廣。
 那城內可容人
 民五萬戶，居民
 房屋也都三層
 五層的；市場商
 店，很是清潔，很
 有秩序。皇宮便在城的中央。

四圍離宮殿約二十呎模樣，有一帶高二呎的御牆。
 『外宮廷有方形四十方呎一塊草地，包圍着別的兩個宮廷；在內便是國王所居的皇宮了。那外廷的房屋



勝下的演



最低的也有五呎高度，牆壁統用四吋厚的整方大石砌的，堅固異常；可是我如跨進去，便免不了得要帶壞他們的。那時國王深欲我一看他的宏大宮闕；只是我無可應命。後來想到了一個妙法，費了三天的工夫，在離城一

百碼的一個御園中，揀選最大的樹木幾枝，我用自己的手刀做成三尺來高的二只橈子，可以勝任我的體量的。

我第二次重進皇城時，手中便拿着這兩只橈子。人民自然已經早已奉了上諭迴避了。我到了外宮廷時，就安定了一橈立了上去，將另一橈提過屋頂，輕輕的放在第一與第二宮間的空地上，這空間說來很窄，只有八呎呢。我因此便很安穩的從這橈跨到那橈，進了外宮廷了。轉頭又將手杖將外面的橈子勾了起來。這樣一步步便直到了內庭。那裏我就躺了下來，抬頭適在他們的第二層樓。那第二層也特會開展着叫我展覽的；裏面的佈置，真有意想不到的華麗。我也看見皇后和年青的幾個公主坐在各人的屋裏，四邊圍圍着婢僕侍徒。那皇后和氣得很，見了我很懇摯的笑着臉，從窗中伸出手來使吻。葛立浮在那裏居住不久，便得知那小人帝國中也有兩個

互相傾軋的政黨；一名「洪臘梅革山」[Trameckan]一名「司臘梅革山」[Simeckan]在脚上穿的鞋子的高根低根上分別的。後來那世界另有一個大帝國，在柏露斐司格 Island of Blefescu 島上的，起兵來侵伐；那兩國便有了戰爭。那戰禍的起原，是傳說這現代國王的父親，一次食雞蛋時，照習慣將大頭割開，失手割掉了他的手；指因此他出諭叫人民以後割蛋，一律割小頭，否則重懲；如此便有一般人大不謂然，起來抗諭。柏露斐司格王乘此勾引了那些亡命的大安地 Big-Indian 來作亂了。

葛立浮早表示他的忠誠態度，說是無論那種人來侵襲，他必盡力保護那人民國土；因此他便泳水出去，既砍斷了那來侵的艦隊的繩索，將全隊五十餘艘的敵國大戰艦，都繫住帶回小人國的軍港中來。那敵國自然沒手的用箭射擊他；但是他除戴上一付眼鏡保護眼睛外，就是滿身着箭，也算得甚麼呢。

那國王的計畫，想要使敵國夷爲行省，將大安地人盡滅了；只是葛立浮未願同意，便失了國王的歡。

後來他聽聞那國人將要定他叛王命的重罪，葛立浮就逃奔到柏露斐司格國；在那地他偶然得了機會，便回到自己的祖國了。回到英倫的時日，在一七〇二年四月十三日。

(中)大人國遊記

葛立浮與魯濱遜有同樣的性情，最喜浪遊；他從小人國歸來後，在六月二十日又動身作第二次航行，目的是想赴蘇拉 Surat 的。一年後，那船乘風駛向東方，過馬魯加 Molucca 羣島時，船中需清水，船長便派遣一隊水手

坐小船划向岸去找尋；那時萬立浮適也被擱在內。他們一隊人上了岸後，萬立浮順步走着離海岸有一哩遠地去了。待得走回海灣時，見同伴們都已上了船，拼命划着，狀似逃命一般；他正要張口叫喚，抬頭猛見一個巨人在海中追趕，他們虧得早飛也似的划着，未曾給那巨人捉住。他說：「我那時一些也不敢再冒險了，只有回身望原路奔去；又爬上高山，得一望那全地的地勢情形。」他見全地都已墾熟了。第一件使他驚駭的，便是地上所生的青草，幹長足足在二十呎以外，好像留着做乾草似的。他見那道路上的青草，發旺得像麥田一般；意想那巨人們看來，恐怕還覺得狹小的羊腸路呢。他立了一刻，望兩旁看覷，不見甚麼；只是時光似乎是麥田成熟時呢。那些聳立的麥幹，帶着穗，祇少也有四十來呎高。

「當我正想在一家籬笆間找一個空穴進去，忽見一個巨人長反形狀與海邊所見的相等，從田間上來，望屋柱走着，形如高閣，一邁步有十碼長短。我那時震驚異常，連忙躲身麥田中，眼看附近田間。我聽聞他的叫喚聲，氣比號筒還響幾度，初時一聲，幾疑是空中霹靂。他叫喚幾聲後，便有一羣七個巨妖，向他走來；手執刈刀，其大小有六把普通的那種鎌刀模樣。」有一個割麥的人行近他躲身的麥幹邊；他忽然想到不是被刀砍死也要被那人踏死了。所以他用力呼喊起來了。

他又接着說道：「那人聽得我的喊聲，就放短了脚步，向四面地上找尋了半天，纔見我躺在麥邊。他思索了半晌，那付形狀與我們見了一個小動物，恐怕牠刺了或噉了一般。後來他俯身將大指和食指夾了我起來，離他的眼睛約計三碼光景，纔看得清晰。那時我細細揣摩他的態度，決定還是不掙扎的好；因為我已被擧在六十餘

天的高空，一動若是從指頭中間溜了下來，便不得了。因此我就舉眼望定太陽，兩手打着弧環，想說幾句謙恭的言語，好敷衍我那時所處的境地。我幾次看他有厭煩的表示，想擲我下來；但是見我的聲音舉止，倒也希奇；雖然他不懂得我的言語，却深喜我能說得清楚的字眼。

「這時我真忍不住呻吟垂淚，向旁邊旋轉頭來，好使他知道我被他指頭壓逼的苦楚。他似乎也理會得，便舉起他的衣裾，輕輕將我放入，就急忙奔到他主人那裏去。那主人便是在田間看見的第一個農人。」

葛立浮在農人家倒也相安；做了那農人的女兒的一件玩物。後來大家叫農人在公衆地賣着；末後給那地的皇后買了去；與國王常常交言，不久便熟悉了他們的語言了。那皇后諭令一個精細的木匠，做了一個小巧籠子，把他關在宮中，叫農人的女兒看護着。

他在籠中也走了不少地方；有一天被一只大鳥銜了去，在海面上丟了；虧得給一只海船看了，船長把他救起，送他到英國。那是在一七〇六年的六月呢。

這裏我們可以得知世界上有這種人類；那風俗習慣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他一路上覩見小屋小樹小牛羊等，便又使他回憶他在小人國的情形了。

(下) 歸家後的感想

「我在本國往往見了行人，便高聲叫喚，使他沒頭沒腦，想我是個莽夫；我到了家門，僕人開門後，我終是屈躬

進去，單怕頭撞門樑，好似鵝子進棚一般。我的妻子迎來攬抱，我又是俯身近膝，意想不如此恐她不能接我的口吻。總之，我一切的舉止行動，不自覺的都改了常態。人家都說我瘋癡了。隔了一時，我的家屬朋友纔理會這種習慣的來歷。我的妻子叫我下回再不要出海了；但是我呢，命運雖如此惡劣，却又不改性子，不聽妻子的好言，依舊出去航海。」

葛立浮後來到過臘波大 Laputa，那是一個飛島，住民都是哲學家 and 天文家；又到過福尼姆 Houyhnhnms，那裏馬是文化的代表，人呢，名叫約福 Yahoos，是一種退化的低能民族。

第九卷 柯伯馬希根人之結局

近世禱史中的寫人物，再沒有一個寫得比這美洲印第安人，更活現的了。非厄馬柯伯 Fenimore Cooper 以所著各種講紅種人中冒險事業的小說，聞名於世。下面是他最有名故事中的一篇，世多以短篇小說目之。柯伯寫美洲曠野小說的時候，是在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這個時代，印第安人還很多，常常對白種居民宣戰，甚至在紐約 New York 的北方大森林中，也有他們的營壘。但現在這民族就式微了。小說中所描寫的「高貴紅人」(Noble Red Man)，在他們本土，早已絕跡。

(1) 初秋曠野中的俠影

一千七百五十七年的夏，美洲殖民軍隊，同當時做加拿大 Canada 主人翁的法國人開戰。他們不得不分兵抵禦。美洲殖民地的騷擾，在這時要算最甚了。這英法之戰中，印第安人也參預。加拿大族的人民，也加入移民一方和法對壘，一方又要防這些土人。這時觸處是危險，甚至那種小小的鎮區，亦不能保持安寧，不受攻擊。在七月裏的一天，有三個奇怪活潑的人，在美洲荒野中，演了一齣活劇。這事在表面上看來，非常沉靜；沒有人能知道這三人的方幹着一種驚人事業。他們三人都很隨便的，站在一個水流急湍的河的岸上。那瀑布昏鈍的大聲，足顯這條河，是從一很近的高地那邊流下來的。可怕的瀑布，從那兩高岸中間瀉下，直激得浪花四濺。

三個中間，兩個是暗赤色皮膚。他們的面貌和身體，皆用顏色塗着。還穿着獸皮同羽毛做成如畫的衣服；很可表明他們是西方野地方的土人。其中一個，年紀較大。他們倆原是父子。這老的印第安人，名叫欽格各克。他是特拉活地方，印第安人殘餘種族叫作馬希根人中間的族首。或稱會長大毒蛇。雖然他的身材，沒有像他兒子那樣的美觀，同無限的力量；却有印第安會長完全的威嚴，和警覺的態度。他兒子名叫恩格斯，綽號約束大鷹。

這小隊中間的第三個，身穿一件綠色的獵衣，腳上登了一雙印第安的鹿皮鞋，膝蓋旁掛一枝很長的來福槍，手把槍上的發彈機，弄了個不了。因為長久在陽光中露瀟，他黑暗的皮色，幾乎同他的同伴一樣；難說他是一個白種人。但他却是白種人，名喚納塞尼白伯。他在印第安人中，人多稱他作鷹眼。他的名聲；在法國兵士中皆知其為無懼的偵探和獵人；所以法國人多稱他作長來福。

這三個人，雖靜悄悄的談話着，並沒有顯出驚慌的樣子。其實他們却是知道法軍領袖穆脫卡將軍，將取道這蔓延的森林，來窺探在離這兒幾哩路以外，喬治湖上維廉亨立炮台的英國兵士；所以在那裏警備。

忽然這老的印第安人，把他的耳朵放在地上，專心的聽了一會；喊道：『白人的馬來了！』他們於是^不等到看見這隊人馬，就馬上隱蔽起來。這隊人馬中間，有一個英國長官，穿了管殖民事務陸軍少佐的軍裝。有兩位美麗的少婦，騎馬旁行；一個藍眼美髮，一個面呈黑色。他們還伴着一個印第安領路的人，同一個面容粗糙，身體瘦削的人。鷹眼一見那些人，便跑出來，高聲呼喊，問他們是什麼。停了一刻，那長官答道：

這是陸軍少佐鈍根黑吾。這兩位婦人是副將孟祿的女兒。他在維廉亭立瞭台上發令；我們要到那地方去，不幸我們的引路印第安人迷了路；倘若你能幫助我們，重得正路，我們非常感激。」

(2) 鈍根黑吾等受紅種人之欺及獨木船中危險之程路

上面的一段話，已經很能使獵人知道這印第安人一定欺了這些人了。他就帶諷的說道，「一個印第安人，失了他的路麼？」說着，瞬着眼睛，教他的同伴，立刻到一個叢林裏去，殺死那不忠的鄉導。但不等到這樣；怪叫一聲，那引路人就飛也似的跑了。

這些旅客，已經上了當，是很明白的了；如果他們要免入殘暴的印第安土人之手，不能不立刻就逃，因為這時已知道引路的是火倫 Inuons（亦是印第安種族之一）人的會長，他是英人的死讐。但這時暮色漸集，要當夜到那堡壘，已沒有希望；所以鷹眼就帶着這四位旅客，到了河邊，把他們的馬給了他自己的印第安同伴。就從一隱蔽之地，拖出一隻楊木做的獨木船來。在這船中，旅客很難下坐，因為這船身既小，載了五個人，不沉已是幸事了。憑着鷹眼的奇異技能，和他鎮靜的駛行，只勉強能抵抗急流，搖經那洶湧的水波；保他們不沉溺。但這是他們脫險的惟一希望，所以也顧不得了。四人坐在船中，幾乎氣都不敢透一個；那鷹眼都按着冷靜的態度，用他敏捷有力，小槳的划撥，輕輕推行。同時那兩個馬希根人，引了馬下水，然後上馬到近處一個小灣，人家不容易發見的地方去躲。這樣馬在水中走，可沒有蹄跡留下來，給伊落闊斯人 Iogouois（即前火倫人的家族名）按圖案

駭了。

(3) 瀑布下的隱匿處

黃昏時候，鷹眼用他驚人的技能，帶這小船到了一個水流僻靜的地方；這地方沿着一個多石的小島。有一大瀑布如簾子一般流注。雖他們已登上了這島，因為在黑暗可怕之中，水聲如雷，那些旅客還不敢舒氣一動；只呆着像木頭樣站在那裏；這時獵人，又把他的小船，像離弦之箭樣搖回去帶那兩個印第安人，同藏着的鹿肉來。只去了一刻光景，他同了他的同伴回來了，就打算怎樣使這些旅客安適過夜。

鷹眼見他們藏在這瀑布下，總不免給人家發見；想來還是抵禦紅種人一陣的好，這攻擊在一天早晨是要開始的。

在這地位很好，而天然多洞的小島上；他憑着自己的絕技和那兩個射技稍遜的馬希根人，抵禦紅種人，使他們一直到下一夜裏不能渡過灣來。

(4) 餘衆爲火倫人所捉由鷹眼同馬希根人合力救出

如今的地位，却非常危險，他們的火藥已完，挨到明晨，他們俱被射擊不是吃彈子便是捉去做俘虜了。一個小小的軍事會議，馬上舉行，議決那偵探（即鷹眼）同馬希根人，應該潛入水中，到那岸上，從黑暗中走到礮台上面，

請到救兵一同回來。大家知道明晨其餘的人，必給紅種人捕去；所以救兵必須非常的強而有力才好。次日早晨，火倫人又來攻擊了；不見有人抵抗，便直奔這隱匿處來。尋着少佐黑吾和兩個女人，及其他一人；這入自己說出名叫台佛加末 David Gamut 是派到康納得 Connecticut 聯隊去的琴師；在這時他實神志已不大清了。那個不忠的引路人馬格 Magua 決定不去刺這些遇難者的頭皮，却把他們關起來。那台佛加末被捉時，他一定要唱一曲送葬歌，那紅種人也像別的野蠻民族一樣，相信這種心神錯亂的人，須受一種特別的保護；並又將他捆起來。這次馬格所以要背叛的原因，是要報副將孟祿之讐，因為他有一次曾被孟祿笞打。

幸而鷹眼同他的同伴，從一個秘密的儲藏所裏，獲得許多火藥，所以他們並未到炮台上去，就馬上很勇敢的沿着足跡回來。正在這時，追着伊落闊斯。只見紅人押着他們的囚犯，一路前進。鷹眼和同伴，就把馬格同他的戰士趕走，將俘囚釋放。

(5) 英國礮壘的失守及副將女兒的二次被獲

這小羣的人，於是再向維廉亨立炮台前進。當他們將近炮台時，見穆脫卡的軍隊，已經在那裏巡邏視察那地方。這是他們運氣，湖上忽起了一陣迷霧，鷹眼對於這地非常熟悉，他仍能引了他們，安然穿過法國陣線來，不曾給人看見。孟祿見了他們回來，樂不可支。他預備防禦抵敵，已經好久了。

這勇敢蘇格蘭老將軍，同他一小隊忠誠的美洲守兵，如何守維廉亨立礮壘，抵抗那穆脫卡重壓的軍隊；這事

在這種殖民時代的許多歷史中，均有得講到，結果孟祿同他的守兵，倒底不能不退出；但他們却特許同一個指導人，到愛德華炮台。不過這是一句假話，當他們行軍穿過樹林時，忽有大隊的印第安土人，突出攻擊。孟祿等就知道中了計了。這印第安人是原是歸附了穆脫卡的軍隊的。兩軍亂殺一陣，馬格和一小隊火倫人重又出現。就乘亂帶着兩姊妹，同那失瘋的琴師走了。

(6) 五衆追蹤去救俘虜

副將孟祿，同少佐黑吾，還有鷹眼同那兩個馬希根人，幸而都逃了出來。恩格斯（更即兩個馬希根人中的一個）知道各拉 Cora 同雅麗 Alice（孟祿的兩個女兒名）定被火倫人捉去了；於是大家都決定到那北方大森林中去，救那兩個女子，因為知道火倫人的壘，是在那裏。德拉活的印第安人，也在那裏下寨；他們是同馬希根人同種。五衆一天一天，依着印第安人的足跡，一逕追去，後來，他們覺得已行近那印第安的軍營了。

他們小心謹慎地跟着足跡投入樹林中。走過一程，見面前一條小河，河中有許多海狸成羣來往。一個奇怪的人，眼瞪瞪望着這些很忙的小動物。正是那琴師加末。他們就從加末那裏知道雅麗現囚在火倫人帳中。這火倫人的營帳，離此兩哩多遠；而各拉則在十哩以外，由德拉活人看管着。這三人，並未吃什麼苦；但將來他們的命運究竟怎樣，又誰能料定呢，那印第安人允許半癡不癡加末，完全自由；所以他纔能給那些救援者這種的幫助。

(7) 馬希根少年恩格斯墮入火倫人之手

他們立刻就得了計較。由黑吾假扮他自己作穆脫卡的偵探，去探火倫營幕，希望救出雅麗。而恩格斯同鷹眼兩個，同到德拉活營中，去救各拉。年老的副將，由欽格各克（那老的馬希根人的名）的引導，沿河到平安的地方去。

琴師，帶同黑吾，扮作穆脫卡的偵探，到了火倫營中，大受印第安部落的歡迎。正在他們會商談判時，恩格斯已做了囚犯，被他們帶進來了。馬格同他一隊勇士也都到了；看見捉到了他的仇敵，非常快活。有些火倫人，要立刻把這少年馬希根領袖殺死，但馬格却情願讓他活着，慢慢的處置他。

(8) 少佐怎樣在熊皮中發見鷹眼

當這因恩格斯被捉的時候，他們已把假裝從穆脫卡那裏來的黑吾暫被忘却。直到一個年老的會長，上前問白種的兄弟，會不會呢咄時，纔又被他們注意起來。這少佐躊躇了一會，答道：「我有這技能。」

那人告訴他有一個兒媳，給惡鬼附住了，所以要他去驅邪。說罷他就領路到一山旁離營不遠的山洞裏。個病婦人在這洞裏，睡着。

老印第安人面對着那少佐道：「現在要讓這白兄弟顯他的本事了。兄弟，我去了；這婦人是我勇敢的兒

子的妻子，正當的配給他的。」他就對着一隻大而且馴，亂滾亂叫的熊說道：「靜些，不要吵，我去了。」這熊也是和他們一同進這洞的。

留着這假魔術在洞裏這老的印第安人，自己出去了。那少佐以爲這動物，一定是印第安人常常在他們村中，養的很馴服的熊。誰知那印第安人剛才走出，這動物就立起他的後腿，舉起他的大而醜笨的頭來，下面却露出了偵探鷹眼黃銅色的面孔。

(9) 偵探和少佐以巧計敗印第安人并救出雅麗

吃了一驚之後，黑吾就對偵探說道：「告訴我，這假裝有什麼用意你爲什麼要冒這樣的險？」

鷹眼說道：「我所以來此，是爲了恩格斯的被捉。他過於燥急了以致吃火倫人捉去。我幸而看見了一個印第安變戲法的，就是這熊皮的主人翁，正想用了這個裝束，去引那村人的喜笑，我不費一錢他的裝束商量了過來，就權做他的替身了，這怕非他始料所及的罷，閒話少說。我們趕快搜尋。雅麗恐怕就在這些地方呢。」

在裏面山洞裏，他們非常快樂的發見他們的物了。正在這時，馬格在別的人口進來，見這兩個白人，他也無能爲力，倒給他們縛住。黑吾立地把雅麗裹在絨毯裏，挾在臂下，後面偵探跟着。他仍舊做效熊的步行。他們經過外面洞口，見兩婦的親戚爲數甚多。

那老的印第安人問道：「我的哥，已經驅逐了那惡鬼沒有他的手臂下甚麼東西？」

黑吾很莊嚴的答道：「你的孩子，已好得多。那病鬼已把他趕在岩石中了。我把這婦人帶到一地方去，鍊得她強壯些，纔抵得住別的磨難。明日早晨，她就可在她丈夫的屋裏了。」

(10) 火倫向德拉活人討回囚犯

這一段話，使那些人個個滿意，所以黑吾帶着那熊，背着雅麗，就大膽的穿過這一羣人中間，到森林中去了。營他們已經走得遠時，偵探就催促黑吾，趕快跑到德拉活營裏去要求保護；因為他們同是友邦的印第安人。自己却再回去，營救那青年恩格斯。恩格斯是馬希根人中間，最燥急的人，再不去救，真急壞他了。

當鷹眼重到那營帳傍的時候，又遇見加末；於是他就把他的計劃，述給加末聽。加末高聲唱着歌曲，領他到恩格斯被囚的屋裏；對着那看守的人，說他同一個用熊變戲法的人，對那些俘虜，將施神術。那些印第安人，相信在那熊皮之中，一定就隱着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魔術家；並且加末自己也有一種神奇的手術的。所以他們就放那二人進去了。他們一進去，就立刻教恩格斯同鷹眼調換地位，而偵探又同琴師互換衣服；因為他們知道印第安人，必不傷害那琴師的；所以他們就把他遺在後邊。這樣得手後，鷹眼同恩格斯就逃進樹林裏去，免得給他們追着。火倫人一知他們受了欺騙，一定馬上就要追趕的。

這時少佐黑吾，帶了雅麗，已兼程趕到德拉活的帳中，并由他們允許保護了。但遲一步鷹眼同恩格斯到時，雖未加以苛待，却由他們看守着。

次日早晨，馬格同他一隊的從者，來到德拉活營中。他們的穿着和塗的顏色，都是平時的樣子。他們聲稱要求交還他們的俘虜。印第安人的一個大的會議，馬上召集了。其中主席，為一最老的頭領，名叫脫馬冷（Maund）。那尊嚴的領袖脫馬氏，當時可已過百歲，發表公判，說道：「公平乃神聖之法律。我的孩兒們，拿食物給那些生客吃。然後火倫人，取了你們的囚犯，離開此地。」

(11) 馬希根的遺民 恩格斯尋着了他自己人

但當那印第安人，跳上前去捆綁恩格斯時，忽呆立墜目，驚奇異常，手指着恩格斯胸前，鮮藍色的龜形。那時他胸前的衣服破了，所以現出那記號來。

脫馬氏見了大驚，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俘虜很驕傲的答道：「我名恩格斯，欽格各克的兒子。而欽格各克，就是大腳魚（Great Turtle）尤難密（Unamis）的兒子。」

那年老的首領歎道：「脫馬氏將不久於人世了，欽格各克的兒子恩格斯已尋着了。讓這將死的鷹，注視在那將起的紅日罷。」

於是大家注視着那年少的印第安人，都知道他是德拉活腳魚族中世襲的頭領。恩格斯被衆人推為他們的首領了，但馬格仍堅要討他的各拉；就是他遺在德拉活地方看守着的囚犯。

恩格斯說道：「按例應當如此；帶同你的俘虜走罷。現在太陽剛在松樹的枝上，你們回去的路，又平又短。當太陽到了樹頂上的時候，包你就有追兵來便了。」恩格斯這樣說完的，那些德拉活人民，天然依了他們新領袖的命令，立刻就按照着印第安戰爭規則，沿那火倫人的足跡，趕上前去。偵探同黑吾，領了別一隊印第安人，在路尋到了副將孟祿和欽格各克，準備包抄那火倫族。

(12) 各拉的惡運和勇敢的少年頭領的結局

一場捨死忘生的戰爭，就在火倫族的營盤那邊開始了。馬格和他的部下，被迫向營後的山岡上退去，德拉活人那肯不追。恩格斯圖上前親身捉他的敵人，專注意着馬格。那狡猾的火倫人，挾着各拉同行。所以恩格斯沒有法子只得從一危險的石尖上，跳到別的一石上去追他。

當恩格斯抵死跳過去時，馬格舉手用利刀，向不幸的各拉兜心刺了一刀。恩格斯大叫一聲，翻身跌在馬格足前。馬格在他背上，舉斧便砍，這勇敢的少年的命運就定了。火倫人見狀不禁大喜，想越過一個山溪逃去，他把手緊握着那邊的樹根和草梗，用全力，把身體吊將上去，看看將待成功；砰的一聲，那偵探的來福槍，打中了他的後背，他就打滾着落到溪的深處去了。

恩格斯同各拉，都用了那種族野蠻的儀式收葬了。副將見女兒慘死撫尸大哭。過後偵探就引他偕黑吾和雅麗，同回他們自己的文明國去。

鷹眼自己雖是白人，但因他久居於荒野之故，反不慣過城市生活了。所以他仍同了欽格各克，回到德拉活。

(13) 馬希根人哀他們最後酋長之死

老頭領脫馬氏，痛心恩格斯的死，不久也就去世。他的最後幾句話是，「孩兒們呀，白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了；紅人再做主人的時候，還沒到哩。我恨活得太久了。早晨看見了尤難密司的輕快強壯的孫兒，不到晚，我還要活着送優秀的馬希根族最後的戰士的終。」

第十卷 司各德的說部

(一) 威武覽及其他說部的概要

司各德的說部，是英國小說中最大的一部書，爲司各德勳爵 Sir W. Scott 所著，起於一八一四年，成於一八三一年，原文二十五卷計一萬面。下面所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司各德的這部書雖說是概括歐洲時期七百餘年的歷史，可是取材未必全是他當代的情事。他初時所描寫的情事，都是去他所生的時代六十年前的。那部書名『威武覽說部』講的是在一七四五年興起的舊皇黨 Jacobite。他在一八三一年所寫的最後二書，裏面的情節，更是遠過這時期的歷史事實，那書名是『巴黎的陸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講的是十一世紀初次十字軍戰役，描寫的背境，全在君士坦丁城 Constantinople。

我們想着威武覽說部時，須得記取那大半材料，雖是根據事實來的，但全部却並非一定含着歷史的趣味。那書真寫得又浪漫，又有精神，使我們看見書中又快又直爽的動作，再也不問是歷史上的事實，還是作者杜撰的事實了。

或者不是必須先讀威武覽說部，但是因爲著者的歷史程序，宜先從這說部讀起。巴黎的陸伯爵一書，是一〇九八年初次十字軍的故事，那故事的結構，雖則不是十分驚人的，可是那伯爵和其餘的十字軍領袖，如隱士

司各德故宅



宅在愛伯福德，爲施氏生平所最得意者，購地於一八二一年，歷年建造而成。此巨廈，威武覽觀，即成於其中。

彼得 Peter the Hermit 等人的冒險事業，可是含着很健全的刺激性的；使我們得知那時的人的好戰。十字軍的目的，原是要從回教徒手中奪回基督的聖墓；但是有許多加入十字軍的人，好戰的心勝於目的的實現呢。

依時間數去，第二本書是定情 "The Betrothed"，那背景主在一一八七年的威爾斯 Wales。這書滿是威爾斯的色彩，那女主人是伊文玲 Eveline，腦門王 Norman Lord 賴門勳爵 Sir Raymond 的公主，她便是那書中說起的定情女子。當她的情人騾俄勳爵 Sir Hugo de Lacy 加入十字軍出征時，她情願長時期的等待；但是騾俄勳爵未歸時，伊文玲被一個威爾

那王子從前曾欲婚伊文玲的；但是侵攻賴門動俄宮堡時，給羅俄勳爵打敗下來。羅俄的姪兒台銘勳爵救了她；只是台銘已創傷很重了，她細心體貼的看護他，他倆便不自知的相愛起來了。羅俄歸時，見他的姪兒已愛上了他的定情女子，他便很大度的讓他倆結了婚。

太里司門 "The Talisman" 和薩克遜劫後英雄傳 "Yanhoe" 兩書中的英雄和女主人——太里司門一書，是同各德說部中一種最優美的作品，所講的事實是在一一九一年十字軍在阿西利亞 Assyria 的戰爭。那書中的英雄，是列却第一 Richard I，或暹呼他的綽號獅子心列却 Richard the Lion-heart。他的壯勇仇敵是式蘭亭 Sultan Saladin。那太里司門是一只紅色的錢袋，式蘭亭常時藏在胸口的。英王病時，他裝扮做醫生到戎幕中醫治王的熱病時，憑藉的全是這只錢袋。那書自然有一情史和無數的冒險事業，那女主人是伊笛女史 Lady Edith，乃列却的戚族。她與蘇格蘭 Sir Kenneth 太子加奈勳爵婚時，式蘭亭便將那「太里司門」作賀禮送了給她。薩克遜劫後英雄傳比上述的一書，要遲三年；描寫的是英國最精采的浪漫生活，這書後面我們再去仔細研究。其次便是「厄宮」"Castle Dangerous"，描寫的是陶克拉司的厄宮 "The Perilous Castle of Douglas"。書名原意是在一三〇六與一三〇七年間英國三次失了那宮堡的緣故。這書是著者最末部作品，書成不久，他就喪財傷身，不數月便故世了。

「潘司的美姬」"The Fair Maid of Perth" 和「黑僧」"The Black Monk"——潘司的美姬一書，雖則也有陶格司的子孫占了一部分的重要動作，但照歷史說來，在一四〇二年時候，比以前幾部又後一時了。那時

亨利第四 Henry IV 管領英倫，洛伯第三 Robert III 管領蘇格蘭。書中包括二樁愛情案，使我們最感興趣的，自然要算美姬傳了。美姬的名字，叫開塞林 Catharine Glover。在情聖節 St. Valentine's Day，武士亨利斯密斯 Henry Smith 沉睡，時開塞林輕輕與他接吻，後來亨利要與她婚，時她又拒絕。待後來經了無數冒險情事，武士很是氣概時，開塞林到底做了他的妻子。

那時歐洲大陸的戰爭正酣，許多蘇格蘭人出國去爲了外國的君王打仗。崑丁杜復 "Quentin Durward" 便是這時產生的一本優美作品，講的是一個青年蘇格蘭人名崑丁杜復的，爲要找尋名利，便到法蘭西去在路易第十一世 Louis XI手下當一名蘇格蘭護兵；後來在一四六八年時，婚了一個伯爵夫人。

以後六年中的情事便在基以而司丹的安妮 "Anne of Geierstein" 一部書中描寫盡致了。那背景使我們遊遍瑞士法蘭西日耳曼諸地，知道了不少西斐利亞的司法界 Tribunal of Westphalia 的祕密黑幕。那司法界的領袖人物，就是黑僧，安妮的父親。有兩個英國人：牛津的伯爵 Earl of Oxford 和他的兒子奧索勳爵 Sir Arthur de Vere 扮了商人模樣，賚送一封信給伯根台公爵 Duke of Burgundy。那件事做了，於他們必有不利的，虧得在路上，安妮與奧索勳爵相愛了，她父親便救免了他們，讓他倆結婚。

大再造時代的說部——那一五五〇年的「僧院」 "The Monastery" 講的事都關於米羅 Melrose 和附近的地方的。又有「僧正」 "The Abbot" 描寫的是一五五七年蘇格蘭的情形。那二書都是再造時代的作品。在「僧正」一書中，雖然描寫蘇格蘭女王瑪利 Mary Queen of Scots 一段很有精采，可是二書終不能使讀者感

受多大興趣。「金倪伏斯」“Kenilworth”是述說再造時代情事的第三部說部。時期約在一五七五年光景。這書比以上二書有趣味得多了。那描寫金倪伏斯宮堡的一段神情活現的文字，算是最精沒有了。在李色司 兜公爵 Earl of Leicester 的恭祝伊利薩伯女王筵席上，女王的神情，也形容得很好。李色司 兜公爵，暗暗與羅伯薩勒爵 Sir Hugh Robsart 的女兒愛蜜 Amy 結了婚；這事未與女王知悉。愛蜜的結局，很是神祕；那書滿是驚人動情的事實，人物的描寫好到極處；使我們看了如見其人，再也不愛忘却了。

在尼革耳的機緣 “The Fortunes of Nigel” 一書中，講的是十七世紀初年茹姆斯第一朝的冒險事業。說道那時有一個年青的蘇格蘭貴族，到倫敦來經了千艱萬難，將國王復了位，他自己也得了名利。在芒屈露 司傳奇 A Legend of Montrose 一書中，寫的是英國內戰正劇時，蘇格蘭的芒屈露 司公爵為加爾斯 King Charles 北禦阿琪耳侯爵 Marquis of Argyll 所領的同盟兵 Covenanters。那書所描寫的英雄杜加爾 Dugald Dalgetty 必也是著者心目中得意的人物。

『愉快君主』時代 Days of “Merry Monarch” 和保王黨時代 Day of Cavaliers——『木幹』 “Woodstock” 一書，述說的是加爾斯第一 King Charles I 被殺，和一六五二年施行其管制 Commonwealth 後的事情。這書雖未可為司各得勳爵的傑作，却是一本很有精神，很動人的浪漫作品，那主旨全關於克朗威爾 Cromwell 死後，加爾斯第二重入倫敦那些事業。

『懸崖的比浮兒』 “Peveril of the Peak” 一書，說的是又二十年後，約在一六七八年，愉快君主朝的情事。

這故事關於保王黨和棄王黨 Roundhead 的事，說道有一個棄王黨徒，名北橋 Major Bridgenorth 的女兒，和一個保王黨徒名比浮兒 Julian Peveril 相愛了。這是本長篇的小說，竟有一百零八個人物，結束自然那英雄和女豪結了婚爲止。這「懸崖」是杜培邑 Derbyshire 的古名，在那裏會有許多可紀念的事發生。

司各德說部中最悲慘的一書——「老人」"Old Mortality"一書，述說的時間與上篇相同；地方却換到蘇格蘭和蘭國去了。這書我們例應仔細說說，其中當算「賴茂木的新婦」"The Bride of Lammermoor"一篇爲最長最悲慘。這是說到露茜 Lucy Ashton 的否運，她生生的被父母逼着與柏革老的海司登 Hayston of Bucklaw 結婚；在結婚的當兒，便見她的戀人最後的賴文司胡 Last Lord of Ravenswood 從奈受地 Netherland 的戰地趕回來了。「海盜」一書，給我們一個清晰的十八世紀錫蘭得島 Shelland Islands 的風景，和初民生活的印象。「黑侏儒」一書，"The Black Dwarf"，也是同時的一篇浪漫派作品；那背景是蘇格蘭的低地 Lowlands of Scotland。黑侏儒是一個極神祕的人物，他與茄姆斯黨 Jacobite 的領袖的女兒很友善，當她被逼着與郎蘭勳爵 Sir Frederick Langley 結婚時，他極力助着伊薩勃拉 Isabella Vere。（茄姆斯黨魁的女兒的名字）原來他實是馬賴勳爵 Sir Edward Mauley，他的權力勝於這個一無顧忌的郎蘭勳爵。在那婚禮正要舉行的當兒，他就出來禁阻，使伊薩勃拉後來得與她的真正情人歐史葛立夫 Barnabas 結婚。

蘇格蘭高原的熱鬧小說——「羅勃老哀」"Rob Roy"，是描寫高原會長的一篇好小說，這時間大概在一七一五年光景。這篇和關於十八世紀上半時期的「密特落新」Midlothian 和威武覽二書一樣的應當細細玩

味的。往後便是『紅手套黨』“Red-gauntlet”一篇這秘密黨是一七六三年愛德華勳爵 Sir Edward Bugh Red-gauntlet 爲『少年妄人』Young Pretenders 所組成的。『哥梅尼林』Guy Mannering 一書中，雖則那主角並非一個最好的脚色，却描寫幾個很可觀的人物。在這個十八世紀的後半，又有一篇描寫這時的情形，便是『外科醫生的女兒』“The Surgeon's Daughter”這小說，述說梅尼 Monie Gray 在印度 India 的種種冒險事業，和歸回她祖國的情事。

至於述說十八世紀末頁的小說，便有一篇很動人的『古物商』“The Antiquary”。講到第十九世紀初期的有『聖落能的井』“St. Ronan's Well”。這部書比較威武覽說部的諸篇似乎不及。

(二) 威武覽說部中高原地的復辟運動

這第二次的舊皇黨的起兵，差不多全在蘇格蘭高原地，發生在英國詹姆斯第二 James II 的孫子斯多亞加爾斯 Charles Edward Stuart 管領的蘇格蘭地。施多亞加爾斯這人，從者又呼他薄納加里太子“Bonnie Prince Charlie”，反對他的人又呼他做少年的妄人。那時英王名喬治第二 George II，這次復辟運動原想使這青年王子坐英國的王位。

英雄愛德華威武覽 Edward Waverley 的少年時代——司各德第一篇小說中的英雄愛德華威武覽，是列却威武覽 Richard Waverley 的兒子，他父親是一個有大志的政客。他爲了自身地位所係，所以加入了茄

姆斯黨愛德華

的叔父名愛浮

拉 Sir Everard

Waverley 是一

個動爵；威武覽

族中之最榮貴

者。他希望愛

德華可以做他

的嗣子。

愛浮拉動

爵雅不愛喬治

王的漢拿浮皇

室 House of

Hanover 小

加 里 太 子 及 其 二 從 人



英圖 John Pottio 名畫

愛德華因為母親早死，一半的時光與他父親同住，還有一半的時光與他的叔父同住。他便感受了這兩位有力

反對現政府的人的影響。

愛浮拉和他的妹子蘭訖 *Mistress Rachel* 見愛德華讀書散漫，喜孤寂生活，很是擔憂；他的父親既不管，蘭訖便建言使愛德華跟着他的師保往大陸上去遊歷一番。

青年隊長愛德華往高原地的新使命——列却對於這個計畫，倒也無甚不願；只是他的政黨中的朋友們，却有別種思想；因此後來便使愛德華做了騎兵隊長。那隊騎兵此時紮在杜第 *Dunce*。他臨行時，他叔叔寫了一封介紹書，教他帶去投勃蘭華定的男爵 *Baron of Bradwardine*。那男爵居住在高原邊疆，託蘭維倫 *Tul-ly-Veolan* 的省會潘斯邑 *Pershire*，是愛浮蘭勳爵的舊友；他倆是斯多亞王室的左右手。愛德華既到了軍營中，就請了幾禮拜的假；他一來是想觀看全地風景，一來是要到託蘭維倫去拜訪他叔叔的朋友。他到了男爵家，備受歡迎；男爵有一公主名露史 *Rose*，年齡與愛德華彷彿，髮金黃，膚脂如雪。她的面色雖非十分深思形狀，可是她的行動舉止，處處動人。臉龐清淅如明霞，一些閒情，便禁不住湧血上頰了，模樣適中，却靈動異常。態度又自然。那露史一人兼了主人和引導兩職，所以常常與愛德華在一處的。

他倆在託蘭維倫近處並騎遊，他講起他愛讀的書史時，她必細細傾聽。旁人見了他倆常常在一處，疑心男爵有心叫他的女兒與英國一個豪富青年相愛，故意扮作不知不覺模樣。

但是假使男爵真有這意，愛德華也必立時拒絕的；原來他腦筋中還充滿着古代言情說部中的名媛淑女的印象；他意想的女子，必是優美的莊嚴，神妙的秀慧的。露史雖是秀美可愛，却還不能使這樣一個深於幻想的青年

年死心塌地。她是太爽直，太信任，太慈悲了。

在一個又懦弱又好玩的女孩前，誰能招呼得週到的；一時叫愛德華修理鋼筆，一時又叫填一首太素 *Largo* 的詩，一時又叫拚一個很長很長的字母，真是不易服侍啊！但是他倆在一處很是性情相投；假期到了，重又續請延長。那長官加亭納大佐，雖是允准了；只是警告他說道，他須記取自己已受的職司，不要多與那些不與英國政府或國王友善的人們多處。

這時在託蘭維倫忽遭了搶劫，大盜杜那平黎 *Donald Bean Lean* 將男爵家的幾頭乳牛都牽了去。這等侵掠，在邊陲的高原地，常常發生，不足為奇。那本地幾個盜魁名馬克伊伏 *Fergus MacIvor* 何許央伏 *Vieh Ian Yohr* 每年向窪地諸紳士，收取一種保證金，以為可免盜賊的侵掠。那男爵與一個盜魁有了隙，他回來查知家人常常瞞了他付同樣的保證金的，他就立刻叫停止應付了。

愛德華遊高原盜夥地——杜那這樣無禮；何許却始終尊敬男爵的，極自抱愧；遣使託蘭維倫的頭目，願合力奪回此已失的乳牛。這個信息從盜魁的親戚名伊凡馬克孔別 *Evan Dhu Mac Combich* 傳來。愛德華從伊凡處聽聞了高原盜夥地的風俗等等有趣味的情事，感動了他的愛動愛冒險的心；後來聽得伊凡願意領導他往杜那的寨內，和何許的家中去遊遊時，他便欣然願往了。

愛德華隨了伊凡和伊凡的那些撒野朋友們，浪遊荒野景物，使他歡喜異常。他最感興趣的，便是在寂靜的深夜，立了一個不知名的湖邊那種光景。

見了杜那，他真是詭奇異常；原來他在他哀 Ty 聽聞的種種傳說他力大威武等形容詞，一些也不差。他對於盜夥中所用的密語，更是奮興。杜那却疑惑愛德華恐是有了別種用意來的，與男爵和何許等人一樣的不可信任。

這個信息，愛德華直到後來纔知道的。他現在備受歡迎；只是有一件事使他惶惑的，就是他的印信失掉了。這是在他睡着時，被盜夥取了，用來給愛德華從英國招募來的新兵的一種有力量的信記。那些新兵，杜那聽他們上蘇格蘭岸時，早想叫他們加入加爾斯王子的一面了。

愛德華既遊畢了杜那的秘寨，就又護導到格萊納快許 Glanagush。何許家來，他又備受盜魁和盜魁的妹子佛露拉 Flora 的歡迎。佛露拉的形狀和他哥哥一般無二。清秀的面孔黑色的眼珠，眉毛頰角，都是相像。何許是莊嚴威武的氣象多些，佛露拉是秀美柔婉的情狀多些。她有清晰韻緻的口聲，所以無論談起什麼，她必能說服人的。

佛露拉對於遜位的斯多亞王室，非常忠誠；她一心一意的想把那王室復位；任是多麼受苦，多麼犧牲，她都忍受，所以後來終得成功。

起初那裏沒有一樣事可以使愛德華深信而同做何許兄妹的計畫，原來他們不願直接請他做怎樣的事；只是有一天，他與他們一隊出去行獵。那知茄姆斯黨只借行獵做個序端，其實另有作用的。他遇了一樁事，把他歸杜地的日子誤了。杜那却到那裏去了。愛德華在杜那家時，茄姆斯黨已千方百計引誘愛德華領來的

兵卒；加定納初時警告，後來命令他歸職，都被他們截去了。

愛德華加入蘇格蘭復辟運動——到後信件來了，那其中是有幾樁極興趣的信息：父親的一封信訴怨訴苦的信，說道在現政府之下，如何受虐待；還有一封信攔起許多時日了的，是大佐的命令，叫他三日之內務必到職的；再有一封從叔叔和姑子那裏來的，叫他情願退職，不願他也像他父親的受政府的虐待。何許又給他一頁報紙，看一段重要新聞，載着他革職的事。

他現在覺得受侮辱太甚了。在不知不覺中，已失了公衆前的尊榮了。所以他便入了盜夥，這時何許見得愛德華與他的妹子佛露拉一日親密一日，倒也快樂；他又想到阻礙他倆結合的，是愛德華的父親，政府和他的職司；現在阻礙全去，可好了。

愛德華助加里登王位——在佛露拉一方面呢，除朋友的情感之外的情感，她一些也未會流露。她原來一心只在恢復斯多亞；對於冒險事感受無限興趣。她叫愛德華多用理性，少用情感。這話在愛德華未加入以前，早說過的了。但是怨懟或是愛情，或是二者并合物，終要有日表現呢。

如何許便介紹愛德華給高原地的青年健兒，這個不幸的青年的神情，不久便有了名了。同時佛露拉未知她哥哥有意於男爵的女兒，用她的威力常常使愛德華記取露史。愛德華在兵戰情戰中，跟着諸健兒，使着好身手。他在勃蘭司敦 Preston-Pans 大勝一役，大有功績。在戰場上，他曾救了他叔叔的好友太濮大佐 Colonel Talbot。

這次戰場上，還有一件事使他深深印着悲壯的影子的，那便是加亭納大佐的死亡了。愛德華視見他時，他已受了重傷，還掙扎着與高原的勇士作無益的抵禦。

愛德華那時的惟一目標，在於救出他從前隸屬的大佐；但是那些高原健兒，殺人不怕血腥的，將大佐早已團圍住，但見鎌刀一下，給他翻下馬來，待得愛德華到跟前，他已受了比二十人所受更重的傷了。

這次戰役後，愛德華便與諸健兒，同上英倫，直到何許被禁在葛立夫墩 Clifton，衆人驅歸時，他纔和他們分離。何許因為始終極忠的擁護他抱定的目的，所以他在格離堡 Carlisle Castle 中從容就死了。佛露拉見

兄長死了，着實哀悲，想起她慫恿兄長做這事到這個結束，幾乎心碎了。因此她便到巴黎的蘇格蘭黑衣派女尼 Scottish Benedictine Nuns 處，請求安慰去了。愛德華的罪贖赦了，他的性命也保全了；那功勞須全歸於露史。露史待盜魁的女兒，非常仁愛，因此便探聽得杜那將他的印信在不忠誠的事上用了那些種種秘密事件。

愛德華經了這次的冒險事業後，卒與露史結了婚，承嗣威武家族的榮位。

(二) 羅勃老良 "Rob Roy" 說部中的維能的秘密 Diana Vernon's Secret 一篇

羅勃老良一書中的英雄，名奧司抱地司東法郎西 Francis Oskaldistone 是一個英國商人的兒子；像愛德華一樣的不聰明，也捲入茄姆斯黨復辟旋渦中了。他潛逃到蘇格蘭，便到了高原盜魁名羅勃老良的地方來，意

在找尋他父親的一些文據。那地在格萊司可 Glasgow，司兜林 Strling，彭羅忙 Ben Lomond，諸地之間。他因此與這個盜魁就結交起來。這書遂名羅勃老哀了。全書用自述體裁，好像奧司抱地司東法郎西自己在我們面前講話那樣。

羅勃老哀姓岡培爾 Rob Roy MacGregor Campbell 原是一個牧羊人，他爲了一種投機事業，向蒙屈露公爵 Duke of Montrose 借了巨款；事業失敗了，家宅財產都沒收了，妻孥漂流去了。他與公爵大起爭端，在一七一年的弗姆斯黨復辟小說中，我們也見過他的。

法郎西初次遇維能時，在雪維屋山 Cheviot Hills 中，她叔叔啟特勃郎勳爵 Sir Hildebrand 的家裏，她是勳爵的姪女。勳爵有六子，一個名賴許蘭 Rashleigh。法郎西初到她叔叔家時，便聽說維能將與勳爵諸子中的一個訂婚，他便鬱鬱不樂。原來那諸兄弟中，潘西河 Percival 是一個縱酒的人，索格里夫 Thorncliff 是一個豪悍的人，約翰 John 是一個田夫，李却 Richard 是一個好賭的人，惠爾福 Wilfred 是一個愚蠢的人，只有賴許蘭是個讀書人，形容除蛇背不計外，很與加爾斯第三彷彿。他們後來都不善終而死的。

法郎西既怨恨那宮堡中這些男同伴，又妬忌又猜疑維能的友愛；他便縱酒任飲，辱打賴許蘭，抽刀嚇着索格里夫；幸得衆人勸阻，纔無事。到明早便後悔除賴許蘭和索格里夫二人外，大家都極力想忘去昨夜的哀痛印象了。

維能叫了法郎西到圖書館中去，用了很長的時間，盤問他賴許蘭曾說她甚麼話。他極力想含糊，可是抵不

過她那些緊逼的問句，終於招承說道：「賴許蘭對他說道，她已預備嫁索格里夫。」

維能接着又問道：「除此之外，他還說他與我的關係沒有？」

「他實在意想要代替他哥哥的，他以為他換了職業，（他現在從牧師的職業，改營律師了。）定可得你的歡心了。」

關於賴許蘭一段話的真情——她放下臉龐答道：「啊！真實嗎？他真個如此垂顧嗎？他也太尊榮他卑微的侍婢維能了。我想她見了這個替代人，固然成功了，必是愉快過度呢？」

「老實說他也一樣的親近或則更是諂媚——」

「什麼？」她很急切的追問道：「說清楚些！」

「他已立意來親近你了。」

「我真感激他有這樣的計較。」她使盡種種高深的冷酷神情說了。態度面色都失了常度了。隔了一刻，她復了原狀接言道：「從你嘴裏我聽到了許多我希望聽到，而亦應該希望聽到的話。因為除了一層以外，其餘都是真實的。但是俗說道，些微毒藥够將一個泉源都變了毒汁。關於賴許蘭事情要有些微不真的消息，自够將這個真情的源泉擾亂。但細細一想像我這够知賴許蘭這個人如何的又怎肯與他平分命運呢？」

維能浪漫的境地——她這時內心有些顫抖，表示無可抑制的恐慌，接着又說道：「不，比這個更不幸的，還有酒徒，賭鬼無知的蠢夫這樣看來，還是賴許蘭好一些。寺觀，牢獄，坟墓，他們應有的歡迎物呢。」

她那時的聲音又慘又酸的，與她的詭異有趣的境地相映着；這樣一個青年美麗的女子，未曾多受教育，種種都可自主，又無後盾，又無女友襄助，並非亂說的話，我的心實在爲她着急呢。她這種莊嚴的表示，可見她深嫻禮法，深恨假意；她豈不熟知她環繞的危機，却毅然的決斷了。使我又憐她，又羨她；她好如一個公主，被人民丟棄了，削了她的權力了；但是她對於社會所訂阻止低級人民的種種規則，仍是冷諷熱嘲的攻訐着，一些不屈不撓；在萬苦千辛之中，又勇壯，又自信的，信任上天的公正心，主意不失。我感受她述給我的不幸境遇和氣概，便有了一種羨而又憐的情感；我開端表現時，她便靜靜的聽着。

女豪傑的勇語——她說道：「我說我不喜頌讚不過是一個遊戲的話罷了；我現再對你誠懇的表明，我不願邀人同情我，恨那安慰我，須負擔的，我負罷。我將來要負擔的，我必支撐着負擔。如有個奴隸負擔一種重量，就是你千句萬言的安慰話，也不能改輕他負擔的一毛之重量呢。天下只有一個助我的，那就是加增我困難的賴許蘭了！」

「是啊，從前我也想學着去愛這人，但要是我一入彼偷之手，還成什麼的世界什麼的身心呢！他有種感人的生命，你與他鬧時，免不掉傷害別人的生命。反是，若在公正時候，他就在我這樣弱手之下，也不得平安呢！」她推我坐下，又說道：「我和你說，我不需安慰人，我現在和你說我不需爲我復讐的人。」

從維能姑娘擇了法郎西做了信任的人後，賴許蘭使進奧司漢地司東的公事房做法郎西棄去的事了。從前維能與賴許蘭所讀的書，現在與法郎西共了。那時有一個神父名洪漢 Father Vaughan的，他在奧司漢地

司東和附近各紳士家，分擔時間的。法郎西對他倒也很感興味。講到這個神父，便有件神祕的事；他對於維能與法郎西二人的信賴，感受很濃的歡喜。

幾個月間，法郎西的父親，無隻字寄他。一天維能姑娘告訴他說道：奧司僕地司東先生將往和蘭去；所有一切事情，都交給賴許蘭經營了。這消息在那藏書室中通知他的，還聯着一句言語說，叫他到倫敦看他父親最信任的書記去。他們正講話時，法郎西眼見從賴許蘭房間來的暗道那簾子掀動了。維能叫他離去，他便有些混亂的情感。

門簾後暗道的祕密——法郎西深信維能已接收了一個情敵，便決定要一查這人究竟是誰。他自信這樣做去，很是正當，一方對於海特勃郎勳爵 Sir Hildebrand 的工作，因為他恐怕未必知道家中有這樣奸謀；一方又是對於維能姑娘的工作，因為她既這樣爽直，難免危險，或者發見了這個人可疑或危險的，便可叫她拒絕了。

一天，他在藏書室中見了一隻手套，那維能說是一個她非常尊敬的人遺落的，其餘她一概不肯述說了。

他腦筋中還正在偵探這件疑案時，忽接到他父親寄來的一封信，說是已入經濟恐慌，賴許蘭取了一束寶貴文件，辭倫敦往葛萊司哥 Glasgow 去了。他最信任的書記，屋文 Owen 已追去了；叫法郎西也跟着同追。又說道賴許蘭撰取的這件文件，與奧司僕地司東的名譽有關，須得在九月十二日以前追到的。維能得了此信，就叫法郎西離去，給了他一束密緘，教他怎樣行事。

維能授計法郎西珍重而別——她說：「藏了這個，不是途窮路絕，無法可施時，請勿開這密緘。倘使一路無



和他的從者安德烈 Andrew Fairservice 前往格蘭司哥去了。他到了格蘭司哥，不久就與羅勃老哀交了好友。他開那密藏看時，原來就是介紹給羅勃老哀的一封信呢。他在後，便是與賴許蘭爭鬪的險事，那爭鬪給老哀分解開了。

難，請你將此毀滅了，不必開視。但是苟遇不得已事時，在十天限內，可開視此藏；那你就能知如何行事了。

珍重，法郎西，我們難期再會；只望你常常記憶你的朋友維能便是了。

法郎西隨了

海特勃郎的園丁，

他在高原地方爲了結黨的事體，和關於奧司僕地司東有關的事體，再是和羅勃老哀通函等事，給捉了起來；但是到末來事情都弄清了，法郎西復了他的遺產；可是給他最安慰的，便是他查明了在那奧司僕地司東屋內的祕密人，便是維能的生父，乃是一個有名的勃姆斯黨，裝扮了教士改名洪漢的。

起初賴許蘭想要求婚於這個皇黨女子的，但是既見拒了；他到另一面，用奸計謀害法郎西的父親，比謀害維能的更利害。他在羅勃老哀面前，也失了尊榮的，所以他結果，受了嚴重的譴責。法郎西卒與維能結了婚，襲了奧司僕地司東的家業。

(三) 哥梅內林 "Guy Mannering" 說部中的漏稅者的復讐 The Smuggler's

Revenge

十八世紀的某一年，約在十一月的初幾，有一個英國青年，剛從牛津大學畢業出來，往英倫北部去漫遊。他還着好奇心，遠遊到杜佛拉 Dunfriess，一夜迷了路，任所之，到了愛倫哥王 Ellangowan 地的地主勃屈蘭 Godfrey Bertram 家，備受歡迎，那青年便是梅內林。他到來的日子，適是地主家生了嗣主的好日子。

他住在愛倫哥王的屋裏很長久，地主家的諸客人都給他伴熟了。有一個貧窮卑禮的學者，於文學極有研究，可是不得志的，名散姆生 Dominie Sampson，還有一個與散姆生一般忠誠於愛倫哥王家的半瘋婦人，名梅麗萊 Meg Merrlees。那婦人備受「極不西人」Gipsies（一種歐洲無聊的漫遊者）的尊崇，當是一個非常的

人，有超人本領的。

梅麗梨斥責地主款待「極不西人」的不直——梅內林居住愛倫哥王家時，還有一樁遭遇，便是偶遇一個專事漏稅的人，名黑兜蘭克 *Dirk Hasteraick*。他與梅麗梨和「極不西人」都通同一氣的。這時地主勃屈蘭當着法官的職務，他第一次使行職權，就在一處地方，名臺克羅 *Derinclough*；把那地的「極不西人」全部逐去。梅麗梨對於這次舉動，惱怒得很；因為她的侄兒，因此失了水兵的職司；但是她依舊很忠誠的對待那小地主勃屈蘭亨利 *Harry Bertrand* 的。亨利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他的教育，全在散姆生的指導下受的。所以他倆常常一在處的。

地主既除了「極不西人」，就全力偵查漏稅的人；手下有一個執行官長，名開南台 *Frank Kennedy*，在這件事上很是出力的。

一天，黑兜蘭的三帆船，被一只稅卡巡船在附近的華落角 *Warroch Point* 追急了，他只得換了小船，將三帆船放了火。



斥責地主梅麗梨

這時，散姆生與他的學生，正在這方散步，開南台追上時，孩子見了他騎着高馬，就要和他共騎。那官長抱了孩子起來，散姆生既見學生很平順的抱了去，就回身歸家去了。

「極不西人」劫了愛倫哥王的小地主——第二次見開內台時，便在華落角山崖下死了；山崖上還有決鬪的形跡。小地主呢，不知去向；把「極不西人」統統盤了，也拷不出什麼口供；那日，亨利的一個妹妹生了；亨利的母親却因此死了。

過後十七年，梅內林做了大佐；重到愛倫哥王近處；他的妻在印度死了，他的女兒迷利 Jill，寄在西馬蘭 Westmorland 的友人家。大佐當日從東方歸來，早是一個又富裕又尊榮的人了。在柯不耳 Ki pletingen 村的一個小而舒服的客寓中，止了宿。那客寓名哥騰阿姆 Gordon Arms，是馬克康特利夫人 Mrs. MacCandish 設立的。他在這裏聽說那愛倫哥王堡宅，已為債主所據，快要拍賣了。有一個專事欺詐得財的富人，名格羅新 Gilbert Glossin 的，原是地主的善友，現在正想法要購買這地產。

大佐與一個代理省長名馬格毛倫 MacMorlan 言談畢後，就去看看那買賣；見那老地主現在已軟弱異常了，給他們逐到古堡前面的一處新地方去；那裏他望不見他的古屋了。和他一處的，只有他的女兒露茜 Lucy，和散姆生；鄰近一個地主名黑時和 Blackwood 的兒子，好似表着同情，其實只是跟露茜罷了。

愛倫哥王地主的可憐結局——在這個當兒，地主忽的暴死了。因此這買賣，只得擱起一時，待勃屈蘭姑娘和他朋友商酌後再說。其間，大佐便離了隣村，去看視他的女兒了。露茜與散姆生暫居馬格毛倫家避難。

爲了大佐的信息不通了，那格羅新的購買愛倫哥王侯便無人出來干預了。只是衆人大家閒談，以爲地主嗣子如在世上，這買賣終未見可行罷了。

大佐遠至西馬蘭的緣故，是他接了他女兒保護人茂繁君 Mr. Arthur Meryn 一封信，說起梅內林姑娘近日醜愛於一個不知名的音樂家，不時跟了他到茂繁宅居 Meryn Hall 後面去聽他鼓奏；這個夜出的音樂家，姑娘只知道名勃郎 Brown。勃郎曾在印度大佐的軍營中當過學習官，他的出身不明；但是看來，也是一個有出息的青年。據說他在印度已早愛上了梅內林姑娘了；可是大佐却一些不知道這個人的。

大佐與他女兒的戀人決戰——大佐對於勃郎曾經受過他妻子的獎勵等事，一概不知。說勃郎壞話的言辭日多一日；有一天，大佐喚那青年出來決鬪了。場上本有一個處決的盜尸，勃郎出來，便絆了一處，大佐見彈丸初放，勃郎就倒在地上，倒有些不豫，回身便走，以爲自己太操切了。

梅內林姑娘在茂繁宅中却知道勃郎未死。她的生活在她並不覺得如何輕快。她的保護者，固然又有思想又見仁慈，只是她很怕他的妻子。至於大佐對她的嚴肅，尤可在一樁事實上表見：曾有一次只爲誤了一句意大利文字的文法，和樂譜上三個音號，就隔絕了她的女友呢。

大佐在愛倫哥王居宅的附近，賃了一幢房屋名「木熊」Wood-bear，決計叫他的女兒與他同居，迎勃屈爾露茜來做他的伴兒。散姆生既靠着他的女主生活呢，大佐就叫他在藏書室中整理一切。大佐將此意告知他女兒速利後；他女兒的意見，我們就可在她寫給遠離友人的一封信中見得。

大佐和他的女兒的會面——「我現在有一次與我的父親會面了。在早飯後，他要我與他一起步行到藏書室去。馬底拉（女友名）我的膝蓋實是發抖，叫我艱難的跟着他進室中去。他說：「達利，我的經紀人寫信給我說，他已在蘇克蘭地方爲我賃了一所房屋，裝飾俱備，我家所需用的日用物件，也完全的，這地點去我要購買的地方，約離開三哩光景。」他停了一刻，希望我答語似的。

「任便什麼地方，你如合意的，我定合意呢。」

「達利，我總不願冬季你獨居此處呢！」我一時想起茂繁夫婦，只是我高聲說道：「任是什麼伴兒，只要是你合意便了。」

「啊！這種普遍的順服心，恐怕太過度呢！你這樣敷衍的話，使我記憶我們在東方看見的黑奴專事順服的態度。總之，達利我知你酷愛社交，我意想請我亡友的一個年輕姑娘和我們同住幾時呢。」

「不會是女監察嗎？」我這時真留不住了眼淚，直瀉下來。

「大佐很是莊嚴的說道：『不，不是一個女監察；是一個青年姑娘。她一生遭遇逆運，我望你從那裏學得些目制的聰明。』」

「爸爸，這年輕姑娘是否一個蘇格蘭女子？」

「他乾燥的答道：『是。』」

「她說話有否重音的？」

「有——」父親說，「速利我對你說，我對於這件事並非兒戲；我意欲叫那女子在我家居住數月，我望你爲了她的逆運格外照顧她些。」

「是啊！」我停了一刻說道：「她有否跟從的人父親譬如她沒有呢，我就須好好爲她預備一個。」

「她沒有正式的扈從，只有從前與她父親同居的一位教師，却也是個好人，我也將把他安頓在我家呢。」

「爸爸，她有一個跟從的教師嗎？他可能讀英國教會禮拜式的書給我們聽？」我這樣簡單的問句，那知反加增了他的嚴肅，他說道：「來，速利你是個可憐的女孩子，我現在不要罵責你；這兩位客人，那姑娘，你須愛惜的；那另一個人，我無以名之，就叫他教師了，是一個惹笑的人物，你明兒見了，必然忍不住要向他笑的。」

「好爸爸！我真喜歡這樣的人物呢。但是那房屋可有這所那般的華美？」

「照你的心意說來，恐怕不及這樣華美呢！因爲窗下又沒大湖，你如玩弄音樂，只得在家中呢。」

「這樣我們的談話就終結，因爲我再不敢多問一句了。我的勇氣全消了。」

後來梅內林、勃屈蘭姑娘、散姆生同居了一時；有一日，大佐得了機會，又問他的女兒對她的客人如何感想。她回答道：「勃屈蘭姑娘模樣都好；那另外這個人，真是見了忍不住要笑的。」

「速利他在我家時，我家大小都應學着他做呢。」

「爸爸那馬夫也向他笑呢。」

「那麼，讓他們放了馬鞍子，退空暇去儘笑罷。散姆生這個人，照我看來很樸實，很慷慨的。」

那活動的姑娘，又接着說道：「我深信他又是大度的；他未曾舉匙喝湯時，定必向四圍同坐深深鞠躬呢。」

大佐深獎散姆生——「速利，你真是無可救藥的；我但願你記得你須要笑得有節制，不要惹了那老人的沒趣，或是勃屈蘭姑娘的沒趣才是。所以，願你晚安，我愛。」散姆生的狀態，也未必損了他的丰采呢。世界上可以發笑的事，真比這些奇形怪狀多得緊哪。」

讀者倘如梅內林姑娘一樣的存心，也該受此一番說話。

勃郎雖受了大佐的辱罵，却仍找尋到「木熊」居宅附近來；他遇了梅麗梨後，一朝忽遇梅內林姑娘，勃屈蘭姑娘，黑時和君三人正在散步。速利出其所料的見了他，留不住驚啼起來。那勃郎爲了夜行的緣故，這付形狀看去似乎未可信任的；黑時和差認梅內林姑娘的驚啼，以爲懼怕了，就拿起身上帶來的鎗，對住那個他認爲漏稅的人說道：「不走開，便要放了。」勃郎被他逼得緊了，就登身跳將來，想奪去他的兇器；那知兇器跌在足上，黑時和受了重傷。婦女們驚啼喚救，勃郎便逃去了。

愛倫哥王的久失嗣子重歸來——從現在的情形看來，他真是無望的了。任是和梅麗梨連合，任是和「極不西人」同攻梅內林的居宅。經了幾回的冒險事業，他被格露新捉住，以攻擊黑時和的罪告發了。格露新立時認得出，他就是那久失的勃屈蘭亨利，所以就想法要叫漏稅者放逐他去，庶幾他可以常佔愛倫哥王堡第。但梅麗梨諸人，也同時認出勃郎就是亨利，所以到底他復了他原有的家產。

原來是那漏稅的，既在華落角殺了開南台後，那孩子的生命，虧得梅麗梨求免了，領到荷蘭去。他後來從荷

關轉輾到了印度；但是始終未明他父母是誰。勃郎這個名字，在荷蘭國收留他的一家人家給他起的。梅內林大佐歸了國後，他就授了隊長的職分。

那格露新也是華落角謀殺案的一份子，他的主意是想殺了嗣子，他可享這優第了。但是這事後來查出了，他死得是很苦的。這個很好的榜樣，說是一個人的聰明，用得當名利雙歸；否則抑鬱而死。

梅內林大佐和亨利中間的疑雲全去了；速利便嫁了亨利。大佐的快愉，真比散姆生有過之無不及呢。最後露茜與黑時的一場婚禮，結束了這篇小說。

(四) 劫後英雄傳和古物家

在後面幾頁內，我們還有兩部司各德著的有名小說：一名「劫後英雄略」[Ivanhoe] 一名「古物家」[The Anti-quary]。第一部講的是列却可特來黃Richard Coeur de Lion（又名獅心列却）回國的英雄軼事；在司各德武覽（Waverley novels）小說叢書中，算是第一部，書中事實完全發生在英國境內。「古物家」是十八世紀末葉的故事，產生於愛汀堡 Edinburgh 福斯河口南岸 Firth of Forth。那老古物家啞卜 Jonathan Oldbuck，性剛強，為民政派，顯然帶些作者情性。並且聽人說「古物家」是他所最心愛的著作。那遊乞老雅雪里 Eddie Ochiltree，性和善，喜多言，乃是讀者老友。在中世紀的時候，不論那個乞丐，總有一件號衣，一張准乞的證書。古物家就是研究古代遺錄遺物的專門家。

(1) 劫後英雄傳中的勇武士

這故事的背景是在英國的一個安樂村莊；莊外環以水，名叫洞河 River Don。古時此地是一森林，西非突 Sheffield 與唐開斯市 Dorchester 間之青山幽谷，無一不滿堆綠葉。

此故事開場之時，在那西非突地方，住着一個老而勇的撒克遜人，名叫魯莎林的散突立克 Cedric of Rotherland。在他手下，有滑稽家黃包 Wamba 牧豕者干司 Gurth。有一天黃昏，夕陽斜映草上。他兩老人家忽然看見遠遠的來了一羣騎人，吃了一驚；綴細定睛一看，內中有求弗兒斯的愛墨和尙 Prior Aymer of Jorvanlx 和諾爾曼騎士巴斯格盤勳士 Sir Brian de Bois-Guilbert 他是護教武士的司令官。他們是要到愛罷突來茶去 Ashby-de-la-Zouch 比武，路經此地；現在要投到散特立克的寓所借宿。遇着黃包，就問他到魯莎林散家的路徑。黃包因為見他們這樣行裝，心中有些不快；就隨隨便便的指導他們到西非突路上去。他們走到岔路口，只見左右兩路的中央，睡着一個客。他們不曉得走那一條路好；那和尙與那武士爭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香客醒了；知道了他們要去的地方，就引到散特立克家裏。

散特立克本是恨諾曼人的。這次他裝着很和善的樣子，開門接他們進來。大廳上吃過晚飯之後，那主人忽然高舉手杖，大聲喊道：「大家注意！魯威娜 Rowena 要出來了！」說着，酒棹後的門已開，一個女人家，款步進來，隨後一連四個女侍。魯威娜就是先進來的女子，因早失恃，散特立克遂做她保護人。她比較傍的四個高些，

面貌非常美麗，那雙盈盈碧眼，既像在那裏指揮，又似在那裏懇求，令人見了真能消魂。那黃金的頭髮上，飾着許多寶石；身穿一件淡綠色的綢衣，外罩一件大紅絨袍；頸上圍着一根金鏈；頭上戴着金銀合組的罩面，直蒙到肩上。散特列克正在想法教諾曼人，不要注意到孤女身上去；忽然門外進來一個老猶太人，個個吃了一驚。那猶太人自稱是約克的葉散克 Isaac of York，因為外面風緊雨大，求主人容他借宿一宵。那時候諾曼人聽了，非常忿怒；但是主人教他坐在棹的下首，他們也無可奈何。幸而和諾曼人同來的遊聖地人，待他很客氣；否則一定要受氣不少了。但是那遊聖地人的頭，始終藏在僧帽裏，不肯露面。

酒過三巡，人人還各自舉杯豪飲。巴斯格盤動士，這時候就很驕傲的開始講他諾曼武士們在聖地 Land 的威武。魯威娜接着問道：「難道英國軍中沒有這些人麼？不能與上帝廟 Temple 中和聖約翰堂 St. John 中的武士並提麼？」那勳士答道：「姑娘恕我；我不是說英皇沒有派義勇的武士到聖地去，不過英國的武士，次於那聖地干城的武士（指諾曼）罷了。」香客這時立在他們傍邊，聽得再也不能忍耐，氣忿忿的說道：「那個說次於別人家的？」這時他的忿怒，我枝秃筆再也描寫不出；則見香客說第二次的時候，並歷舉列和其他武士的姓名，再加了一個無名姓的，那諾耳曼武士，立刻將他臉黑的度數，加了好幾倍。

勳士帶着譏諷的口氣說道：「遊聖地人，你的記憶太壞，怎麼好將很重要的武士忘記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我告訴你罷，這人叫挨梵訶 Iyahoe。我嘗和他交手過幾次，祇因我運道不好，與我坐馬不佳，不幸跌下馬來。在英國六武士中，此人實最有名。但是不是我誇口說，若使他現在英國，也去臨此星期的聖貞德 John St.

de-Acre 的比武大會，我一定匹馬單槍，同他一戰，結果如何，必勝無疑。」遊聖地人答道：「我敢說假使挨梵阿在此附近，他定要立刻同你決戰，或從巴拉斯丁 Palestine（聖地所在）回來，也一定可以會你。」說着拿出一只小象牙盒兒，放在棹上，盒內藏着一種神聖的遺物。勳士解下他頸上的金鏈，也放在棹上，說道：「請愛墨和尙做我們兩人的見證：若使挨梵阿來到英國，我勳士決不逃避；若使挨梵阿聞吾名而遠走，那末我要在不論那個歐洲教庭中，宣布他是懦夫。」

翌日清晨，那遊聖地人似乎於此屋路徑，非常熟悉，直走到那老猶太的房裏。叫他快起來逃走；不然那諾耳曼勳士，要捉他去了。他就導他出屋。牧豕者干司知道後，也嚇得呆了。於是遊聖地人和猶太人，立刻離開此屋。他們走過勳士朋友馬爾弗信 Philip de Malvoisin 與富郎生薄阿 Front-de-Boeuf 的地界後，老猶太就對他說道：「我早知道你不是遊聖地人，你是武士。」那假裝客嚇了一跳，自思怎麼爲被老猶太知道？老猶太續道：「你不要驚恐，我決不對人說的。現在我有一封信，你替我拿給這個人，他會借給你馬和軍器的。」

時光易過，倏忽已是比武的日期了。當時勳士猛勇無敵，在場諸人，多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正在得意洋洋的時候，忽聞又來了一個對手。這人是誰？原來就是假裝客，嘗在宴會上，和勳士爭擾過的。他進來的時候，目注地下，手攜大盾，盾上寫着「不傳」兩字。結果是勳士失敗，勳士手下的人，也不敢再來交手，惟有一個，立在下風，要和假裝客一戰，假裝客知彼必敗，也不忍傷他，就停手了。那諾耳曼人，也自認不及，很客氣的出場去了。

第二天那不知姓名的假裝客，更施威武，惟有與諾耳曼勳士戰的一場，幾乎落下馬來。幸而來了一個黑盔武

士，將勳士的助手挑開，故不致失敗。然而那假裝客，到魯溫娜姑娘前接榮獎時，忽昏倒於地；衆人才知道他受傷甚重。散特立克也奔了過來，一看是他自己的兒子威爾勿來突 Wilfred 正與那孤女所發覺的相同。這威爾勿來突 實因和魯溫娜 發生愛情，父親貶他出去。

散特立克 愛他的兒子，但是不願他兒子與他所保護的孤女結婚。後來發覺，才知道散特立克 的兒子，就是挨梵訶。黑盜武士就是十字軍王列却，當他離國東來之時，他幼弟約翰 欲自立爲王，罷黜其兄。散特立克 已忘舊惡，所以重認挨梵訶 是他兒子。

當他們一起回魯莎林 的時候，路遇伊散克 Isaac 和他女兒蘭碧加 Roberta，遂加入他們的旅行隊。挨梵訶 臥在病車裏。一路飢餐渴飲，無須贅述。那老猶太經魯溫娜 的請求，也許加入同行。有一天，他們聞得前面樹林裏藏着一隊盜匪，就向傍路逃走，幸免於難。又有一次，粹然被一隊武士攻擊，都捉入牢內；惟有黃包僥 幸脫逃。這一隊武士，就是吃敗仗的諾耳曼勳士 和幾個羅君約翰 的手下人。在比武的一天，約翰 亦到場，所以他的手下人還在這裏。黃包脫逃 後，去尋樂平福特 Robin Hood。尋到之後，合黑盜武士樂平 還不曉得黑武士 就是列却王，圍討規司東堡 Torquillstone。福郎提薄 就住在這裏；現在新捉去的俘虜，都在這裏面關着。樂平福特 和黑武士 一到，却好救出老猶太 免受毒刑，魯溫娜 免受惡人提白蘭手 De Bracy 的欺侮，蘭碧加 免受勳士 的污辱。

在這圍城期內，蘭碧加 想了種種方法，去尋挨梵訶。後來尋到塔樓，幸得會面。他用了甘言美詞，說老婦由

列卡 Cirica 把看護病人的責任，歸自己擔負。

在這塔樓上，常常聽得堡內備禦的喧聲。有一天忽然增加了十倍。挨梵阿雖臥病不起，但心裏非常殷望。一看戰鬪景象，他對蘭加碧說道：「假使我有半點氣力，走到窗邊一望，也能使我知曉刻下戰事真相。又若能彎一弓，舉一斧，助我軍一臂，何等可樂！唉！不成的了！不成的了！我的神經失掉，軍器也失掉了。」蘭碧加答道：「勇士啊！這是你自傷自身，何補於軍中呢。還是讓我立在窗邊，將所見的一舉一動，都講給你聽，如何？」挨梵阿喊道：「不要，不要！你曉得麼？這扇格子窗上的一洞一縫，立刻都要變作衆矢之的了。」但是碧蘭加異常膽大，款步的升上梯去，嘴裏低聲的自言自語道：「矢來歡迎極了！」

雖有挨梵阿的喊告，這位男女，昇梯如前，一無害怕。把一面古盾，作爲她的護身器。將戰况一一告知挨梵阿。當她說有一個黑盔武士，異常威武時，挨梵阿曉得是列却王了。由列卡老婦，幫助挨梵阿報讎，將福郎提薄城堡，放着了火；只見烈炎飛騰，哭聲震天。圍者乘勢力攻，大告成功。挨梵阿由黑武士背着逃出火屋。

但是蘭碧加被勳士捉住。說她妖術助人，特爲審問。終竟她勇敢不怕，戰勝了好心勳士；後來反求她赦罪，蘭碧加生性寬厚，也就慨然允准。勳士本想脫逃，不幸被奸謀所惑，教他坐守太不來斯都 Templestone 城堡，燒死蘭碧加於堡內；若使沒有人來救她，時間一到，就要實行。到了最後的幾分鐘，救的人來了，你道是誰？原是病人挨梵阿。

勳士見是挨梵阿，就說道：「現在我不願和你戰。你去醫傷罷，買匹好馬再來罷。那個時候，我再將你擢武。」

揚威的魂靈逐出軀殼，倒還值得。」

但是挨梵訶一定要戰，兼之手下人亦同聲挑激；惟蘭碧加力爭不可。謂挨梵訶一死，已亦不活。

結果當然是挨梵訶敗北，因為他弱不經風的病人，那能與精槍善戟的相敵逐呢？然而勳士也中了一槍，適當要害，嗚呼死了。終真是自作自受，天報不差的明證。

蘭碧加當場受宣告算是無罪。此時刻却王和他的同伴也來了；自認是猶太女子（指蘭碧加）的保護人。將審問蘭碧加的教堂拆毀；復執國王重權。挨梵訶和魯溫娜結婚於約克密斯脫 York Minster 的一天，國王亦蒞座。蘭碧加與他父親，即日離英赴那大 Grenada，享他們的快樂日子去了。

(2) 古物家說部中葛來那來失子記 The Lost Heir of Glenallan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一天有兩個旅客，自愛汀堡 Edinburgh 出發，要到鈞斯勿婁 Queensferry 去；因為車子走得慢了，趕不着潮水，只得到後湖 Daves 旅館去吃飯，待潮水漲了再走。這兩個客人，一個是英俊溫和的少年，名叫陸無爾 Lovel，一個是六十歲光景的老人家，但仍是精力充足，不像如許大年，照他的強軀健步，可以看出。他名叫會那散亞卜 Jonathan Oldbuck of Monkbarus，他祖上好幾代，都住在仙堡 Fairport 附近。

會那對於商業一門，毫無興趣。接受財產之後，他起初投身法律界，也覺於枯槁乏味。他的先生說道：「他沒有

用過一個先令，不管他的去路的。他看六辨士，比小學生看半個克郎還要重。他情願在家裏沒事做，終日的讀議會日程，總不願到酒樓遊戲場去消遣消遣。但是他又不肯做那刻板的日常事業，去賺二十先令一天。所以他的性質，可以說動情並有，寬客俱全，我不曉得怎麼樣定他。」

會那的態度形狀，真教那少年既好笑，又好氣。會那以爲年長於彼，傲慢非常。他們所要到的地方，都是仙堡。在路上他講定了之後，少年先去望他。但是那少年直等到行裝到齊，才換了一身美麗衣服出去。會那見了之後，就引到他的臥房。少年只見滿室亂堆着各式古董。會那就指手劃腳的講給他聽，說有一個老羅馬軍人，駐兵於附近，軍中一物一事，講的都沒遺落。但這時忽然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將軍中的情形，重述一篇與古董家所講迥然不同。

這不速之客究竟是誰呢？原來是一個乞丐，名叫老雅雪里 *Frigo Ochilree*。他戴着一頂壓額的寬邊帽；顎下一派白鬚，與他頭上的白髮相映相混；面上漆黑多縐，一望而知是久歷風霜的人；身穿一件綠袍，臂懸白臘徽章一面，肩上掛着幾個乞囊，爲置乞食之用；從這種種行裝看來，就可知道他是一個業丐。蘇格蘭人叫做「依賴之人」，或稱「藍袍人」的了。

不獨這業丐的進門，使他們起了驚惶；那業丐還說他知道陸無爾的行徑。他們多給他錢，他肯守秘密。然會那辯說那少年是一個戲子。陸無爾却一聲不響。後來這個消息，傳到仙堡知縣耳內，就疑他是法國偵探因爲陸無爾常常獨自散步，手裏拿着一枝鉛筆。

這時大家聽見法國有征英的消息。但知縣疑陸無爾爲法國偵探，真荒誕極了。而知縣見了那少年的一舉一動，都以法國偵探來解釋。

會那和他近鄰阿莎華特 Sir Arthur Wardour 素有讎恨；阿莎華特貧且愚，屬皇黨，性亦喜古董。他有一男一女，男的出外戰爭，還沒回來；女的名伊莎伯爾 Isabel。除此三人，別無親戚。會那和他胞姊辯列司達 Grissela 與姪女瑪利 Mary 同住。有一天啞卜請陸無爾吃飯，座中方才認識上列的幾個人；惟有男爵的兒子，未曾到會。席間高談闊論，時間更容易過去；倏忽已散席了。主人親送他們回去。主人聽說阿莎男爵 Arthur 和華特小姐 Wardour 往沙路上去了，心上嚇了一跳。當男爵與他女兒奔上沙路，只見陸無爾遠遠在前，向腦克章腦克 Knockwinnock 進行。

男爵和華特小姐正在微步於堅沙之上，忽見海潮高於平時，陰雲四合，霧氣橫生。遙見萊丐 雅雪里衝霧而出，忙忙的對他們說道：「欲免危險，請回原路！」

雖雅雪里趕到勸回，但時已不及，無可挽救。他們正在失望之際，忽見陸無爾由峻嶺下來，幫助他們攀登石上，始得免於沒頂。那時啞卜叫了許多漁夫，找船過來，接了回去。

翌日啞卜與陸無爾同至腦克章腦克堡去拜望阿莎男爵和華特姑娘。陸無爾和華特姑娘曾會過一次。今天陸無爾周旋姑娘，非常和氣。姑娘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爲昨天晚上他們父女，似乎欠了他一筆大款；當時老雅雪里也看見的。華特姑娘對陸無爾說「你棄掉你的夢想心思罷。國家很難用你；還是復你的舊業的

「好。」他聽了也說不錯，不過他現在的計劃，是要姑娘靜待一月，若能成功最好；否則他定要離開仙堡，拋掉一切希望。

照現在我們曉得的想起來，陸無爾一定是個富家之子。但是他的身世，還是神祕不知。華特姑娘初次和他會面在他約克姑母家裏。第二次在啞卜家裏。姑娘得了他父親的允准，遂和陸無爾重修舊交。

此外還有一件事，很有趣味。華特男爵這時很缺錢用，他現在所希望的，是德國冒險家獨斯脫威爾 Dorn Janval的財源發見。這財源發見，是用一根神聖木桿掘出來的。獨斯脫威爾常常到男爵和啞卜先生家裏來講失竊奇事，發掘異蹟。啞卜有一次聽了他話，說某地土人，在某處掘得一銅鎖，他就去開掘，不曉得某處毫無銅質，損失了許多金錢。

聖魯絲會堂遺址內，有一隊人。啞卜和陸無爾亦在其中。晚飯吃過之後，陸無爾遇見軍官海克脫馬克 太 MacIntyre。他是古董家的姪子，常常注意到華特姑娘身上；所以陸無爾和海克脫，雖謂初次會面，却中間有說不出的疏遠。海克脫帶着驕傲的神氣，問他姊姊瑪利，他叔父（啞卜）的新朋友（陸無爾）的祖上，是如何樣子的；並且當面問陸無爾他們的軍隊，是怎樣。陸無爾回答他後，他又顯出很疑惑的樣子。陸無爾說的是：「你講的軍隊和軍官我都知道，但是你的姓名我可記不起來了。」

那烈性的軍官海克脫聽了這種不滿意的答覆，就告訴他啞卜家裏，下次可以不必來。陸無爾答道：「我要來拜望啞卜先生，便來。」軍官賭着氣答道：「你若自認是個嫌疑入，我不妨和你交交手。」陸無爾答道：「好。」

約定的一天，各自帶手槍。未動手以前，陸無爾找着一個誠實的水手，做他伴侶。因為這水手關於這些家事，是不曉得的。否則又要起軍官的疑了。

那時老雅雪里會到場阻止，但是沒有用了。結果馬克英太軍官失敗，求陸無爾赦罪。業巧在傍勸和，陸無爾就教雅雪里領軍官到樹林裏去。那日晚上，陸無爾和老雅雪里目睹德人獨斯脫威爾 Dosterwiel 在教堂遺址內，拿着一包假寶物，騙男爵，這個假寶物，是用魔術變出來的。業巧見了之後，非常動怒；就先給那騙子一個驚嚇，使男爵自己覺悟獨斯脫威爾的不誠實。陸無爾跑到海邊，上海軍少佐泰富列爾 Lieutenant Taffel 的船。

當時軍官馬克英太在他叔父家裏養病。阿莎男爵亦來到，一則因為要和啞卜先生借款，一則因為要告訴他德人於聖魯絲教堂遺址中，發現藏金。那德人獨斯脫威爾也同來。於是他們三人，拿了掘地的器具，向教堂出發。路遇業巧雅雪里，遂也同往。他們發掘出來的，是一個牛角，滿盛着白銀。那業巧一見，就知道那角是他嘗用作鼻煙筒的。這種把戲，明明是騙人。業巧又指點一處教工人掘，得了一大箱銀子。衆人走了之後，業巧騙德人道：「我們再到後面去找找看。」到了後面，業巧將他一頓毒打；德人昏了過去，及他醒來，已是夜半；遠遠看見葛來那來 Glanlan 公爵夫人喪儀經過，不覺又吃了一驚。

講到葛來那來公爵，又有一樁故事了。這故事是關於啞卜的青年，與陸無爾的誕生。葛來那來老夫人對於他自己地位，非常妒嫉。又怕他兒子監來亭 Geraldin 與娜弗兒 Neville 姑娘結婚。夫人嘗對他兒子說：

「你父母養這位姑娘，當他是自己女兒看待，所以你與他有兄妹之分，不能有夫婦之想。」但是他們私下早已結過婚。春風一度，珠胎暗結。不幸臨產時，因難產，娜弗兒先死了。生下來的兒子，也不知去向，監來亭終日鬱鬱不樂，直到現在。

啞卜嘗向娜弗兒求婚，現在聽說難產死了，就竭力想法罩沒他的過處，斥監來亭是流氓。直等到監來亭的母親死過之後，老僕愛而斯班斯就將產後孩兒失蹤的事情，講給新公爵聽。監來亭就請啞卜幫助，去找回他的兒子。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地保來到腦克章腦克城堡，接着來了一封快信，由阿莎男爵的兒子寄來，封中附着一筆大款，足夠付債；這筆款項，是一個朋友幫助的。

這朋友是誰？原來就是陸無爾。那教堂遺址中的一箱白銀，也是陸無爾藏的，使男爵得了以後，仍不知其來源。據男爵兒子所曉得，陸無爾就是那弗爾 Neville 縣長，在國王手下，很有名聲。從小養在公爵葛來那來的



貝 魯 雅 老

兄弟家裏。總而言之，他就是產後失蹤的孩兒。發覺之後，他父親當然是很快樂的接他回家。不久陸無爾和華特小姐在教堂裏結婚了。

這真心愛戀的故事，雖則經過了許多曲折，終竟成功了一對眷屬，償滿他們倆的志願。雅雪里因為發覺了德人獨斯脫惠爾的好騙，也樂得手舞足蹈。

(五) 密突羅新的心與老人

我們現在所要讀的施各德最後兩部小說，是一叫「密突羅新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叫「老人」(Old Mortality)。第一部是他生平大著作之一。女英雄姬妮亭為小說中有名之好女子。老人是指一種掃墓老年人，終日在叛皇黨墳墓中清掃墓碑，以表其同情於為宗教自由而死的戰士。這故事講的，是加爾斯 Charles II 與健姆斯 James II 政府的壓迫平民，強行教治主義，(以教堂中之祭司牧師為全國之執政權者)。叛皇黨者，結合同志，共謀叛皇之事業，和反對舊教，保存蘇格蘭新教之行動的人。

(1) 密突羅新的心說部中的女英雄 Woman's Heroism

瑪格蘭脫馬特生 Margaret Mordaunt 是斯端登 Staunton 牧師的女兒，相貌美麗，而心性不定。這斯端登是牧師領袖，膝下止有一子，生性愚魯，父送之外洋求學。

喬奇(子名)在外國逍遙自在，倒很快樂；後來決計永不回家，專做曠野中的冒險事業。到了蘇格蘭，結識了一個私運家威爾生，并與愛妃停 Fine Deans 姑娘認識。這姑娘是農家女，自與喬奇結不解緣後，遂定計私奔。喬奇有一友人，將此事告訴他父親；他父親聽了大怒，立刻匯了一筆大款，斷絕父子關係。喬奇看了他父親的信，想自己既已被逐，心也橫了。遂加入威爾生的私運事業，不幸被官府查出都捉入監裏。威爾生品行雖不規矩，倒很義氣，犧牲了自己，將喬奇設法放出。

却巧愛妃停姑娘因將他私生兒治死，也捉住受罰。然而那私生兒並沒有死，不過生出來之後，就被曼奇威

爾法 Madge Wilfire 拐了去。姬妮停 Jeanie Deans 姑娘，曉得了他姊姊的冤枉，情願拋棄了他的情人魯

濱般得婁 Ranben Butler (長老會牧師) 到倫敦茄姆斯王那邊去請願。幸喜姬妮停一到倫敦，就得阿齊而公

爵 Duke of Argyll 同意，引去見王后。見王后的一段，是全書最有精采處。

公爵就將愛妃停定罪所依據的法律的錯誤，和姬妮停手足感情之深，情願除其理良心外，犧牲她所有一切，去救她姊姊等情，細細講出。

王后聽得非常注意。但是她生性好辯，所以她辯道：「照這條法律，似乎是大嚴些；但是新訂的時候，也為國家幸福計不得謂之不善；現在那女人不幸自己犯了這條法律，所得事實，恰合無訛。今公爵所舉她可能無罪的幾個抽象理由，固然很對；不過法律已定，不可私自更改，止能將公爵理由，布之國會，令彼刪去這條法律。」

公爵素知王后性情，不敢往下辯駁；若使他答了王后，王后一定滔滔不休，或者因之堅其意志，固執前意，為她

自己王后的尊榮，也顧不到愛姬妮的受苦了。所以公爵改了口氣道：「如王后如能屈身躬聽犯女自供，則王后現所疑者，定能一掃而清，較下臣所言動人多矣。」

王后似乎將要答應，公爵就給姬妮停一個手勢，教他過來。王后見姬妮停惶悚嚴肅，又怕羞的，態度走來，說着「口蘇格蘭北調，不覺笑了起來。」

但姬妮停說的很低很好聽，她道：「願王后可憐那受苦的年青犯女。」這話說的真正好聽，如同在邪真唱蘇格蘭歌一般，不入耳的土音，都不覺得了。王后很和善的道：「少女平身」接着問他蘇格蘭法律如何。最後問道：「你怎樣來到倫敦的？」姬妮停答道：「走來的。」王后道：「怎麼？這許多路你走來的，你每天能走多少路？」姬妮停答道：「二十五里，有時三十里。」王后道：「我想我是很會走路的人，這樣說來，我正是慚愧得很。」姬妮停道：「你心中毫無困惱，所以你也不覺得困倦了。」公爵想道：「這些話不要說了，還是起先說的有些用處。」不曉得可憐的姬妮停，答王后的話裏，幾乎說出很危險的話來。就是答覆王后最後的一句裏，已有些危兆。幸而公爵和姬妮停預先約定，若使姬妮停說出危險話來，公爵就伸手向自己頭頸一舉，姬妮停見了，立刻停止。

姬妮停答覆王后未畢，忽見公爵伸起手來，他就改變口氣，簡單的說道：「我不是完全走的，自番裏橋 Ferry-bridge 起，有時乘車，有時坐船。」

王后答道：「雖有舟車之助，想你一定困憊異常了。假使說國王赦你姊姊無罪，恐怕你們一鄉的人仍舊不肯輕恕她呢？要她死了才休呢？」

現在可要講到包替斯 Porteous Riots了。他是一個軍中都司，督察劊子手槍斃私販威爾生。他恐怕逃了喬奇之後，又有人來劫法場。所以他見了看客如此之多，就教手下人開槍；死的也有，傷的不少，一共害了十七個人。隔了兩個月之後，這天是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有人告發到國王那邊。却恰國王爾后正在海諾佛 Hanover 遊耍，就諭示延期審判。但民間恨他已切齒透心，再也不能忍耐，當夜擲進老託把斯 Toll-booth 監牢（即密突羅新的心）捉了包替斯，用繩把他絞死。

公爵忽然記起了這事自想道：「這事王后想到之後他一定要變嚴厲了。」其實則不然。

姬妮對王后說道：「王后若能憐憫苦女，鄉下市上的人，一定是很喜歡的。」

王后問道：「你有朋友在這亂民中間麼？」姬妮答道：「沒有。」她暗喜王后問的語氣很好，自己又很自然的答了一個「沒有」。

王后續道：「即使你有了，你也不肯告訴別人。」姬妮忙答道：「真的沒有。我常常自己暗禱，做我責分上所應做的事體。」

王后道：「這樣很好。照你所說的去做罷。」

姬妮停說道：「我的王后啊！假使你歡喜的，吾情願走遍地球，去救包替斯和同樣景况的人的生命。但是照法律上講起來，這是縣長的責任，那裏要我草野小民，去替他報讎呢？現在包替斯已死了，亂民自然要自認其過。昨日的事，今天也不必顧及了。但是我的姊姊，我清白的姊姊愛妃還活着，還有無窮的歲月在她前頭。」若得我王金口一赦，則不獨我姊姊的來日快樂，都是我王我后所特賜；即家中抑鬱不堪的老父，也得重見其愛女，依依

膝下，其快樂將何如！現在他常常禱道：「願我王我后萬歲，萬萬歲，國疆永固，民生樂業，百事盛旺，真理昭彰。」呀！我的王后啊！可憐那悲憂痛苦的罪女，既不死，又不生，心中好不難過。可憐那一個清白家庭，弄得顛倒悲傷，名譽墮地。王后你發個慈悲，救了她慘死，救了我們一班苦命罷。」這些真情直語，令人聞之淚下；她又接着道：「唉！當我們想到別人痛苦的時候，那裏還能安安逸逸的睡着，快快活活的起來呢？我們心中也感着不快，要改正我們的錯處，戰勝我們的生活，有時自經身心的苦痛——王后一定不常有的——臨死的悲傷——這是不論高下，都要經歷的，遲早王后一定也要嘗着——呀！這個時候心中的景况，就是我們刻下所處。但是我們以前對人，尙屬無負。當這種景地，王后如格外開恩賜赦，那我們的痛快，還要比包替斯亂民的立刻處死多得遠哩。」

說着淚流滿面，身顫體熱；一言一動，都帶着無限真情；簡而又真直，雖金石在傍，亦將灑幾點血淚了。

王后對公爵說道：「他嘴真正會說。」轉向姬妮停道：「少女前來。我實在不能赦你姊姊，你也不必再到萬歲那裏請求了。我這裏有一主婦袋，送給你。」說着將一隻繡花的針袋，放在姬妮停手裏，續道：「現在不要開來看，等你空暇時才開。區區一點，總算是你我交談的紀念品。」

談話既終，各自散了。姬妮停開來一看，裏邊藏的是絲針剪鉗等日用之物；底下還放着一張五十金磅的支票。

姬妮停見了這袋，非常歡喜。又有王后的姓名在上，更加可愛。公爵教他這筆大款收了。因為姬妮停窮女，見此大款，已經呆了。

後來王后對國王說明此事，固然將愛妃媵赦了。喬奇要他回來，做了妻子，後來喬奇被一蕩兒打死，不曉得那蕩兒就是喬奇的兒子，愛妃爲了他幾乎受死刑的，總算自作自受，報應不爽。

喬奇死後，愛妃出家爲尼。姬妮媵嫁了魯賓，般得裏，伉儷甚篤；魯賓一向待她很忠心，有些困難，他終竭力幫助。

他們倆結婚以後，家裏百事興旺，愛情日深，家譽日廣，活時互相戀愛，死後各自悲悼，這幾句是這部小說的尾聲。

(2) 老人說部中叛王時代之見聞錄 In the Days of the Covenanters

這故事的發生時，是在一千六百七十九年五月五日早晨。在克列提斯谷 Clydesdale 上方，有一比武會 Wapinscaw；那是用以鼓勵人民樂於從軍，願赴狩獵的。有勢力的人，莫不竭力提倡；惟有長老派教徒，大不贊成。在這大會內，諸侯都被甲戴盔，因爲他們受國王冊封，各有食邑，不得不如此。所謂食邑，就是依軍事分派的封土。

射鷄，是比賽的一種，與此賽的人中，有三個最好：一是伊文特 Evandale 爵士，曾向馬加巴林 Margaret Bellenden 夫人的孫女愛提司巴林求婚；一是亨利馬登 Henry Morton 爲長老派教徒之巴故副將的兒子；第二個是貧賤子弟，他的頭常常藏在衣內。現在是伊文特和馬登決賽；結果馬登射勝。馬加巴林夫人見了，很不

克列提斯谷的中演武會



快樂，因為她的丈夫死於馬登的父親副將馬登的手裏，那時副將馬登還沒屬於皇黨。

在此會的引人發笑人中，有一個是軍曹，名叫蒲司威 Bope well。一個是克來文衛隊的祕書，名叫哈立威爾 Halliwel。蒲司威要試試一個客人的忠心如何，心想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但見那客人飲酒怪態，心裏很不滿意；和他擾得更利害了。正在這個時候，馬登走來幫了客人一陣。

客人見軍曹和他擾的不成樣子，就宣告與他決鬥；軍曹慨然答應。三合之後，客人給他一個猛擊，軍曹仰面翻身，昏了過去，醒來與客人攜手，問起姓字，才知他是約翰般福或般婁 John Bal-four, or Burley，他與馬登約定同走後，便縱身上馬，一溜煙去了。

不多一刻，小兵來報說，聖安得烈教堂 St. Andrew 的大主教被刺。薄司威心想剛然在般婁前還與他祝福，這麼立刻為被人刺死的，他記起般婁回祝的話中，很可疑惑；他說：「恭祝聖安得烈教堂的大主教與他所任的寶貴教堂。我願蘇格蘭的主教，都做正直可敬的詹姆斯夏潑 James Sharp。這詹姆斯夏潑也是被刺的

大主教。薄斯威想到這裏，恍然省悟；原來般婁就是叛王黨軍隊的一個司令。

馬登是和他可憐的叔叔住在密胡 Minwood 的。這天他與般婁同道回去，路上般婁說在郎馬登曠野 Longgarston Moor 之戰中，馬登的父親，幾乎傷命；幸被般婁的同伴救起。馬登聽了這個消息之後，對於般婁所述叛王黨之目標行動，很表同情。

般婁本意要在某處與他握別，不意路遇一老嫗，對他們說般婁所要去的路，有兵駐着，不能過去。般婁就求馬登權讓他在堡內秘密的住一夜。馬登不曉得他有殺主教之事，就教他住在鄰近馬棚內。

馬登進屋以後，看見一隊軍隊，駐在堡外河邊，心中吃了一驚。軍官正要發令搜查密胡馬登的屋，只聽軍中有一個說道：「我想這屋可以不必；因為這屋內住的是一個龍鍾老人；他對於政治，一些不管；止曉錢箱債券，是他性命。至於他的姪兒，吾聽說今天到比武會去了，得了鸚鵡射的金標，也不足為奇；吾想現在他們一定已安睡了。若使無意間驚動他們，那可憐的老人，豈不要被我們嚇死麼？」

於是軍隊過去了。馬登雖然嚇得利害。但他並不使家裏驚惶，愛里生夫人 Mrs. Alison 因為等馬登回來，還未睡覺。拿了些東西給般婁吃。翌晨，般婁告別，臨去他說了許多勸他加入叛王黨的話，並說：「將叛王黨可愛可貴的理由，縛於你的劍上。」馬登後來決然回答說：「照我力量所及；時間所許，至少我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和善良的百姓。」

般婁去後，馬登與他叔叔作了一次很熱烈的談話；馬登的意思，是要離國在外服務；如同他父親所做的事業

一樣。但是實在講起來，馬登此次去國的理由，一是爲失愛於巴林登小姐 *Miss Pellenden*，一是爲他叔父的可憐。

比武會後，馬加巴林夫人辭退老婦人馬斯海列 *Mauser Heatrice* 和他兒子扣提 *Curdie*，因爲扣提比武那天不到會場。他們母子二人，由愛提斯巴林登小姐介紹到馬登那邊辦事。扣提因是射鸚鵡比賽第三名，留在馬登手下。他母親在叛王黨內幫忙。當馬登告訴薄斯威般妻嘗在他家裏住過一夜時，風聲響了出去，馬登就被官府捉住；要捉入鐵列脫監裏 *Tower of Tilleudium*。幸而薄斯威很義氣，教他扮了兵士，雜在軍中，將真姓名隱沒，免得路上吃苦。

到鐵列脫監裏，天色已晚，遂定明早至克來佛哈受審；因免犯人黑夜被劫，防備得很嚴密。愛提斯小姐和他的丫頭建妮 *Jennie Dennison*，都知道這隊軍隊是解着馬登犯人。這位建妮丫頭有許多求婚人，兵士泰哈立 *Tam Haliday* 是內中的一個。

建妮先教泰哈立找出喬裝馬登，然後教愛提斯扮了建妮的親戚，混入軍中。經泰哈立竭力幫助，始得與馬登晤面。馬登就將被捕原因，細細告訴他們。又說要到克來佛哈處受審。這克來佛哈是被刺大主教的親密朋友。愛提斯小姐就教建妮設法教人拿封信到他叔父巴林登縣長處去。或者能想法救馬登出罪。這縣長也是馬登的朋友。信到那裏，剛巧他從外回來，還沒多時。

翌日，到克來佛哈的時候，聽說伊文伯爵 *士*已受王命驅散叛王黨集會去了。那叛王黨這幾天內，愈激愈厲，

將有暴發之勢。巴林登縣長審馬登未畢，只見伊文台爵士惶忙的跑來，說叛王黨已有一大隊武裝兵士在山谷中起亂。

當軍曹薄斯威往克來佛哈取馬登時，他對馬登說：「愛提斯小姐已乞伊文台爵士來援救你了。」馬登聽了，本想向愛提斯求婚，照刻下的景況看來，萬無成功之理的了。

經過一番辯駁之後，馬登問道：「兵士無捕人委狀，可以捉人麼？」雖有縣長的種種辯護，和馬加夫人的贊助，克來佛哈聽也不聽，就判死刑。及至伊文台爵士走了進來，他心才軟了下去。爵士要他取消死刑判辭，說他願以私見斷事，并說若馬登會做叛民領袖，則爵士亦不容置辯。伊文台見了愛提斯眼中表示要他救馬登的意思，心中好不難過。馬登聽錯了愛提斯說的意思，將感謝爵士救他之心改變了。

克來佛哈出追叛黨之後，只剩一小隊軍士，監着馬登和其他三犯。這隊軍士本由克來佛哈自己指揮，用為後衛；現在却暫交薄斯威管理。

馬登的同伴是扣提馬斯海列和熱心教士監般列爾 Gabriel Kethrummle。扣提因為主張了他母親的意思，和馬登的話說：「我國自由土上，有此不名譽不可忍的壓迫，真是不幸」也被捉去。

叛王黨人多氣盛，在倫敦山上，將克來佛哈的縱陣衝散。伊文台爵士提議與叛王黨和議；總司令大不贊成。但經衆人通過，也無法想。伊文台願赴前敵為專使，但克來佛哈派他的姪兒即鬍子將來漢將軍 Cornet Crane，拿了降旗令號，騎馬到河邊，教亂民四散。

和議未了那哥來演被殷襲射死。殷襲這時是叛王黨的司令官。克來佛哈的軍隊都被敵軍解散。薄斯威與殷襲戰未一合，中要害死了。伊文台爵士忙即收聚殘軍，來救克來佛哈。當時克來佛哈被敵軍圍困在中，雖橫撞直突，將殷襲挑下馬來，終不能突圍而出。

伊文台趕到，救克來佛哈出了重圍。正在落荒奔逃之際，一彈自後飛來，却中伊文台的坐馬，立刻伊文台倒下馬來，受了重傷。殷襲趕到，正要舉刀結果伊文台性命，却好馬登和他同伴亦到，立將伊文台救起。當殷襲追捕逃兵之際，馬登幫着伊文台逃走。這總算馬登第一次報答他不殺之恩。

這個時候，巴林登縣長正保着鐵列脫的克來格城堡 *Craignethan Castle*。克來佛哈到了此堡之後，留些人以厚縣長兵力，防守此城；自己又騎着馬，奔往前敵去救他的軍隊去了。

克來佛哈路上竭力奔馳，去救他的軍隊。忽然消息傳來，說馬登已和叛黨出境去了。

原來馬登被殷襲說服，殷襲就教他做叛軍的佐領。但叛軍的首領，都是兇橫異常，將馬登逐出。馬登見他們軍中如此擾亂，團體不固，意見互爭，心想他們如何能永久存在，心裏不免惶懼萬分。這些消息傳到巴林登小姐耳內，那能不感極大悲傷。後來伊文台爵士，因出去搶糧，被殷襲捉住。殷襲又恐嚇他們說，若不早早獻出城堡，明晨伊文台定斬無赦。巴林登小姐得了這個消息，心中更爲悲痛，自不待言。

馬登此次又救了伊文台性命，并且給他叛軍中進出的暗號，教他回去做兩軍的和解人，以免除戰事的種種痛苦。又說窺列脫堡的軍隊，不要持久戰事，免得堡中婦女縣長及他的手下人受苦。

鐵列脫堡人遂議決遣馬登往蒙夢公爵 Duke of Monmouth 去陳說叛王黨的和平條件。這蒙夢公爵勢力很大，國王軍事大權，都握在他手裏。蒙夢就下令休戰一小時，讓叛軍有解甲的機會，這算是和議的第一步。但是後來和議破壞，戰事重興。叛王黨軍中因有內亂，一敗塗地。馬登與扣提逃入一個鄉下人的屋子裏，遇着許多熱心的叛王黨人。內中惟有馬克般 Maobrian 與莫格爾 Mucklewrat 願從馬登計，與王黨和解。衆人不願，將馬登捉住，扣提見事不佳，遂出屋奔走。

這是第二次馬登的被判死刑，幸被克來佛哈救去；但是做了戰事的俘虜。馬登怎樣為克來佛哈救出的呢？原來扣提逃走之後，陷入克來佛哈軍中，遂將馬登被捕事告知。樞密院判馬登出放異國，克來佛哈和伊文台為厭解人。不多時斯多亞 Stans 王族倒了。

馬登自荷蘭放逐回來，始知巴林登小姐已與伊文台定婚。馬登找尋般婁，要問他拿重建鐵列脫堡的證書；那堡現在是由奧列芬 Orlant 佔據了的。他到了手，奧列芬知道伊文台，正向斯多亞王族發令捕捉。伊文台抗捕，奧列芬就教手下人放鎗，伊文台遂死了。奧列芬受了重傷，也嗚呼哀哉了。馬登趕來已救不及伊文台。數月後，他與愛提斯巴林登小姐行正式婚禮。般婁後來死於戰征；克來佛哈亦然。

第十一卷 艦長馬列的小說

艦長弗烈得列馬列 Captain Frederick Marryat，以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七月十日生於倫敦，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十月九日死於腦福 Norfolk，爲海軍軍官，以寫海上生活的故事出名。所寫書中，快樂的精神，和波浪滔天的片影，莫不盡現畢致，與真無異。海軍學生伊村 Midshipman Easy 是他的傑作。但是航海家裏提遇險記 Masterman Ready 彼得與般爾 Peter Simple 海上經驗談，孤兒錢閣般事略 Jacob Faithful 都是很有趣味的故事。我們先講航海家裏提遇險記，因爲這是馬列的子女讀了魯濱孫漂流記很高興，定要他父親接續下去，而馬列見魯濱孫漂流記的事實，不確的多，所以他寫了一篇新的東西講給他們聽。這故事當與魯濱孫漂流記並讀。

(一) 航海家裏提遇險記 (或太平洋艦破沉記) Masterman Ready, or the Wreck of the Pacific

我們第一次遇見航海家裏提，是在一隻大太平洋艦中。他老人家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照他的臉色一望而知是久歷風霜的人。當他十歲的時候，就在煤船裏做學徒。後來又在軍中服務多年。

他雖經歷了寒暑各帶，但是身體仍舊是很強健活潑。船主遇着危難，一定要去問他，得他指揮。在太平洋中，他是船主的親密伴侶。這次船裏載着許多寶貴的英國鐵器兵器，與別的機械。

水手之外，船上還載着希格來府 Bostrave 一家。除他們之外，就沒有別的客人了。希先生曾在雪特內 Ordney 政府做過官，家中頗有些財產。這次他帶了許多東西，打算到家鄉去修治他的產業。他是很聰明，但是止能言，而不能行的人。希夫人是個很可愛的婦人，身體又不肥不瘠。威廉 William 是長子，聰明穩定，與



十九世紀初葉英法戰爭中強人充當水手之景象

妻提甚篤好，妻提聽了他的魯濱生漂游記，也講了幾個自己經歷的碎舟故事。多馬 Thomas 是次子，年才六歲；他的性情很好，不過常常擾禍，常常受窘。生有兩個孩子，一個是七歲女孩，名叫卜陸 Caroline。一個是未滿週歲的嬰孩，名叫阿胖 Albert，由黑女會娜 Juno 保管着。此外有兩獵犬，一名羅莫勒 Romulus 一名羅莫斯 Romus。船主亦有獵犬一，是船主所最心愛的。

那船轉過角後，忽遇暴風；一連幾天沒息。水手死了數個。船主與斯棍 Osborn 被碎片壓在頭上，昏了過去，不省人事。船中無人指使，更其弄得不成樣子。

船主受了重傷，當然不能理事。水手各自主張，不受節制。後來他們見事情越做越糟，就決計棄船而走。這時船上止有一隻小艇，他們就坐着去了。老妻提則毅然決然的不肯拋棄乘客而去，雖水手爭論不可，但他不

爲所動。水手去後，接連的幾日好天氣。行了幾日，遠遠的他們看見陸地。婁提就向着陸地進行。及到近前，才知是一荒島。到岸後婁提忙將破艇修好。

希先生問道：「我們到了岸上，怎麼樣呢？」婁提答道：「怎麼樣？那邊有椰子果可以充飢。即使沒有船上的糧食，也不至餓死。飲水恐怕有些困難，因爲這島地很低，很小；但是我們決不能期望都如所願。」

希先生說道：「婁提，我們得能保存，我心中實在感謝上帝不盡；但是我仍舊有許多感想，不能免掉。我們已是漂泊在這荒島，人類絕跡，那能指望船艦來此；所以我們出島的機會是很少很少。我們當然要生死於此，我們的子女也要生長於此，年老於此。他們將來要葬我們於此，他們自己也要死於此。我們的期望多付之東流，我們的希冀，也化爲飛煙。」婁提啊，這是我們的可悲惡運，想你一定也承認的。」

婁提答道：「希先生，拿你的年紀比起來，你出此怨言，要對不起上天呢！聖經約伯記 Book of Job 上說道：『我們得了上帝的好處，不得他的壞處麼？並且那個知道，不幸事後，自有幸事。』」

希先生答道：「你說的話一些不差，我實在感激你得很；以後我決不怨尤。我要做我所能的。」

婁提道：「我們應當真心信從上帝，異日他或格外賜恩，使我們重見故友，和十倍的牛羊。」希先生答道：「不差，我們當想到在新南威 New South Wales 的產業，牛羊日見增多。我情願聽從你的命令，因爲照現的地位看起來，你比我們能幹。知識是能力，確是不差。」

到了岸上，婁提與希先生決計設一天幕，在小河口，約離海邊有一英里又四分之一。三犬之外，綿羊二頭，小

羊一頭，豬三隻，鵝二三隻，牛一頭，馬利腦 Merino 羯羊與山羊各一頭。張幕事，會娜非常能幹。惟有那多馬騾禍如舊，例如一管獵槍裏提拿上岸來，擱在樹傍，沒有人看見，多馬騾撥動機關，便碎的一聲。

這時裏提與希夫人正在船上，忽聞槍聲，嚇得魂魄全無。忙忙拿了獵槍，趕上岸來。只見希先生與會娜忙着張幕，多馬騾坐在地上號哭。你道多馬騾號哭爲何？原來開槍之時，槍頭向上，彈子飛出槍口，正中上面椰子果，落了兩個下來。幸而落在身旁，否則小性命要難保了。當時希先生曉得多馬騾又擾了禍，恨恨的罵了他一頓，多馬騾淚滿面，表示他的後悔。

威廉與裏提，由三大幫助，覺得一沙地；沙下有水，他們就決定在此蓋一所房屋。裏提常常講他以前水上的生涯，他們聽了，都是非常快樂。後來忽而來了兩個黑種女人，希先生等就留他們住下，倒也很和藹。不知道不多幾天，忽而又逃走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不曉得將要發生怎麼危險。忙忙的造了一行木柵，以備不測。有一天他們看見一隻帆船，遠遠浮海馳過，這一喜又是非同小可，心想現在可以脫此危境了。高舉着太平艦的旗子，不幸艦上沒有看見，逕馳去了。

一天危險果然來了。一羣蠻人，坐着無數的獨本舟，漂蕩而來。約在這個時候，威廉說他似乎又看見一隻帆船馳過。蠻人一上了岸，就向木柵進發；幸喜木柵內人，此時都已預備妥當；會娜專管裝彈，裝好提給希先生裏提和威廉。於是惡戰開場。約一小時後，蠻人都被驅逐殆盡。

裏提預防有時缺水，特設一桶，滿以水。有一日裏提一看水沒了。心想蠻人來過麼？不覺嚇了一跳。後來

查明根由，才知是多馬的把戲。有一次，他們教多馬到井邊去洗些東西，不意不多一刻，他就回來；他們心想多馬現在可改變了，做事如此敏捷，都叫他「好孩子」。但是實在多馬並沒有到井邊，將桶中的水偷用了。

有一次婁提爲了多馬，幾乎傷了性命。多馬不肯聽從訓令，私自划船到海邊遊玩；婁提慌忙去救，幾乎被鯊魚吞去。婁提見他們一家苦無水用，不忍坐視，冒險到蠻人那邊去取。雖則成功，但是身已負傷，勉強逃到柵門昏倒地上。柵內得知，即向蠻人開槍，將婁提扶入柵內。

不多幾時，蠻人又來大施攻擊，起先柵內迅速開槍，忽聞別處也在那裏向蠻人開槍，而且槍聲更大。只見蠻人隨着槍聲，接二連三的倒了許多。那槍彈穿胸破腹的瑟瑟聲，不絕於耳。蠻人忙向木舟奔逃。威廉綴細出來一看，才知前次所見不差，這許多槍彈，都從一隻雙桅船發來。現在他們都頂盔穿甲的坐着一隻小艇來岸，威廉忙下木柵，開門迎接。一見船主奧斯棍，就倒在他的臂上，於是希家由此出險。最初島上向那艘船揚旗，那船船主也看見的。止因氣候不佳，他就馳去了。到了雪特納地方，他將此事宣布。

那小艇內的水手，和無知覺的船主，後來被人救起。開往萬底門 Van Diemen's Land，就住下來。當奧斯棍聽得希家留在荒島上，就要求政府借他一艘，去救出他的船友。

婁提又得與船主奧斯棍做了幾年好朋友。被救的人都感謝上帝不盡。此書的最後幾句，是如此說：「婁提張開他的眼睛說道：『你是威廉麼？我不能見你了。我的好孩子啊，你聽我罷。請你把我葬在井邊堤上；因

爲我喜歡那塊地方。可憐的多馬啊，不要使他知道我死的原因。你去喚多馬會娜和克露令來罷，我要和他們話別了。」這老航海家的心願都償了。希家由此興盛，多馬後來變了一個很好的人，在軍中效力。

(二)彼得與般爾海上經驗談 Peter Simple and Some of His Stories

(或水兵強募時代之海上生活 Life at Sea in the Days of Press Gang)

這是十九世紀末葉的故事。當那英法戰爭的時候，英國有一小孩子，名叫彼得與般爾 Peter Simple。家裏都當他是個呆人。他的父親，是個英國教堂的牧師，是男爵Privilege的兒子。因爲家道衰落，彼得入海營生。

從學徒而艦將（英國舊制供職海軍三年得此職任）後，他對於國家，真很有了一番功勞，使敵人知英國人民的不可侮。有一次他被捕爲俘虜了，得遇愛耳蘭人法將與般零將軍 General O'Brien。他有個很美麗的女兒名叫賽蘭施 Colasta。經了幾次危險，最後被惡叔禁守於盤特來瘋人院 Bedlam Asylum，又脫逃，彼得得娶爵位，爲一族之長，遂與麗姝賽蘭施結婚。

彼得從小就記日誌，海中生活描寫，尤其活潑；讀之如身臨其景。海中所遇之人亦一一誌於簿中；有幾個是合武俠性的，如大額將軍泰倫斯與般零 Terence O'Brien和彼得時常有激奮的舉動，水兵長曲格先生 Mr. Church，他裝着君子的樣子，有一次他穿了船長的外衣，去赴宴，被人毒打一登，幾乎傷命，然而因此做了瑞士的

伯爵。還有一個可笑的水匠墨突爾先生 Mr. Muddle，他深信『在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二年內，現在所有世界的景象，將來是要循環的出現，現在的人民，將來也要循環的照樣生長。』

這書中所用的言語，非常粗鄙。這時英國的海軍制，是強迫制：不管你歡喜不歡喜，一定要去的。並且隊員若無海軍部勢力脚路，難想升任。

彼得第一次出海巡洋，是到皮斯開灣 Bay of Biscay。他講奧般零如何治他的暈船病：

『我們馳過尼突爾 Needles 時，却好東南風微微自後吹來。我見了威島 Isle of Wight 愛倫灣 Alum Bay 心中非常敬愛。但是見了尼突爾礁石，心裏就害怕起來，如同越沈下海去一般。以後六日，我做些怎麼事情，我可記不起了。但是我心裏常常想死了好些，睡在牀上，不能吃，不能喝，又不能走，真悶死人。

『到第七天的早上，奧般零來了。他對我說，假使我不竭力振作，不能望我病愈。他又說他最歡喜的是我；他是我的保護人。並且他證明待我比待別人要好。什麼呢？他說要給我一登痛打；因為這是治船暈最靈的方子。說着他就照行了。將我四肢上下體，打得身無完膚，并無半點憐惜。打得我精神昏亂，血肉橫飛；外邊什麼事，我都不知。只覺得我的一口氣，要出口而去了。然而他還不肯歇手，拿着一根麻繩，向我身上亂揪，要我服從他的命令，立刻到船面去。我只得順從前往。在他未來以前，我千萬想不到，能夠服從他的命令的。這時我那能走路，只得勉強爬上梯子，坐在船面的格子上，大哭一場。

『這時我自念道：』若使我在家裏怎樣呢？總之是我自己不好做了一個愚魯的人。現在我終究受罰了。

假使奧般零是真心仁和，那末我還想望那不要我的什麼呢？」不多時覺得漸漸的恢復原狀。忽而又覺得比較未打前還要爽快。這夜睡的很熟。

「翌晨，奧般零又來了他說道：『你的病是由可惡的慢熱——船暈——所致。我的彼得啊！我們一定要將他驅逐才好。』於是昨天的全武行藥方，重做一遍；直等我覺得身體已化腐醬，才停手。還是那被打時恐懼醫好我的呢？還是別有真正原故？我實在莫明其妙；不過第二次打過之後，船暈一些也沒有了。翌晨起來，腹內覺得很餓。穿了衣服，奔入膳堂，和奧般零會面。奧般零道：『彼得，讓我看你的血脈跳得如何。』我答道：『不必，我已經好了。』奧般零道：『好了？你能吃餅乾和鹽牛酪麼？』我道：『能的。』奧般零道：『油肉麼？』我道：『能。』奧般零道：『那末你應當謝謝我。那個好藥，現在可暫擱不用，等到舊病復發時，你可再嘗試一次。』我道：『我希望不再嘗了，實在太無趣味。』奧般零道：『趣味！你的頭腦太簡單，那裏有人開的方子，是不苦的呢？除非你自己開給自己。恐怕你情願吃了蜜餞，去生黃熱病的。好孩子，現在可以開始學習了。你應當謝謝上帝，因為你得着了愛你的人，他情願見你病了，出力重重打你。』

「我回答他說我很希望不再勞他力了，我心裏是很感激他。奧般零道：『你說你還要些麼？我實在告訴你這個方子，是出於吾的誠愛的；因為自從你病倒之後，你的一份酒肉，都我一人獨享。現在我治好你了，你的一份酒肉，仍舊要到你的飯桶裏去，所以我止有損失，沒有好處。你這次受的無私痛打，可說是你空前絕後第一次。想你總明白了。但是你現在好了，我心裏也非常歡迎。以後此事，可不必談了。』

『於是我也不說話了；快快樂樂的吃了一飽。從這日起，我就照前辦事，和奧般零一起受副官的指揮；而我則又在奧般零手下。』

在彼得所講的有味故事中，以奧般零口述的伴列暴羅 Brian Boru 與蘇格蘭大人之戰為最有名。這伴列暴羅就是愛耳蘭王芬格 Fin gal。請看下面奧般零的口述：『想你們也知道，芬格自己是個大人；國裏沒有人能打得他過的。不論那個和他挑戰，勝敗可預定；如同我的查夜，決不失察的。但蘇格蘭也有一個大人，高與船上的大桅同，雖我不能十分的確定，但總不出其左右。後來蘇格蘭大人，聽說英國有芬格大人，他問道：『他是那個，敢也稱大人？我倒要走去看看，他是怎樣的。』他就起身，走過愛耳蘭運河，在般爾發 Coleraine 附近一英里半的地方上岸。他有人指導的，或自己隨便跑的，我可不知道。但是我可決定他不是聞足臭而追逐的獵犬。』

『當芬格聽說蘇格蘭大人要來和他角鬪，他免不了吃了一驚。因為芬格聽人說蘇格蘭人比較高度，皆以尺數計算，如云此人高彼人幾尺；些些寸數，他們都抹過不提的。由此可以想見蘇格蘭人之長大，而此來者又是著明的大人；怎能與他交手呢？所以芬格天天差人打聽大人的行程；很留意的防備着。一天天氣很好的早上，大人來了。芬格奔進屋子，對他的妻子西耶 Sha ye 說道：『我愛，現在那蘇格蘭牛已過山來了。你趕快些裏我在氈單裏；假使他問起你來，你說是個小孩子。』於是芬格臥在牀上，他妻子剛才盪好，大人進來了。他雖曲背彎腰，他仍舊將頭擡在門圈上，皮破血流，手摸着頭額問道：『芬格在那裏，快教他出來，我要和他交交手。』西耶

低聲的喊着道：「輕些！輕些！你要將孩子喊醒了。」叫醒了孩子，芬格回來定要把你頭頸扭斷。」大人道：「這
個是孩子麼？」說着顯出極其驚異的樣子，只管向着氈單亂看。西那道：「當然是的。這是芬格的孩子，驚醒
了，你自己討死。」大人答道：「這是我去的時候了。假使這是他的孩子，我不值他一吞就可了事。再會罷。」

「大人跨出大門，飛也似的跑去了；路上不喫不渴，直等他到本鄉山中。在愛耳蘭運河處，他性急慌忙，幾乎
迷失了路，沉下水去。芬格俟大人走後，揭單大笑不止。自樂此計果售，不愧爲伶俐之人。」

法爾孔 Falcon 先生是彼得船上的第一副官。常常用滑稽手段，責罰人家。但是他的責罰，非常切當。
船上不論怎麼東西壞了，他都能修理。所以船上水手，都叫他「修匠建克 Jack」。

彼得又記着一件有趣的故事道：「我們有一天很快樂的坐在船後的吊牀上。有一個童子，他肩了吊牀走
來，要和我們一起玩耍。正經過法爾孔副官；副官見他嘴裏含着一塊烟葉，臉上高高突起。副官問道：「你嘴裏
含些怎麼東西？槍彈麼？爲怎麼你的臉腫了起來？」童子答道：「先生沒有甚麼。」副官道：「一定有的。
恐怕牙壞了麼？你張開嘴讓我看看。」那童子沒法，勉強張開了嘴，當然一大塊煙葉發見了。副官道：「哦！我
知道了。你的嘴要查驗一下；你的齒要清洗一下才好。可惜船上沒有牙醫生。但是我也略略懂些，你去叫軍
器匠來，并教他帶把釵來，我有些用處。」

「軍器匠一到，童子只得張開嘴，任匠人用粗笨的軍器，將烟葉取出。副官道：「我可以決定你已覺得舒服多
了。若使這些東西，不取出，喫甚麼東西都沒有味的。現在請後哨長出來，用帆布和沙將他的牙齒揩個清潔。」

後哨長將那童子的頭夾在二腿間。將沙和帆布，在齒上擦了有二三分鐘之久。副官道：「現在好了，孩子啊！你的齒現在洗得很清潔，你可以去吃早飯了。假使沒弄清潔，你決不能覺得早飯這樣好喫。以後口裏如再污穢，到我這裏來好了。」

這實在是禁煙的最好方法。而這喫煙的事，在水手內，非常通行，即是現在，也未絕滅。

(三) 孤兒錢閣般事略 "Jacob Faithful"

這個故事，含着兩個教訓：一個是說人若有好教育好指揮，在世總有做好人的希望和權利；一個是說在文明國裏，人無獨立，惟有野蠻時代則可，因為在近世社會中，人皆互相幫助，互相扶持，除心性獨立外，沒有一件人是可以獨立的。

錢閣般是泰晤士河 The Thames 上苦力的獨子，自小住在船上。他的父母因飲酒過度，不幸中年去世。當時錢閣般止有十一歲，頑蠻無知，寫讀一些不懂；止學着幾句他父親常常說的成語如「哭也無用，過去的事決不能叫他回來」、「下次交好運罷」、「何必起勁呢？」等。他也知道些貨物名稱的記號，駁貨的能力和此河的地誌；此外一無所長。但是他的惡命運，引起了船主憐惜之心。這船主名叫屈勒夢先生 Mr. Drummond。下面一節，就是他們初次談話。

屈先生道：「可憐的孩子啊！你有朋友麼？」錢開般孩子答道：「沒有。」屈先生道：「怎麼！你沒有親戚在岸上？」

孩子答道：「我從來沒有到岸上去過。」屈先生道：「你知道你是個零丁的孤兒麼？」孩子道：「怎樣講？」

屈先生的女兒道：「就是你是個無父親母親的人。」孩子就引着他父親的陳語道：「那末哭也無用，過去的事決不能叫他回來。」

屈先生道：「但是你現在想作怎麼事情呢？」說時釘着他看。他嗚咽的答道：「我實在不知道這些事，何必起勁呢？」

那女兒道：「他個孩子真奇怪，難道他家的不幸，他不知道的麼？」孤兒道：「下次交好運罷。」

姑娘說時將舉着手背擦眼上的淚珠。屈先生對他的夫人道：「他如此悲傷，怎麼爲回答這些平淡話來，真是奇事！」

轉向孤兒說道：「你叫什麼？」孤兒答道：「錢開般番斯夫耳。」屈先生問道：「你能寫讀麼？」

孤兒答道：「不能，我很希望我能够寫讀。」屈先生道：「那末很好，以後你的事體，都由我們作主。」

於是屈先生至警署簽字，認爲孤兒的保護人。一天，孤兒因屈先生召他，換了衣服，往屈家來。所作何事，請聽他自己的話：「屈先生和屈夫人見我換了衣服，都釘着我看。見我種種不自然不雅致的動作，態度都在那裏好笑。然幸而我生得還算長短合度，肉實背挺；他們也有敬愛的表示。」

女孩沙拉 *Salra* 常常對我講話；她向她母親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我不知她說些什麼話，止聽那母親說道：「你去問父親去。」

接着沙拉又低低說了幾句，與母親接一吻。不多一刻，屈先生請我同桌喫飯。幾分鐘之後，我跟了他們走進飯堂。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赴此盛宴，自念他日在別人面前，亦可自傲喫過這樣舒服的午餐。我坐在椅上，木偶似的一動也不

敢動。兩隻釘在地盤上，因為衣服穿了太多，坐得奇特，渾身熱得不了。

「屈先生給我一碗熱湯，一只銀匙。」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看好玩的東西；拿在手裏，轉來轉去，照着自己面龐，不忍釋手。

「小沙啦說道：『錢閣殿，你拿匙喝湯喫哇。我們都要完了；快些！快些！』我答道：『何必這樣起勁呢？』說着將匙放入火滾的湯內，拿起來就送入嘴裏；這時我所受的感覺，諸位一定能夠意想得到；也不必我再說了。

「那和善的屈夫人見我這樣受苦，忙道：『我們忘記通知你了。來！錢兒，現在可以喝了，不燙的了。』我很膽怯的伸出匙去，滿了一半，再不敢多取；慢吞吞向嘴灌下。現在固然冷了，但是我喫得很慢。又因我匙離桌太遠，衣上污了一大塊湯跡，我說道：『下次交好運罷。』」

「屈夫人很殷勤的教我如何喫法，但是屈先生道：『讓我自己快些喫罷，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自己心想我照這樣喫法，損失很大。不如我拿他一口氣吞了下去，好得多些。於是放下匙子，低下頭去，將嘴唇密密的黏在碗邊，用盡氣力，向內一吮。一點湯都沒有流到外邊，心想這次一定要受他們的獎勵了。不曉得一抬起頭來，屈夫人就很不快樂的說道：『這不是喫湯的法子。』」

「在這頓午餐內，我出了許多岔子；引得小沙啦笑不絕口。我心裏真正難過極了。心想還是回到駁船上的狗窠內去，咬那餅乾罷，倒也自由自在，心滿意足。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無知無識的痛苦，貧窮的痛苦，倒並不覺得什麼。當我在船上的時候，我自己很知足，

朋友也好，責任也輕，身心都很自由，不受外界束縛。自尊自大，常想我是很有能力的一個人。有時跳下水去，藉我一臂神力，東西漂蕩，何等快樂！雖我不能將那時的感想，一一分析；但覺得在我的小世界內，我是主宰我是神靈。現在坐在這個地方，相形之下，真有天壤之別。坐在我旁邊的，都是循規蹈矩的有知識的人，同他們比較起來，真是慚愧而又貧苦。沙拉多笑一次，我的痛苦多進一層；想到這裏，眼淚不由自主的突眶而出。

「我這時，也顧不得禮文了；伏在桌上，痛哭一番。想到我在船上的高傲，現在却屈服在禮文之下，不免更加悲傷。越想越悲傷，越悲傷越想。滿腔愁苦，都湧在心頭。正在這個時候，我臉上覺得微溫；很膽小的張眼一看，只見沙拉美麗的小臉，斜倚在我的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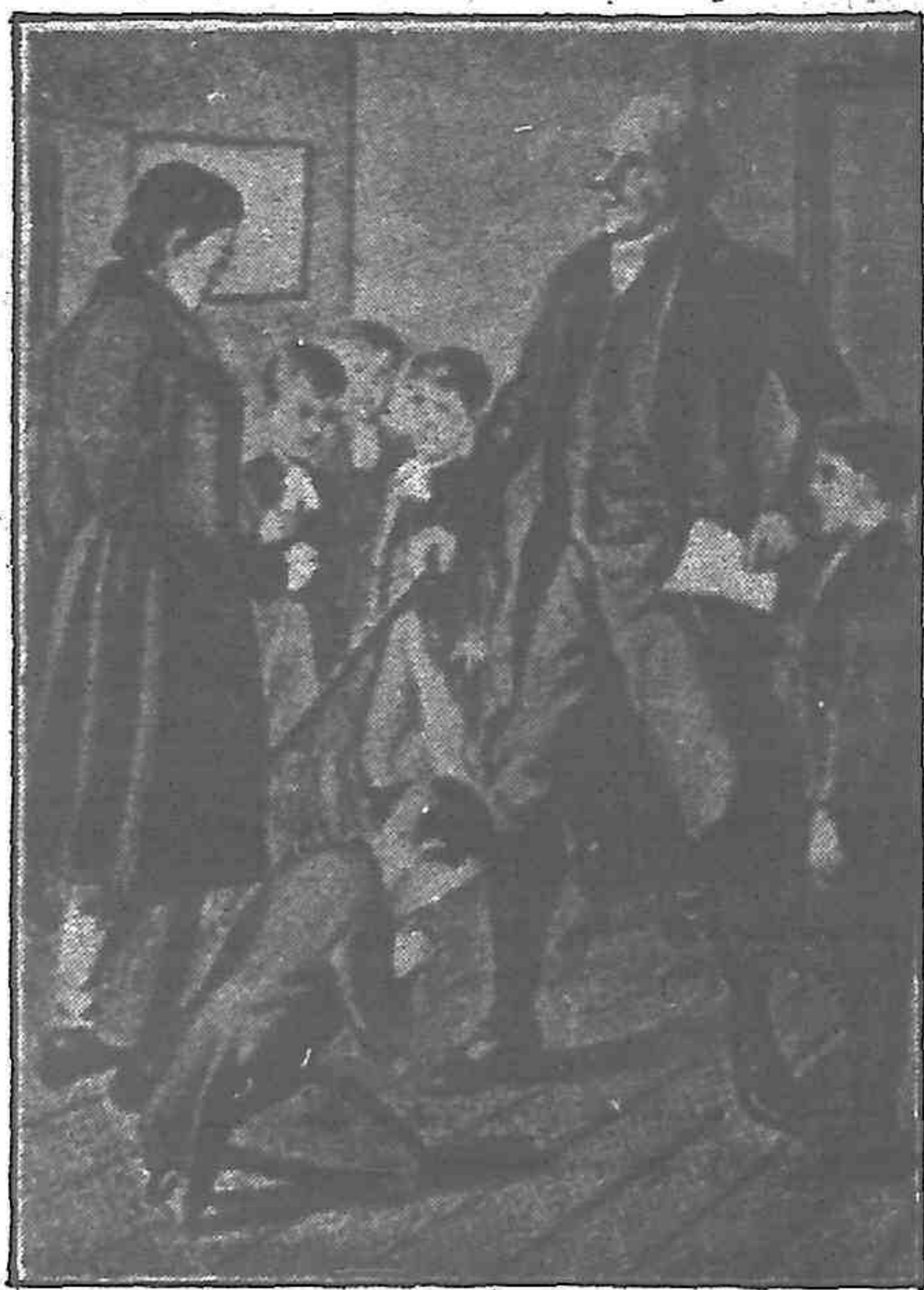
「沙拉也是眼淚汪汪的向着我，表出很和善的懇求樣子。我立刻心想我的人有些價值麼？但是因此我更覺痛苦。她說道：『我以後不笑你了，你不要哭罷。』我答道：『我不哭了。』說時帶些笑容，他仍舊立在我的傍邊，我心中覺得一爽。低低的對他說道：『我有了木頭就做隻船給你。好麼？』沙拉向他父親道：『爹爹，錢閣般要做一隻木船給我。』屈先生對他的夫人道：『錢兒倒很好很熱心。』沙拉問我道：『那船會游水麼？』我答「會的；如其傾側，你叫我笨漢好了。」沙拉問道：『什麼叫傾側，什麼叫笨漢？』我喊着道：『怎麼？你不知道麼？』心想還有幾個地方我比他懂得多些；不覺自尊自信的心，回復了原狀。

仗着屈先生的勢力，錢閣般得進般來副 Brentford 的慈善學校，一直到十四歲才出校。起初進校的時候，當然有些不快樂的故事；過了一時，就漸漸減少。他進步得很快，後來居然成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這位先生，

名叫屠密宜陶盤 *Domino Dobbo* 是個飽學的古學家；常常讀書終日，寢食俱忘；在小說內這樣教師，是很引人注意的。

他有個很長的鼻子；學生們都能畫他的像，止要將像中鼻子畫的特別長些。有一個小學生，畫了許多這種滑稽畫片。門房那潑 *Knappe*，素來不喜歡錢閣般，拿了幾張畫片，給先生看，說是錢閣般畫的。但先生深信錢閣般是個誠實活潑的小學生，錢閣般自己也辯護他決不敢拿先生來尋開心的；那真正繪者，倒很誠實在先生面前認罪悔過。先生於是格外喜歡錢閣般了。

他一到了十四歲，屈先生就教他到航海家那邊去學業；於是他重復回到船上，過他的水上生活。下面的一篇，是屈先生與他臨別的訓辭；字裏行間，都帶古學氣派。他說道：「小子來前！我有話語汝。數年來汝在我處，得益亦不得謂不多矣。然汝出去之後，俗世定要說汝所學無所用。固爾，拉丁之無助舟人也。外人又將謂老夫所教不當致汝所學俱空與社會生活，真有風馬牛之不相及者。此種論調，非常普通；然彼等不知教育之不能普遍，事實也。設或能矣，



屠先生的鼻子

則學者或能增進快樂，決不能因之聰明。錢兒，雖然汝所學者，決不害汝事業前途也。但切記此：汝不可自炫才能，致招讐敵。船務之餘，仍當刻苦上進，暗積才學；如藏珍寶於無人知之處；然他日定有助汝之功用。錢兒，汝現雖爲船上一工人，然能奮力用功，敬畏上帝，則不難無出山日也。勉之勉之！前途保重！

錢開般在船上非常忠心任事。後來在屈先生賬房裏做書記。不幸被書記長假造一本賬簿，放在錢開般處。事發之後，錢開般當然辭退。他也再無面目去求屈先生照顧。情願在外獨立。他雖將內中事實，講給沙拉聽，然屈先生始終不知其詳。

在這個時候，他和捕鯨艦長兜浦爾 Turnbull 認識。現在沒事做，只得再入海中。經了幾次冒險，兜浦爾傳給他一筆大款。此時他才覺得人是不能離人而獨立的。自後屈先生的諷言也做到了。他最忠愛的朋友沙拉就變了錢開般夫人。

(四) 海軍學生伊紂和他「民權平等」的思想 Midshipman Easy and What

He Thought About the "Rights of Man"

約翰伊紂 John Easy 是富人熱加諦伊紂 Nicodemus Easy 先生的兒子。這位伊紂先生自命是個哲學家非常驕傲。兒子約翰是個頑童。有一天一個醫生名叫密特東 Middleton，偶而談及約翰入學的事體，那老人家大大反對；說出許多奇異的理由；他說道：「最大的阻害，就是不合「人權平等」。」次之則爲與清晰感覺，普

通判斷相背馳。還有那學校裏的笞打，很不合理，我決不願送孩子到學堂裏去。」

醫生於是演講了一篇「教育之重要」，滔滔不絕。又舉出一個不用戒尺的學校，伊紂先生方才允許。翌日喝午茶的時候，伊紂先生將此事告知夫人。



夫人道：「上學去？怎麼？教會尼Jo-hunny到學堂裏去？為怎麼原故呢？他現在

已能讀字了；以後我可以教他。我親愛的會那，來。我問你，什麼叫做A字？就是你在花園裏唱的那個字。」會尼答道：「我要糖吃。」

伸手向檯上去拿糖瓶，但是小臂太短，觸不着那瓶。他母親道：「我的寶貝，你假使告訴我什麼是A，我給你一塊糖。」會尼很暴厲的

田雞的就是。」他母親對伊紂先生說道：「怎樣？伊紂先生，我說他是能夠的。二十六個字母，他都曉得。」

轉向他的女兒莎拉Sarah說道：「莎拉，他能夠麼？」莎拉道：「我想他能夠的。」會那答道：「不能。」他母親道：「你能夠的。現在再講給我聽什麼是B？」會那道：「我知道的。」他母親對伊紂先生

道：「怎麼樣？你聽見了麼？他曉得的已經很多；又是這樣順從教訓，會那來。講給我聽 B 是什麼。」會那道：「我不高興。我還要吃糖。」說着爬上椅子，伏在桌上；伸着手去拿糖瓶。他母親叫道：「莎拉拉他下來，那個杯子要被她撞翻了。」

於是莎拉拉將他拖住，拉他回來。但會那非常倔強，反轉身來和他姊姊抵抗，舉起腳來，向姊姊面上踢了一腳，然而莎拉拉仍舊用力拖住，不肯輕放。這一來弄出亂子來了。原來那桌子本是桃花心木做的，很不平滑，會那踢了一腳，又被莎拉拉拖住，身子當然向後滑去。他頭正好撞在杯上，只聽忽啾啾一聲響，伊紂先生直跳的跳了起來，當地亂轉。原來一大杯沸燙的水，都澆在他的腿上。痛得不亦樂乎；才做出這番非哲學態度的舉動。

在這個時候，莎拉拉和伊紂夫人已將會那拖住。見了伊紂先生這番舉動，也只得亂叫亂哭。伊紂痛得已經如此，又見會那仍然若無其事；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將他平常主張的「人權平等」的哲學思想，拋之九霄雲外；拖起會那，渾身上下毒打一登。莎拉拉跑過去想勸解，被她父親一拳，不獨她看見成千成萬的星點。現在她眼前，只覺天轉地轉，倒在地上亂舞。伊紂夫人也變瘋了。會那亂顛亂叫，雖在一英里外，也能聽見他的聲音。

幸而剛巧密特東醫生來望伊紂先生。見了這樣情形，就替他們和解。翌日，會那乘着醫生的車，和醫生同到旁尼開先生 Mr. Bonnycastle 的塾館裏。那邊固然不用戒尺，不過用手杖來代替他罷了！會那經了幾次杖刑，規則也漸漸服從了，進步也很快。

在假期內，伊紂先生常常教他「人權平等」的道理。所以他的頭腦裏，充塞了這種哲學思想。到了十六

竟，他非常歡喜辯論，又非常會辯，他父親有時也駁他不過。但是他從來不肯對題而辯。同他同學辯論，結果終是一場惡鬪，以決勝負；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習慣。

有一天早上，他在河邊釣魚，釣了許多時候，一條都未釣着。看見人家園裏有個很好的池，池內魚甚多；他就爬進籬笆，坐在池傍，放下釣去。一連得了許多佳魚。正在快樂，忽見園主人和他二個手下人走來。

園主人道：「先生，你知道你犯了侵占別人家權利的罪麼？」會那答道：「你的「侵占」二字大有辯論之必要。我現在將他作三層講：照遺俗的意思，「侵占」二字作爲到人土地，得人財產，未得主人同意的行動。現在請問先生，世界是不是衆人的？能不能私自占了一塊土地，說是「我的產業」麼？假使你喜歡，我就和你辯論一下。」

這位園主人，曾經領教過伊紂先生的高論的。他是個滑稽家，所以此次他聽了會那的一番話，不獨不怒，倒反笑了起來。

於是辯論開始了，到了末來，園主道：「假使說有二個人同追一獸，同時追着，那強的一個當然得了獸去。對麼？」會那道：「對的。」園主人忙接着道：「那末平等在那裏呢？」會那強辯道：「這並不是證明人不想平等，不過證明人是不平等的；這並不證明人人都當享同等權利；不過證明弱肉強食的自然公理罷了。」

於是會那輸給園主人。佳魚釣竿，都被園主人拿去。

隔了不多幾天，又有一件更不快樂的事情發生。他在園的那邊籬笆邊，尋着一株萍菓樹。他就破籬進去，

爬到樹上，坐着大嚼。被一個鄉下人看見，他又和他辯道：「這是你們的成見；以為萍菓和其菓子不是給大衆吃的。你相信我罷，這些都是公產。」

鄉下人也無暇和他辯駁，教一個小孩子到屋子裏牽那猛狗出來。鄉下人對着狗指着會那說道：「愷撒

Cesar（狗名）抓住他！」

那狗蹲在地上，向着會那大叫；二隻凶眼，亮晶晶的釘着不放。一行凶惡的長牙，露在口外。會那見了，那得不害怕。他的哲學，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這時會那動也不動，只見旁邊又轉出一隻狗來，向愷撒走去。於是二狗大鬪起來，正在會那身下。會那想從那邊逃走，不意一個不留神，滑下樹來。却巧愷撒被猛犬咬傷，大號起來。

會那剛才立定，被猛犬看見，奔了過來要咬。會那拔脚就跑，逃出籬笆。猛犬跟着追出，墮入鋸木坑裏。不幸會那逃得要緊，將蜂房觸翻，面上被蜜蜂釘得不知所措，眼也張不開來；只顧向前亂奔，觸着井檻，翻身墮入井內；幸而攀着繩子，落在吊桶內。

不多一刻，一個侍女來取水，將吊桶拖起，只見桶內坐着一個人，嚇得棄了吊桶就跑。於是吊桶重復下到井底。會那的領骨落下時撞在絞機上，痛到如何，不問而知。那女回到廚房，仍舊去做她的公務。及至那鄉下人發覺之後，才到井邊將會那拖起，然而會那已冷得半死了。

會那回醒之後，他們問起他姓名，才知是他們地主的兒子。那鄉下人道：「你早些告訴我，全國的菓子都給

「你吃，也是歡迎的。」

會那辯道：「種種禍災，都是因為你不肯聽我辯論的緣故。」鄉下人答說，假使會那不問他要，而自己偷吃，

那末他用此種手段，亦不得謂之無禮；別人也不能橫加干涉。

從這一類的經驗，他省悟他父親的「人權平等」之哲學主意，在岸上是行不通的。於是他要求他父親，許他到海上去經歷經歷。幸喜那船上的主人，不獨是個和善的人，並且是伊紂先生的債戶。

會那在海上一共住了四年，將「平等」的思想醫好。

他在船上得着母親逝世的消息。接着又有一個消息，說家裏都被流氓占據，藉口實行伊紂先生平等的主張。會那立刻回到家裏，將這些流氓都打發開去，將欠租未還的都收了回來。

他買了一隻兩桅船。這時政府正和西班牙交戰，所以給會那一張捕敵證狀，做了政府助手。有一次捉着一船；船上的水手乘客，當然都做了俘虜。內中有一個西班牙女人，生得非常美麗，會那就取而為妻帶回家裏。

此時他的父親，爲了治肉瘤的奇異發明，亦將去世。但是會那曾經將平等主義的誤點，和他父親辯過；父親亦已改變主張。會那的話是：「假使說天下之物，都是一樣美麗，那末美麗也沒有了，因為美麗是比較的；假設人的氣力一樣，那末爭鬪是要無窮的了；假設人類的階級，能力和財產，都是平等，那末世界要變枯槁乏味，一切悅人之事物，都要毀壞了，慷慨和感恩的美德要不見了。」

第十二卷 迭更司的小說

(一) 迭更司小說一覽

現在我們要用編司各德威武覽小說集的法子，編迭更司的小說。先將較短的有名小說，簡單的寫出來，然後再細細的講那長篇的。威武覽小說集的篇幅次序，是依據故事的年代。然而迭更司的小說則不能，因為他所描寫的是當代見聞，不能以年代來分別的，故現以著作之先後為序。

迭更司最早的一篇小說名叫「鮑士的短篇小說集」*Sketches by Boz* 內中都是些隨便寫寫的故事。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讀報者之興趣，所以多是令人捧腹的一類。但興趣中，帶着和善的感情，同情和切實的描寫。這是他第一部小說因之而出名的，鮑士是他的假名。

(1) 滑稽外史

至於「滑稽外史」*Pickwick Papers* 我們也不能細細的講。這是他得名的著作，也由此他交了好運。這故事很長很散漫，結構又很弛緩，但是講的很有興味；若要給他一個綱要，那末書中的好處便完消滅了，所以不能；止可略略道幾句。劈克威克 *Samuel Pickwick* 是此書之主人翁；此外有九十八個人物，然此書之出名，並不由劈克威克而另有人在。劈克威克為一會之會長，亦為此會之創辦人。這會的宗旨，在尋求漢斯且巴尼

stead 附湖的源流。然此不過爲作者借此以起此會會員之種種有趣味的冒險事業罷了。有了這樣一個快樂和善的會長，會裏面做的有趣味事情，讀者自可想見。滑稽外史在月報上登出去之後，起先不得謂極受人家歡迎；及威勒 Samuel Weller 入會之後，才聲名大著，而威勒在當時各小說中，即成爲最受歡迎的人物。雖威勒和他父親託尼 Tony 不得謂模範國民，然人人莫不愛之。威勒未入會以前，他在巴勒 Popple 高街 High Street 倫敦橋南岸白哈旅館 White Hart Inn 做事。我們第一次看見他，他在那裏擦鞋；一個女侍進來叫道：「二十一號的鞋好了麼他們要了？」

他答道：「你去問一聲立刻要呢？還是等一下兒？」女侍帶着很尖銳的聲音道：「不要再這樣愚笨了。那位先生當然是立刻要的。」威勒答道：「那末你一定善於唱歌的，在音樂會裏可以大出風頭。你看這裏有七雙鞋子，這一隻連木足的是六號的。這十一只他們八點半要來拿的。這裏還有九只啊！那個是二十二號？將這些都拿去麼？不，不，有一定的循環，如同建克開去 Jack Ketch 也這樣說，當他將人綁起來的時候。噢！先生，對不起，要我等了好久，我立刻拿來。」

從上面一節看來，我們就曉得以下還有可笑的事情發生。一讀，果然。威勒說話的時候，終帶着笑容，或竟哈哈大笑，他的故事，終很滑稽。威勒說道：「先生，二辨士之繩，就是便宜的旅舍；每牀止二辨士一夜。」劈克威克先生問道：「怎麼牀叫做繩的呢？」威勒答道：「你真太不知世事。有一種旅館裏，他們的牀都是着地的；一夜止出二辨士，當然不可多睡，然而有許多人，貧便宜，出二辨士，睡了半天。這豈不是店家要吃虧麼？於是他們想出個法

子，用二根繩代地板；這二根繩相距六英尺，離地三英尺，二繩間繫以粗麻布。

「劈克威克先生問道：『怎麼樣呢？』他道：『這法的利益，想是很清楚的了。每天早上六點鐘，他們將繩的一端放鬆，睡的人落了下來，於是都醒了，只得穿好衣服出去。』」

假使我們要將威勒的故事細細的講起來，恐怕這部少年百科全書都要被威勒占據去了。他實在是滑稽外史的精華。苛求者說，威勒是個粗俗的女性人，不是真確的批評家。固然，他是一個女性的人，不是個文雅人。但是他的見解，銳而無誤，聰明切當；確是劈克威克的好而有用的助手，這是很明了的。迭更司很歡喜威勒將倫敦下等社會的天賦聰明，都在威勒身上盡情表出。這時下等倫敦人讀V（未）與W（禾）沒有分別，所以威勒的父親叫他兒子浮勒。下面一段表的是一人控告劈克威克失約的事，威勒為證人。我們現在且一窺他在證人欄裏做些什麼。

「審判官道：『傳威勒進來。』他一聽見傳他，他立刻走入證人欄裏。即使審判官不傳他，他也會走上來。他將帽子向地上一放，臂膊向牆上一靠，二眼向四周一看，又細細向推事席一望；面上帶來樂容，神氣很活潑。

「審判官問道：『先生，你叫什麼名字？』他答道：『老爺，我叫威勒。』審判官道：『你的名還是拼V（未）的呢？還是拼W（禾）的呢？』他答道：『那個要聽人家歡喜不歡喜。人家想着要拼V（未）就拼V（未），人家歡喜拼W（禾）就拼W（禾）。我一生是很忙的，一世也不過拼他一二次我想我用V的。』」

忽聽廊外有人喊道：『對呀對呀！威勒對呀！老爺啊！不要問他了！不要問他了！』

審官道：「那個敢擾亂公堂。人來！」差人走上答道：「噫。」審官道：「捉他進來。」差人道：「噫。」

差人找來找去，終究找不出來，這時聽的立起來望那喊叫的人，一看沒有，也坐下了。審判官氣忿忿的向着證人問道：「那個喊叫的人你知道麼？」威勒道：「我想是我的父親。」審判官問道：「你看見他麼？」他答道：「沒有。」說着向着庭燈望望。

審官道：「你若早些指出他在那裏，我一定要禁他在監裏。」威勒聽了鞠了一躬，心裏快樂得怎麼似的，轉過臉去向着律師般士弗士 Buzuz 望着。

威勒有一特點，叫做威勒派，在他初現的時候就有。這威勒派很難講明，止能舉個例：有一次人家教他唱歌，他說道：「先生們沒有樂器唱歌，吾是不慣的。吾很歡喜安靜，如同人說住在燈塔裏。」這威勒派用的方法，差不多是機械的，刻板的；開頭總是說「如同人說」，但這劈克威克僕人威勒所用的，却都是很有趣味。劈克威克一班人所行的笑話，我們實在沒有工夫講了。總之威勒常常救他們出險，例如有一次劈克威克睡熟在堆車內，威勒設法救彼出險。

一次他們野宴之後都離開劈克威克往他處去了。劈克威克壓着車子，往前進行。經一家界地，被兇主誤指歧路，走入村牢，被寺吏捉去。他們正在毒打之時，忠僕威勒尋到將地主殺害，救出劈克威克。劈克威克的夥伴除威勒外尚有多人，如肥童，頑皮醫學生莎耶 Bob Sawyer，可敬的施帝根先生 Rev. Mr. Shiggins，專以叱嚇為術的律師般士弗士 Sergeant Buzuz，演劇家金格兒 Jingle，奇異不可推測的律師陶生 Dodson，與富

For, 傑克威克會會員施格萊 Snodgrass 貪板文 Tuptan 韋葛兒 Winkle 鄉下君子——華特先生 Mr. Wurdle 罷台兒夫人 Mrs. Pardell 和其他奇特有興趣的人物，都有許多引人發笑的故事好講。但惜限於篇幅不能將書背出來，祇得總括起來說，這部小說是本老式英文書，所講的都是過去的風俗習尚，而非空中樓閣不能知其年代，然皆過甚其詞，過甚其實，而變為笑柄，若欲證明這話，得其笑史，非讀其全文不可。

滑稽外史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起稿，尚未完畢，他接着寫一部大著作名叫「崔鶴立傳」Oliver Twist。兩部並進，無稍間斷。崔鶴立傳未終，接着又是一部大著作，名叫「倪哥爾別行述」Nicholas Nickleby。這兩部大作，我們以後細細的講。

(2) 亨弗裏之鐘

一千八百四十年迭更司開始寫亨弗裏之鐘 Master Humphrey's Clock 內中包含許多各異的故事，後來他再擴充一下，而成「古董店」Old Curiosity Shop 與亨弗裏行述 Master Humphrey 這一變變長了許多，也變好了不少。我們以後還要細細的讀牠。

(3) 陰屋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陰屋 Bleak House 始出現於世，也是一部連貫的故事，講的是當時的生活。照現在

看起來，一事一地都已成爲過去，無復存在。主要目的，吾們也不必細管。這故事之內中詳情，是很難解釋的，很難明白的。

古時衡平法院 Court of Chancery 兼判富人傳給財產於戚族之未滿二十一歲者，和可疑的遺囑等案件。飽吞富人遺產，爲倉施立律師之狡技，常有此案牽延至數十年的長久，受財人已由青年而變老年，尙不能追回其財產，而其結果，則律師常占優勝。這是很不好的一種制度；但是現在却已大大改良了，大概受迭更司這部小說的影響不少。

這篇陰屋的名，似乎很冷淡，但實在是迭更司熱心佳作；內有許多奇怪的人物，這書的開卷是一樁權提斯控 Jarndyce Vs. Jarndyce 案。幾經了幾年的牽延，一人的米麥積蓄錢都入律師袋裏。

迭更司假託寫這書的人，是個女子，名叫伊騷孫墨昇 Batter Summeron。雖則內中有幾段是作者自己出面，然而大半多是女子的自述。伊騷說和她同住的一個女人得暴病死的時候，最後的一句話，就是關於權提斯控 權提斯的案子。所以伊騷疑心她和此案，或者有些關係，因爲伊騷素來與世隔絕不通音問。後來有一個奇異朋友，將她送到學校裏去讀書，這是因爲伊騷溫和可親，動人憐愛，所以有此佈置。又經奇異朋友介紹，得與愛達克來 Ada Clare 相識。而愛達與權提斯之案有關。愛達之族兄列却卜斯東 Richard Carstone 亦與此案有關。三人至陰屋時，途遇於倫敦，說起這奇異朋友，都說沒有見過，惟列却謂曾經有一次看見他的背後影，但恍惚惚惚，不甚清楚。

後來發覺出來，這奇異朋友，就是陰屋的主人，約翰權提斯 John Jarndyce，在古今老未婚人中，可以說是最和善的人了。伊騷於是立刻變了陰屋女主人，因為約翰非常信從她，她也不得不照顧愛達與列却。

陰屋實是一所很好的住宅，宅內惟有一人，是自私自利的。這人名叫哈綠得斯苟伯 Harold Skimpole，外表看起來，是個無善不有的人，人見了自然很歡喜他。然而心裏是個自私自利懶惰的老人，寄食於權提斯門下。他們在陰屋的生活，起先是很快樂。列却與愛達發生愛情。伊騷很歡喜愛達但是暗底下都因此案的關係，悶悶不樂。列却做的事情，很不聰明；權提斯一案仍舊牽延着，沒了結，列却與愛達的財產，也包含在案裏面，尚未決定。

我們不能照着故事演下去，止能略說最後之結果。列却與愛達結婚之後，此案才了結，他們所有的財產，都失掉。列却因此害了肺病，他兒子還沒有出世，就嗚呼死了。伊騷的親生父母是誰，也知道了。但因環境關係，最好的避難方法，是嫁給愛倫胡考醫生 Dr. Allan Woodcourt。他是個熱心的外科醫生，曾經竭力設法去挽回列却的性命。他們的新家庭，也叫陰屋，舊陰屋的約翰仍舊照常生活，兩家時常往還，倒也很不寂寞。

(4) 苦窮時

窮苦時 Hard Times 發現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也是他有目的的小說。有名的美術批評家約翰魯斯金 John Ruskin 說，這是送更司絕作；但這不是普通一般批評家的論斷。

書中說湯姆斯 喬婁來 Thomas Gradgrind 是個深信統計的人。他說欲明白一地的快樂與不快樂，可從這地生死數加人民工資薪水數和房屋租費等等知之。因為他信仰這些乾燥數目，他是個極和善的人。他命女兒魯莎 洛維莎 嫁給約書亞 邦德比 Josiah Bounderby，因為他是個銀行家，又是個綿業主人，他年紀比魯莎大得許多，決不可說是個可愛的人，但魯莎要討好他父親，幫助他哥哥湯姆 Tom，得在約書亞裏昇任，也就允許了。這種婚姻的結果，自然是不甚快樂，後來湯姆偷錢逃出去，情形更其不好。喬婁來也覺悟統計學不能應用到人心感情的。不久喬婁來逝世，魯莎自己擇人而事，終得了快樂。

(5) 小挑栗脫

迭更司寫苦窮時後一年，他寫小挑栗脫 Little Dorrit。在這個故事內，我們見出貧富的分界。最先的一部份講的是債務監獄中的種種悲慘情形。在那裏，挑栗脫一家住了好多年。除小挑栗脫，愛米 Amy 與他叔叔弗來突列克 Frederick 外，在貧苦時都愁得可憐，在有錢時驕傲得可笑。愛米不論在貧在富，總是很可愛，很慈善的。弗來突列克終日吹洞簫，亦不顧家庭景況。後來愛米嫁給一個很好的少年，奧索克來能 Arthur Ciennam 她的一世快樂，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6) 二城記

繼之者爲二城記 A Tale of Two Cities 講的是法國革命的奇事，二城是倫敦和巴黎。當時法國可怕情形，可謂描摹盡致。此故事與旁的不同，興趣處不在可驚之事實，而在活現之人物。

道二城記所講者，適與其題相背馳。此故事之正真主要人物，是雪特納卡通 Sydney Carton，中心確是一個正真君子，不幸做了一些惡事，將世界大專業之機會失盡。曼那脫博士 Dr. Manette 是法國人，嘗被禁於巴黎之巴斯梯爾 Bastille。歷十八年之久，始得釋出，復與其女魯西 Lucie 相遇。此時魯西已嫁給侯爵阿佛來 Marquis St. Evrmonde 之子加爾斯達尼 Charles Darnay，住在倫敦。

卡通深愛魯西，情願犧牲一切，以得魯西歡心。後來魯西嫁給達尼，卡通自然萬事失望，無心上進。但達尼欲救一朋友，到巴黎去，魯西曼那脫和卡通都隨行。這時法國正在恐怖時代，無辜人民，往往因控告者一言，下令捕捉，不經審判，即行殺戮。達尼至巴黎後，即被捉。卡通願替死，設法將他換出，代他受死。

這是犧牲自己之極好故事；卡通臨受死時說道：「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好事，也是從來沒有知道的好事。」

(7) 大希望

一千八百六十年大希望 Great Expectation 始發見於月報。這故事是由主要人物自述的；而在自述之故事中，此爲最有興味。這個主要人物，名叫辟潑 Pip，是一個鄉村鐵匠的姪兒，從小由他叔叔保養。這個苦孩子有一天做着一個夢，他做了上等社會的人。醒來他想這是亂夢，那能爲真。在七歲的時候，一天在教堂旁邊，

他遇見一個逃犯，這犯名馬格威 Magwitch。劈濶吃了一驚，私自到家裏拿了一把銼刀，替她將手拷銼斷，又給他些東西吃；這犯就逃到新南威爾 New South Wales去了。

這個時候劈濶和小愛施拉 Estella 交好，常常在一起玩耍。這愛施拉是海惟亨小姐 Miss Havisham 養女。海惟亨嘗失望於愛情，故對於男人，她非常之恨。從小就教美麗的愛施拉如何碎男人之心的方子。當她長大之後，便是劈濶做了第一被欺的人。

劈濶長大之後，叔父教他在叔父手下學手藝。但是他在叔父這邊，止學得一半，有人來告訴他說，有個神奇的朋友，情願拿出錢來，教劈濶去受教育。於是他想我的夢，固然應了，將來大有希望做上等社會的人。這神奇朋友，就是馬格威；他逃走之後在外國賺了許多財產，私自回到英國，變做一個有錢的農民，給劈濶一份產業。後來政府知道了，重復捉去，判立斬於新門 Newgate，所有財產充公。劈濶於是又弄得一文也沒有，只得去做人家書記。

然而他還有一個大希望，就是要娶愛施拉，這愛施拉小時嘗和他做過幾年知己。她是馬格威的女兒；而又可以接受海惟亨小姐的家產的。但愛施拉終於嫁了一個人，待他很不好，私下又吞他財產。直到這人死時，家裏沒有一天快樂。這時劈濶做了該公司的股東，心裏仍舊念念不忘愛施拉。做書的就此擱筆，不再寫下去；讓讀者自尋其結果。照我們意思起來，愛施拉嫁給劈濶是沒有什麼可疑的了。并且愛施拉實在是愛劈濶的，只因他有她養母教的虛榮心，所以起先不肯和劈濶結婚。若使她能除掉虛傲心，他們一定有很快樂的將來，沒有

可發的了。

(8) 我們交互的朋友

迭更司所著之最後大小說爲「我們交互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這是他最懇切最有趣味小說之一。所謂交互朋友，就是約翰哈蒙 John Harmon。交互者，止指般紛家 Boffin's 與威爾番家 Wilfer's 之公共朋友而言。此「交互」Mutual 二字不免有些誤會，當用「普通」Common 二字似乎較切當。哈蒙是刻薄的立契約人的兒子。嘗因規策其父不當苛待女兒，被父親驅逐出門。他由般紛幫助，得至外國。般紛在哈蒙父親手下辦事。哈蒙一去多年，人家總以爲死了。但是後來回到英國，父親已經過世，遺產約有五十萬元，照遺囑上說，假使哈蒙與盤拉威爾番 Bella Wilfer 結婚，則可盡得其財產。然哈蒙不願與一素不識面之女子結婚，所以他將真姓名隱沒，改名曰約翰魯克斯密斯 John Rokesmith 在般紛手下服務，般紛明知是哈蒙，但亦不願破其秘密。

般紛設施種種方法，使盤拉與約翰會面後約翰竟與盤拉發生了愛情。般紛欲試盤拉果真心愛約翰與否。一天，他故意發怒，對他們說既有愛情，快些結婚。般紛表着卑視約翰的神情，似乎不再和他交好，使盤拉見了，以爲她要嫁給一個貧窮的人，且老哈蒙傳下來的產業，完全失去。那麼若使沒有十分愛情，決定不肯的。然而盤拉愛約翰確是很深；他並沒躊躇，一口答應了。雖則約翰薪水很少，她也並不怨望。直等他們已生了一個兒

子，般紛才將老哈蒙財產權，歸還約翰，迎他們到很宏麗的屋子裏去住。他們於是和般紛夫婦很快樂的很奢華的，過他們的富人日子。

上面所講不過是極略的大綱。若要知道詳細，非讀本文不可。這書內有許多很著名的人物，如同真正各人一般。假使迭更司的大作存在一日，這些人物的壽命，增長一日。所以這些人物，倒比真人永久些。迭更司的小說差不多都是如此。止有少數是不在此例。在我記憶中的，例如在「我們的交互朋友」中，除主要人物已經說過外，如包指納夫婦 Mr. and Mrs. Podsnap，代表富裕驕於自得的人，在社會裏自以為無上大人，所以我們喚這一類的人叫包指納派。

此外有雪拉斯韋辯 Silas Wegg，脚上裝着木屐，管着一個水菓灘，常常詠詩為樂。他的詩例如：
般紛乎：

茅屋破門旁，

跪着小女孩，

高舉白領巾，

隨風亂飄蕩。

大概一般年青的人都喜歡詹尼婁 Jenny Wren。他是個成衣匠，確是全書中最好人物之一。

(9) 愛特文突盧

愛特文突盧 Edwin Drood 是迭更司最後的一部小說，在他臨死之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做的。屬於神祕一類，還沒有完畢。後來有許多小說家設法代他接續下去，總究沒有成功，這部書於是如同墳墓上的斷柱，人見了就轉想到這位大小說家的神筆，已經給我們世人無量快樂，即到他臨死的時候，能力和創造天才，還是高高的，好不驚人。

(二) 迭更司的聖誕小說

(1) 老人尸枯骸（即聖誕節之散文頌詞 Christmas Carol）

我們現在要讀迭更司的名著了。最先的是一篇短的，名叫聖誕節之散文頌詞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這故事是為聖誕節而寫的，也是迭更司故事中最有興味的一篇。在聖誕故事中，這篇算是第一。迭更司也因寫這一類的小說，名流百世。雖這故事是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聖誕而做的，但是不論那個讀了沒有不被他感動的。同時名小說家薩克利 Thackeray，嘗說道：「照我看來，這篇故事全國都受他益的：不論男女讀了這篇，就覺得有一種個人的和善。」那和善的聖誕節之散文頌詞作者可以說是文學中的聖誕老人。我們有一次聖誕的慶祝，終不能忘記這個故事；止因這篇的確表着聖誕的和藹精神。

尸枯骸 Ebenezer Scrooge 是一個很可怕的老人。即是他的姓名，見了已是可怕。他生性兇悍刻薄，乖

吳可笑皮氣既不好，待人又不客氣。他和麥蘭 Marley 合開了一個公司；那公司就叫尸枯骸麥蘭公司。但麥蘭已經早已過世，只剩尸枯骸獨自一個而尸枯骸亦不願和人交接。

他有一個書記名叫克來溪 Bob Cratchit，家中有一妻四孩，然而每星期薪水，止有十五先令，真是餬口也不够。

他坐的辦事室講出來也好笑，不是像間房間，倒像一隻桶。裏面悶熱非常，雖在冬天最冷的時候，也像有個火爐生着。

老尸非常吝嗇，恐怕書記多用一塊炭，他將炭筆放在自己房裏。除了聖誕節日外，他不肯放書記一天假；即是聖誕節，他也恨那天到來。這樣卑鄙的老人，真是少見。

他的姪子福來得 Fred，性格却好與老尸相反；是個和善的快樂人。雖則他叔父常常辱罵他，但是每逢聖誕節日，他終來祝賀叔叔「快樂聖誕。」這一天聖誕節，福來得跳進他叔父的辦事室，很快樂的說道：「恭賀叔叔快樂聖誕。」我願上帝愛護叔叔。」老尸答道：「呸！欺詐！」福來得道：「聖誕是欺詐叔叔！我想你一定不說這話的。」他叔父道：「說的。」又冷冷的續道：「快樂聖誕！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快樂？什麼理由可以快樂？你窮到這樣，還有什麼快樂呢？」福來得仍舊很快樂的答道：「那末請問叔叔你有什麼權利可以憂愁？什麼理由可以悲苦？你富到這樣，還有什麼悲苦呢？」

老尸聽了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來，祇得說道：「呸！」接着道：「欺詐！」福來得道：「請叔叔不要發怒。」老尸道：

「除此，叫我怎樣呢？我住在這愚魯世界裏，還有什麼快樂聖誕？聖誕節沒有倒好。你一到這節，豈不是要沒錢付賬麼？豈不是年紀要大了一歲而沒有一小時的富裕麼？豈不是要煩煞去結那十二個月的收支麼？假使我能做我所願，我願那愚人喊着，快樂聖誕的嘴，都要被布丁燙脫。心都被冬青枝觸破，這種人一定要這樣受苦才好。」

「福來得不覺喊道：『叔叔！』老尸道：『姪子，你守你的聖誕罷，讓我守我自己的。』」

「福來得道：『守聖誕，你並沒有守。』」老尸道：『你不必管我，你去得你的聖誕好處，像你已得的一樣。』」

於是他接着用惡言兇語排斥聖誕，并没說一字好話。他姪子聽得再難容忍，知他叔父頑固不化，也就走了。不多一刻，有二個人來向他募捐，幫助苦人，當然被他回復出來，一辨士都沒得着。老尸心想假使他不發狂病，他決不願捐錢，廢在別人身上。他又叫克來深明日早來，明日是拳會日。但因此假期，他已偷了一天主人的光陰，所以這日必得要格外早。你們想老尸怎樣的鄙吝！

這位守錢奴這天晚上，回到他的悲慘房間裏去睡覺。那幾個房間，從前是已死的麥蘭住的。他似乎看見是麥蘭來敲門，心裏好生奇怪。但是老尸仍舊不點火，暗摸進他悲慘的臥室，因為點火要費用，所以他也不怕黑暗了。

坐起間，臥室，雜貨房內，都是靜悄悄的。桌下，沙發下，也沒有一個人。一點炭火在爐內燒着，碟匙都安放在桌上待用，一鍋粥還在爐上。你道這樣布置為何？原來老尸今天頭上受了寒，不很好過。但是牀上沒人，密室裏也沒人，睡衣裏也沒人，那長睡衣懸在壁上，很像有懷疑的神情。雜貨室裏有的不過幾件普通家常用品，如引火

物一捲，破鞋一雙，魚籃二隻，三足架洗盆一只，和火棒一根。

事體做完之後，他將門關上，用二鎖鎖好。脫去頸巾，穿上睡衣，拖鞋睡帽，坐在火爐前吃他的粥。

他兩只眼睛釘着炭火，只見每塊火爐旁邊的磚頭，都現着麥蘭的面像，不免心中有些害怕。

在他房間的上邊，掛着一只鈴，現在響了起來。他又聽見樓下有步聲，向他的房間走來；他吃了一大驚。兩腿顫慄不止，二手不知所措，只見麥蘭的鬼走進房來，腰間束着一根又長又重的鐵鏈。

老尸不得不鼓着勇氣問麥蘭鐵鏈的意思；麥蘭答說生前人做了惡事，死後以其所作多少束鐵鏈多少，以為懲罰。老尸心想他死了之後，那根鐵鏈，一定重得非常。那鬼又說道：「一點鐘後，有三個神靈來望你，假使你願將來得着安樂，你一定要聽從他們的勸告。」說完後那鬼就不見了，老尸向窗外一望，則見許多鬼魂經過，腰間都束着重鏈。他不相信道：「欺詐！」就倒在牀上睡了。

等他醒來他也不知什麼時候，但當他很熱誠的望着黑暗，只見帳幕開處，進來一個神靈，立在牀邊。

這神靈的形狀非常奇特，全身像個小孩子，又像個老頭兒。但是定睛一看，又復想着他是神靈，於是像孩子的地方都沒有了。一頭白髮，飄在肩上；倒像有些年紀。但是臉上仍舊現著潤紅色，毫無縐紋。他的兩臂很長，很富筋肉，兩手亦然；似有極大氣力。腿腳生得很完整，都赤着。腰間束着一根很光澤美麗的帶，手裏拿着一束冬青。衣上鑲着夏季的花朵，最奇怪的是他的頭冠，能放出很亮很清楚的光線；因此他身體上的東西，都看得很明晰。並且在這大黑裏，很用得着他；現在這冠，却握在他手裏。



那神靈對他說道：「我是過去聖誕的神靈。」老尸不知不覺間被神靈引着已走在幾十里外頭，又回復到他年青的時候。他看見許多從前在家裏快樂的景象。因經了幾十年的悲慘生活，有許多都已忘掉。現在重復

見了，那得不歡喜。神靈給他見久忘的快樂聖誕節，那時老尸止是一個少年。又領到一個棧房，在那裏老尸當過學徒。老尸看見一個長者坐在高櫃上，他喊道：「怎麼？這是老番雪維格 *Herrn Wig*，祝他平安！番雪維格復活了！」

他只見番雪維格放下筆桿，向着鐘上一看已是七點鐘了。擦擦手，整整他的大背心，笑容滿面，似乎下自腳

跟，上至心口，都含着笑。他很安靜雄莊的喊道：「噶吡來，伊般舍 *Imbansen*（老尸名）迭克 *Dick*

尸枯骸又成了個很強壯的青年；活潑潑的和他同伴迭克走來。老尸對神靈說道：「啊那個和我很知己，就是那可憐的迭克。我的親愛人啊！我的親愛人啊！」

番雪維格說道：「噶吡！我的孩子啊！今天晚上不做工了，因為今天是聖誕夜。迭克！聖誕到了！伊般舍！我們快將百葉窗關好。我們要講建克魯濱生的故事了。」說着拍手大笑。

你可知道他們怎樣關窗的，在十二動作口令內，一定要諸事完畢。他們先一二三，奔出街上；四五六，將他們關上；七八九，將他們門好栓好；十，十一，十二，回進屋內；他們奔得如同跑馬，真好看煞。

番雪維格叫道：「雪列吡！叫聲！孩子們快將房間弄清楚，讓我們有很大的房間玩耍，雪列吡！迭克！吡吡（叫聲）伊般舍。」

房間裏沒有一件是不能遷移開的也沒有一件是不遷移的。不到一分鐘，房間裏收拾得已很清楚；番雪維格立在旁邊觀看，他們拿進水來，洗揩地板燈的邊緣糊了彩紙；火爐裏加足煤塊；不一時一個棧房，變做個乾煤明

亮的跳舞房；又舒服，又溫暖；你所希望的冬天跳舞房，也不過如此。

起先進來一個彈提琴的人，拿着一本歌簿，立在最高的檯上奏樂；音調如同五十番腹痛一樣。接着番雪維格夫人進來，面上帶着笑容。隨後三個番雪維格小姐，皆是光澤可愛。後面跟着六個失望的青年男子。他們之後，都是些男男女女，不計其數，他們都在這工廠內辦事的。女僕和他族兄麵包師，也作對兒進室，廚女和他哥哥的朋友，也雙雙攜手入門。最後有一個童孩，他們都疑他飯還沒有吃飽，他躲在一個姑娘後頭；那個姑娘常常受主婦扯住耳朵。這一羣人進來，有的是很勇敢的，有的是很膽怯的，有的姿勢很好，有的很難看，有的向前推，有的向後拖；各各不同。

互相配合起來共得十二對，繞成一圈。跳來跳去，進繞到一半，就退了回來；直向中央，又復轉回。轉來轉去，做出各種樣子。那對老者常常弄錯，走向別的方向。那對新的，跳到一處，就轉了回來。後來都跳得不錯。番雪維格就拍着叫他們停止，說道：「很好，很好。」奏琴者一停就俯着頭喝麥酒，喝好之後，仰起頭來，就復拉動琴絃，重奏起來。雖則跳舞者正在休息，還未上場，他精神格外振作，好像前番奏的人，已疲倦已極，回家去了；重又換了一來。續下去，剛才新到，所以拉得格外好聽，如同說要追過前番奏的一個。

這樣快樂的跳舞，到十一點鐘才歇。於是番雪維格向衆人祝快樂聖誕，各自分散去安睡。老尸見了這番情景，快樂得異常；他願立刻遇見克來溪書記，同他同樂一樂。對待他，也必不如從前一樣粗魯了。但是神靈引他到了別的一個聖誕；當時麥蘭正要死去，他却在他心愛人的家裏取樂。那心愛人表着幸喜嫁了這樣和善好

脾氣的人。假使老尸不去奪神靈手上的奇冠——那冠能發光照見過去——那末神靈一定還要給他看許多東西。然不幸老尸一奪，那光立時熄滅，如燭光一般，於是他回到牀上，立刻又睡熟了。

他第二次醒來，外邊仍舊很暗，但是滿房充滿紅色，房上的鈴，擊了一下，他并沒看見鬼發現，但已驚頓不堪；隔了一時，他冒險起來，拖了睡鞋，走到門口。

他正要用鑰開門，只聽得有聲音叫他名姓，喊他進來。他固然服從，一看是自己房間，不過陳設器具，都已改變。四壁和天花板滿罩着青葉，似乎是在一個墳墓裏。那光澤閃閃的漿果，在那裏放光。

那冬青的葉，寄生樹，和長春藤的枝葉，映着閃光，如同有許多小鏡片，散佈在這屋內。這種景象，在老尸或麥蘭的一生從沒看見過。即在冬天，亦為從來所未有。火雞，鵝，野鳥，家禽和豬的成塊大肉；乳豬肉，香腸，碎肉餅，梅布丁，和幾十桶的牡蠣，熟熟栗子，紅萍菓，甘橘，和幾碗熱酒；蒸氣香味，充滿了一間，連光線都因此改暗；以上等等堆滿地上，造成一個皇位，中間坐着一個快樂的大人，非常榮貴，手執狀如羊角之火把，舉得高高的照着老尸，當他在門前竊窺的時節。

那神靈喊道：「進來，進來你就可以曉得我了。」老尸很膽怯的跨進房門，低着頭立在神前，雖則神靈的眼，非常清明和善，但老尸却不敢如舊日之兇悍，擡頭窺他。

神靈說道：「我是聖誕現在神。擡起頭來。」

於是這位快樂的神靈，背老尸在翼上，飛過許多聖誕節街，到得克來溪書記家裏，雖則他們窮苦非凡，然而他

克來溪家的聖誕宴

少年百科全書 第二類 歐美名著繪本上卷



的妻子和子女，都在那裏很快樂吃熟鵝，和一碟梅布丁，熱氣蒸騰騰地向上。這布丁還是克來溪夫人平日省下來的，今天她燒的格外留心。晚餐完後，克來溪提議一起喊三聲「恭賀各人快樂聖誕，願上帝保佑我們，吾的親

愛呀！於是克來溪夫人彼得，Peter 伯林達 Belinda 馬莎 Martha 都和着喊叫。雖那最小的替內丁 Tiny Tim，病得止有一線希望，也在傍邊叫道：「上帝保佑我們各個。」老尸曾經說過：「這些小孩子，死了倒清爽省用。」現在看見他們家裏有這樣快樂的精神，很望小替內丁能有回復的一天，如同望自己的小孩子一樣了。

神靈再引他到煤業的村莊上去，那裏貧苦的人，也在火旁快樂。又到了孤獨零丁的燈塔上，裏邊的人，雖和外面隔離然而也在祝賀聖誕。又到了他姪子富來得的家裏，則見件件東西，都含着快樂。即是老尸的姓名，他們講起了，亦並不譏笑，不過大皆感慨悲嘆罷了，因為獨有他老人家今晚沒有得到快樂。

神靈又領他到熱鬧地方，他見有的是快樂，有的是悲傷，有的是富饒，有的是貧困。鐘十二響後，神靈就不見了。於是第三個神靈發現。

「老尸問道：『我面前的是不是聖誕將來的神？』那神靈並不回答，祇將手向面前一指。老尸復道：『你要告訴我的，是不是我的將來麼？』則見神靈的衣胸部繞了一縷，點個頭。不多一刻暗示來了。他死了之後，並沒有一人痛他。不獨人家並不似乎失了東西，反而倒很快樂。神靈又顯示小替內丁死了，他家裏都哭得死去活來，因為他們都愛替內丁，即是死了，人家還記在心頭。然而記着老尸的，沒有半個。」

總之老尸見了三神靈的暗示，大大受了感觸。他的性情，就變了一變。末後神靈又引他到一個荒坟，那墓碑上刻着他的姓名。這個時候的尸骷髏却不是從前排斥他姪子的老尸了。他求神靈慈悲，將他將來的生活改換。

老尸道：『我以後總要在心裏榮耀聖誕的了。不論那時，我總當記在心頭。我要聽從過去現在將來三神靈。今晚三神靈給我的教訓，我以後永守無違。你教我個法子將那墓碑上的字跡，去掉。』神靈執着他耳，老尸覺痛，想要強脫，然而那神靈氣力更大，執着不放。老尸於是舉起手來，禱告，求神靈將他將來改換。禱畢，張眼一看，神靈的衣服帽子都換樣了；荒坟自己搖動起來，忽而崩潰四散，變了一隻牀。

尸骷髏見了自然歡喜不迭，醒來天已亮了。他想我從今天做起，也不為遲。於是尸骷髏變了世界上最快樂的老人，也是在聖誕節最能引人快樂的人。他立刻送一大火雞，用車裝到克來溪家裏。這樣大的火雞，克來

溪生平從沒吃過。尸枯路上遇見昨天來捐錢的二個人，他叫住，自認要捐一筆大款；那二人聽了這樣大注捐項，倒反呆了。他急忙走到他姪兒福來得家裏，見了福來得及他妻子姊妹等，他都說祝賀聖誕的話。他說道：「怪好的集會，怪好的遊戲，怪好的同心，怪好的快樂！」

翌日早上他到辦事處去得很早。克來溪來得遲一點，尸枯假裝着怒容，忽而玩笑似的託着他的臂，舉了起來，現出似乎要責罰他的神情，說道：「我要加你薪水了。」

尸枯又說道：「祝你快樂的聖誕，克來溪呀！」說時拍着書記的肩，表示真心非偽。又續道：「你今年的聖誕，要比從前快樂些，我要加你薪水。你家裏的事情，我們今天下半年吃聖誕酒的時候，大家商酌商酌。克來溪！快將火爐裝好，再去買一籃煤來然後辦事。」

尸枯以後比他所說的話，還要和善。待書



尸老 的 日 會 季

記的好處，也天天增加，替內丁後來病也醫好，長大後接續父親的事業。

(2) 堂鐘

迭更司著的聖誕故事，我們已讀過了一篇。我們現還有二篇要讀，這二篇和「聖誕祝詞」一篇同樣有名。到底是那一篇，讀者歡喜更多，實在很難說。不過我們可以決定說，二篇都是很有趣味的。並且這二篇不獨止爲聖誕節，卽是平常讀讀，也覺得有無限興趣。「堂鐘」Chimes 是個神怪故事，講的是教堂的鐘聲，送舊年，迎新。這故事很風行，直到現在。

我們常聽得每一刻鐘敲一次的教堂鐘聲。現在堂鐘又敲到四刻了，且聽下面一段講堂鐘從一刻到四刻的故事罷。

託必番克 Toby Veck 是個很奇怪的老人，人都叫他曲老地 Toby，因爲他走去路來，常常跳躍。他專爲人家在倫敦送信。古教堂的鐘聲，就在那邊。他的跳躍却很有用處，寒天可藉此避冷。

老曲老他身上穿的是件破衣，腳上踏的是雙有漏口的鞋。這付行裝，寒天真是不容易過去。下身止着一條短袴，腿上裹着

曲老地及其使命



腿布，與六七十年前人的裝飾相同。他身上的幾件衣服，都是人家穿得不要穿了，才到他的身上。他頂高帽兒，已經碎到不成樣子，早先是件垃圾堆中物了。他件白圍裙，表示他是個差遣人，也是破得不像東西。

曲老地過的生活很困難，但他仍舊是很快樂誠實，盡心任事。他每送一信，止得六辨士酬報。有一年聖誕節，天氣很不好，曲老地覺得很不快樂。但是他的女兒馬格來脫 Margaret 很快樂活潑，仗着針線上苦工，養活一家。馬格來脫有個心愛的人，名叫Richard，是個鐵匠，定與馬格來脫在元旦結婚。這樣快樂的消息，曲老地聽了，也是平平淡淡的，因為這時他看出來，件件事物都和他的意志相反。

有一天他女兒燒了一碟香肚，他拿着在人家階沿上吃，很覺爽快。鄉紳扣脫 Alderman Cuts 與他朋友走出門來，看見曲老地窮人在那裏吃，無意間說了幾句評話，曲老地又不高興起來。扣脫教他送一封信給巴婁

勳士 Joseph Bowley，止給他六辨士酬金。

曲老地拿着扣脫的信，沒精打采的向勳士家裏走去。他聽見堂鐘響，似乎對他說道，也不知他自知心裏這樣想道：「過去的好事情，不要管了！不要管了！過去的好事情，不要管了！」「堂鐘」的第一刻就此完畢。

巴婁勳士自認是個很大的人物，他和他的妻子假意的似乎很留意窮人。實則他們倆是自私自利的欺詐人。鄉紳扣脫寄他的一封信，裏面講的是個威爾弗立窮人的事體。巴婁夫人嘗到威爾弗立的村上去，假意裝着很肯替窮人出力的樣子。

威爾弗立 Will Fern 這時和他孤姪女到倫敦來，想寄這孩子到他母親朋友家裏。但是那裏找不到？

爾弗立也弄得沒事做。於是尋着鄉紳扣脫，教他代爲設法幫助；扣脫就寫信給勳士，教他轉爲想法。而勳士夫人，則因爲威爾弗立不照他的勸告做，教勳士覆信給扣脫，說威爾弗立有罪，可以監他起來。

勳士家裏待曲老地非常驕傲，曲老地倒呆了。他們寫好之後，交給曲老地，又轉託他幾句面述說話，語氣非常嚴厲，與那信中說相類。雖則曲老地沒有看見信的內容，但是他們寫的時候，他們夫婦倆的討論，他都聽得清楚。臨走的時候，還是煩惱不堪，如惡人一般，不知怎樣才好。跑到一處黑暗的街道，和一人一孩相撞。問起話來，原來那人便是威爾弗立，那孩子當然就是孤姪女。他現正要尋見扣脫的住宅有事商量。於是曲老地將勳士要對付他的方法，對他講了。他勸他們還是到自己家裏住一夜。

曲老地自念現在做一件大功德的事了，精神亦爲之一變。到了家裏，他就很忙的對着他女兒馬克來脫預備晚餐。他們買好了一碟鹹肉，一兩茶，煮好了，就請他們吃。自己雖則肚裏很餓，但是一口也不嘗；他假意的對他們說道：『我不喜歡吃鹹肉和茶的，我止喜歡看人家吃這些東西。』他說得很響，要他們深深的印在腦裏。

這時堂鐘又響了，似乎對他說道：『託必番克！託必番克！門開了！託必番克！門開了！』他聽了覺得很奇怪，倒要出去看看當真開麼？因爲他從未見這鐘樓的門開的。

他忽然走了出去，帽子也不戴，圍裙也不穿，一看固然開了。他就進去；愈走愈暗，爬過階石，又上梯子，到末來他一直走到藏鐘的所在；只覺冷靜靜的，一無聲息，他心裏一害怕，昏了過去。於是第二刻鐘又過了。

堂鐘再響的時候，曲老地醒了，他看見許多奇怪的東西。許多的鐘神，繞着他四周盤旋，又看見鬼呀神呀，應

聲從鐘裏撥了許多出來，直到鐘樓都充塞滿了。鐘聲一停，鬼呀神呀又一個一個的不見了。曲老地擡頭一看，只見那些鐘都是奇形怪狀的人形，額下有鬚，拳頭都放在嘴內。

他此時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又不能跑回去。忽然鐘開口問他許多奇異的問題，又責他不應心想鐘會對他唱這樣粗俗的歌，去譏笑窮人：「不要管了！不要管過去的好事！不要管了！」這時曲老地覺得苦極了，和他們爭自己不會說他們的壞話，又有一個奇怪的人形說道：「給他看他自己究竟是怎樣罷！」說着鐘塔在他足下開了一縫，曲老地望下一看，見躺着自己的尸身。一個小小的仙童，領着他到家裏則見女兒坐在家裏，和威爾弗立的姪女做針線。

於是看見他們倆講話，馬格來脫哭着說，何以他們命運這樣不好，忽而曲老地又在巴裏勒士的廳上，他們正在開大宴會，恭祝勒士夫人生日。他又聽見說一個有錢的銀行家，已經自殺了。

宴上大家都很快樂，忽然外面走進威爾弗立，人人都吃了一驚。威爾弗立說，因為富人都喜歡窘迫窮人，以致他被捕在牢監裏，這時從監裏出來。曲老地又被引到悲慘的房間裏，只見馬格來脫坐着做活計，立却身上衣衫襤褸，走進來說威爾的姪女立林 Lilia不願他幫助，接着立林進屋悲啼一聲心碎死了。於是第三刻鐘完了。

仙童復現，領曲老地至一安適之家。夫名食物 Tugby生得很肥大，性情懶惰，本是巴裏勒士的差人。現妻寡婦乞根司夫人 Anne Chickensalcker 開片小店。曲老地曾欠這店賬的。

曲老地此時似乎聽得他們講他的女兒，又講立却常常喝酒。堂鐘又敲了，新年到了，曲老地才從惡夢醒來，

女兒立在面前道：「爹爹！你以後要吃香肚，最好要問聲醫生，你看你現在這個樣子。」

立却走進門來，滿面帶笑，與他未婚妻接了一吻道：「新年馬格的第一吻是我的了，是我的了！我立在外邊，等堂鐘響，才進來。」

曲老地這時的態度舉動，恐怕看官們從來沒有見過，不論你們看客們是任何地，是看見過沒有，他這種舉動，可說是少見的了。他坐在椅上，敲着膝蓋大叫又敲着膝蓋，大笑；又敲着膝蓋，大叫大笑。跳起身來，抱住馬格。又跳來身起來，抱住立却。又跳了起來，抱住他們二個。追着馬格用兩手掙她臉頰，與她接吻。又退了回來，又追了上去；如同幻燈內的人家一樣。每跑一次，必回到椅上一坐；這個樣子，一刻也不停。他此時的快樂，可謂達極點的了。

愉快的鐘聲驚醒了小女立林。一羣立却的朋友，打着鼓，吹着號，跨進門來，祝賀他們結婚。乞根司夫人也來了。他其實並沒有嫁給愚人貪物。威爾弗立要尋見的，就是這位夫人。他見立林安然無病，自然非常快樂；收爲乾女兒。於是他們順着鼓號跳舞起來，雖則乞根司夫人身體笨重些，但快樂得不覺的了。

於是第四刻的快樂鐘聲，就此完畢。

(3) 爐邊之蟋蟀(家庭中的神仙故事) 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

一年之中，有一時吾們常常聽見蟋蟀叫的聲音在廚房的牆邊。鄉下人聽到這種愉快的嗚嗚聲，是很普通

的。然而城裏人，享受不到這類樂聲。現在要講的故事內，蟋蟀聲占了極重要的位置；差不多此故事自始至終，都是嗚嗚的聲音。作者要免章回體的俗套，分做三聲：第一蟋蟀聲，第二蟋蟀聲，第三蟋蟀聲，現在請聽第一聲。有一個鄉下人家的屋子裏，生着很熱很亮的火爐，滿間裏佈置得很好看；這都是主婦的能幹，使滿屋裏充着快樂的精神。有一個蟋蟀住在這裏，非常快樂，想出一個頑意兒，要和鐵鍋比賽，那個叫得響。

攀瓶兒 Peerybingle 是此屋的主人，生性和善誠直，而又熱心，體胖，高止六英尺，確是個鄉下君子。他以驅車爲業，每天驅車至近村載人。他的馬步伐很整齊，如鐘擺一般。今天到左村去，明天就到右村去。他妻馬利 Mary 活潑愉快確是一個鄉下姑娘，引得全家常常愉快。她小他丈夫數歲，身材又很小。丈夫常常說她如同「一點」。他們生了一個孩子，還在懷抱之中，鄉女替力 Tilly Slowboy 是他看護人。

此家有一犬名叫鮑克斯 Boxer，這天蟋蟀叫得最響的時候，是鐵鍋沸得最高的時候，門外的鮑克斯叫了起來，表示他的主人已經回來了。

不多一刻，主人約翰 John 走進屋內，得了他妻子的歡迎，和蟋蟀的歡聲，心中非常快樂。這天他驅車，天氣很冷很不好。但是現在走到又暖又清潔的屋子裏，自然非常滿意。恐怕全英國此時也沒有再比他滿意的了。他坐着吃晚飯的時候，小馬利忙着預備。鮑克斯也叫着進來。在火爐傍邊，他們夫婦倆細細的談起心來。始先他們講那叫的蟋蟀，馬利說，他很歡喜這個小蟲，因爲去年約翰新娶過她到這屋來的時候，這蟋蟀也唱着歌歡迎她。

他們接着講相愛之深，連約翰帶來的籃，都忘記了。及後記着了馬利猜說，這裏面一定是喜糕，送給要貨匠脫格兒 Tackleton 的。這位要貨匠開一爿店，名叫「過爛貨脫格兒公司」——Gruff and Tackleton 因爲他生性不好，所以人皆叫他脫格兒。

馬利果然猜着了。但是心裏不免悲傷起來，因爲脫格兒要娶的是梅妃亭 May Fielding，從小和馬利同學；馬利從來不敢在梅妃亭前說她嫁給脫格兒是好的。現在他們要結婚了，鳳去配了鴉，那得不傷心呢。此時蟋蟀的叫聲，也帶着悲傷。

約翰忽然想起車裏還有個客在，忙忙拿了支燭，到車房去看，只見他還沉沉睡着，推醒之後，請他到屋裏去住。這位客滿頭白髮，舉止大方，確係長者氣派，一雙亮睛睛的黃眼，向着四周一望，面帶笑容，向馬利點頭行禮。他的衣服非常古怪，式樣已是舊得不堪，衣色是棕色，因爲年代太久，已經變樣，手裏拿着一根手杖。他將他的手杖，向地一擊立即變了一隻椅子，他就坐下。

約翰向他的妻子說道：「在那邊路傍，我看見他坐在路旁，一動也不動，和計里石一般，又像個雙子。」馬利問道：「坐在荒野中麼？」約翰答道：「正是。好像是個鬼魂。他喊道：『車子。』他給我十八辨士，我就載了他到這裏。」他妻子道：「他要去了麼？」他道：「那裏！他要說話了。」

那客說道：「對不起，我等有人來叫我，我才走。請你們不要留意我好了。」說着他從袋裏拿出一付眼鏡來，又從那個袋裏拿出一本書。很自在的讀起來。那鮑克斯見了他，也不叫

一聲，如家羊一般。

忽而他們聽得外面敲門，馬利心想這一定是來叫老人回去，開出一看，却是老要貨師父開來潑勒墨 Calob Plummer 在過爛貨脫格兒公司裏做的。她生得很奇怪；臉皮久已不修，老黑可怕。背曲背，身上穿的大衣，是

公司包貨的囊布做的。G T 二個大寫法的招牌字，負在背上；還有很大「玻璃」二字，因為這裏是為置玻璃壺器用的。開來潑勒墨問約翰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麼。約翰說有二件：一件是個花盆，盆內還種着花；一件是隻小盒子，滿裝着許多傀儡的眼珠。小花盆作為贈品，玻璃珠作為做傀儡之材料。開來潑勒墨道：「你想吾女兒從來沒有看見過傀儡，現在他們却要一天到晚釘着他看了。」

何以要貨匠的女兒般莎 Betha 不看他父親做的傀儡呢？原來般莎是瞎的。但是她想出種種方法，引得她父親快樂。開來潑勒墨拿了東西，剛要出去，却巧遇見一客進來。

你道這客是誰？原來就是那位無廉恥，人人恨的脫格兒，來取他的喜糕。他心裏很不喜歡傀儡，但因之賺錢，倒也不管了。然而他情願賣給人家不好看見的傀儡，不願賣給人家美麗的傀儡。你們從這點上可以看出他是個不知趣的人。他進來之後，就講他的婚姻，一邊說着，一邊落落的搖着袋裏的錢。



閑貨要

笑時一眼露開一縫，一眼全閉住。又說結婚的前一天晚上，請約翰夫婦過去跳舞，約翰夫婦心裏奇怪起來，怎麼要請他們去呢？脫格兒聽見蟋蟀叫，接着說他最恨的是蟋蟀。又問約翰他的妻子忠信否。約翰於是更加不喜歡脫格兒了。

這個時候，老客人立了起來，向火爐走去。馬利忽然大哭，衆人都嚇了一跳，即是睡在喜糕上的開來潑勒墨也驚醒了。馬利說他忽而身顛，不知何故。說時二眼仍舊釘着客人，約翰心中因之亦不安起來，他終究想不出是什麼東西，嚇得他妻子這個樣子。

來望他們的，都各自回家去了。客人，他們已給他預備下臥牀。約翰坐在火傍吃煙，他妻子坐在他的傍邊。蟋蟀又在牆角很快樂的嗚嗚叫起來。約翰聽了，以前一切的疑懼，都消失無存。忽而馬利在他想像中看見一個青年，立在馬利哭時老客人所立的地方；那青年又似乎很悲傷的對他說道：『她要嫁了，但不是嫁給我。』蟋蟀第一聲就在此恍恍惚惚處終了。

在第二聲開幕的時候，我們都在開來潑勒墨家裏。只見一個小小窮苦的地方，堆着半屋的傀儡無數。走到裏面，都不舒服。那裏開來潑勒墨和他女兒，正在做工。這是公司面前的一間破屋，你若擊一鐵錘，房就會倒下來。所有倒下來零星東西，可以一車裝完。這時那些傀儡，未做成的也有，將做成的也有，已做成的也有。開來潑勒墨坐着，一邊將做好的放進一個盒內，一邊和他女兒講話。他女兒拿着針線，做傀儡的衣服。

不知趣的脫格兒走了進來，他說他要結婚了；結婚前有個宴會，請他們父女去會會約翰夫婦，他的未婚妻，和

丈母等。

倏忽宴會期到了，脫格兒雖則極力奉承來賓，終不能討人家歡喜。因為平日人人都恨他的，就是新娘，也不喜歡，止因出於母命不得不從罷了。

這個會約翰腦裏印得很深，因為脫格兒想方法要離開他們夫婦。脫格兒引約翰到他辦事房裏，指點他看馬利與一不知姓名的青年在那裏親密的談話。這青年就是起先裝着白髮老人，到約翰家過宿的。現在手裏拿着假鬚。約翰居然被他騙相信了，當他坐車和他妻戚回去的時候，心裏只是鬱鬱不樂。於是蟋蟀第二聲，就此很悲哀的終了。

約翰回家之後，又不便和他妻子講他所看見的；只是呆呆的坐着悲傷；因為他恨自己怎當疑心賢妻，但是他決知他妻子有些秘密行動，沒有對他講過。正在鬱鬱不堪之際，蟋蟀又叫起來，他似乎看見一個神仙，走到他面前，勸他不要疑心他的妻子；又給他看許多馬利天真爛漫的快樂形像，驅逐他無謂的疑團。

天亮之後，約翰走出門去，却好遇見脫格兒正要到教堂裏去結婚。不意脫格兒跨進教堂門，並不見有新郎賀客。那知新娘早已和別的結婚好去了。嫁給那個呢？原來就是那個老客人，他是開克激勒墨的兒子，他早已愛上了梅妃亭小姐，現在新從外國回來。

看客們，你道那一天晚上馬利為何忽然哭起來？原來老客人走過去的時候，他已看出破綻，知彼來歷，心中頓受刺激，不覺哭了出來，他就和他想好方法，將梅妃亭小姐嫁給假裝老客人。那天在宴會裏，私自和他談話，不

是爲別就是商量這件事情。約翰知道了內中情由，非常快樂，疑團全釋。於是脫格兒的宴會，一變而爲愛突九激勒墨 Edward Plummer 的宴會。宴會上人都祝賀梅妃享得了這樣好的丈夫。假使嫁給脫格兒，後來一定很不快樂。脫格兒也來到宴會，向衆人說道：「我的朋友們呀！今天晚上，我家裏很冷靜，又沒有蟋蟀解我厭悶，因爲我都將他們驅逐出去。現在望你們賜點恩惠，讓我也在這裏一同取樂。」這宴會的所在，就是約翰家裏；大皆都很活潑快樂，般莎雖則梅妃享對他父親很苦，但今天哥哥很富的新從外國回來，又是新婚，自然樂得手舞足蹈。約翰因爲他妻子確是貞潔，也樂得說不出來。跳舞的時候，他跳得很起勁；馬利的腿酸得要落下來，而蟋蟀也叫得格外響。

(三) 崔鶴立傳與唐倍及其子

迭更司的小說，大概都有目的的，一則以娛樂讀者，一則令人注意社會之不滿意處，而以他熱心人道之心，來感化一般人民，教他們想出方法來，改良社會。在下面一篇崔鶴立傳內迭更司給我們看當時十九世紀初葉公共工場中之可恥情形。結果果然將社會喚醒，對於窮人的生活也留意了。彭布兒 Pumble 一類的專制人物，也消除無存。「唐倍與其子之命運」Dombey and Son 的總名叫記唐倍與其子店事——專司批發零售與出口 Dealings with the Firm of Dombey and Son, Wholesale, Retail, and for Exportation 從這個故事內，可以看出人與人相愛相助之快樂，不能以金錢和事業成功替代之。

(1) 餓童行述(即雀鶴立傳的故事) *The Boy Who Asked for More*

在英國某地的工場裏，新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叫雀鶴立。這工場的主人，名叫彭布兒。何以新生的孩子取名雀鶴立呢？却有個緣故，原來這工場裏小孩子，取名都有一定的，依着生日的先後，從A字排起，直到Z字，我講的那個雀鶴立，則巧排到T字，故賜姓雀 *Tea*。名叫雀鶴立，是何緣故呢？原來這孩生出之後，他母親就去世，所以人家都知道他是個孤獨零丁無親無戚的孩兒，那雀鶴立 *Oliver* 兩字，就含着這個意思。他起頭固然很可憐，然後來遇着許多奇異的冒險，運氣大佳。

這時英國的工場辦得很壞，工場主絕不知道什麼是他的責任，怎樣去管理工人；祇知千方百計減省工人的費用，甚至減少寄居小孩的膳食，不管他們飢餓。又用種種刻薄手段，對待他們。雀鶴立略略長大些的時候，主人就送他到門夫人家裏 *Mrs. Mann* 管養。這位夫人，經管分場。手下又養着許多小孩，她待他們直比待狗還兇些。過了幾時，主人又教雀鶴立回到總場內學習。他在門夫人處，已餓的只剩一付骨頭，到了總場，生活更其不好，因為主人對於工人，飲食更為經濟。此事與雀鶴立生活有極大之關係。

「他們的膳堂是一個石廳，在廳之一端，有一銅桌。桌內坐着主人，量稀粥分給衆孩，桌旁立二婦人助理。平常每人止得一碗稀粥，在節期假日，則另加二兩又四分之一的麵包。他們用的碗，從來不清洗的，祇在用膳前，用匙括去陳積；因為他們，急於要吃，也不能細細括清。所用的匙，與碗竟是差不多大小，括好之後，他們都向銅

桌一瞬不轉的望着，似乎他們能將牆磚吞下似的。有的嘴裏吮着指頭，有的伸着手，想接那剩下來的粥。他們都是很會吃，但是不得多吃。這樣餓了三月，後來實在餓得心也野了，見物就想吃。有個年紀大些的孩子，他在家裏的詩候父親是開吃食店的。這時餓的不得了，暗暗的對他同伴說，假使主人每天不給他一碗粥吃，後來總要將睡在附近那個瘦弱孩子當飯吃。他有一雙很大很兇的餓眼，所以大家都相信他終有實行他話的一天。於是他們私底下開一會議，舉了鶴立去對主人說。這是鶴立的不幸，也是鶴立的好運。

「轉瞬已黃昏時候，工孩都走進膳堂各自坐好。主人穿着圍裙，在後料理一切，不一刻，稀粥拿了出來，下兒都吃完了。那孩子都交頭接耳的說話，有的向着鶴立拋眼色，坐在他旁邊的，推他臂膊，教他立刻去說。這時鶴立肚裏既餓，心中又難過。被他們一催，就硬着膽立起來，拿了匙碗，走向主人面前。這時他自己也不曉得何來這樣勇氣。他對主人說道：「先生，我還要點。」

「這位主人是個又肥又胖的人，此時却面現白色，驚奇的呆了。只望着小叛人，不言不語，約有幾分鐘之久。幸依在銅桌上，否則恐要昏倒了。兩個助手，也驚奇得立着動也不動，如猝得癱病一般，主人帶着顫聲，很微弱的道：「怎麼？」鶴立答道：「我還要點，先生。」

主人拿起大匙向鶴立頭上一擊，將他二手綁住，高聲喊叫司事進來。

這事的結果，經場中有勢力的商量定當，他們情願出五磅錢，給隨便那個願領鶴立出去到別的地方學業的人。於是鶴立做了莎完般利 Sowerberry 的學徒。吃的是人家剩下來的。睡在店櫃內。店內還有個孩子，

比他大些，名叫諾阿克來帕 Noah Claypole 常常欺侮鶴立。鶴立也沒奈何他。有一次在廚房裏，他再在不能忍耐，將他回打一登。雖有諾阿的心愛卜落脫 Charlotte 女侍勸解，鶴立也顧不得了。後來諾阿卜落脫告訴莎完般利夫人說鶴立是個流氓，要好好的責罰他。莎完般利當然聽從他們的話。諾阿又奔到彭般兒那邊告訴他鶴立所作的事，彭般兒並不驚奇，一口說他本是壞人。但是照莎完般利先生的意思，鶴立雖則似乎瘦弱些，然辦事很勤懇，所以倒也不願意苛罰他。然衆意如此，他也無可奈何。當晚他們就將鶴立關在地窖內，明天一清早，鶴立私自逃走，向倫敦路上而來。

這是長而又厭倦的旅行。他走了六天，才到般那脫 Barnet。路上討乞些食物充飢，等到他到得般那脫又餓又倦。遂與一個青年流氓做伴。

這個流氓是個快樂自在的蕩民，名叫約翰陶金司 John Dawkins，人都叫他「狡奴」。自遇鶴立後，他應許鶴立給他在倫敦謀一位置，於是他們二人在鄉下玩了一天，到晚上才進城去，因為這狡奴在日裏進城去，恐怕被人看出。他們走過幾處低的街道，狡奴引着天真爛漫而憂鬱不堪的鶴立到一很難看的街，又到一所更其難看的屋裏。這屋就是有名壞人猶太人 番淨 Fagin 的賊窟。

鶴立見了屋內的情形不覺吃了一驚。主人在廚房燒香腸，許多和狡奴差不多年紀的少年，在外間坐着吃烟吃酒。番淨生了一臉長鬍子，一頭亂捲髮，泛紅色，鼻曲如鈎，面污黑，肩瘦削，衣服都破得不像樣子；這一身行裝，活活是壞人的寫照。鶴立起先不知道他已走入賊窟，還以為是番淨的新學生，但不久他才知番淨教的，是偷竊。

的方法。

有一天鶴立和狡奴及另外一個小賊却立辦老Charley Bates一起走出賊窟。鶴立並不知道他們要去做甚麼，只是隨着他們走。他們所講的切口，鶴立也莫明其妙，只是亂聽，不曉得他們要想搶一個在書店裏看書的老年人名叫般弄落先生 Reynow。鶴立見他們這種舉動，大吃一驚；向別路上逃去，狡奴和辦老搶完之後，飛奔逃回，而鶴立年紀又小，逃得不快，反被捉住。幸喜售書的，看的真確，證明搶東西的，並不是他；並且他是個誠實可信的人。老人見他零丁可憐，就帶回去教他做養子。女主人攀特溫 Wendy 夫人見了，也很歡喜；待他很好。人家總想鶴立的苦慘，現在可算完畢了，不意禍來天外；一天他受命拿着五鎊錢票和書數本到書店來，路上被耐守 Nancy（也是番淨的徒弟）和番淨夥計夜賊別而雪 Bill Sikes 捉去。

他們將鶴立關在賊窟裏面，不放他出來，鶴立想般弄落先生和攀特溫夫人一定記罪他了。但是番淨不肯放他回去；一連關了幾天。猶太人想好法子，一天晚上，教別而雪帶他和小賊一起出去。翌晨就向鄉下出發。

在泰晤士河 The Thames 畔之却首 Cherisey 地方有一所房子。別而雪和另外一個夜賊討別 Toby 商量定當，晚上去偷。因為鶴立身材細小，就叫他從廚房裏的窗上進去，到前門將大門開直，讓他們進來。鶴立不敢和他們抵抗，只得唯唯答應；心想進去之後，將全屋的人喚醒。但是那時他並沒有這種機會，因剛向窗內爬的時候，廚司謝而司 Giles 和雜作般立脫爾 Brittle 在樓上聽得窗格響，就拿槍下樓來，向着鶴立一槍，正中臂上。別而雪忙將鶴立拖出窗外，正要攜着鶴立逃走，愛爾定 Eruding 追出，賊棄鶴立於野而逃。翌晨，鶴立昏

醒轉來，勉強走到那家被盜的鄉下人家，他們知道昨晚被害的，就是這個孩子。

這屋的主人梅利夫人 Mrs. Maylie 看鶴立窮苦可憐，又不像是個壞人，就留他在家養傷。主人的好朋友陸斯奔先生 Mr. Losborne 知道鶴立的加入賊羣，不是出於本心，很聰明的將警察打發出去。完全恢復後，鶴立將一身故事，講給他們聽。陸斯奔本是個很血性很大量的人，聽了這個故事，就說一定要將番淨等處罰找出，般弄落先生，送他回去。但是不幸他們到般弄落家時，只見門上貼着招租，不知遷向那裏去了。

但是他的新朋友，待他很好，養他在家。有一天鶴立在房裏讀書，見窗外有番淨等的面像，向着他望望，他知道他們又有甚麼惡計要害鶴立。幸那可憐的耐守很愛鶴立，他聽見番淨和麥克 McKays 要設法處罰鶴立，當梅利和鶴立在倫敦時，耐守忙將此事告訴他們聽。

此時般弄落先生從外國回來，於是復見鶴立，自然快樂不迭。番淨的謀害計，也漸漸破敗。麥克其實和鶴立是疏遠親戚，有一半弟兄名義。鶴立父親傳下來的遺產，分作二份，一份是給鶴立，一份是給鶴立姊姊的。遺囑上說，假使鶴立不做不名譽的事情，一份家產，是他的。麥克要得這份家財，所以賄賂番淨設法，讓鶴立陷於不名譽的地步；番淨一再請耐守和別而雪強使他做賊。現在這些計劃，盡歸失敗。麥克之所以欲謀鶴立的財產，是因彭布兒曾經對他講過鶴立的誕生底細，彭布兒已娶了此工場之主婦，現將細情盡行宣布，麥克供認無誤。於是一份家財，授給鶴立。耐守因泄番淨計，被別而雪殺死。別而雪有一天，被人追逐，從屋頂上落下，傷要害立死。

諾阿克來帕 Noah Claypole 是番淨的生徒，將番淨罪狀宣布。被官廳審判，斬於新門 Newgate 狡奴亦被捕，充軍到奧大利亞之薄泰尼灣 Botany Bay, Australia。鶴立不獨被證明是天真爛爛的榮貴的小孩子，並且得着他父親傳下來的家私。鶴立很喜歡魯斯梅利 Ruth Maylie 因為他待鶴立很好。後來鶴立的姊妹也找到了，原來就是夢克的姊妹。魯斯梅利嫁給梅利夫人之子亨利 Henry，現任鄉下牧師。梅利夫人與鶴立住在一個村內；老般弄落先生和他的女主婦，也搬到這村來住；陸斯奔見他住在一處好快樂，也搬到這村莊。般弄落的老友屈列威起先疑鶴立未必真是誠實可靠，此刻變了他們常來的座上客了。

(2) 唐倍與其子的命運 The Fate of Dombey and Son

保羅唐倍先生是個嚴肅冷淡的人。他不喜歡小孩子，但是心裏只想生個兒子。因為他很有錢，城裏開有字號叫「唐倍與其子」。這店號他視同珍寶，但假使沒有兒子接手，將來死後，不免要被人家改換了。一個他膝下止有一可愛的女兒，年方六歲。但唐倍想女兒將來不能承受大事業的，所以對於她非常輕視。不料唐倍結婚後第十年，發生二件大事：一是小保羅唐倍的誕生；一是唐倍夫人的逝世。他得着了日夜盼望的兒子，自然歡喜，失掉了親愛的妻子，又不免悲傷了。

小保羅生來體質弱，易感疾病。若不竭力調養，如同風燭一般，立刻能熄滅。且母親又過世了。愛他的止有二人，然愛之之法，各有不同。愛財如命的父親，以接手大事業而愛之；柔和的姊妹，則真心盡意愛之。因為女

兒年紀還小，母親一死，愛她的人也沒有了，於是盡心盡力將不能發泄的愛，都移到胞弟身上。反之保羅也因無慈母愛他，止能將他姊姊當作最親近的人。他們倆真有一日不可離之勢。當小保羅五歲的時候，醫生說，小保羅應當到海邊去多得些補血的空氣。於是他姊姊佛落來斯 Florence 同去到伯林登 Brighton 居住。

當年小保羅送入一個學堂裏去念書，教師是榮拉姆般博士 Dr. Blimber。小保羅和同年的學生比較起來，都不如他們的聰明。這堂裏止有十個學生，教師是個有學問的人，對待學生非常嚴緊，學生竟沒有半刻妄想的時候；一天到晚，念着難工課。至於住宿生的普通遊戲，如枕鬪之等，更其沒有工夫和精神了。幸佛落來斯熱心指導，保羅不至十分出醜。他們姊弟相愛相憐，倒也很快樂。老唐倍也住在海濱伯林登。一日忽來二客一是航海人船主乾德爾 Cuttle，左手已無，用鐵鈎代掌；還有一個是新進唐倍店的夥計，生得很漂亮，名叫華爾探 Walker Gay。他曾經和佛落來斯很奇異的會過一次。怎麼樣會着的呢？原來小保羅止有幾個月大的時候，他的奶娘非常渴望，想回家去望望他自己的孩子，心裏却怕同那寶貴的孩子，到污穢的街道上去，住倭小的房屋裏走，覺得有些不大便當。

然而母子之情，竟戰勝了這些困難。她領着他們姊弟二個，往斯坦花園街 Sage's Gardens 而去。回來路經這條街的時候，只見滿街都起恐慌，人都喊道：「狂牛，狂牛」各自分散逃了。佛落來斯驚得呆了；一瞬間，不知奶娘往何處去了。不多一刻，佛落來斯自己也迷了路。一個可怕的老婦人，引着他經過幾條狹路，到一所破壞的屋裏，將佛落來斯的美麗衣服，都脫下；換上一身破爛衫褲，教他自己回去。幸而遇見華爾探，華爾探領他到華

爾探叔叔沙落門 Solomon Gills 的店裏，又送回她到家裏。華爾探長她不多幾歲，從這日起，他們就相愛相憐，永不忘這次的偶遇。

奶娘等並沒走失，總算萬幸。這次他們二人來的意思，是要向唐倍先生借些銅錢，去付一筆款項。這款是從前華爾探的父親，欠沙落門的。但是唐倍很輕視華爾探，竟不借給他。

唐倍問小保羅要是他現在有錢，怎樣打發他們。小保羅答言給他們錢，讓他們去還債。小保羅雖則年紀尚幼，然而他知道最親愛的東西，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他所要的是母親和他自己的康健；所以他想如其借給華爾探銅錢，華爾探因此而歡喜，那末這金錢並不虛擲；即是送他做贈銀，亦未嘗不可。隔了一時，唐倍店裏的總經理卡乾 James Carter 對唐倍說起要派一個人到外國罷牌獨 Parados 的分館裏去。於是舉定華爾探。這內中有個緣故：因為唐倍和卡乾都不喜歡華爾探，所以教他遠離倫敦。

小保羅和佛落來斯的快樂日子，不幸要快完了。小保羅在海濱，不獨不見強壯，反而日漸瘦弱。他們姊弟天天抱着悲傷，但是愈抱着，離別離的日子愈近。果然一天，小保羅抱着他姊姊死去了。唐倍自然非常悲痛，但是他的悲痛，是出於驕傲心，不是愛子真心；因為將來「唐倍與其子」的店號，難免不改的了。

不久唐倍先生過着一個冷淡的驕傲的壯麗寡婦，名叫愛提斯斯喬倫梅 Ethel Granger。她的母親是個硬心人；只知金錢與快樂，別的她都不懂。愛提斯斯聞唐倍富人要娶她做妻，心想比現在窮困景况，好得許多，那有不肯之理。

這種金錢主義的結婚，他們平常既沒有愛情，那能有快樂的結果。唐倍心想有這樣榮貴的婦人，坐在桌的一端，請客時，何等體面！愛提斯心想嫁了這個富人，衣着裝飾，可以任自己所喜了。至互相愛憐，心心相印，他們却一些不懂。但是愛人和被愛，是人的天性，愛提斯和佛落來斯住在一起，愛提斯倒也漸漸歡喜她，代替了她死母的位置；有時佛落來斯念着弟弟悲傷，愛提斯總在旁勸慰。

總經理卡乾實在是極頂壞人。但是唐倍很相信他。因為他對於唐倍表着非常尊敬，實則心中私自策劃，如何去敗他店業，促死他生命。他想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們夫婦不睦；有一次他聽說唐倍夫人因為對待賓客有些傲慢，就爭論起來。卡乾心想機會到了，用出狡猾手段去說唐倍，教他挫愛提斯驕氣。於是唐倍派卡乾去對愛提斯說，他不應對她女兒這樣要好，對她丈夫這樣冷淡；應當兩相交換才好。這時佛落來斯已十七八歲了，長得美麗姣好。

後來唐倍當着狡猾的卡乾和他女兒佛落來斯的面大罵愛提斯。舉動待遇，更其無禮。愛之愛提斯素性驕傲，到此那能再忍。一天晚上，他脫下手上的金鋼手鐲，頭上的寶石珍珠，放在腳底下亂踏；向她丈夫說，她再不顧和他同住，也不與佛落來斯告別，獨自走了。及至別人知道，她已不知去向。

佛落來斯雖則屢次受父親斥責，然仍愛父親如舊。她看見父親爲此事悲傷，想設法去安慰他。她跑到父親身邊，伸着臂喊道：「我親愛的親愛的父親，」話未說完，她父親照着她伸的手，恨恨打了一擊，并教她隨她繼母去。現在佛落來斯變了個無父無母無弟無家的可憐孤女了。她想着一個地方，還可以去安身，就是華爾探的

叔父船上。

唐倍家裏弄到這樣悲傷，不意華爾探家裏也是禍來天外。上次華爾探所乘到分館去的船，半途沉沒；叔父於是離本船去找他的姪兒。所以佛落來斯到華爾探叔父船上時，叔父找他姪兒，還未回來。止遇見船長乾脫兒 Outle。船長看見他非常快樂，就將華爾探的臥房，作為她的睡室。佛落來斯每要出去找船，船長一定隨着保護。但是失望的止有一件，就是船長不能供給她錢用。幸而佛落來斯身邊還有些錢，足夠零用。一天晚上，船長正在講給她聽一個奇異的故事，說有一個勇敢的小孩子，出洋去，半途船碎了，孩子漂在海面，被白浪衝來衝去，忽而他得了一個神怪的機會，因之出險。故事還沒有說完，只見一個岸偉少年，立在佛落來斯旁邊；這少年原來就是華爾探。這一樂真是非同少可。想讀者可以自己忖度，也不用在下再說了。接連幾天快樂日子，他們倆愛情日深；由兄弟之誼，而進於情人，不久就結婚了。

此時唐倍夫人，逃至法國；遇見卡乾正想對她說她恨卡乾的情形；只見唐倍自後趕來。卡乾跨上車子，想到法國海濱暫避；追者仍隨着不捨，卡乾正要跨過鐵道，被車頭輾死。總算惡人惡報；這時他作的孽還未了呢。唐倍回到家裏，才知店已破產；這破產的緣因，是因總經理歷年暗盜，而唐倍始終在夢裏，還當他是個可靠的人。

這種結果似乎是他兇性的報應。佛落來斯雖則被父親驅逐出門，然而仍舊念念不忘父親，當唐倍離開他宏壯住所的前一夜，他坐在書房裏，想他的過去事，只見逐女佛落來斯走進門來，抱着父親，求他恕不奉侍左右。又對他說她已和華爾探結婚，幸喜已生下一個兒子，取名保羅；與他弟弟的面相很像。這樣唐倍自驕的，崇拜的，

「唐倍與其子」店雖不再存在，然與其女兒住在一起，倒也快樂。天天有女兒侍奉左右，常與外孫保羅和小女佛落來斯玩笑，享盡晚年之樂。

(四) 倪哥爾傳與馬丁枯士威記

迭更司有目的的故事，我們已經讀過幾篇；如崔鶴立傳的目的，是表現窮人的奇遇的。倪哥爾傳所表現的是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前後的英國膳宿學院之可怕情形。此篇是屠斯鮑書院的報喪鐘；蓋此小說出後，此校立即閉歇。馬丁枯士威記 Martin Chuzzlewit 却沒有直接的目的，止為有趣味人物之研究，和娛樂故事之發揮而作。

(1) 倪哥爾傳 Nicholas Nickleby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所有學堂，和現在大不相同；不論那個歡喜教書的，就可以開學堂。至於學者之幸福，可以不管。那時有多少這種學堂，可是很難查考了。在約克 Yorkshire 地方的幾個學院，最是不好。堂主和堂主母都是毫無智識，兇悍異常，一些也不配教書；專以餓學生為要業，又繼以痛打，使他們不敢在外告訴。有許多教員竟不能寫一句完句的文法智識，比最愚魯的學生還壞。現在英國的學校却和從前大不相同，住着高大洋房，起居一切，件件稱心。又有視學員常常監督，教員亦不敢怠慢。與那日夜受打的學生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但這些話都是閒談，請看倪哥爾別正傳罷。

這小說的主要人物，不得謂無錯誤的少年英雄；但是他的性情日習於善，祇因他於世毫無經驗，不免有時要做出愚笨的舉動。然而何論如何，他是個好兒子，好兄弟，和忠信的朋友。對於責任，則盡心盡力，不肯稍稍懈怠。不顧事物如何艱難困苦，總是如此。他的父親是個誠實君子，但因缺少普通智識和智慧，不能謀個好些位置，生前使家裏用度寬裕些，死後不致家裏一貧如洗。老倪哥爾死時剩下一妻一子一女子，名尼可拉 *Nicholas* 女名開脫 *Kate*，零丁孤苦，一無依靠。此時尼可拉已十九歲，開脫小他一歲。他們教育都受得很好。但是尼可拉不經世事，不知如何去謀生，幫助他母親妹子度日。而他母親又是個愚魯極頂，一無本領，若以大事相商，沒有不被她弄糟的。即此次的貧苦，推其源，也是她釀的禍。怎麼一會事呢？原來老倪哥爾有一千磅錢（約美計金五千元）藏着他妻子勸他去做投機事業，不幸盡數失敗，一文都沒有拿回轉來。於是心中一痛，失望過度，害病死了。

正在這個時候，老倪哥爾的弟弟出場了。名叫來富倪哥爾 *Ralph Nickleby* 是個守財奴；做事毫無顧忌。在倫敦賺的錢，來路很可疑，不知道他做些什麼事情。他和他哥哥的性情，完全相反。這次他來為尼可拉謀生的事。尼可拉母親就教兒子聽從叔父指揮。來富於是拿出一張新聞紙來，讀着一段廣告道：

教讀

威克福斯規 *Wackford Squeer's* 先生之塾館或屠斯鮑書院，位於約克 *York* 橋 *Green* 附近

之屠斯鮑村。

凡青年子弟，皆得入學。購宿衣料書籍費用等費，皆由學院供給。所教者為各國古今語言，

算術，文字論，幾何，天文，三角，地球儀用法，代數，棒術，（選修）書法，術數，動詞變換法，及各種古典文學。無補課，無休假。食物不定。每年學費二十幾尼。報名請移玉至雪山 Snow Hill 沙來與海 Saracen's Head 街自一點至四點與斯規先生當面接洽可也。

附白 本校現欲聘請助教一位，以學士為合格，每年薪水五磅。

來富讀完後，摺着紙說道：「這個位置，尼可拉可以去得，假使他不喜歡這個，那我可不管了，讓他自己去找事罷。他沒有朋友介紹，沒有金錢，沒有本領，想在倫敦謀事麼？他一到倫敦，既沒有以上種種，如同關在皮鞋裏沒人知道一般，不過我可以給他一千磅錢用。」忽又改過來說道：「可惜我沒有，有則一定給他。」

尼可拉很懷疑的道：「假使我有好運氣，得着了這個好缺，確是很好。不過恐怕我沒有資格，做不下去，將來怎樣呢？我母我妹又怎樣處置呢？」

來富答道：「這點你不必擔心，自有我來供給，我會想法使他們經濟獨立；一禮拜後，我一定能够設法妥當。」

尼可拉一想諸事停當，很快樂的扭着他叔叔的手說道：「那末你教我做什麼，我都聽從你。我們姑且和斯規先生去說說看，未知我們運氣如何。恐怕他不肯。」

來福答道：「他決不會拒絕你的。你由我介紹，他一定很歡喜接受你。你做事要盡心出力，將來還有股東的希望。還有一層：你看，假使他死了，你豈不要大交運氣麼？」

尼可拉答道：「是，是，我都看到的。」此時他快樂到怎麼似的。成千的將來思想，一齊都湧上心來。愛之

他從未經歷世事，乘着一時高興，隨意亂想。他續道：「假使此學院內有個富家子弟，畢業之後，請求他父親命他做他指導員，去大陸旅行；那末我回來之後，叔叔你一定要薦個美差吾做做。」

來富譏笑道：「真的呀！」

尼可拉道：「那個能知道，或者有這會事呢。並且當我們定貫之後，他一定要到我們家裏來假使他看上了我妹妹開脫，他要娶開脫，你想怎樣？或者有這會事，也說不定。」

可笑不經世的年青人，往往生無謂的夢想，尼可拉做了著名光棍斯規的助手，還是洋洋得意，希圖光明的將來。等他進取之後，才知種種都是黃粱一夢了。他叔父也是個流氓。雖則做做學院的助手，總究大失所望。

威克福斯規先生是個污穢難看的倭人。止有一隻兇眼，他全身的形狀，強壯的孩子見了，沒有一個不恨他的。但是這些父母，真是愚魯，將好好的孩子，放在這樣惡人手裏。院主的夫人，又是一個不相上下的可怕兇人，她待學生更是兇惡，使學生愁苦更增幾倍。晚上院主將破爛的衣服，去換學生的好的，將偷來的衣服，給自己的兒子穿。

屠斯鮑學院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課室宿舍，都污穢紛亂到不堪；似乎從沒掃除過一般。學生們呢，也是一個樣子的污穢紛亂。尼可拉見了這種情形，倒也驚呆了；見那學生都是餓的半死，受毒刑的小犯。但學生數目很多，真夢想也想不到的。每天早晨學生都要吃硫黃和糖水混合的瀉藥。

「斯規夫人立在桌子的後面，桌上安一隻大盆，滿盛着糖水和硫黃的藥品，他拿着一隻大木匙，輪流着依次

給每一學生一起。因為這些很大，又要一口氣吃完學生的嘴都增闊了許多。這樣大的一匙，學生自然燙的痛得不得了。在室的角裏，有好幾個學生都是昨夜新來的，三個穿着皮褲，二個穿着老舊袴，都比內袴還緊。離開他們不遠，坐着斯規先生的兒子，相貌很像他的父親，坐在椅上。一個小學生名叫斯麥脫 *Smith* 跪在面前，和他穿雙新鞋。還有一只腳，在斯麥脫身上亂蹴。而此雙新鞋，和新學生的鞋子式樣全同，很可懷疑。此外又有一行學生，立着等吃，一隊學生，都已吃過，亂動着嘴，表示種種燙痛的形狀。室內這許多學生，都穿粗糙污穢的衣服，補得紅一塊綠一塊，真是可笑。面容都帶着病色笨樣，又是可憐。」

我們可以意想到這時尼可拉所受的感受。他從來沒有經歷過世事，終日在家裏讀書，這次見了這種污穢的課室，無人道的待遇，斯麥脫所受之毒打，自然驚呆了。斯麥脫比較起來，還算聰明；幾次受斯規苛待，他總依着尼可拉做他的保護人。後來尼可拉實在不能再住下去，決意離開此地，另謀他事，斯麥脫跟着逃走。

尼可拉離校的理由，還有一條：因為斯規的女兒番納斯規 *Fanny Squeers* 愛上了尼可拉；但尼可拉不歡喜她，幾次拒絕，而番納常來糾纏不清；尼可拉只得自己告退以避。他現在沒事怎樣呢？叔父那邊是不能去的了，因為他已違背了叔父的命令。他出倫敦的時候，接到一封自來富倪哥爾辦事處的書記紐門腦格 *Newman Noggs* 寄的信來；信中說假使尼可拉要他幫助，可以照所開地址去找他。

可憐的紐門，本來是個大馬成羣的富人；止因為做錯了一件事，他所有的錢，盡數失掉，只得去做那卑下的事情，服務畜畜者來富於倫敦。尼可拉經他介紹，做了開威格 *Kewleys* 家的門館先生，教導四個小姑娘，都拖着

二根小辮，辮梢上結着顯明的緞帶。

這個位置總算很好，而薪水止有五先令一星期。那些因為他不經世事，所做出許多可笑事體；我們不能一一細講，只得略過了。後他又在來文新克勒姆 Vincent Crummes 先生的戲館裏的藝員。這文新先生是個心偏的人，但是倒還和善。可憐的麥斯脫就是尼可拉的族弟，即來富的兒子；也在這戲館內演習，但尼可拉知道他對於演戲，是沒有希望的。

正在這個時候，來富幾次設法使開脫小姐和范力莎勳士 Lord Verisoph 成知己朋友；以行他的毒計。但是沒有效力。斯規之書院仍舊照常進行。後來尼可拉和千歷般兄弟 Chaeryble 二人認識。他們是富商君子都是窮苦出身。

公德善事，是他們最歡喜做的事情。尼可拉做了他們的書記，不久又做了他們所開的店的股東。他的命運，就此穩定，以後生活，都屬快樂方面。壞人都受責罰。

又有一個吝嗇的人如來富然，但沒有他的壞。他有一個可愛的女兒，父親硬要她嫁給一個她憎惡的人，幸喜此人在婚期前害病死了，女兒纔嫁給她心愛的尼可拉。來富後虧本自縊而死。誘引開脫與愚笨的范勳士交好，完全失敗。開脫做了富郎千歷般 Frank Chaeryble 的夫人。富郎即千歷般兄弟的姪兒。紐門因阻止來富對千歷般兄弟的騙計，晚年由千歷般兄弟供養，以報其德，亦非常快樂安逸。

此書中尚有許多人物可講，若能依着情節講下去，一定很可聽的。但為篇幅所限，只得割愛了。惟斯規書

院之結果，在下當交代明白。斯規後來因偷了重要公文判決充軍。這消息傳到校裏，學生乘此大起叛亂，以報積恨。

「有一天早晨吃藥湯的時候，斯規夫人端着盆執着匙進來；斯規小姐和小斯規隨在後面。這小斯規自他父親被捕後，在校代替父親細瑣的校務；如用尖釘頭的鞋跌學生，拖小學生的頭髮，捏小學生的鼻子，和各種同類舉動，以取悅於母親。他們剛跨進門，叛亂就暴發起來。學生們預先定下的呢，或臨時起義的呢，那可不知道了。

「一個學生奔到門邊，將門鎖好；爬上桌子，做起戲來。一個強健的學生，因為是個新學生，手執着棍對着斯規夫人表着很嚴厲的臉色；將夫人的帽子，用棍打脫，戴在自己頭上。一手執着大匙，教夫人跪在地上，吃一匙藥嘗嘗。夫人此時驚嚇回復轉來，正想略示抵抗，被一班喧擾學生硬壓她跪下，定要叫她吃一匙臭氣難當的藥才休。又有一個學生，將小斯規的頭硬浸入盆內，讓他飽餐一頓。第一隊學生成功之後，那學生們餓得可怕，臉上，表着滿意快樂；喧嘩之聲更甚。領袖主張教夫人再吃一匙，小斯規再浸一下。他們正要想和斯規小姐擾事，只聽門砰的一聲，被人跌開，進來一個人，當時叫聲啼哭聲嘆氣聲罵喝聲與拍掌聲皆立即停止，肅靜無喧。」

進來的是誰呢？約翰般落蒂 John Drowdie 是也。他是約克的舊米商。當斯麥脫逃出書院的時候，他盡得其實況於斯麥脫。般落蒂先生叫他們不要再事擾亂，各自回家去罷，於是斯規書院，永久閉歇。

(2) 馬丁拈士威記 The Story of Martin Chuzzlewit

藍龍 Blue Dragon 旅館位於薩立斯 Salisbury 附近的威爾西 Wiltshire 村內，為一寡婦倫賓夫人 Mrs. Lupin 所開。這位夫人，生得很肥，面上有二個酒窩。一天到晚，總是嬉嬉哈哈。滿身裝着玫瑰花，裙上也有，胸前也有，帽上也有，脣上也有。一雙黑眼，一頭黑髮，確是很動人的愉快婦人。在這故事開場前一晚，旅館裏來了二個人：一個龍鍾老人，一個二八妙齡的女郎，生得非常美麗。倫賓夫人不免奇怪起來，看他們既不是父女，更不像是夫婦，他們倆究竟什麼關係呢？原來這老人名叫馬丁枯士威 Martin Cuzlewit，生性怪僻；這女郎名馬利辯婁海 Mary Graham，本是一個孤女，馬丁老人收她為養女，每年給她一定的費用；但老人死後，她不能得一些財產。老人馬丁手裏很有錢，但性子很不好。因為他有錢，許多窮苦的親戚，都來認親騷擾；他非常嫉恨，決心在死前耍有一次使他們開心報他們的貪。這時他正和他養女出來旅行，因為身體不好，才到藍龍旅館，打算住幾天再走。此地附近有個親戚，是老人所最恨的。

這人名叫攀克尼 Seth Peckanit，自命是個建築師。村中人都當他是個最好的好人。他的頭髮是鐵灰色，根根都豎得直直的；他的眼簾似乎很重，眼珠常向下看他的態度非常溫和。他的妻子已死，但膝下有二女，頗不寂寞。長女名慈悲 Charity，次女名愛憐 Mercy，攀克尼常叫長女曰愉快 Cheery，次女曰歡喜 Merry。長女嚴正呆滯，次女活潑如貓。攀克尼自命為建築家與測量家，然從沒有人看見他建築過一所房屋，測量過一塊地方；止有在他自己窗內望望。那末他靠什麼餬口的呢？他在家裏拿建築術教幾個學生。這班學生就住在他家裏。當他們離開這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罵他恨他。他聽了這類壞話，他總舉着頭望着天花板，以為是無上

奇辱，惟有一個人始終崇拜他，名叫湯姆并去 Tom Pinch，他性子和善膽小。

此時攀克尼欲招一新生，不道所招者發覺出來，却是馬丁枯士威老人的孫子，亦名馬丁枯士威，他覺得好奇。於是他叫湯姆去請新生馬丁自莎利斯來家。湯姆自願非常榮耀，到城內一行，好像受了重大使命又如去歷險一般。他心情簡單，還不知攀克尼正在利用他哪。小馬丁到他家之後極受攀克尼與其女兒的歡迎。而攀克尼等極注意湯姆湯姆倒弄得莫名其妙，但向來以為世上人決不待他不好的，此事總也沒有什麼大妨害的地方，所以亦不注意。

小馬丁的一切還沒有措置定當攀克尼因有要事到倫敦，便留兩個少年在家，自己帶了二個女兒去了。他們到倫敦停留了一二天，攀克尼就給人邀去說是有事，非常詭秘。

現在我們要知道老馬丁在藍龍旅館的時候，嘗和攀克尼談話過一次，老馬丁講了一些話給他聽自己如何不快樂。現在攀克尼到倫敦，正是去見老馬丁的。

當攀克尼望老馬丁的時候，他二個女兒也同去。他們聽了老馬丁的新佈置，心裏非常快樂。怎樣呢？原來老馬丁留攀克尼等在家。馬利爾妻斐海當然也同住不過他的孫兒馬丁一定要教他離開此屋，因為他和馬利爾妻斐海發生了愛情，老馬丁非常恨怒。

他們一家回家以前，到各家親眷處去望望。會那枯士威 Jonas Chuzlewit 為堂兄中之一，兇悍貪吝無比，是世上最可恨之人。常罵其父親老不死，以不能得其家產為恨。當他們看望他時，他和愉快發生了愛情。

後來攀克尼到家祇與湯姆談話，對新生馬丁不瞅不睬，馬丁大怒，一拳將攀克尼擊倒，出門而去。從此與這建築學校永別了。

此時小馬丁，止有放洋出去，到外國去碰運氣的一法了。他和馬利話別，決計到美國的紐約。馬利給他一隻金剛指戒，是她歷年私積下來的錢買的。然而馬丁不知其詳，以為是老馬丁給她。同伴有藍龍旅館的馬夫馬克太不婁 Mark Tapley 他因為覺得倫賓夫人待他太好，在旅館做事，自慚戶位，耗費旅館中金錢，實在自己不安，不若去過悲苦的生活，為長所當受，反覺安心。他看小馬丁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假使做他僕人，一定可以得些悲苦，因之就隨了他。

到了紐約，他們進一辦公室，去找一個建築家適當位置。出其所有，在某島上購了一大塊地，名之曰安屯 Pen。他們乘了一隻汽船，開到島上。不幸他們進去之後，沒有機會出來了，島上人民都餓得形如骷髏，所住房屋，都是小茅屋。他們所住的，是一所悲慘的小木屋。不久馬丁被熱症病倒，馬克細細服治，此時馬克心中可安逸了。不久馬克又被熱症病倒，馬丁服治他。

但是這種痛苦，使馬丁得了極大利益。當他們回復轉來，馬丁想着已往之事，恨悔一番；決心將來要改換變個好人。然而馬克大失所望，因為他和這樣好主人作伴，心中又要起不安了。

但是現在我們可要轉講到威爾西村的情形了。這時湯姆得和馬利辯賽海常在一起，非常快樂。有時湯姆在教堂裏彈琴，馬利輕輕的走進來，又輕輕的走出去，不使他知道。有時湯姆起來找她，她却逃走出去。有一

天，攀克尼輕輕的走入教堂，並沒有被人看見，倒在座位上睡熟了。醒來，聽見湯姆和馬利正在講他，他側耳聽馬利講說攀克尼如何卑鄙，如何假貌爲善，如何計劃傷人。他曾經有一次向馬利提婚，以償他自私自利之志願。這時湯姆已真心深愛馬利。他聽了這些話，立時覺悟攀克尼已欺他有年。攀克尼恐怕湯姆將其罪狀說出，立刻將湯姆辭職，以湯姆做一可痛罪惡爲辭；實則指他自己罷了。

湯姆走到倫敦遇見攀克尼生徒約翰威斯鹿克 John Weelock。不久他得了奇異的職業。他並不知道用他的究是那個。惟薪水甚豐，足使他自立門戶，與他姊姊美麗的魯斯同住。魯斯曾在富家做侍女極受苛待。這時攀克尼家的歡喜，却遭了一樁不幸的事情，原來歡喜雖則說是欺詐人的女兒，性格却很好，惟愚魯罷了。她却嫁了所不喜歡的會那；那是先愛她的姊姊愉快的。

這時會那的父老已死。會那與城內大公司大商店內手面闊綽的人交好。他們都說他聰明；他更其在人面前耀武揚威。但是會那並不聰明不久他的貯蓄錢，都被這班諂媚的人騙去。他待他的妻子非常之兇，簡直用棍毒打。他此時被騙得身無一文；沒法想，他隨着那主使欺騙他的人，到森林裏，拔刀將他刺死，讓屍橫臥亂草中；自己逃走。然而不久謀殺事發覺，兇手亦查出；於是警察將他縛在他房間裏，專等車子到，載入牢監。他暗許那看守人一百磅銀，讓他到別的一間房間裏去五分鐘。車子一到，他從容不迫的走進車門。還沒到監門，他直僵僵的已死在車內；手裏拿着毒藥。於是歡喜做了兇手的寡婦。審判明白，才知會那嘗欲弑其父，被父親查出，預先躲避，然心悲其子，如此傷天害理，不久即病死。會那至終還以爲他毒死的。

但生命不是常常悲苦的，已快樂者得到悲苦。已歷苦的轉而爲樂。小馬丁與馬夫馬克復由美國回來。馬克決計和倫賓夫人結婚，同享快樂。於是旅館店號，改爲快樂太不婁。

老馬丁召集孫兒馬丁、馬克、湯姆、魯斯、湯姆、喬友、威斯鹿克和攀克尼於一堂。他對他們說明何以他要住在這裏。他一向照管一切所有的事，但有時爲力所窮，不能管制一切，所以他想出一個方法，和可怕的攀克尼假意交好，得進他的門。說完，他立起身來，向攀克尼一擊；攀克尼立時翻倒。大眾都驚奇，何以老人發怒起來。從這日起，攀克尼被逐出。和他女兒愉快乞食爲生。

老馬丁立懇其孫兒以前種種過處，並允准她與馬利結婚。又宣布湯姆的好位置，是他給的。又安慰可憐的愉快說，將來或有快樂的一天。

(五) 古董店與陸祺謀財記

我們還有二篇小說，要照短篇小說的法子，講了出來。古董店 Old Curiosity Shop 的故事，沒有般那提陸祺 Barnaby Rudge 謀財記有趣。但第一篇內的奇異人物，却很有興味。至第二篇不獨人物有興味，即其故事，已足使小孩子棄了弄具嬉戲，老人家離了憂愁悶坐，來聽這個。聽了心中又深深的印下留跡，不能忘掉。在這限制的篇幅內，自然不能將小說中所有人物一一寫出。然重要的幾個，却都在裏面了。

(1) 古董店 Old Curiosity Shop

這片古董店裏有的都是奇奇怪怪的古東西：如生鏽的兵器，古時的盔甲，磁器人物，帷幕和圖畫等。但是最古最舊的還是這店的老板。這老人身材很矮小，頭上長着一頭灰髮，一對大而又亮的藍眼。他膝下止有一個孫女，名叫納兒曲倫脫 Neil Trent 和祖父同住一起。這孩子生着一頭美髮，一雙藍眼；性子溫和可人。雖則他們倆年紀相差甚遠，但倒你愛我我愛你的很相得，常常在一處。這老人生平止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掙得一份家產，傳給他的孫女，使她將來成功一個上等婦人。店內有個差使孩子，長髮垢面，生得又難看。原名克利斯忒弗納布爾士 Christopher Nubbles 人家簡稱之曰扣脫 Kit。每天晚上，這老人總要出去一次，不知做些甚事，直到明天天明才回來。他從來不曉得忠誠的扣脫竟夜坐着店，暗底下保護着納兒。

納兒和她的祖父雖謂孤獨，然尚有一最親近的親族：此人就是納兒的胞兄，名福來特 Frederick。他是個自私自利鄙吝的少年；常常想得他祖父的錢；又常常罵他祖父守財奴。假使他知道了他祖父貧窮的緣由，不曉得他將怎樣？你道老人每晚出去，究竟有什麼秘密事呢？原來他有了一文半錢，就到賭場上去想贏些回來，給納兒。唉！後來他所有的錢，都輸光了；只得向規濼先生 Mr. Gulp 借賭本。這位規濼先生是個奇形怪狀的矮子，專以使人悲苦爲樂事。

規濼知道了老人所借錢的去路，每天晚上做些什麼事，有一天老人又來向他借錢，他就將此事問老人，不獨不肯借他，并且將他古董店裏的東西，盡歸己有，作爲借款賠償。他又對老人謊稱扣脫已將賭事告知他，老人大怒，扣脫教女兒將他驅逐。現在祖父孫女既沒有錢，又沒有度日的費了。扣脫倒很好，教納兒到他家裏和他已

寡的母親同住；仗着他母親日夜工作，足餬一家餬口。但納兒膽小不敢。扣脫嘗說規攪是個極難看的矮子，即使有人出了錢要找再比他醜的，恐怕也不能。這些話，確是實話，並非過甚其詞。然一入規攪耳內，規攪因之極恨扣脫。

納兒和她祖父沒有別的事業好做；一天晚上，只得棄了古董店向鄉下逃走。扣脫拿了納兒的梅花雀，得做肥胖老人茄蘭 Garland的侍童。這老人面呈紅色，非常和善。納兒和她祖父逃走之後，歇足教堂傍的墳地邊。只聽得附近有響聲，走下去一看，只見兩個人正在修理烹取 Punch（傀儡戲中之丑角）與會提 Toby（烹取之妻）的傀儡戲。於是和他們結識了，住在一個旅館裏。翌日，和他們一起出發旅行。但是不久納兒恐怕起來；此時納兒年紀雖小，已負主婦的責任；心忖看他們的神氣，他們必以為那老人和一年幼女郎出來旅行，一定是從富朋友處逃走出來的。若使捉他們回去，富朋友一定給他們酬費。於是當他們出去演戲時，祖女重複商量逃走。

納兒鼓勵着祖父前進，因憶之後，幸得在塾師處休息。別了塾師，又與一演臘人戲的謝婁 Jarley 夫人相遇。夫人住在帳幕裏，見了可愛的小孩子納兒就教管理演戲，在鄉間賣錢，而自己照顧老人。

但老人欲其孫女做一個上等婦人，已成癡念了。他又將他孫女所有的錢，都拿到賭場賭光。後來納兒錢也沒有了，看她祖父癡頭癡腦，將要去偷謝婁夫人的錢，納兒愛祖心切，不能再忍耐，讓祖父受名譽損失，教他快快離開謝婁夫人以免事後追悔。

規潑有個朋友，兇惡一如規潑；是個律師，名叫般拉斯 Sampson Brass。二人狼狽爲奸，不知害了多少好人。規潑爲自己的便利介紹了一個列却斯威勒 Richard Swiveller，爲般拉斯辦事處的書記。這斯威勒人家都叫他笛克 Dick，是福來特曲郎脫的朋友。他是個熱心放縱的少年，醉後常常將秘密講出。生平欠債甚多，倫敦有一條街，他簡直不敢走過去，因爲這條街上，都是債主。他又說不久就要遠蕩，別圖新業。後來一條一條倫敦的街道，都變了不可通行的路。

般拉斯家裏有個寄宿的人，止有單身，並無親戚朋友，性子又怪僻，除非烹取與會提的傀儡戲到來，一天到晚，終是睡覺。但戲班一到，他就起身下牀，招呼他們到自己房裏和他們談話。給他們酒喝，然後遣他們出去。另外一個粗做女侍，是個愚笨害羞而無名的姑娘，山來般拉斯小姐 Miss Sally Brass 常常欺侮她，不給她飯吃，笛克却見她零丁孤苦，而自己又單獨無依，同病相憐，便做了朋友，倒很相得。笛克無事時，教她如何關紙牌，時時借債買些給她吃，稱這位姑娘曰侯爵夫人。

凡最貧苦的，總是最情願與別人絕甘分少的，納兒所遇的，就是這樣。他祖女二個人，沿途得了許多窮人憐惜，總略略幫助他們些。有一天他們走的脚痛得不了，又是悲傷着境况，就橫在河邊睡覺。幸被二人救出，沒遭滅頂，並幫助他們上路。又被一個鄉愚引到他家裏火傍，教他們在此過夜。又遇到一個好人，這人就是曾經會過的塾師，現在他得了一個好位置，路經此地去赴任。一見舊友重逢，自然又驚又喜，即忙招呼他們，一起上路。於是他們一邊走一邊講話，直到塾師的新家庭才止。那裏納兒略略得些安寧，連日懨懨，正用得着。這裏的教

室，有個管門老婦人，專司禮拜時前後啟閉門戶，或有時客至，則亦當開堂門。現在這婦人已過世，塾師心想這種事情便很合弱女納兒去做；就介紹給她管理，於是他們祖女二人，就決定住在這地。後來倒很快樂滿意，人人都愛他們。在這美麗的村內，他們過了許多快樂日子。

正在這個時候，規正在想法如何破壞扣脫。他和般拉斯兩人同謀進行。莎婁般拉斯兄弟二人，對笛克說，他失掉幾個半克郎（英國銀幣）和一管銀鉛筆。但不知是那個偷的。有一天扣脫走進辦事室，他們特意拿一張五磅鈔票，放在他身邊以為陷阱，事畢他剛要出來，走得沒有幾步，辦事人叫他回去，要查查身上。扣脫心想既沒有做虧心事，查查也不妨，當即慨然允許。他們先向袋裏一查沒有，扣脫心想事情可完了，不意帽子邊裏搜出一張五磅的鈔票。他不知那裏來的，驚得呆了。結果當然他被審判監入牢裏，此時證據昭明，那裏還疑他無罪。不多時般拉斯發給笛克薪水，辭歇了他的生意。

在般拉斯辦事室附近，笛克有一間臥室。在辭歇後二十四小時內，這位愚笨青年（指笛克）酒癮發作，大醉一次；因之睡在牀上發熱，不能起身。

約三星期後，他纔漸漸醒來。看出「侯爵夫人」在牀邊弄紙牌，他還以為是在夢中；侯爵夫人對他說，她如何從般拉斯家裏逃走出來，她如何服治笛克。笛克問她扣脫近况。她就將捉入監裏的事告訴他。又說有些事止有侯爵夫人知道，別人一概不知，因為有一次，侯爵夫人從辦事室鑰匙洞中，聽般拉斯弟兄二人正在商議，從規之請，將五磅錢票，放入扣脫帽內，卒送他入監牢。笛克聽了心中忿忿不平，欲立即出去宣告扣脫無罪，但身弱無

力，不能起身下牀。

此時笛克身邊錢也沒有了，幸得侯爵夫人拿了幾件自己衣服，到外邊去質當，得來的錢，支持笛克病中開銷。笛克雖窮，却不減他的熱心，隨叫侯爵夫人至扣脫故主肥茄蘭處一行。茄蘭立即來到，感謝笛克不迭。扣脫自然被釋。山潑孫般拉斯反被捕入獄，但般拉斯姊姊還在設法使他逃走。茄蘭一邊的律師，因為要定般拉斯罪狀，問起笛克，才發覺笛克的姑母已死，遺下每年七百五十金元的進款給笛克。笛克於是立變富翁。欲報侯爵夫人之德，送彼入學讀書；不久侯爵夫人即變為美麗聰明的青年婦人，與笛克結婚。

莎婁般拉斯教規潑快些逃走，否則要被捕了。一天黑夜果然有許多官差來捉他，他沿着河邊碼頭奔逃；不意被物絆倒，墮入河中。在冷水中舞了一會，即沈下去不再上來。幾天之後，他的屍身才有人看見漂在河面，被拖起之後，葬在冷靜的十字路口自殺冢內。雖則他死於偶然，然人家總以為他自殺而死。

般拉斯家的寄宿奇客，現得着神奇的祕密，告退了傀儡戲顧問之職。立刻出發去找尋納兒和她祖父。他對茄蘭說，他是納兒祖父的兄弟。當他們年青的時候，他是很瘦弱；祖父是長子，很強健。他們弟兄二人，都和一個姑娘發生愛情，但是弟弟想着他哥哥待他非常仁愛，就離開家庭，到國外游歷，以免發生衝突。於是他們倆結婚。生下一女，母親就去世。後來這女嫁一漂亮少年。但少年待他很兇，生下一男一女。夫妻二人都中年夭折。留其子女給祖父管理。女即納兒男即福來特。納兒溫柔如其母，福來特暴厲如其父。

於是扣脫茄蘭和告訴此事的人很勿立 Humphrey (即納兒祖父的弟弟)三人出發尋找納兒和她的祖

父。這時他們祖女二人在村中很平安的過活。三人到納兒家時，扣脫先進去。只見祖父獨自坐在火傍，垂頭向着火看。他對他說納兒正睡在裏間牀上。隔了許久，老人才領他們進裏間；納兒一睡真長，竟是不起了。可愛和善而堅忍的納兒已逝世了。她竟因歷來困苦，慘然手足冰冷，辭世而去了。衆人萬分悲傷以禮埋葬，不久，老人亦隨入墳墓。古董店的故事就此終了。

(2) 般那提陸祺謀財記 The Story of Barnaby Rudge

愛賓 Epping 樹林邊梅卜兒旅館 Maypole Inn 內火爐傍，圍坐着一羣人，飲酒吸煙的作着樂。這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三月的一個雨天。一羣人中，止有一個是客人，一望而知是個久經風雨寒暑的人，生了一臉淡灰色的粗鬍子，面上有一很難看的傷疤。他們聚着不多一刻，這位客人問起離梅卜兒旅館約一英里之遙，有一所房屋，可有何事？教區書記，亦即管堂鐘的人，老莎落門台守 Solomon Daisy 於是講出一隻關於此屋的故事。他說：

在二十二年前這所屋是魯本哈談爾 Reuben Haredale 先生所有。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膝下有一女兒，還沒長到週歲的時候，她母親就死了。父女二人，覺得太寂寞，就遷到倫敦去住了好幾個月。回來的時候，帶來二個女僕，一個管家名陸祺 Rudge 和一園丁。有一天晚上，附近雪威爾地方 Chivell 的管鐘者，正要去打一捆老人去世的報喪鐘，只聽得遠遠又有鐘聲，不覺驚奇起來。明天早上，才知魯本哈談爾睡在牀上被殺；手裏

執着繩端，繩連屋頂一鐘。昨晚的鐘聲，就是這裏發出來的。他住的屋名叫屋倫 Warren。園丁後一天不見了。管家的屍身，漂在池水面上。面目已含糊不明，止有他的衣服戒指和表，還可以藉之認出他是那個。富人家失了一大注錢。村內人民心想一定是園丁犯的。屋倫屋於是由魯本哈談爾的胞弟奇奧弗裏哈談爾 Frederick Haredale 承管。對於他的姪女愛妹 Emma——現已長成很美麗的了，——非常妒忌。

當時這位難看的奇異的客人，聽了這個故事，他就立刻騎了馬，上倫敦；臨走時他恨恨的擊了旅館小主人會威勒脫 Joe Willet 一馬鞭，揚長而去。路上和鎖匠丐般立番屯 Gabriel Yardon 的車子衝在一起，於是爭論起來。爭後丐般立仍往梅卜旅館走去。那裏他和他的幾個生徒，敲了一鼓，便再上倫敦。天光微亮，他遠遠見城牆高聳。正在策馬前進，被路傍一聲哭嚇呆了。下馬來一看，原來地上臥着哈談爾小姐的情人愛特完却斯 Edward Chester；傍邊立着一個狂童般那提陸祺 Barnaby Rudge 他便是管家陸祺的兒子。丐般立於是和般那提載却斯脫至陸祺夫人家裏。經竭力調養看護，不久恢復原狀。翌日，丐般立正和這位寡婦講起却斯脫先生；只聽見門上有人敲門；陸祺夫人走到門邊，丐般立只聽他驚喊起來；跑過去一看，正是昨夜遇見的那個客人。丐般立被陸祺夫人攀住，否則定可以捉住他。陸祺夫人對丐般立說許多人的性命，連自己都在他手裏。并且他們與這客人，都有秘密；夫人連提也不敢提。事後陸祺夫人到哈談爾先生那邊去，對哈談爾說，他不願再受養老金，要自己出去游行了。

愛特完却斯脫的父親約翰却斯脫勳士，是奇奧弗裏哈談爾的深贊。他甚至說奇奧弗裏就是他哥哥的兒

手。有一天晚上約翰却斯脫和哈談爾在梅卜旅館內開一次奇異談話。他們決定將哈談爾小姐和愛特完却斯脫一對情人分散；約翰去緊管他的兒子，哈談爾去和他侄女理論。約翰又對愛妹說，他的兒子並不真心愛她。愛妹不信。約翰又對他兒子愛特完說，愛妹家裏已欠人家許多債，所以他不願他兒子娶窮苦的女兒，願兒子娶個財主女兒。愛特完聽了非常憤恨。約翰說他不肯聽從，教他出門去。愛特完遂至西印度。舍威勒脫亦見拙於其父，與他情人那鎮近巧弗婁妻女兒獨婁番屯 Dolly Varden 話別後，即註冊往外國而去。獨婁做了哈談爾小姐的同伴，他們倆的情人，都在國外。

五年之後梅卜旅館的主人，聽管鐘的說，他看見在魯本哈談爾週年的一日，魯本鬼出現。誠直的約翰威勒脫（即旅館主人）心想最好將此事告知奇奧弗婁哈談爾。於是約翰威勒脫和馬夫海夫 Hugh 同至屋倫。這海夫雖是粗人，但生得倒很壯麗；一身遊民打扮，氣力很大。當他們回來的時候，路遇三個人，都騎着馬；問他們進城是不是走這條路。他們答言離正路已有十五里；此非進城之路。騎馬的人又問附近可有旅館。約翰威勒脫就引他們到自己的旅館裏來。原來這三人是喬奇高屯公爵 George Gordon 及其書記，僕人。公爵是新教徒健將；在一千七百八十年改良英國舊教制的提議，公爵曾決定竭力以爭。

他到處演說，人民大半都被他說服。於是「廢教主」的聲浪，到處可以聽見。公爵止待時機一熟，即可叛亂。加入他團體的人，未必都是會宗教犧牲的；有的因為喜歡戰爭；有的因為別的緣故。他的書記，本來是屬羅馬舊教，只因做了新教的書記，不得不改換宗教，以適應他目的。而無能的公爵，是他拿上物。劊子手尼突但尼斯

Not Denis 常隨在身邊。海夫亦自告奮勇，加入他們團體。他們用藍帽章去騙愚笨的般那提，因他素愛華麗裝飾，果然他願意跟隨他們。手裏拿着一隻籠，籠內藏着一隻心愛的烏鴉，名叫曲列 Grip。這烏能講許多短語，現在加入新教隊，又多了許多短語：如「廢教主」「布立 Polly（人名）放上茶壺，我們要吃茶。」「惡曲列」「鞠躬鞠躬鞠躬」等。

喬奇高屯公爵呈一意見書至國會，言舊教教的律令，都要取消。新教叛黨在惠斯敏寺 Westminster 聚集，一時氣概甚壯。然不多一時，討叛令下來，一隊馬軍趕到，捉了許多叛黨入新門 Newgate 監獄。

隔了不多時，海夫引着他的黨人，到梅卜兒旅館來。將館內所有東西，盡行打壞。將所有酒大飲大喝；臨走將約翰威勒脫縛在椅上，向屋倫進發。海夫受約翰却斯脫勸士之託，將美麗的屋倫房屋，盡行放火。不久都變了白煙焦炭，一無所存。約翰威勒脫縛在椅上，一時也脫身不來；望着外邊，只見一人進來，問他叛黨現到那裏去了。這人就是五年前此旅館不知姓名的客人。

此人離開旅館之後，聽見屋倫鐘聲，就驚呆了。他受了極大感觸，不知不覺很快的跑到屋倫。在屋傍奔來跑去，跳上逃下，像一隻猛鳥隨地亂舞一般。哈談爾走出屋來，奔過去用二手叉住他頭頸，喊叫說他是陸祺，他是兇手。原來這人正是不忠信管家陸祺，當他刺死主人和園丁後，將自己衣服，給園丁穿，自己逃走。他的祕密，惟有那寡婦知道，又常向寡婦索詐金錢，不論寡婦往那裏去，他總悄悄跟隨。

在新門監裏陸祺對他的同伴說，不知是何道理，他不能離開屋倫，如同磁石吸引鐵一般。在這監內，般那提

因做公爵從者，也在。於是父子重會，於牢中，不久叛黨將新門監燒毀，救出同黨。

陸祺父子荒落而逃，不意陸祺父路中害病；般那提於是出來找尋海夫，却好海夫領着叛黨，騎着馬從哈爾卜 Bolborn 而來。般那提領着海夫至陸祺藏身處。翌日他們都被官虜去。曾因劊子手但尼斯指點官軍到此捉住的。

這個時候，愛妹哈談爾和獨妻番屯俱被燒屋的叛軍捉去，帶到倫敦。他們的朋友東西找尋，總不見影蹤。後來被哈談爾和丐般立番屯覓到，自然快樂不迭。此時丐般立因國內多亂，做了倫敦的義務律師，為國家效力。

不久愛特完却斯脫和曾威勒脫都從外國回來，他們自然更其快樂，惟曾威勒脫因保守沙凡那河 The Savannah 傷失一臂。

兇手陸祺海夫和般那提都判死罪。海夫可憐無智無識的般那提也受酷刑，所以他最後願望，就是要救出般那提。臨刑前一晚，誠直的丐般立和別的朋友會了他，去見國王；果然般那提剛上斷頭臺的時候，教旨令交出，得免於難。

喬奇高屯公爵，亦捉入紐丐監裏。死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哈談爾與舊繯約翰却斯脫決鬪，將約翰刺死，自己逃到外國，死在寺院裏。愛妹嫁給愛特完，却斯脫同往印度享受他已得來的大產業。曾威勒脫與獨妻結婚，承受梅下旅館。此時曾威勒脫年事漸長，心地日漸明白，與陸祺夫人般那提和忠心的曲列烏鴉，同享快樂大年。

(六)塊肉餘生述

塊肉餘生述是迭更司有名小說中的最後一篇。照原書的序上面講，也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篇。內中所講的，有許多地方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們讀本叢書第六類世界名人傳中迭更司傳後，知道了他的生平。現在再讀這篇的這一部份，也是他的自傳，更可以互相對照。這部塊肉餘生述的筆法，是自述體用第一人稱位，但是現在我們用第三人稱位代他。內中有許多節目要講，總因地位關係，不得不簡略。原書很長，現在祇取其要點述之。

此書之主人翁生於其父逝世後，在色佛克 Suffolk 縣白倫得司 Blundestone 村之鴉巢 Rookery。父族母族的親戚，都很少存在。考伯菲夫人 Mrs. Copperfield，此時丈夫已死，一生的責任止要護養其子大衛考伯菲 David Copperfield 成人。這位夫人並不是個活潑有膽力的婦人，雖經這樣大事，仍能立直身體，與不幸交戰，而是個溫柔微弱依賴人家的寡婦。

她在這種困苦煩雜的景况中，愛她的止有一個熱心的女侍克來拉壁各德 Clara Peggoty，臉紅得如玫瑰花一般，很愛夫人及大衛。大衛之姑母——卽亡父之妹脫洛烏德 Miss Betsey Trotwood 小姐——家很殷富，又是近親，料想能相互招呼，或能幫助這對寡母孤子。但這位姑母，是個奇怪的女人。當考伯菲臨盆的一天晚上，姑母來望他了。等到生下來，姑母大失所望，原來姑母所希望的是個女孩子，想將她自己的名以名其孩子，現

在考伯菲夫人所產生的是個男孩；她就不辭而走，一去而不復與考伯菲夫人相見。照這第一段看來，姑母似乎是個奇怪而心腸很硬的婦人。請看後文究竟確與不確。

大衛孩時的生活很快樂。其母及璧各德皆愛之如掌上珠。但寵之過度，孩子不免帶些驕慢頑皮的氣味。不意不多一時，他的快樂生活完全改變。一個倨傲淫凶的人，名叫麥得斯東 Edward Murdstone 與其寡婦交好，後來麥得斯東與大衛母結婚，他做了鴉巢財產的主人。他是一個酒商，是個冷心腸的後父。這時大衛已成很活潑很服從的四五歲小孩子。見了麥得斯東一臉的黑鬍子，也總憤恨不歡喜。及至麥得斯東做了他的後父，竟將孩子的快樂生活，完全毀壞。

不久麥得斯東的姊姊也遷來同住，專制非凡，將全家的權，都攬在她手裏。因之大衛母悶悶不樂，也傷心愁苦了。璧各德忠於其主，不忍遠離，也陷入黑暗景況，不復再見天日。大衛此時受麥得斯東的惡待，亦可謂登峯造極。但是他還不肯干休，想好計策約了一個人，來擺佈他。

怎樣呢？原來此時大衛年已九歲，麥得斯東雇了一輛車。止許他隨身帶一小箱衣服，硬教他就道至鴉巢 Blackheath 之沙倫學堂 Salan House 讀書。此學堂為著名兇惡的克里格 Creakle 先生所辦，他的教育主義，是天天笞打學生。我們還記得屠斯般學堂的斯規，也就可怕的了。不意這位克里格先生更其兇惡。大衛先遇此校的教員麥爾 Mell 先生於白禮拜堂 White Chapel。沙倫學堂究竟是怎樣，請看原書所述。

「沙倫學堂是個長方的磚室；左右兩間配房。中間一無陳設的東西。寂然無聲。我問麥爾學生那裏去

了。麥爾答道：「你不知道這是假期麼？學生都回去了。堂長克里格先生和克里格夫人和克里格小姐都已到海邊歇夏去了。你家裏在暑假裏送你來，因為要表示罰你便了。」一路走進來，他將情形都講給我聽。

「既而引我到講堂上，形狀敗壞到不堪，爲我從來所沒有見過。這室長方形，中間放着三行桌几，每行六只。桌子上都是木釘，以備挂帽子及石版等物。廢紙狼藉滿地。許多舊紙造成的繭山，也亂陳在桌上。還有二隻可憐的小白鼠，關在籠內；內有鑄鐵絲製的臺，白鼠上下奔走，向角內望望，眼睛紅紅的作覓食狀。又有一隻鳥籠，籠內有一鳥，却比籠小得不多；常常聽得牠很悲哀的嗚嗚的叫，爬在不滿二寸高的柱上，但總不聽見牠高唱着歌或吱吱的叫。

「屋中霉腐之氣，如同爛蘋果及雨淋之溼書，久久未經晒曬的一般。牆間几桌上下及地板，沒有一處不有墨汁的遺跡，就是此室沒有屋頂，天天使風吹雨打的，怕也不過如此。

「麥爾離開我之後，我就在講堂游覽，忽見有厚紙一方，上面寫着很好看的幾個字道：「注意！他要咬人的！」我立即爬上桌子，心想桌下一定有猛狗伏着，眼睛張得很大的向四面找尋，總不見什麼東西。此時麥爾從樓上走下來，看我這樣情形，很奇怪的問我道：「你找些什麼？」我答道：「請先生恕我，我正找隻狗。」麥爾道：「狗怎麼狗？」我道：「這不是狗麼？」麥爾道：「怎麼這是狗？」我道：「你看這紙上明明寫着要咬人的麼？」麥爾很嚴重的答道：「考伯菲而這不狗是人。你家裏有信來，教我將這厚紙放在你背上；然我們初見，我不便如此，所以沒有和你裝上。但是他們既有命令在先，我只得照做。」

「麥爾於是引我下來，將厚紙繫好；如同旅行的人背行囊一般，行坐都不好拿去。我背着這幾個字，似乎天天受鞭笞一般。勿論有人無人，都是慄慄惴惴；就在沒人之處，我也必匿背不敢見人。受這厚紙的痛苦，真是非經歷過的所能意思到的。」

這真是大衛學校生活的可怕開始。他本神經很敏的人，麥得斯東想出這種處罰的方法，可謂惡極兇極。他在暑假裏經過了好多可憐日子，想開校時，學生見了這張厚紙，不知將如何侮辱他，當他是笑柄來尋開心；不免日夜驚心吊膽。及至到了開學，果然許多學生向着他玩笑；有的叫他「睡下來」，有的喊道「打狗」，比暑假裏寂寞的苦況，更其難受。不久大衛和全校領班的漂亮大學生司蒂爾福司 James Sheerford 交好，又將大衛母親私下給大衛的七先令，騙去用光。

但司蒂爾福司待大衛却很好，使大衛的生活，稍稍快樂些。大衛見他年長學優心中非常拜服。司蒂爾福司見他如此要好，倒也愛惜他。他們二人常常一起讀故事，談小說，倒將這學堂辦得不好的地方，生活不舒服的地方，忘掉許多。但司蒂爾福司年紀比別的孩子大，在校裏很有勢力。即堂長克里格亦不敢奈何他。有一次和可憐的教員麥爾爭論起來，結果麥爾反被辭退；由此可見司蒂爾福斯兇暴也可，和善亦可。但大衛此事後，敬服司蒂爾福司如舊。學生中最可憐的是忒老德爾司 Traddles 與大衛亦交好。

六月之後，大衛才得回家一次，以度假日。他回家的時候，只見他母親抱着一個女孩；當然是他妹妹，在大衛不在家時生的。他母親竭力想裝出快樂的樣子，但是那裏能夠；即大衛孩子，亦即看出他母親是很憂愁。假期

內彼得斯東待大衛簡直不以人相看待，而如狗一般使喚。比沙倫室內所受的還苦痛。假期一滿，倒歡歡喜喜的往校中去了。不意去了不到二月，惡消息傳來，母親與妹妹同逝世了。於是坐了車子，回到白倫得司東村。現在世上愛他的，止有忠僕壁各德了。這壁各德的恨彼得斯東姊弟，如愛大衛一樣深。

大衛母喪葬之後，彼得斯東當然就要叫壁各德回去。實在當大衛母生時，彼得斯東能容留壁各德者，祇因大衛家裏女僕除壁各德外，沒有別人罷了。彼得斯東對於大衛將來如何措置，並不關心。所以壁各德要求領他到壁各德哥哥家裏去頑幾天，彼得斯東也並不阻止。

壁各德的家，是一隻覆舟。船底突起處，改爲烟囪。大衛初見很覺奇怪。

「假使我見了阿拉亭 Aladdin的宮殿，或大神鳥的卵，倒也沒有住在這所房屋的奇怪。船傍有一門，門上有遮頂，門傍有數扇小窗。最奇怪的是這是一隻真船，經水恐數百次以上，也從未想到會做岸上的房屋。我此時如被捕不得不進去住幾天，但若耍長久住下去，那我一定以爲太小不便利，又寂寞。然而走進去一看，是一個很好的住所。

「裏邊裝飾得很清潔很美麗；內有一桌，一荷蘭鐘，一抽屜箱，箱上置一茶盤，盤內繪一美人，手執小傘，和一排鐵環的軍裝小孩子同行。此盤以極厚的聖經抵着，不令仆。假使此盤倒下來，書榜的杯碟，茶壺，一定都要打碎。牆上懸着許多聖蹟彩色畫片，俱裝架在內外有玻璃遮着。船底仰處，垂着許多鈎子，我起頭不曉得他們什麼用處。煤油之籠，左右橫陳，用來代小檯。

「以上種種，我進門已看得清楚；於是壁各德開開一扇小門，說這做我的臥室。」

「這是最完備最可人的一間臥室。舵失而舵斃圓，卽算是窗。一隻小小的牀，適合房間大小，足夠一人睡覺。桌上有一盆海草花球。牆上釘着一面鏡子，用蚌殼爲架，四壁塗墜，潔白如乳。被褥上的補綴細工，使我見了目眩神昏，不能畢視。」

這屋內住的人，奇異如其屋。但尼而壁各德 Dani Pegoty 是個又長又大的漁夫；他的心腸，非常柔和，與他粗糙外表却成相反。海姆壁各德 Ham Pegoty 是但尼而壁各德的孤姪，爲造船匠；身體強壯，心善如其叔。

根密支夫人 Mrs. Gummidge 是位世上最可憐的婦人，時常嗚咽怨望，專供屋內灑掃之職。但她自己常常悲傷自己沒用。她雖則孤獨零丁，然在壁各德家裏很出力，房間裏的東西，被她都收拾得清清楚楚。當壁各德全家悲苦之時，則根密支夫人必自命是個有膽量有勇氣的婦人。小愛密柳 Little Emily 是但尼而壁各德表兄的女兒。這表兄與海姆的父親同死於海中。愛密柳是個很美麗的小孩子，和大衛一起頑耍，很怕羞。與大衛心心相印，很知己，又甚愛其叔父但尼而。而叔父愛之也甚於他愛全世界。然而後來愛密柳做出一件事來，使叔父大感悲傷。

當時壁各德領大衛到這和善簡單的家庭裏來，大衛非常快樂；心想母親死了，世上的朋友止有這一家人了。不久壁各德和馬車夫巴格司 Barchis 結婚；大衛與愛密柳獨參與此冷靜的婚禮。巴格司久有娶壁各德之心，曾經藉大衛轉達壁各德說道：「巴格司願意，這就是說假使壁各德肯俯允的，巴格司是願意娶她的。」巴格司預

備下一所精美房屋，他們睡的房間之外，另備一間小臥室，專爲大衛到來睡的；總算是大衛的家了。此時麥得斯東已霸占了考伯菲而的房屋產業，欲將大衛驅逐出門。所以大衛未回來以前，麥得斯東已將諸事佈置妥當。大衛回家後，麥得斯東就對他說，教他到麥得斯東有股資的一家酒肆裏去當生徒；并說所得工資，足夠衣食，至於房租及洗衣等費，自有麥得斯東發付。於是可憐的孩子，坐了車子到倫敦去謀生。

這酒肆店號名叫麥得斯東與葛令壁 Murdstone and Grinby，在泰晤士河 The Thames 傍之般來克弗拉 Blackfriars。大衛所做的工作，是最卑鄙的。與密考伯先生 Mr. Micawber 同住在城街 City Road。他和密考伯的交情，直到晚年不衰。密考伯是個很特奇的人，表面生得又長又雄壯，頭頂額着，亮精精的像個蛋下面附着領圈；所穿衣服像鸞脚戲子穿的破衣衫。他歡喜說很長很書卷氣的句子，夾着許多特別的字。他總說要做件大事，但是他永不嘗試。照實在說起來，他不論做那一件事總是失敗的。窘迫時他會向不論那個借債。他希望轉機，然而永遠沒有轉機。他的妻子常常舉着他母家家世，在人前驕傲。然而他母家的事沒有一個人清楚的。他們有四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二個還在懷抱中——是雙生子。

以全體論密考伯家况雖窮苦，不得謂不快樂；而大衛作苦工的苦痛，真可以說同樣年紀的孩子，從沒受過的。天天和那無知無識的粗糙工人做伴。小小年紀，就受這樣苦痛，真可傷心。有一次密考伯因爲欠人家錢不還，捉入監裏，密考伯全家都遷入牢中住宿（這是當時所通行的）。大衛對他們非常忠心，不忍違舍，遂遷至監牢附近居住。後來密考伯被釋，至Plymouth 依靠一個親戚。

大衛最親愛的朋友，又分散了；心中自然悲苦不已。心想酒肆的痛苦，也吃够了；愛他的人，又去了。遽決計私逃，離這可恨的酒肆。他於是寫一封信給巴格司夫人（即壁各德）問他姑母的地址，並借半幾尼。巴格司夫人答言他姑母所在的，是度佛爾 Dover 還是福克斯東 Folkestone 可記不清楚了；半幾尼如數附上。大衛雖則對於姑母地址，不怎樣清楚；但此時也不得不冒險一行。他年紀既小，世故又不知；銀錢衣夾，一起被人搶去。路上將身上衣服當光，只剩一件破爛襯衫。全仗東西叩問，幸喜得到度佛爾。姑母見了大衛大驚，就留他在姑母美麗的房內居住。姑母同住的有一個老人名叫列却排般 Richard Babley 人家稱之曰迭克先生 Mr. Dick 是一個癡狂的人，然脫洛烏德小姐（即姑母）說他是極頂聰明的人，一點沒有狂氣；姑母有事，總要得他指教。現在姑母又去請迭克來，問他如何措置大衛。

迭克說道：「怎樣處置？假使我是你，我一定立刻教他洗個澡。」說時像沉思一般，二目却浮浮的注在大衛上。姑母喊他的侍女道：「嘉耐 Janet 迭克已和我們措置好了。快去燒水來！」

於是大衛重復起頭過一個快樂的新生活。他的姑母脫洛烏德小姐，不獨不是兇悍婦人，和第一次會面的樣子，並且可算是全世界姑母中最仁愛最好的。大衛是男孩，不是女孩，她也不計較了。改大衛考伯菲而的名字曰脫洛烏德考伯菲而 Trotwood Copperfield。大衛和迭克很要好。迭克的最大煩惱，就是不肯忘掉

加爾司王 King Charles 的頭（加爾司是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被民黨所弑，迭克引以為同病故念念不忘）。呈請政府書內，總不知不覺的將加爾司王的名字放進去，於是重復寫過，一連寫了不知多少年頭，終究沒有成功。

然在別的事上迭克是很恬靜的，很有趣味的；和大衛常常出來放風箏。後來姑母心想大衛在家總不是事，還是送他到學堂裏去。這學校名斯厥郎博士中學校 Dr. Strong's Academy 在肯脫白來 Canterbury。大衛住宿於姑母相熟的律師威克菲 Wickfield 家裏，威克菲夫人已逝世，家中止有一女名安尼司 Angnes 美麗穩重，聰明絕倫。

大衛在校讀書或在家溫習，都很快樂。安尼司是他知己，不論大衛心中有甚麼話，他總和安尼司商量的。

大衛心中忿恨的，止有一人，這是威克菲而的書記尤利亞希伯 Uriah Heep，硬與大衛交好，然自己裝出許多謙恭的狀態，常說道：「我很知道的，我是最卑鄙的，別人都很好的，我的母親也是卑鄙的。」實在因為大衛和安尼司要好得火一般熱，他心裏非常忿恨大衛，後來在威克菲家起了許多風波，都由他擾出來的。

倏忽數載，大衛在肯脫白來的快樂日子完了。姑母給他一筆款子，教他到倫敦或別處去遊歷；如同假期一

般。將來生活，可於此時解決。不意在倫敦偶遇司蒂爾福司於旅館中。於是崇拜他的心，重復發生。此時司蒂爾福司出落得清秀可愛，和氣滿面。遂和大衛一同去望璧各德全家。此時無甚目的，不過散心而已。司蒂爾福司假意極喜歡鴉墨斯風景。此時大衛職業還未定當，忽接姑母來信說，律師助手的職業，很多錢，姑母情願拿一千磅錢來，為大衛學習修金，受業於司本 Spenslow 與約金司 Jorkins 二律師門下，專研究教會法律與婚姻法律。大衛和司蒂爾福司商量，司蒂爾福司也說很好，於是遂決定。他回到倫敦之後，姑母預備一切更其比讀書時舒服。大衛已是富家少爺一般，所住房屋，更其弘大美麗，大衛自己也覺得現在是個時式少年了；請司

蒂爾福司客在他家裏。然而大衛對於這個事業，毫無進步。有一次他先生司本路請他到家裏去吃飯，他看見了司本路的女兒都拉 Dora，立時沒頭沒腦的陷入情海。原來都拉生得柳腰桃腮，活潑動人；母親已死，一見大衛也發生愛情。

唉！人家總以為大衛的將來，可以大快樂了。不意禍來意外，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幾件傷心事。威克菲而律師飯後貪酒，尤利亞知他缺點，特意在酒後糊塗時和他糾纏，用出種種狡猾手段，騙去威克菲而許多銀錢；將威克菲而的名譽；和事業敗壞。因之現在威克菲而反受尤利亞節制。小愛密柳已定婚於海姆，被司蒂爾福司拐到外國去；因之壁各德全家悲傷。大衛正想要都拉為妻，忽然他姑母家私除度佛爾一屋外完全失掉；姑母現欲遷到倫敦，與大衛同住。迭克亦來倫敦，住在附近。大衛看律師助手事業，沒甚希望，一時又不能得錢養家；遂決意棄了此業，另圖他事。一千磅修金因為律師事業不發達，經濟困難，不能退還。司本路死於非命，留下女兒孤獨零丁，沒有一點產業贍養。大衛於是改做了斯厥郎博士的書記。這時博士正在倫敦編輯一部字典。大衛又學縮寫，做議會的記者。密考伯此時很富裕，請了大衛和脫洛特爾司到他家裏去開離別會。脫洛特爾司現正學習辯術，以備將來做律師。密考伯先生在會內演說道：

「我親愛的考伯菲而，」

這時一拳從衣袋內伸出來，做一做手勢接着道：

「吾少時的同伴，——望君恕吾唐突——吾可敬的朋友脫洛特爾司——未知此稱呼適當否——鄙人

代表本人和密考伯夫人密考伯子女敬謝二君盛德，並極誠恭祝二君前程如願，諸事平順。今夜與君等握別，此後遠適他鄉，重整門庭。」

他說這話的神情，如同要到五十萬里外去一般。又接着道：

「是以鄙人今晚端重謹肅，致離辭數言，望君等俯聽之。今晚鄙人得陳數語於友人如君者之前，亦鄙人之榮幸也。鄙人才疏學淺，當然不堪與有學問者相友，然鄙人之志甚決，不論在社會中若何地步，一定不肯出醜丟臉，而拙荆，鄙人敢保必不後我也。有時經濟困難，不能一時報價，或因種種環境併合的關係，不克如數清償；此種景况，有時念及之，本能作用，立即相應而發。然鄙人視之一幻景耳。鄙人不幸有此，然視之終不過一遺痕不能遺忘耳。雖然，鄙人當進言曰：昔日惡愁風雲，現已去之殆盡，無復再見其可怖狀矣。而上帝之快樂天日，已冒山頂而起矣。下星期一四點鐘，鄙人等將在肯脫白來，我足再重駐於故鄉。鄙人何人，密考伯是也。」

他說一大篇大話，總而言之，他要到肯脫白來尤利亞那邊去當書記。此時尤利亞已爲威克菲而律師辦事處之長。而其母和威克菲而住在一處，安尼司大受其苦。

大衛此時從事著作，漸漸出名了。他仍舊愛着都拉。和老友脫洛特爾司同去求婚於都拉的幾個姑母。蓋因都拉父親死後，止剩下一人，所以和她的姑母同住。不久幾個姑母都允許大衛。於是備辦迎娶，自有一番熱擾，不必細敘。都拉雖則做了人婦仍舊像小女孩子一般，不曉家事。大衛家裏被她弄得不成樣子。都拉常

常和她心愛的大頑戲。大衛雖則得到了一個美麗的妻子，但不幸少年夫妻，不能白頭到老。原來都拉病了；天天瘦弱起來，眼睛光澤，也一日一日的退失。大衛又驚又愁，不知所措。幸而大衛姑母住在鄰近，奔來服事調理，如對待他親生女兒一般。

這個時候，威克菲而被尤利亞弄得更糟了，安尼司大受他們母子二人的虐待窘迫。有一天密考伯忽而忽忙奔來，要見大衛和大衛的姑母，他講道：「你道我來怎麼事？沒有怎麼事。就是好惡的事，卑鄙的事，欺騙的事，奸謀的事，謀害的事，做這些事的人，就是尤利亞！」

他接着將尤利亞的深惡大罪，盡情宣布。縮短言之，密考伯已究出欺詐的證據，欲請大衛與姑母來會，當尤利亞面，宣布一切。後來因此姑母的產業，回復轉一大半來。威克菲而亦恢復從前的快樂，大家都感激密考伯不盡。此事藉律師脫洛特爾司的力很多，使威克菲而舊業重興。

脫洛烏德小姐感激密考伯之餘，給他一筆大款，讓他們到奧地利亞 Australia去營生。因為他們在英國轉機的希望，是沒有的了。同密考伯一起去的，有但尼而壁各德根密支夫人和愛密柳。愛密柳雖是情奔回來，但尼而雖含辛茹苦，到處去找，重見了，但尼而愛他如舊。

他們臨走的一天，大衛送他們到船上，直待深夜才去。翌晨，大衛拿了但尼而的信去看海姆。不意是日風大發，眼看見海姆跳入海中去救碎舟的最後一人。然因水勢太兇，反死水中。那碎舟的最後一人，原來就是大衛舊友司蒂爾福司。都拉此時病勢日見沉重，精神日見衰頹，卒死於安尼司臂上。

大衛青年時期不幸遭了這許多悲傷的事。然而他著作名譽日聞於世。都拉死後他到外國遊行了幾年，回來時見姑母仍舊遷入度佛爾居住；壁各德已成寡婦，亦住在姑母處。安尼司仍舊是個聰明不變的姑娘；比前幾年面目更加姣好。於是大衛精神復振。姑母見他們倆相愛比姊弟還要親熱，就主事使他們結成伉儷。

當大衛求婚於安尼司的時候，安尼司對大衛說道：「我自從初次會見你，就愛你的。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的就是都拉臨逝世的時候，他說要我代她的位置。」

0
83633

